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七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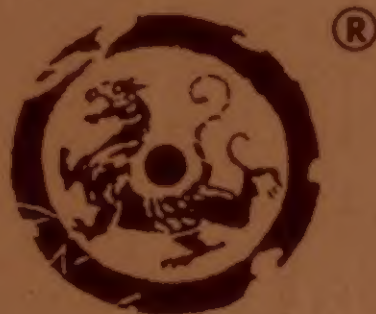




B222

30

(73)



儒藏



B222  
30  
(73)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 儒林年譜

第二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                |   |    |     |
|----------------|---|----|-----|
| 焦竑年譜           | 容肇祖 編撰                                  | …… | 一   |
|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 清·陳斗初 編撰                                | …… | 三七  |
|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 明·郭孔延 編撰                                | …… | 六五  |
| 顧端文公年譜         | 明·顧憲成 自述<br>顧與沐 記略<br>顧樞 編輯<br>清·顧貞觀 補訂 | …… | 一六一 |
| 胡應麟年譜          | 吳晗 編撰                                   | …… | 三五  |
| 眉公府君年譜         | 明·陳夢蓮 編撰                                | …… | 四一五 |
| 高忠憲公年譜         | 清·高世寧 編撰<br>高世泰 增訂                      | …… | 五三九 |
|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 明·馮奮庸 編撰<br>清·張宏文 續編                    | …… | 七二三 |





# 焦竑年譜

容肇祖編撰

郭齊一審

周斌二審

據《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重排



《焦竑年譜》，容肇祖編撰。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焦竑及其思想》。

焦竑（一五四〇—一六二〇），字弱侯，又字從吾、叔度，號漪園，又號澹園，南京（今屬江蘇）人，明代著名思想家、藏書家、古音學家、文獻考據學家。萬曆十七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長子侍讀等職。其學由耿定向、史桂芳導引而入陽明心學一派，繼以王襜、羅汝芳為師，又受泰州學派思想啟發，提出「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出一片天地」，崇楊墨而不獨尊孔孟，與同被視為「異端」之徒的李贄交好。然其學篤實明辯，迥異於明代「遊談無根」之風，在當時即有「士林祭酒」、「一代儒宗」之譽。生平研經著史，闡發釋老，著述宏富，尤以《澹園集》、《續集》、《焦氏筆乘》、《續乘》、《焦弱侯問答》、《老子翼》、《莊子翼》、《易筌》等最能反映其學術思想。又以《國朝獻徵錄》、《國史經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叢語》、《遜國忠節錄》等通究明代史事，有「國朝典章」之褒。其所評點、編纂類著述更多達六十餘部，對後世影響極大，享有「巨儒宿學，北面人宗」這樣崇高的學術地位（徐光啓《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容肇祖，字元胎，為當代著名學者。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西南聯大、中山大學教授，著有《明代哲學史》、《李卓吾評傳》等。此譜作為《焦竑及其思想》一文的組成部分之一，記其師承淵源、著述與交遊甚詳，有助於瞭解焦氏學術思想之形成過程及其生平事蹟。

## 焦竑年譜

焦竑、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南京應天府旗手衛人。原籍山東省日照縣。自明初遠祖以宦遊留居南京、遂家於南京、竑有與日照宗人書說道、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正德靖嘉靖間、饑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

都尉一人耳。澹園集十三

他的父親號後渠、

李贄續焚書卷二有壽焦太史後渠公八袞華誕序年八十二、以微疾終。見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五

兄號伯賢、官至廣東靈山知縣。見江西饒州府通判黃公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西曆一五四〇焦竑生。

案焦竑的生年約有三說。

一、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云、泰昌元年

案即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曆一六二〇、這年七月改元泰昌卒、

年八十一。上推爲生在嘉靖十九年庚子。錢大昕疑年錄三附引文武星案云、嘉靖十九年庚子生、正合。又耿定向與焦弱侯書說道、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沈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惕然深思、廩廩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耿天臺先生全書三鄒元標焦弱侯太史還朝序說道、弱侯以文行爲

士林祭酒者二十餘年、年五十始魁天下。又焦弱侯太史七十序說道、及艾、登上第。

俱見鄒子願學

集四焦竑大魁在萬曆十七年己丑。西曆一五八九這年如果是五十、則生年爲嘉靖十九年。又耿定





向官南直隸督學在嘉靖四十一年

西曆一五六二

冬，竑遂受學于定向。後來竑推崇定向，說吾輩

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

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又作老子翼序說年二十三，聞師友之訓

稍志于學。

澹園集十四

竑如果在嘉靖四十一年年二十三，則生年必是嘉靖十九年。

二王鴻緒明史稿列傳一六四，明史二八八本傳俱說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上推爲生在嘉

靖二十年辛丑。

西曆一五四一

錢大昕疑年錄三正作焦弱侯八十生嘉靖二十年辛丑，卒萬曆四

十八年庚申。吳榮光曆代名人年譜九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下記道：焦弱侯竑生

三，明狀元圖考卷三說焦竑赴會試，寓燕京祖師廟，道士夢神告云：有大狀頭相公，是科果首唱，

是年五十一。這真是俗語不實，傳爲丹青。如果焦竑登第時年五十一，則生在嘉靖十八年己亥。

西曆一五三九

以上關於焦竑的生年共有二說，這是很難確定的。生嘉靖十九年的一說是折衷

而又證據較多，爲作年譜的便利計，姑且採用，以俟將來的考證。這年王艮卒。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西曆一五五〇

竑年十一

竑的父親教督甚嚴，竑亦發憤向學。他後來說道：

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教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

耳。與日照宗人、澹園集十三

當時授他程課的，又有他的哥哥伯賢，他後來作刻兩蘇經解序說道：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以程課，即以經學爲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

澹園續集一

這年顧憲成、趙南星、湯顯祖生。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西曆一五五五

竝年十六。

選京兆學生員。他後來作的永平府遷安縣金君玄予墓誌銘說道：

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恒

自新

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及玄

予

金光初

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

澹園集二八

又作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說道：

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

王銑

適以松陽令改學博士至。

澹園集二九

這年湛若水卒。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西曆一五五八

竝年十九。

鄉試下第。他後來作青陽陳氏族譜序說道：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

澹園集十五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西曆一五五九

竝年二十。

這年楊慎卒。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西曆一五六〇

竝年二十一。

他後作玉露堂稿序說道：

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柏成行，皆居士

顧源

手種。

澹園集十六



儒藏

焦竑年譜

這年唐順之卒。

嘉靖四十年辛酉

西曆一五六一

竝年二十二

娶耆儒朱鼎第三女爲妻。朱氏時年二十三。竝後來作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始朱安人至。余赤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子異日必貴。萬分一祿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奩中裝。爲甘毳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不繼。則解釵釧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一爲開顏。其益大矣。澹園續集十五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西曆一五六二

竝年二十三

冬。耿定向來督南直隸學政。竝遂受學于定向。他後來作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說道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略乃首聘楊子道南。希濤與講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踊躍。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澹園集二十

他又說道

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又作老子翼序說道

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



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澹園集十四

這是他的學問初有悟入的、年他是很得力於耿定向的。這年鄒守益卒。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西曆一五六三 竝年二十四。

這年季本、聶豹卒。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西曆一五六四 竝年二十五。

中鄉試舉人、座師為沈啓原、他後來作霓川沈先生行狀說道、

嘉靖甲子比士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啓源以南屯部郎、

校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澹園集三三

同舉的有吳自新、號伯恒、澹園集二八永平府遷安縣金君墓志銘說道、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為縣學同案。冬北上、始

識太平縣焦玄鑑。見澹園集三一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這年羅洪先卒。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西曆一五六五 竝年二十六。

會試下第。這年顧起元生、顧之父國輔、少與竝為綰帶交。見毅菴顧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西曆一五六六 竝年二十七。

這年始識耿定向、弟定理、又識鄒守益、孫德涵、相與商討學業、耿定向觀生紀記這年說道、

其年仲子指定理、謁闕里、登泰山、還若有所啓、與焦竝、楊希淳、吳自新、二三子商切有契、謂余若尚



有閔時時垂涕盡規。余因有省益。余往猶未免耽無溺妙。以此合彼。見在至是。乃豁然一徹也。略  
夏中鄒德涵至留都。居之明道祠。德涵就仲問學。數問而仲數不答。德涵拂袂起曰。吾獨不能自心  
參而向人吻求乎。歸鍵一室。靜求者踰時。未有解。愈自刻厲。至忘寢食。余屬與焦竑處。踰年始有  
悟發。寓書重感得仲初相激。

六月崇正書院成。延焦竑主其教。檄髦士從講。著崇正書院會儀。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

這可見焦竑爲耿定向最得意的高足弟子。焦竑作天臺耿先生行狀亦說道。

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生之教。與二  
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徐階以理學名卿。首揆席。設簾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符人瑞。  
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士蘇醒起立。  
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者。亦籍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澹園集三三

這可見耿定向的名望之盛。而推助其聲氣者。當然以焦竑爲首了。這年與楊希淳道南同遊九華山。

見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西曆一五六七 竑年二十八。

十一月耿定向晉官大理左寺丞。見天臺耿先生行狀及耿定向觀生紀。計耿定向自嘉靖四十一年官南直

隸督學。至這年凡六年。焦竑作的行狀所謂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澹園集三三

隆慶二年戊辰。西曆一五六八 竑年二十九。

這年竝到北京會試下第。識高朗字子晦。後來作的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說道。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略歲丙寅嘉靖四十五年。君兩弟以余師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

見恨相知晚。澹園集二八

又識劉澍

字君東

後來作崇德錄序說道。

余自歲戊辰識君東京師。

澹園續集二

這年冬竝到湖北黃安。住耿定向家。耿定向觀生紀說道。

焦弱侯率其徒田既霑、李能之同來省。

隆慶三年己巳

西曆一五六九

竝年三十

春在湖北黃安臨別。與耿定向登天臺山。耿定向觀生紀記道。

春偕弱侯登天臺。弱侯爲余賦北山有台什。里中子弟從者十人。仲子定理諗里中子弟無能賦者。令各稱引古語並古詩爲贈。欲弱侯一答之。模占人贈處之。悵。叔子定力譔次之。爲天台別訂。余送至官孝廉宅而別。

案竝有留別天臺耿先生詩。說道。

千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四海風流今下榻。一尊煙雨夜憑闌。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悲會面難。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澹園集四一

隆慶四年庚午

西曆一五七〇

竝年三十一



儒藏

焦竝年譜



秋與鄒德涵同舟北上。見鄒君汝海墓表、澹園集二十七。

隆慶五年辛未西曆一五七一 竝年三十二

在京師會試下第歸。後來他作劉君東孝廉名淵傳說道

憶歲辛未余計偕都門同志響臻有襖被旅中朝朝不能去者如君東尤有味于余言也。澹園續集十

這年冬他的母太宜人痰疾劇不解帶而侍者匝歲後來他作的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辛未冬太宜人痰疾劇余榻前不解帶而侍者帀歲每嗽至余兩人掖之呷少茗汁乃安夜至數

十起以爲常太宜人嘆曰兒忘疲固也新婦將毋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爲幸胡勞之知

然太宜人竟不起。澹園續集十五。

這年歸有光卒後竝所作筆乘續三尚書敘錄條引歸有光題跋一篇。

隆慶六年壬申西曆一五七二 竝年三十三

耿定向過金陵與李贄及竝等商討學問耿定向觀生紀記道

過金陵與李宏甫名贄又號卓吾焦弱侯輩商學。耿天臺先生遺書卷八

案竝與李贄交好在這幾年中過從頗密後來李贄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袞華誕序說道

予至京師即聞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識侯既而徙官留都始與侯朝夕促膝窮詣彼

此實際夫不詣則已詣則必爾乃爲冥契也故宏甫之學雖無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略

惟宏甫爲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爲知己。李氏續焚書卷二

我的李贄年譜以爲李贄大約在隆慶四年徙官南京。李卓吾評傳頁六則這年正是他們往來甚密的時候。又李贄識耿定向在這年。據李贄耿楚空先生傳焚書卷四則李贄與耿定向相識或亦始這年而由竑爲之居中介紹的。

這年冬焦竑丁母憂。據上引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這年閏二月二十四日焦玄鑑卒。後三十年竑爲作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澹園

集三一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西曆一五七三竑年三十四。

居喪家居。

萬曆二年甲戌。西曆一五七四竑年三十五。

春耿定向奉命冊封魯府還過維揚。焦竑偕王襍號東厓迎之於真州。相與商切學問。踰數宿而別。竑

送定向至和州。定向爲述定理。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解。竑深有契。據耿定向觀生紀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

十一月二十日竑妻朱安人卒。年三十六。生子二。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皆幼。後一適諸生楊楷。一

適梁子固。據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五這年錢德洪卒。

萬曆三年乙亥。西曆一五七五竑年三十六。

這年冬續娶武舉趙琦的第二女爲繼室。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安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趙安人而喜。甫踰期。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暮候起。



儒藏

焦竑年譜

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當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寧吾老者新婦也，子毋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于余母也。凡時祠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笑曰：尊富之爲厚，爾所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澹園續集十

五

萬曆四年丙子

西曆一五七六

竝年三十七。

這年趙貞吉

字大洲

卒。崇正堂答問有引趙貞吉的話。

澹園集四七

潘絲

字朝言

卒。竝有祭潘朝言文，稱潘

絲爲奇男子。

澹園集三五

後來又作潘朝言傳敘說道：

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

守益

羅達夫

洪先

毗陵唐應德

順之

宛陵周順之

怡

皆執贄請益焉。

略

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

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

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

嘉靖乙丑

四十四年

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

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

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

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

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信。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



流破之。又明日伏煙邨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

落儒生手乎？」略耿先生定向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略三月而邑大

治，頃之移攝建德。略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略因上書自免去監

司部使者，共惜之。略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澹園集二四

萬曆五年丁丑西曆一五七七 竝年三十八

會試下第歸。歸時與張鳳翼同舟。他後來答張伯起鳳翼有說道：「憶丁且歲與老丈方舟而南，見諭自

此不能更出，意爲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高，其果如此。」澹園續集五 這年李贄以南京刑部郎出

爲雲南姚安府知府。

萬曆六年戊寅西曆一五七八 竝年三十九

萬曆七年己卯西曆一五七九 竝年四十

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筆乘三 何心隱原姓名梁汝元死湖

北獄中。後來竝的朋友李贄著何心隱論。李氏焚書卷三 極恭維心隱，並有與竝書說道：

「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

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

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案焚書卷三有何心隱論，卷一有答鄧

明府，皆爲何心隱作。所謂二稿當即此。亦略見追慕之切，未可出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蓋弟向在南都，未



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足之耶。抑未詳之耶。續焚書卷一頁四一

萬曆八年庚辰西曆一五八〇 竝年四十一

這年始記錄讀書所得。後來李士龍整理他所記的。成爲類林。他題類林後說道。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顚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洪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居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編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澹園集二十二

這年八月三十日朱錫卒。年七十三。朱錫號圖泉爲王艮及徐樾門人。焦竑後來作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誌銘。中有說道。

居閩數年。節縮裘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所在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略公既篤

信心齋

王艮

之學。而心齋子直

徐樾

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即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

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陳獻章陽明王守仁兩公。至心齋

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託。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于得則守之必堅。而易于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

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覲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淮南

王良

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

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澹園集二八

案朱錫除深佩服顏鈞之外。又曾與何心隱爲講學友。何心隱上祁門姚大尹書說道。時與錢同

文。又與丹徒朱錫號圖泉嘗官漳州教授者。亦同南遊。

爨桐集卷四

看這墓誌銘。可知焦竑不滿于

顏鈞等。以爲裂其外。這可見焦竑的思想的一部分。

萬曆九年辛巳。

西曆一五八一

竑年四十二。

正月一日高朗

字子晦

卒年五十二。

後一年竑爲作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澹園集二八

高朗亦

爲耿定向門人。竑自述與高朗的交好說道。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略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遊驩然。兄弟不啻也。

高君子晦墓志銘

九月二十九日鄒德涵

字汝海

卒年四十四。

竑後作有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澹園

集二七

德涵爲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受業于耿定向。與竑爲同門。這年李贄自雲南姚安府知府解官。到湖北黃安。竑有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詩。詩云。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



儒藏

焦竑年譜

長者子、隨緣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

澹園集四一

萬曆十年壬午

西曆一五八二

竝年四十三

正月十三日、劉自強卒、年七十五。後二十年、竝爲撰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神道碑。

澹園集二六

自強曾爲應天府尹、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鄉試、爲監試官。竝是甲子科鄉試中式的、故神道碑有說道是歲比士於鄉、公總簾內外部署勤毖、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這年竝計偕北上。

據題類

林後、澹園集二十二

冬丁旦卒、年六十四。竝後來作丁別駕傳、開首說道、余師天臺耿先生。

定向

督學南

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

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又說道、尋師於鄒東廓。

守益

王龍溪。

錢緒山

德洪

歐陽南野

德

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上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

繹相授受。

澹園續集十

這是講王守仁之學者。

萬曆十一年癸未

西曆一五八三

竝年四十四

會試下第、作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二篇。

澹園集十八

六月七日、王畿卒、年八十六。

萬曆十二年甲申

西曆一五八四

竝年四十五

七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年五十一。竝作有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

澹園集十七

萬曆十三年乙酉

西曆一五八五

竝年四十六



五月胡直字正甫卒年六十九。焦氏筆乘續集一讀論語見大賓條有引胡直的話

萬曆十四年丙戌西曆一五八六竝年四十七。

羅汝芳號近溪至金陵竝詣之問學。他作的鳳麓姚公墓表說道：

往丙戌羅近溪先生至金陵余與公

姚汝循字鳳麓

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德猶鑑也匪翳弗

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公聞之有省。澹

園集二七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五本傳說他師事耿天臺羅近溪後來他作羅楊一先生祠堂記說道：

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

王守仁

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王艮傳

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

汝芳

衍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

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

起元

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

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

也。澹園集二十

可見他對於羅汝芳是很佩服的。明史二八八本傳說他講學以汝芳爲宗。羅汝芳屢至金陵只丙戌

的一次竝問學于他見于記錄其他惜不可考。九月十四日從任字子重卒年五十七竝爲作湖廣黃

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冬萬達甫

號純齋

來訪後來他作萬純齋傳有說道：

往余庵廬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遊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葦以燎窗紙



儒藏

焦竝年譜

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臠，足饜飢渴。已而疑吝冰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慍，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人樂甚，未幾別去。澹園集二五

萬曆十五年丁亥

西曆一五八七

竝年四十八

十月十一日王襃

號東崖

卒年七十七。竝與王襃甚相得，曾有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澹園集三七

又有奉

懷王東崖先生卻寄詩有云：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強著五千言。

澹園集四一

是很推重王襃的。在王襃

卒後十九年，爲作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澹園集三一

中有說道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略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略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深。

萬曆十六年戊子

西曆一五八八

竝年四十九

四月李渭卒，年七十六。後竝作參知李公傳說道。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

李渭號

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

澹園續集十九

九月二日，羅

汝芳卒，年七十四。朱軫

號希桂

卒。後竝爲作朱方伯傳，開首說道：嘉隆以來，蘄黃間以理學著者三

四人余師耿恭簡公定向、顧兩公、方伯浹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澹園續集十

萬曆十七年己丑

西曆一五八九

竝年五十

會試中式進士第一名，官翰林院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見明史二八八本傳京兆將爲棹楔，謝以賑饑。

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

見明儒學案三五本傳

他與日照宗人書云：府縣坊銀到日，即儘數置祭

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周之。俟後有力，陸續增置，爲經久計。

澹園集十三十月

三十日查鐸卒，年七十四。查爲王守仁之再傳弟子，竝後爲作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澹園續集十三

耿定向有與焦弱侯書說道：

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沈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賢惕然深思，廩廩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賢母謂方纔釋褐，優遊閒局，尚有重大擔子。余觀賢時即一念一語更係斯道明晦，更係天下國是從違，賢能不自凜凜焉，以凡衆尋常自處耶？賢時當局中，余從旁靜觀，似爲親切。賢又毋視余此爲泛常獎掖語也。試靜夜深思之，惟時有喫緊二語，權爲賢贈。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此二語幸識之心，紳勿以爲淺談也。耿天臺全書三

所謂知命之年，可證竝這年年五十與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之說合。

萬曆十八年庚寅

西曆一五九〇

竝年五十一



儒藏

焦竝年譜

九月十九日王銑號春沂卒年八十七。竑爲作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開首說道。

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令改學博士。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倦時。出酒馘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而先生且不待矣。澹園集二九

又這年六月十四日劉澍卒年六十。竑爲作劉處士傳。澹園集二五

萬曆十九年辛卯西曆一五九一竑年五十二

三月二十四日沈啓原號霓川卒年六十六。竑爲作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澹園集三三八

月許國罷相。竑作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澹園集十五

萬曆二十年壬辰西曆一五九二竑年五十三

任會試同考官。他後來作順天府鄉試錄後序說道。臣自壬辰濫竽禮闈。澹園集十五王宗沐號敬所卒。

竑有祭少司寇敬所王公文。澹園集三五這年竑奉使大梁。他後來作刻兩蘇經解序說道。壬辰奉使大

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秋解。澹園續集一鄧元錫號潛谷卒年六十二。竑曾爲作鄧潛谷先生

經繹序。澹園集一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曆一五九三竑年五十四。

竑以奉使大梁畢、便道還里、然後抵京。吳白新號伯恒卒、竑作祭吳伯恒。澹園集三五自新官至刑部侍

郎、曾官杭州知府、竑舊有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二首、見澹園集四一。四月十九日汪道昆號南明卒、

後二年、竑作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澹園集三四八月八日張緒號甌山、鄒守益門人卒、年七十四、竑作張

甌山先生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曆一五九四竑年五十五。

竑初著論史、以爲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略蓋古之國史

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

則工於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

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

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即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

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澹園集四大學士陳于陞建議

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遂謝。明史二八八本傳竑上修史條陳四事、議內言一本紀之當議、一列傳之

當議、一職官之當議、一書籍之當議。澹園集五都是很切實的、關於書籍一項、他以爲永樂初、從解縉

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樞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

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占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鈔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

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



之不貸。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這可見他的眼光之遠大。史事中止，他私成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見明儒學案本傳。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萬曆刻本，北平圖書館有藏本。又準荀勗四部銓書之

例，撰國史經籍志五卷。有粵雅堂叢書本。

這年皇長子出閣，竑爲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用功維均，敷陳或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耻下問，願以爲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竑與同列謀曰：「吾儕啓其端，以便下問，若何？」衆然之。適講舜典，竑舉稽於衆，舍己從人爲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中外咸知睿質之美，亦由竑善啓迪也。嘗講次羣鳥飛鳴，皇長子仰視，竑輒肅立輟講。皇長子歛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爲養正圖說。案澹園集卷十五有養正圖解序，書今傳。採古儲君事可爲法

戒者，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目，爲賈譽，竑遂止。王鴻緒明史藁列傳一六四，明史二八八本傳略同。

這年四月三日苑囿號沱溪卒，年八十。竑後爲作奉政大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澹

園集二九四月二十二日，顧國輔號毅菴卒，年五十七。竑後爲作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

副使毅菴顧公墓志。澹園集二九九月二十五日，陳良輔號念齋卒，竑後爲作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

人段氏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曆一五九五竑年五十六。



正月、金光初字玄予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澹園集二八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西曆一五九六竑年五十七。

正月四日張啓元字應貞卒年七十二。竑後爲作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澹園集二七

六月二十一日耿定向卒年七十三。竑爲作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都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

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澹園集三三作永新縣遷復廟學記。澹園集二十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西曆一五九七竑年五十八。

這年秋充順天鄉試副主考。他作的順天府鄉試錄後序說道、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上、命中允臣天敘全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

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也。澹園集十五

明史二八八本傳說道、竑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二十五年、主

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明史葉列傳一六四本傳同明儒學案三

五本傳說道、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張位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

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當時竑有謹述科場始末

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說道、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



順天府臣以考官請。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全天敘主之。而臣副焉。略不料忌者眈眈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恃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撫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考全天敘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敘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蕃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邱。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倏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得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



非公平、意主羅織、行路知之矣。況臣等自承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電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遽夤緣於臣等、臣等能遽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敘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尤有言焉。臣於壬辰奉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方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而挽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溫、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咸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汙蟻至此、其塵點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皇上敕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於茲、甘伏斧鑕。至於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塞忌者之意。

澹園集三

竑後又有與李儀部書說道、

僕樸遯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己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即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既頽、

案二十六年戊戌六月張位罷相

戊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

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苑之間，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籍末議而關其口，僕即沒齒林壑，亦復何恨。澹園集十三

看上一疏一書，可見竝以科場事被誣之始末。後來竝作太學汪君墓志銘，亦說及這事，說道：

次嶽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姦意欲有所騁，而陰忌余，嗾其黨以科場爲端，將擊去之。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澹園

續集十三

可知竝被貶官，而汪泗論等亦有停科之罰，這是很冤枉的。

這年作刻兩蘇經解序。

澹園續集一

九月二十五日，王懋卒于京師。

字德孺，號守原。

年六十一。竝爲作刑部

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志銘，中有說道：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憑而哭之，爲經紀其喪。

略

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闈，一再

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即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

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澹園集三十

十一月二日姚汝循號鳳麓卒年六十三後竝爲作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澹園集

二十七十一月十六日黃尚質號龍岡卒年七十八後竝爲作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中有說

道

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逢陽其一人曰余

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遊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

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澹園集三十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西曆一五九八竝年五十九。

春李贄偕返南京。見汪本鈞哭李卓吾先師告文李溫陵外紀一後乃赴福建福寧州同知任。見福寧府志十五二月

盛敏耕字伯年卒年五十三竝後爲作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五月史桂芳號

惺堂卒年八十一竝後爲作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司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

志銘有說道

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藝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沚也乃徐引之學即

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下士以此。澹園集三一

八月三日李應時字維中卒年四十二後竝爲作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中有說道余兄伯賢先生

方遴壻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蘄然擇地而蹈大都一稟余兄教指。澹園集二九九



儒藏

焦竑年譜

月胡邦彥號竹阜卒年六十一後竝爲作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十月二十

九日尹鳳號在竹卒年七十六竝爲作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楊起元字

貞復卒年五十三竝後爲羅楊二先生祠堂記云戊子羅先生汝芳沒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

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沒給諫祝君世祿嘗從

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先生之門人也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澹園集二十又有題楊復所起元先

生語錄以爲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略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澹園集二二

可以見其推崇之至這年作崇報祠記澹園集二一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西曆一五九九竝年六十

竝辭官歸南京據福寧州志萬曆二十七年州同爲施善教繼任明史二八八本傳說道歲餘大計復鑄秩竝遂

不出李一恂走金陵請作繁昌縣重修儒學記澹園集二十作應天府重修廟學記澹園集二十閏四月十

七日李世達號漸菴卒年六十七竝作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澹園集三四又作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澹

園續集十九九月一日王樵號方麓卒年七十九竝作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澹園集三五及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澹園集三三作薛童子大春傳澹園集二五爲李贄作藏書序見藏書卷首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西曆一六〇〇竝年六十一

六月二十三日畢似范字一衡卒年五十四畢爲潘士藻門人竝爲作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

一衡墓志銘澹園集二九八月五日吳邦正號貞菴卒年五十七竝爲作游擊將軍吳公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十月二十九日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卒年六十四。竝作祭潘符卿。澹園集三五後二年爲作奉直大夫協

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說道

自吾師天臺先生

耿定向

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懋芝城之祝無

功世祿與新安之一潘

潘絲及士藻

潘之字朝言者絲

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

遊獨去華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贊去華並師而事之。略庚子夏

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字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

意其遂不起也。略初兩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歛間多盛

傳之者。澹園集三十

這年袁宗道卒年四十一。竝曾有書袁太史卷。澹園集二二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西曆一六〇一竝年六十二

七月華復元卒年七十二。華爲耿定向門人。竝爲作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志銘。

澹園集三一

吳果

號小江

卒年六十九。竝爲作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

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三十年壬寅

西曆一六〇二竝年六十三

二月作先師耿天臺先生祠堂記。

澹園集二十三

三月十五日李贄自殺于鎮撫司獄中。這年竝作追薦疏。

見潘曾紘輯李溫陵外紀一又作雪松潘君墓志銘說道



儒藏

焦竑年譜

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指潘士藻而在亦豈至此極也。澹園集三十

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道

先生師事耿天臺定向羅近溪汝芳而又篤信卓吾李贄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

第二席。案沈德符野獲編二七二大主教條說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略秣陵焦弱侯沁水劉晉川東星皆推尊為聖人

這可見竑是很佩服李贄的。這年作獻花巖志序。澹園集十五四月六日蕭良幹號拙齋卒年六十九竑

爲作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西曆一六〇三竑年六十四

二月十一日張朝瑞號鳳梧卒年六十八後一年竑爲作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澹園

集二七六月二十六日作祭黃侍中翁夫人及二女。澹園集三五十月九日竑到新安還古書院講學會

者千數百人後來門人謝與棟編述所聞爲古城答問一卷。澹園集四八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西曆一六〇四竑年六十五

陳第字季立到南京過訪與談古音甚相得第借閱竑所藏書成毛詩古音考四卷。後二年三十四年夏

竑爲毛詩古音考序說道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脩慎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

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所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飄飄若神仙。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毛詩古音考卷首。澹園集十四。

竝後爲陳第之父母作陳木山公小傳。楊孺人小傳。

澹園續集十

後來又有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

澹園續集十九

又爲第作伏羲圖贊序。

澹園續集一

題寄心集題尚書疏衍。

澹園續集九

這年正月十一日顧

養謙

號沖菴

卒年六十八。

竝後爲作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

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

澹園續集十一

閏九月九日趙崇善

號石梁

卒年六十三。竝後爲作太常寺少卿

石梁趙公墓志銘。

澹園續集十四

十一月十九日王之垣卒。年七十八。竝後爲作少司農王公傳。

澹園集二

五十二月一日沈啓南

字道明

卒。竝後爲作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澹園集二七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西曆一六〇五

竝年六十六。

正月二十七日田應元卒。年五十一。竝後爲作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澹園集三十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西曆一六〇六

竝年六十七。



備藏

焦竑年譜

秋會金陵羅近溪祠講學。余永寧記述爲明德堂答問。卷澹園集四九。余永寧序說道。

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祠舉所見而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略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之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于先生云。

這年作溧陽伍相國廟碑。澹園續集四。六月五日吳希元號新字卒。年五十六。竝後爲作徵仕郎中書舍人

新宇吳君行狀。澹園續集十六。十月二十六日許承謙號懷泉卒。年六十八。竝爲作懷泉許隱君墓志。澹園

續集十四。十二月耿定力爲竝作澹園集序。見澹園集卷首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西曆一六〇七。竝年六十八。

七月二十四日妻趙氏卒。十月十二日奉柩與朱安人同窆。竝有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趙安人行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二歲。生子潤生。諸生孫綱。女二壻。諸生王鏡、歐陽曄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澹園續集十五。這年九月二十三日俞霑號定所卒。年七十二。竝後爲作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顧憲成卒。年五十四。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西曆一六〇八。竝年六十九。

正月十一日沈鳳翔字孟威卒。年六十。竝後爲作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開首說道。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託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一。而悒悒以死。澹園續集十三。二月作嘉善寺蒼雲崖記。末說道。工始萬曆丁未秋。明

年二月成瑯琊焦竑集諸名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澹園續集四七月七日游應乾號一川卒

年七十八竑為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澹園續集十六七月十五日管志道字登之號東

溟卒年七十一竑為作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內有說道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

定向之門平生銳意問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略平生之學載所為

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逶迤詞辯蠡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

之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己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為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

及已。澹園續集十四十月楊棟之父楊珂卒竑後為作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澹園

續集十四十二月黃金色卒年七十六竑後為作參議黃公傳。澹園續集十李國士卒年七十五竑後為作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作和州儒學尊經閣記。澹園續集四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西曆一六〇九竑年七十

五月三日趙標字貞甫卒年四十五竑為作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這年作寧

國府重修廟學記。澹園續集四鄒元標作有焦弱侯太史七十序。鄒子願學集卷四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西曆一六一〇竑年七十一

三月張鳴岡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竑作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澹園續集

三月四月十一日王守素字德履號帶河卒年六十六竑為作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澹園續集

十四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作書洛陽伽藍記後。澹園續集九十月十二日李鍵卒年九十一竑為



作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十二月十九日王錫爵號荊石卒年七十七。竝爲

作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肅荊石王先生行狀。澹園續集十

六又有祭王荊翁殿學文。澹園續集十八這年八月八日黃宗羲生。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西曆一六一一竝年七十二。

正月門人徐光啓爲作澹園續集序。時金勵爲竝刻澹園續集。勵官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命其屬朱汝鰲刻之于當塗。夏間刻成。金勵並爲之序。九月十一日田有成號懷野卒。年六十七。竝爲作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懷野田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這年竝作賀郡伯慕

庵張公。大孝考最詩序。澹園續集二

萬曆四十年壬子。西曆一六一二竝年七十三。

作明道書院重修記。說道萬曆壬子熊公廷弼至。覩其湫隘。弗稱尊賢造士之意。謀于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輩。捐資創爲之。不三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者。附焉。澹園續集四

八月二十二日黃吉士號雲蛟卒。年六十四。竝爲作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澹園

續集十三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西曆一六一三竝年七十四。

作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澹園續集三八月一日汪道會字仲嘉卒。年七十。竝爲作汪君仲嘉墓志

銘。澹園續集十三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西曆一六一四 竝年七十五。

汪良字民望卒年五十六。竝為作汪君民望傳。

澹園續集十七七月十九日申時行卒年八十。後二年竝為

作學上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神道碑。

澹園續集十一

八月劉淞

字君東

卒年七十一。竝為作劉君東孝廉傳。

澹園續集十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西曆一六一五 竝年七十六。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西曆一六一六 竝年七十七。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西曆一六一七 竝年七十八。

這年湯顯祖卒年六十八。陳第卒年七十七。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西曆一六一八 竝年七十九。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西曆一六一九 竝年八十。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曆一六二〇 竝年八十一。

竝卒在這年。七月神宗崩。光宗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光宗崩。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西曆一六二一

竝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廕子。

見明史二八八本傳。案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云。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

年已七十矣。與明史云這時復官異。未知所據。附記于此。

弘光元年西曆一六四四



追賜焦竑諡文端。見明史二八八本傳

焦竑所著書

老子翼六卷、附錄一卷、考異一卷。金陵叢書本

莊子翼八卷、闕誤一卷、附錄一卷。金陵叢書本

養正圖解不分卷。刻本

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萬曆刻本

國史經籍志五卷、糾繆一卷。粵雅堂叢書本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粵雅堂叢書、金陵叢書本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金陵叢書本

焦氏類林八卷。粵雅堂叢書本

#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清·陳斗初編撰

楊世文校點

李文澤一審

周斌二審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一卷，清陳斗初編撰。原載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一齋集》卷首。

陳第（一五四一—一六一七），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今屬福建）人，明代經學家。萬曆諸生，俞大猷召至幕下，在鎮十年，兵備修整。致仕歸里，考證古今音之異，對後世古音學研究頗有影響。著《毛詩古音考》四卷、《尚書疏衍》四卷、《讀詩拙言》、《屈宋古音義》、《寄心集》等。

陳第年譜，今所知者有三種，分別為清陳斗初及近人陳毓瑞、金雲銘所編。陳毓瑞《陳一齋年譜》，有民國十一年排印本；金雲銘《陳第年譜》較前譜為詳，初刊於民國三十五年排印本《文史叢刊》之四，後又收入臺北文海出版社排印本《明清史料彙編》第七集。而陳斗初此譜則為成書最早者。斗初為譜主七世從孫，此譜乃其重刊陳第全集時所編，雖篇幅不大，但行實著述，事無巨細，畢載不遺。乃至他人薦語、贈答詩句亦盡數羅列，可稱詳贍。其文中常加自注，亦是一體。

重刊先世一齋集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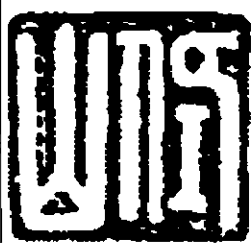
憶幼時侍先君子向親公側見揖客縱談每恨一齋集殘缺客退摩挲舊板又苦無剗劂力斗初竊識之。比長閱家乘乃知先世著述不止一齋公公之子祖念公著易用六卷郡人周公之夔弁其首曾孫元鍾公著會山樓詩集兩卷江南高士牛公非序以付梓其未梓者若易解春秋環海志廣名臣奏疏不下數百卷人謂著述難由斗初先世觀之不亦易乎。顧自一齋集初刻以來藏板剝蝕。

國朝康熙庚子先高祖元壯公禱之。乾隆辛丑先祖振



邦公補之。道光庚寅，斗初又承父命補之，猶未完。累代經營，其難若此。難者易，易者難，中豈有數存耶？爲人孫子，守先世遺籍，無詒覆瓿補袍譏，亦何敢諉諸數。茲去一齋公二百三十二年，缺者已無可補，存者復浸久浸滅。作者易而守者難，咎將誰屬？諸同志幸相愆患，因將全集重刊，錄年譜於卷首，亦以竟先君子未竟之志也。若曰顯揚先祖崇孝也，斗初豈敢。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中秋，七世從孫斗初謹識。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公諱第，字季立，號一齋。世居連江城西化龍橋北。父木山公，以庠生隱於吏。母楊孺人，於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三月初三日吉時孕及期，夢雷震而公生。隆準方瞳，顴骨高聳。有遊僧見之，試其啼曰：是兒聲出丹田，他日必成遠器。

壬寅年，二歲。

癸卯年，三歲。

甲辰年，四歲，俱在母乳抱。

乙巳年，五歲，木山公始行作吏。



丙午年六歲。

丁未年七歲俱偕伯兄幼讀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終身不忘。

戊申年八歲木山公舉吏事歸受經家庭不讀傳註詰之則曰兒欲思而得之不欲以先入之說錮靈府。

己酉年九歲卽侗儻自負。

庚戌年十歲潮河川變木山公閱邸報每恨無丈夫子當關爲朝廷洒一腔熱血公聞之卽能領其意。

辛亥年十一歲。

壬子年十二歲。

癸丑年十三歲。

甲寅年十四歲。

乙卯年十五歲。俱在家肄業。經史之暇。學擊劍。喜談兵。人咸以狂生日之。

丙辰年十六歲。讀書雲居山寺。

丁巳年十七歲。寺有虎。牝牡戲於庭。公與之相視而忘。

戊午年十八歲。以詩質余。居陽先生。先生驚歎曰。異哉。陳叔子之爲詩也。取意於風雅。取詞於漢魏。

己未年十九歲。補弟子員。試輒冠軍。

庚申年二十歲。娶林孺人。木山公復作吏於漳。脫林可玉。



等五人獄。公以省觀習其人，王念舊德，常厚款公。公有詩。  
種田垂釣自江鄉，四十年來意未忘。初從都督俞公大猷  
問海驚濤辛苦地，至今回首望清漳。

學兵法。  
辛酉年二十一歲，讀書中巖寺。

壬戌年二十二歲。戚公繼光逐倭於馬鼻，倭踞江心，潮退，  
四面皆泥淖，計無所出。聞公有狂生名，折柬召之。公攝置  
几上不視。戚公悔曰：豈有狂生而可折柬致耶？遂親訪之。  
一見大悅，促膝畫策，秘軍聲，作八音以通語。倭乘橈作土  
板以行泥。選壯士數百人，日各斤肉飽，則手狼筥。  
狼筥竹竿別名。與餘陣並用。演一必字。人初不測所用，及交鋒，倭以短兵。



我以長械、且必字五畫、應手踣五人。土板往來便捷、揮以劍、無一脫者。今爲業魚之資、邑人有句。儒將衣冠、今已查尙教漁子、爲撐舟。癸亥年、二十三歲。五月五日、偕戚公宴將吏於南門敵樓、觀競渡。席半、托疾入內。明日未暮、捷音至、邑人士謀勒石紀功。公仿春秋書法、大書某年月日、總戎戚公大破倭兒於馬鼻、殲之。碑豎西郊外。

甲子年、二十四歲、長女生。

乙丑年、二十五歲。母孺人病心痛、衙家謂三七根磨酒可愈、然難得其生而真者。公極力求禱、忽有友人宦雲南、以信函寄至。服之遂愈、人謂孝感所致。謁藩碧梧先生於省城。

丙寅年二十六歲遊學三山及漳之龍巖。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年二十七歲春同陳可欽諸友賞牡丹賦詩。公性善飲每飲數百杯嘗以陶淵明白比。

戊辰年二十八歲長子生。

己巳年二十九歲作尙行訓示漳中諸生。

庚午年三十歲別藩碧梧先生。

辛未年三十一歲作洗心訓示三山諸生。

壬申年三十二歲重遊玉泉寺題詩有句云

僧房借宿十餘年偶爾重

遊意

愴然。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年三十三歲講學於如蘭精舍調停



諸生動有節制。嘗曰：男子具六尺軀，縱無他事業，亦當如班超傳介子輩立功異域。奈何瑣瑣遨遊，抱筆硯向里胥口中唱姓字，取功名哉！所得資斧，歸不以爲私。木山公飲於人，每大醉或竟夜。公與兄文學又山公必具燈燭伺門外，雖風雨寒凍不廢，人以爲難。

甲戌年三十四歲三月，從俞都督遊小雲閣，遂往溫陵，與我渡陳公談天下事。七月，俞公以都督入掌後軍府事，公從至京，因得縱覽各邊，察其形勢。

乙亥年三十五歲。在京謁成總理，上書於譚大司馬綸公，論獨輪車制。司馬歎服，卽補授鎮撫，充教導官，董其事。



丙子年三十六歲。車成論功。七月十五日。協理戎政。尙書

劉公應節推補五軍四營中軍。八月。領京營軍三千出薊

鎮防秋。蒙譚公贈詩。君是當今定遠侯。賦詩橫槊古檀州。宵中刻有三邊畧。手裡能揮二丈矛。

紫塞雲行天漠漠。陰山花滿日悠悠。永戚公贈詩。從來文無烽火廬。宸慮自頒金城克壯猷。

分俎豆干戈。羨有君已若自袍稱國士。忽搖赤羽號將軍。心期報主年方壯。志欲吞胡策自勤。試向燕然臺上望。牙

看裴帶。邑人吳大司馬贈詩。急思報主換征袍。神劍雙飛靖腥風。

團魚鵲。淨洪濤。控旗影。動軍聲。壯刀戟。光橫。俞公贈詩。北殺氣高。百尺高樓難可及。元龍本自共吾曹。

馳驅五十年。君恩念老賜歸田。乾順天巡撫王公一謬薦

坤多少。綱常事衣鉢。而今有爾傳。順天巡撫王公一謬薦

語。練部白之心。以仁詩。國士之知。以義。恤貧苦。若家人。婦子。談。韜畧。本。體。樂。詩。書。

丁丑年三十七歲。正月二十八日。兵部尙書譚公綸題補

潮河川提調。三月二十二日到任。構駐馬讀易軒。十二月

總督楊公兆薦語。

今文事武備以成能抱內安外獲之長策猷同曲逆事類班生。

戊寅年三十八歲。六月擒獲叛逆張廷福。總督具題。兵部

覆奏語。

北虜寒心邊陲不警績有可嘉相應紀錄。

迎木山公就養。次子生。

己卯年三十九歲。二月巡撫陳公道基薦語。

出其長率虜庭而事辦要

所就達上將而功成。

巡撫于公薦語。

愛士若技謬技績理戎本禮樂詩書。

三月總督軍

門具題。奉

旨加級賞銀。秋木山公卒。八月工科給事中

王公致祥薦語。

素懷貞節要之才。

奉旨賞銀。十二月總

督梁公夢龍薦語。

胸富甲兵氣吞胡虜宜加顯擢以策後肅。

庚辰年四十歲。十二月兵部尚書方公逢時題補薊鎮三



屯車兵前營遊擊將軍、以署叅將駐漢兒莊、用副總兵體統行事。聞俞武襄訃。

辛巳年四十一歲。三月、騎驢上任、不役一人。公以千載一時、銳於任事、延訪父老所疾苦、按誅悍卒、明約束、拔材武、所部化其禮讓、咸恥舊習。行役樵蘇皆有法。駐牧豪帥來觀、亦心折拜服。修百廢、建學舍、遠近風動。外戶不閉、路不拾遺。戰士人人思奮。雖兒童亦習旗鼓。自張一軍。兵有病鬼崇公、以片紙書古北正神驅餓鬼速退、焚之、立愈。欽差查閱邊工、費公堯年復命語。修築有勞。金湯永恃。奉旨賞銀五月。識達古今、忠廉尤為可數。巡撫張公總督梁公夢雷薦語。才兼文武、恬靜獨遣時流。巡撫張公

保薦語。

恤兵若兄弟父子而貧病咸寢。理戎本禮樂詩書而好頌胥化。

壬午年四十二歲十月閱視刑科周公邦傑薦語。

選才歐

幽燕素舊學而機悟韜鈴撫新軍而恩覃醪績。

奉

旨賞銀十一月制府吳公兌

妻弟周安持制府封筒發所屬營兵布疋浮價以售公曰如是則兵窮窮則逃邊政所由壞也歸其人於制府制府志領之。

癸未年四十三歲投効歸公在兵未久所得俸賜悉以給賓客饗士濟宗族去之日僅留一劍一馬皆戚公所贈馬轉以贈人劍值百金常佩以出入歸途登泰山謁閭里覽南都金陵牛首燕子諸勝與張崇仁比部別慨然曰自古



隱士多、遊人少。五嶽之遊、吾其自泰山始乎。然有母在、弗忍遊也。讀書未富、亦未可以遊。著塞曲。

甲申年四十四歲。築倦遊廬於西郊杜門讀書、專心著述。

邑人吳尙書贈詩、

浮雲世事總紛紛、聊向城西作隱君。雨足春華常自理、月窺巖竈每平分。投林

枯剝三邊畧、開戶襟懷按百代交多。尙書長君二十歲亦忘爾顏齡看猶信、卽求德臥未堪云。

年交也。公藏書甚富、所傳世善堂書目載一千九百餘部、皆五代以後書。先伯祖振圖公幼年猶及見之、後爲巡撫趙公國麟久假。

乙酉年四十五歲。母孺人卒、奉木山公柩合葬張門山、龍陽居士余公世實作志銘。

丙戌年四十六歲。賦西郊卽事詩。著薊門兵事。

丁亥年四十七歲。三月生日賦詩。

戊子年四十八歲。吳尙書邀東亭看菊賦詩。尙書素不飲酒。飲公必大醉。

己丑年四十九歲。至潮謁韓文公祠。祠在潮城外。山川樹木皆以韓名。

庚寅年五十歲。遊石門寺。讀壁間詩。懷王十竹侍御有句。

御史銓銓一代賢。題詩精舍尙依然。

辛卯年五十一歲。秋上邑人吳容所尙書壽有句。

知、張矢懸當。幾女期。

尙書點萊九州



壬辰年五十二歲。中秋遇雨，同陳于虞，吳衡宇飲，有句。

開窓

更秉燈宵，過元月，翻成聽雨樓。

癸巳年五十三歲。郊居，喜客至，有句。

十載烟霞成絕癖，論文能待幾人來。著

防海事宜。

甲午年五十四歲。辭許撫臺聘，刻松軒講義。

乙未年五十五歲。配林孺人卒，除夕悼亡詩。

去年當此夜，高燭照深杯。

今夕復何夕，悽悽夢不開。漏聲隨淚盡，春色帶愁回。擊缶憐莊子，悲心強自裁。辭金撫臺聘，刻謬

言，卽以奉覽張崇仁比部。

丙申年五十六歲。董公崇相過訪，一見成莫逆交。改葬木山公、楊孺人於荻蘆峽。公性至孝，每臨觴，懽暢時，忽談及



親、淚卽汪汪、至老猶然。是年、虎禍大熾。六月二十六夜、讀書西郊、有犬幾爲所噬。起而叱之、得免。次子殤。

丁酉年、五十七歲。始出遊。夏、歸自清漳、借芝山僧房、閱藏經。冬、與林培之先生遊、訪沈有容將軍於鎮東。刻意言。

戊戌年、五十八歲。入粵、居羅浮、遊西樵。出海觀厓山宋故宮處、至石牌洋。五月六日、歸連江、謁吳尙書。十三日、復出。九月初二日、從譚山人祭定宇先生。定宇、培之字。翻刻謬言。

己亥年、五十九歲。二月初四日、過德慶、聞吳襄惠訃、作文祭之。遊西粵、蒼梧、訪沈刺史於康州、憩足三洲。

庚子年、六十歲。中秋病、客有送烏鬚藥者、却之。合刻粵草。



塞曲。

辛丑年六十一歲。同沈有容、王鏐遊南臺，留經月。秋再至。

清漳有句。重來三十載，感慨非昨。刻書札。

壬寅年六十二歲。十二月初七日，同沈將軍往東番。即今臺灣。

勦倭。初八晚，舟過澎湖外洋，颶風大作，歌以自寬。水亦陸

屋兮。與其死而棄之，何擇於山之足水之波兮。作東番記。

癸卯年六十三歲。遊粵東，懷吳襄惠。十月朔，賦詩寄伯兄。

吾兄今日正懸弧，閭楚關山萬里途。苴蒨也應開客席，芹花何處進仙壺。雁來遠海音書少，雲入遙天夢寐徂。記得西郊樓隱地，年時又山公司訓德興。刻薊門兵事。

甲辰年六十四歲。春再入金陵。秋末，聞焦狀元弱侯先生

老而好學、造訪不通姓字、談論竟日夜、卽宿書樓、秉燭開藏書幾遍、誤者指而正之。明日、先生笑曰、君殆問之季立耶。相得益懽。自是恒往來其家、借讀所未讀書。毛詩古音考復加編輯。

乙巳年六十五歲。送崇相入京。九月、泊舟彭蠡、賦詩。九月四日

祁山陽已見菊花滿店香。今日舟中不見菊、向晚泊舟彭蠡傍。

丙午年六十六歲。伯兄又山公卒。八月晦日、遊滕王閣、刻毛詩古音考。

丁未年六十七歲。賦詩留別德興諸生余來蘇。

戊申年六十八歲。冬入金陵、與焦太史圍爐談易。侍郎黃



公汝亨從太史過訪僧舍有贈。

草庵蕭蕭傍立閣疎樹掛楊透籬落中有高人路揚

跟青眼相看疎體法自言病足足甚奇每到名山勝健兒東遊海岱西太華插身霄漢臨武夷韓彭勲業等塵土冥坐蒲團證千古微妙直扶義皇前申公毛公何足數塵談所至暢玄風令人重見希夷翁生來仙骨非侯骨高顙隆準雙方瞳問翁行藏何所止到處名山容屐齒縱身獨往無窮門不論此身死不死翁今杖策過西湖梅花孤嶺有林逋三月采萼六橋下我亦歸來作酒徒

已酉年六十九歲客金陵寄詩示兒句云

生既航五嶽公死豈戀一方

管言生卽捉杖行走死卽螻蟻烏鳶古人入山採藥不知所終豈盡仙去哉。

庚戌年七十歲途中望饒州懷又山公句云

學道豈容同傲弟好修終

是愧難兄刻伏義圖贊

辛亥年七十一歲。登嵩山、遊太室、坐玩秦槐、漢柏、天仙祠。後有白松一株、皮白、楸翠。相傳黃帝以前物。愛其奇，購一圖以自隨。刻寄心集。

壬子年七十二歲。入潼關、登太華、觀陳希夷臥處。上終南、觀老子石青牛、遠望太白積雪、歸而復出。刻尚書疏衍。

癸丑年七十三歲。遊武當山。三月三日謝席主。句云、餘生有三春愧說。養病雁蕩之陽。刻屈宋古音義。惡孤是此辰

甲寅年七十四歲。五月由南部出紫荊關、關吏詰所之、示以句云、閤門欲問真名姓。公每出、以一僮自隨、所至不投一刺、飄飄若神仙。遂逾沙河、歌詠恒山之上。



乙卯年七十五歲。浮洞庭、弔賈誼、屈完於長沙、汨羅。五月、登嶽麓觀禹碑。上衡山、臥祝融峯。七月、居廬溪、病瘧、沽酒飲之、愈。中秋泊舟潞河、大風雨九日。得句云、誰意歸來雙鬢蒼、江湖清夢總難忘。歸連江、病幾死。五嶽之遊畢。

丙辰年七十六歲。倦遊、有句云、此時筋力倦、案室想空林。病愈、復治裝入蜀、將遊蛾眉、刻五嶽遊草。

丁巳年七十七歲。自鐔州覺有疾。正月、返省下。二十九日、歸連江。二月初四日、不食、有句。神仙辟穀我能之、實爲行遊未有期。初五日、

不言、有句。而今始會無言意、子貢曉曉欲告誰。二月望、決夢、定三月念一丙

戌日歿。至念一、問夜何其。以子時對。索筆書、當俟天明。并



書一聯云、述道惟五、不朽惟三、汲汲孜孜、生未逮。復就枕。  
 寅時起坐、披衣飲茶、合眼逝。前一日、董伯起自倭會歸、董  
 侍郎以語公、公大書、可語寧海厚犒之。伯起仍往宣諭、人  
 謂戚公破倭、沈公勦倭、公皆與有力。今將就木、此志猶不  
 衰、生平之悲憫亦深矣。葬官嶺、墓牌侍郎董公筆、墓道黃  
 公琮、徐公亮全立。黃公時官按察司副使、著敘傳一篇、  
 論曰、陳子季立、古之所稱奇男子也、才品高天下。然嘗迹  
 其生平、非忠信不言、非中正不蹈、又近於躬行君子者。蓋  
 先正有言、豪傑而聖賢者。余交之久、知之深、故能言之。溫  
 陵何公喬遠亦爲立傳、論曰、俞武襄儒者也、束髮從戎、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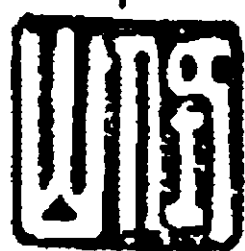
涉山海、身經百戰、爲東南抵柱名臣。然其生平所國士待者、湯克寬、歐陽深、鄧鍾與公四人而已。彼三人者、以武功終始、公獨以著述名其家。同視立談、抵掌橫槊、薊門時事、直作三昧遊戲觀矣。晚年雲水翔遊、脫韁於風塵之外、察其意似欲立身於無何有之鄉、以第一等人自期。試問當世諸君子、有超而上者誰耶。董公祭文於乎。先生以生死爲一貫、則我不宜爲之哀。以世法爲徽纒、則我不宜爲之奠。然猶爲此者、人各有情、不得相禁也。憶昔丙申之歲、葬我先慈、非兄將不能襄事。丁酉之役、抱病自廢、非兄將不能北首。其後鼓壯吾氣、勤攻吾短、玉我非一載之肺腸。雖



口不相下、直如金火相尅相成。兄嘗謂我、徧交宇內、無兩一齋。我亦自信生平無兩罵友。今罵不可待聞矣。兄之云亡、如割我體、於乎痛哉。屈指朋友、真無兄其人矣。兄學窮五經、遊徧五嶽、其爲人得易之潔淨、得書之知遠、得禮之節文、得詩之愷切、於倫常得春秋之斷。其行事嶽立山藏、百物不能撼、萬變不能搖。嘗與寧海沈公浮黑水、擊倭奴、風濤掀天、檣摧柁折、舟膠沃礁、直須與碎耳。兄謂寧海凝而神死、可不散色。笑自若也。竟以無事而成海上之功。其他靜定、類此者多。兄生平著述多自出已意、排世所習、曠千古所未聞。而伏羲圖贊尤爲超絕。一筆渾成、當與太極

圖表裏斷然千古無疑也。余雖與兄議論有左、至此一書、則噤口不敢應於乎。一齋死亦足矣、死亦足矣。刻考終錄、麟經直指、屬草未就。二戴粹纂雖有成書、惜與防海事宜、東番記俱逸而不傳。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中秋、七世從孫斗初謹編。



資德大夫兵部尚  
書郭公青螺年譜

明·郭孔延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一卷，明郭孔延編撰。民國間朱絲欄抄本。

郭子章（一五四二——一六一八），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蟻衣生，別號默逸拙者，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明代經學家。隆慶五年進士，歷任湖州知府，升為浙江左參政，調任都御史，因功加太子太保，官至兵部尚書。郭子章博學，著述甚豐，計有《蟻衣生易解》十四卷、《聖門人物志》十二卷、《詩傳書例》四卷、《自學編》二十卷、《郡縣釋名》二十六卷、《官釋》十卷、《古今郡國名類》三卷、《平播始末》二卷、《阿育王山志》十卷、《蟻衣生集》十二卷、《遺書》三十五卷、《蟻衣生文章》七十六卷等，輯錄有《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豫章詩話》六卷、《黔類》十八卷、《黔草》二十一卷、《黔記》六十卷等等。

本譜為其子郭孔延所編，據譜末自跋，孔延早為諸生，無意仕途，從子章學，潛心經史以終老焉。著有《史通評釋》傳世。所撰本譜，網羅「履歷世系」，以見子章「一生行事實錄」，故志在求全，凡所網羅，巨細必錄，翔實可參，保存了不少珍貴史料。然亦有失於剪裁之弊，如詩文畢錄，且皆引全篇；兵行戰克每列細目，不避繁冗；蜀中行程之述實為日記、遊記，甚而某日寄款撰書信，皆一一備載；至資料又全抄文集，不可言其得法也。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男孔延著

九世從孫子仁校刊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時公生。王父贈尚書兩峯公請名於曾王父贈尚書雲塘公，命名曰子章，字相奎。<sup>延</sup>嘗聞王父曰：蕭夫人懷而父十二月始免生時，曾王父夢負笈失從東方射日，懷輯筮之，得震卦。曾王父曰：長子象也。曾王母曰：黃州公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是兒月日與黃州公同。又翁有異夢，胸手文有二世字，一足有一黑子，吾知其異日矣。公生時，祠中白鶴來巢，朱草青芝秀實。



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戊申二十七年公六歲。秋八月公遊沼邊忽見從兄子京陸水中即奔歸呼家重救之。議者多公之智。

己酉二十八年公七歲相父自禁奴於官。

庚戌二十九年公八歲。

辛亥三十年公九歲。

壬子三十一年公十歲。王父誥寫周易程傳各義課公公合讀無

遺。鄆南華師作封公墓銘云封公年十六從劉先生基學易為解授程正公易傳乃曰是詳於理而畧於數。松坡焦氏

易林讀之因旁通數學業萃子業李為公。二十而得司馬司馬自四五齡讀慧即異常兒。手抄程朱合傳督課之曰兒習易不通程傳者非其至也。縉紳聞而壯之。

癸丑三十二年公十一歲。公是時明經大義曾王父命王父曰



此子可教、當擇師課之。延從伯子禎於巷口書院、公師之。子禎

為邑廩生、有聲黌序、四方從學者屢集館下、故公得卒業。

焦

侯太史序云、封公見公頭角嶄然、讀書至生手、當如孫仲謀、

甲寅三十三年、公十二歲。春正月、師子禎遊學崇洲嚴宅、公倚

几燈、夢神告曰、請出席、公覺、尋離席、忽梁上一磚墜、几上碎裂、

公免震、後得神呵護力也。

公書硯後云、余年十二時、於宅隱

製為硯、題其右、天漢連珠之面、又書硯後、可憐光彩一片石、萬

里青天可飛來、此老杜詩也、以為此石作、命工镌之、無鑿地、無

乙卯三十四年、公十三歲。

宮主父曰、獨子雖幼、令其出試、從先

生長者遊、通不通、無心也。三月、主父攜公試邑、邑為侯奇之、取



送郡部屬諸侯皆來會。馮侯出公見諸侯曰：此泰和奇童也。永豐凌侯尤稱賞曰：是兒貌清瘦古奇，異日必為偉器，不獨工文字。謂馮侯曰：是兒吾令速化，當呼其父携之歸讀書以期大就。且送公羅文毅公集曰：以是期之。於是王父携公歸。

公作馮侯碑云

某與友人楊以教俱年十有三，楊太僕義叔年十有一，龍少參君楊年十有四，楊副使廷誼年二十有一。馮侯也，既稍暇，命題課文，手書讀之，刮磨之，求其工而後已。某五人者，惟以教大，四人後先成進士。播之後，某與義叔共尋破賊，馮公聞而喜，遺手書曰：不意願

牧出吾帷中。

冬十一月丙午，王母羅夫人卒。羅夫人，公如已

出病革，語王父曰：妾不幸中道辭君，兒悲且愿，後當亨發。第君亡，即娶，懼凌我兒。為兒娶後，君娶未晚。語畢而逝，葬洛坪。十

二月，王父為公聘鳳岡蕭夫人，是為先母夫人。夫人處士蕭見

崖先生震女也。

丙辰三十五年、公十四歲。

丁巳三十六年、公十五歲。試邑、馮侯拔之高等。試郡、試督學、俱拔高等。補弟子員。曾王父訓曰、吾家代豈乏諸生。猶子亡自多、其騁步太常集賢。

戊午三十七年、公十六歲。

己未三十八年、公十七歲。讀書祠宇、同表伯曾一中、友人王兆魁、湯瑞棠、楊以燕、任文光、每會必五篇、日相切劘、三鼓弗倦。是時制義龐浮、公與諸友約、鼓笑播精莫支離。

庚申三十九年、公十八歲。



儲藏

辛酉四十年、公十九歲。春正月初五日、為冠、受室蕭夫人。公弱

冠時、以經義、稱第貢甚、進、桃江、求、職、揭、五、經、及、左、國、史、漢、諸、書、皆、成、誦、刻、意、摹、為、舉、子、業、雖、有、辨、博、聲、稱、藉、甚、桃、江、士、人、悉、道、子弟、詣、公、受、經。

壬戌四十一年、公二十歲、始號青螺居士。公為諸生、往來郡城、見

羅大莊、公書白鷺青螺之會六字於壁、言此會發憤為人、在白鷺青原、螺山之間也、公用以二山為號。

癸亥四十二年、公二十一歲。

甲子四十三年、公二十二歲。春正月朔、曾王父率家人拜祖廟、

開桂香、四株俱華、曾王父曰、甲子歲始、元月月始、元日日始。際三始、天幸嘉況、六十年內、吾家將大興。後公成進士、歷官司馬、

皆在數十年之內、如曾王父言。秋七月、督學何公科考、公列一等、補增。

乙丑四十四年、公二十三歲。

丙寅四十五年、公二十四歲。督學徐公科考、公列一等第二名。

穆宗丁卯隆慶元年、公二十五歲。夏六月、公補廩生。七月、赴

省試、下第。王父曰、予曾夢見鄉書、汝名列十八下、為國子生、豈

名不列江西鄉書耶。第輸粟納監、貧儒難辦。候貢人監歲月尚

餘、未來、區則續學、俟之可也。穆宗皇帝即位、詔天下廩生郡

貢二人、州縣貢一人、名曰恩貢、以充國學、以備異日。時先廩植

鳳尾草一株、燃者七年。至是復生、扶疎幡纓。公葺亭貯之、曾王



父以酒將之曰草木得氣之先吾家時至矣。詳越東志補記。

戊辰二年公二十六歲。

冬十一月公修王母蕭夫人撰室有二

白鵲來巢園中桃李瓜茄俱一蒂四五實竹皆同本笋殼鮮紅

如朱草然贈公指示封公曰吾家春桂華祠鳳草茂亭園中白

鵲來巢朱草應時並生吾孫其將興乎明年公恩貢如贈公言。

是月公至求仁書院師事胡廬山先生先生教之曰聖學始於

求仁而求仁要在無欲。語學至於無欲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

仁。有所恐懼憂患忿懣好樂則心不在有所未無不行未盡無

何以名仁。孟子論養心在寡欲養浩然之氣在無害故曰無適

無莫君子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也。無聲無臭天也。至於

無則道心微而執中是乃所謂仁。公日有省。

己巳三年、公二十七歲。夏四月、公思貢如京師。江西思貢一百  
名、公名列三十七。冬十一月、廷試天下思貢。上卷十名、公第  
一。四書題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易經題出門同人、人誰咎也。論  
題拊髀思願收。閱卷總裁與化李文定公春芳、江陵張公居正、  
本身題文懿公志昂批云、此卷如漢高卿韓彭、顛倒豪傑、莫測  
端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公書卷之半、大風忽起、飛卷於殿角、  
已下於丹墀臺上。內使檢以還、公曰、先生必第一。持卷如其言。  
公讀書燕邸、寂若僧舍。友人送一妓調公、公不動、人服公方正  
嚴毅。十二月、公著燕草成。

公著述總目云、燕草、陰曆己巳思貢入燕所作、經書特藝



也、欠、烈、刻、弁、毫。友人鄧南華言、當留以傳手錄。陸象山集亦刻  
時義、王、文、成、山、東、程、文、王、今、傳、說、公、起、家、實、錄、二、稿、素、有、捐、之、  
予、乃、令、狀、給、刻、校、四、書、文、二、卷、同、年、朱、可、大、  
誰、京、序、易、經、文、二、卷、同、年、黃、植、庭、應、槐、序、

庚午四年、公二十八歲。秋八月、奉順天鄉試。主試丁文恪公士

美、申、少、師、公、時、行、本、房、選、江、教、諭、王、公、一、岳、王、公、初、以、公、卷、第

一、李、九、我、公、卷、第、二、呈、丁、申、二、公、謂、李、卷、平、正、公、卷、太、奇、抑、置

本、房、第、二、故、公、名、次、十、八、丁、公、謂、公、曰、順、天、首、善、地、毋、令、天、下

議、我、好、奇、然、三、場、中、採、公、卷、語、入、程、文、故、程、策、第、四、篇、刻、公、名、

冬、十、月、張、江、陵、相、國、為、其、子、延、公、授、經、公、性、稍、介、不、喜、與、主、爵

者、處、辭、不、應、後、江、陵、又、招、公、亦、不、往、

辛未五年、公二十九歲。春三月、會試、公中、武、第、十、九、殿、試、三、甲



第二十四名。主武。張公居正正。呂文簡公調陽、本房趙文懿公。

趙公贈公文思云、穆皇帝御極之二年、思得精敏強勵之士、資  
宏化理、詔貢天下郡縣生試之於廷。余承乏分校、郭生卷奇麗  
古雅、尤盛於理、知為不凡士。照而少師事不惑、公深嘉悅之、遂  
為第一。今年春、分校禮闈、初得一嘉卷、出視之、和聲擊賞曰、此  
真才也。播傳日、聚公堂開卷、則郭生也。衆愕然、謂是士之選知  
已、余亦嘆其非偶。公兩試出文懿公門、似有夙緣。又按、永昭  
編年云、辛未榜中、武三百餘人、內有郭以讚、郭子章、當時可、劉  
臺、張元朴、皆志道趙用賢、吳中行、黃宗憲、韓紹、徐杰、周憲、傅恩  
禎、彭應時、周嘉謨、王象乾、夏良心、王一乾、俱以文章理學忠允  
亮直、表著於朝。其人皆有經世之懿、幹時之量。以是知公當年  
品望為名流所  
鑒、稱如是耳。四月、公釋褐、禮部觀政。夏六月、公選建寧府

推官、將之任。王父訓云、當官三事、清慎勤備矣。建俗侈、汝勸其  
儉、焉得儉。不儉靡財、焉得清。故願汝儉以助清也。建俗崇飲劇  
戲、此二者銷精損神、又焉得勤。故願汝遠酒色以助勤也。能儉



能清能勤便是慎、何必別尋慎理。公謹受教。

壬申六年公三十歲。 莊建寧提官任過峻嶺、一猿拔與牽役人  
衣裾、前引至一山坑、指畫其處、若有忿忿殺人還白公、公命如  
其指畫處、掘地得屍。到任、廉得殺人者、置於法。蓋被殺即飼猿  
人也。人稱神明。數月、寬押得伸、強築歛跡、百廢具興、由是訟庭  
閒。公著有論、讀史有評、漢論、鄧侯、孫仲謀、譙周、陸機、唐太宗、宋  
孝宗論七篇、讀史斷如武乙、漢文帝、漢唐二宣人、豕人、貓、清吏、  
樊噲、馮異、耿弇、漢王、晏寇、牛弱、攷元、世相、關侯、荀陳、王謝、雪夜、  
易有太極、房杜、子孫、汾陽、北門、論語、河清、丙午、丁未、耶律、神山、  
廟共二十五則、俱刻闕草。

神宗癸酉萬曆元年、公三十一歲。春正月十八日、曾王父贈尚

書公卒。三月乙未、長子出於建州、王父命名曰孔建。秋八

月、公大廉校局、身閱蘇藩卷、晉其卷曰、氣衝虹霓、奏於劉柱史、

得雋第一。取六士皆入、癸酉賢書程文多出公手。冬十月、公

改闕中試、卷多所染、續諸生就以大請改削、一時咸稱得人。

公作處公稿序云、甚矣、劉生之言似吾貴也。已國權起家如吾、

而竟更成進士。及讀二生古之與、嘗竊許國微文如予、將莫邪、

不可留選。亮與諸屬時急、如然、然登焦相、然之史耳。□其易絕。

又公作總贈公疏云、幸未、幸司理建州。明年、署松溪、幸試

待令親中、益與欽差、番第一。癸酉、入闕、謝、得晉江、蘇憲長若

與卷中、一。二書俱清、比會試、後先成進士。比官、俱為督學使

者。尤甚士品、王相伯仲、於  
是歲、中有郭門二、潘、  
甲戌二年、公三十二歲。春正月、公逝、王父就奉建州。三月、癸



卯次子生。是時、公攝廷平事、王父命名曰孔廷。是月、公刻闕

草六卷成、皆建州司理所作、名曰闕草。公檄建甌二縣、叔洗

冤亭、為文記之。四月、公經理建安北苑、罷民茶稅。遂使張存

義、茶戶陳鉅等勒碑、紀公德政。詳三省祠錄。茶縣云、考丁謂

一老人獻此山茶。老人死、遂以為山神。由宋元入明、每歲府官

先祭老人、然後採茶。景以、後、山、系、茶、茶戶百餘家、歲出百

金、易廷平茶以貢。老人之祭如故。比公司理建州時、茶戶止二

十餘家、輸金如故。公罷之、以制於府院、乃以百金分派建安一

縣、毀老人廟、而奉其祭。茶戶始起。頃之、里人繼因、得一殘碑、銘

云、鳳山苑、轉青螺曉。數百年之禁、始自丁謂。至公乃革。此詩始

耶。

乙亥三年、公三十三歲。春三月、拜建州二君子軒、公為記、具闕

草。五月、公以考績、勅封先母蕭孀人、勅具家譜恩、繪紀。六

月、公還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勅贈王母蕭孺人、還家展墓焚黃。特曾王母、繡羅王母柏然均、公追憶當日、上冢與公俱哭者、僅公一人、思緒初及、感激主恩、不勝悲泣。

丙子四年、公三十四歲。春三月、公督糧蕪湖、著蕪湖則例三卷。

公是時、德樞無後、宗族之上將、遠楚蜀、豫章之下、而經其只、凡竹箭、蘭蕙、櫻桃、杞梓、數什一以共國賦。頌徐有遠近、於有良總、公懷解厥材、明不無例、無費不取、欺誣吏、秋七月、癸酉、節下、我貴、終為好、至今、歲、吏、諸、貴、奉、為、念、公、有、序、秋七月、癸酉、節

三子生。王父以公德樞太平府、命色曰孔太。冬十一月、公著

蕭夫人行狀。

狀略云、夫人不得於天、不壽於世、而容與王屬之、樂、獨得之、主上、亦貴、云爾。而系、遂長者、一言、

令主、光、遂、使、形、管、不、流、某、也、謂、何、曹、姓、十、四、大、矣、此、於、中、野、之、八字、大、伯、導、長、者、中、志、贊、其、母、而、才、重、某、者、有、意、乎、某、為、母、尼、父、中、又、著、羅、夫、人、行、狀。狀略云、夫人均時、某年十二、後二年、

爾弟子、負、服、夫、人、所、還、帝、一、遂、一、次、



儲藏

綱志表意。又十四年、某姓釋、續、謹、司、初、狀、以、存、手、澤。延壽至今、讀此狀、教、語、杏、哇、陳、陳、殊、深、令、伯、之、感、耳。十二日、公題、虞、都、後、晉、淡、板、軒。

丁丑五年、公三十五歲。春正月、公續志十卷成。南京工部故有程司在儀

具、兼、程、州。公輯程事志之。是月、公自桂林出、程、於、儀、真、縣、重、修、大、志、祠、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真、州、守、苗、再、成、通、判、副、都、統、善、牙。五月、公寓桂林、致書王父、復、義、教、賑、貧、民。先高王父、唯翁、做、朱、

于、社、倉、法、出、義、穀、五、百、石、散、里、中、貧、者。身、處、以、五、月、借、十、日、償、不、錄、其、意。詳、劉、七、星、公、義、穀、記、中。行、之、二、世、以、穀、再、耗、而、罷。公、往、高、王、父、志、增、十、石、致、書、王、父、請、命、孔、憲、司、出、納、粉、卷、貧、民、以、為、都、憲。沈、君、典、書、廣、義、穀、錫、之、續、續。秋、八、月、公、作、

衡山歌、送趙南渚公之楚藩。歌云、衡山之高、數十丈、寶洞靈台、

紫氣上銓德。劉物衡、稱平、稱來八、挺無俯仰。

戊寅六年、公三十六歲。春三月、公分曹真州、門生吳鸞、劉崇、程、



正、程雲鵬等來謁、公試於署左之靜觀堂、名曰雕龍會。自是言  
 文之妙麗者必歸焉。四月、公作挽劉侍御園墓詩二首、具黔  
 草詩中。秋九月初、封王父承德郡、南京工部廣衛靖吏司主  
 事。贈王母蕭孀人為安人、封先妣蕭孀人為安人。冬十月、公  
 以病、續北上、迎王公就養金陵。十一月、公築蜀望臺、祀劉豫  
 州、孫夫人於燕江磯上。臺成、公自為志。

己卯七年、公三十七歲。春正月、泗上祖陵肇工、命公領山陵事。  
 工竣、疏聞、上詔賜金增秩。

洪武十九年、命禮臣製德祖、懿祖、熙祖、宋是慈殿、命皇太子至泗州

修德祖、懿祖、熙祖、宋是慈殿、命皇太子至泗州、  
 汪、趙、諸城之北、三祖陵並焉、號曰墓蓮山、為聖子神孫儲祥之  
 區。從土事、樂歌、然詩以頌山川靈秀、福澤無疆。二月初四、第四子生。王父曰、而父方督

工三祖陵、命名曰孔陵。冬十月、公蒞吳興、却瓜州餐餼、漕州  
體金、御史董光裕有記。

庚辰八年、公三十八歲。夏五月、公取虞衡司殘積剩餘易書千  
卷置公署。秋八月、公遷楊忠襄公祠、有記載留草。

辛巳九年、公三十九歲。春三月、留草成。公由建寧遷虞部郎首  
尾六年、著書共十卷、名留草。夏四月、公作湯義仍儀部經草  
序、丁元輔職方詩草序、吳端毅博士雕雲館記。是時乞文者趾  
相錯也。

壬午十年、公四十歲。春正月、遷潮州太守。蒞任、作教議、約法吏  
民。公移曰、余初入潮、以晤一法令、蓋肅吏民、不可以亡教也、  
作七教。其後列事還台、或悲於教化、或係於防守、其巨者



符十議。諸有司教四條。府有領縣佐以下各官教。教官諸

生教。諸役教。崇祀名宦議。查魚課議。定惠來縣五都

賦議。城普寧縣議。因糧議。開墾路議。增墾甲補京銀

議。南粵程鄉議。全真學草。王母蕭瑞人晉贈安人勅至潮

陽公作文告廟。二月崇祀潮州名宦楊母餘史定楊嗣復李

宗茂吳潛狀青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鄭淵蕭資陳龍復劉子

俊林琦許漸徐臻蕭明哲曹原丁聚虞士龍王剛毛吉王源劉

洪劉魁郭春震諸公。今甲、郭、周、有、禮、祀名宦。以、利、勸、事、以、勞、定、法、施、於、民、集、災、得、惠、者、咸、在、祀、典。

公為文告諸公自海陽侯刊下、迎主崇祀於學宮之左介。夏五月七日、五妹生、公命名曰

貞文。秋八月、公校士粵隴、賦秋夜詩。是年、羅文野、新史為、秋、公、以、同、年、得、新、剛、



終卷。如李廷大、黃大炳、林點、趙可貞、張其鳳、黃瑛、姚叔明、皆  
為賢書。劉錫知名、漢門下士、滕文多出入公手。既生之久、公賦詩  
云、願言得佳士、  
將以報明君。  
冬十月、公為文告城隍、驅獨鬼。  
萬曆九年  
五月、城南

有鬼、騰起於楊氏家、侵其女而淫之、自稱曰獨鬼、女生鬼坐、女  
行鬼行、女卧鬼卧、亡日夕離、合家大驚、詣巫禱之、不能除、訴於  
城隍、亦不能除。時公入覲、次舟三河、聞其妖、移天城隍驅之。鬼  
語女曰、郭使君正人也、有陳某驅、當疾走、不得復留此矣。獨鬼  
滅跡、文  
刻碑草。  
十二月、公四十四初度。  
小除夕、公夢王母語、墓地未  
佳、有陳城隍未報、燕市夢相

催之句。是時特計長安、黃植庭、戲繼山二公、過訪公、又有半  
生清吏苦、獨有故人知之句。與二公飲於燕市雙塔寺中。

癸未十一年、公四十一歲。夏四月、公錄觀還粵、入羅浮、聞程鄉

諸鹽賊亂、趨榜人絕龍川、至、受鄭觀察方畧、布嶺之東、四遠日

縛其戎首、決旬、程大敘定。三月、謁韓文公廟、整蘇子瞻所書

碑。潮州韓文公廟、宋咸平三年遷於金山。元豐七年、詔封文  
公為昌黎伯、賜額忠祐。蘇文忠公為記、手書於碑。清熙乙



周人遷於韓山。廟碑久不存。公守潮。得於厨竈  
 插內。猶幸碑字不向火邊。乃取而整之。廟中。秋七月、卻獻鵲  
 鵲。公記云、陳眉公太平清話、成化間、海南進鵲、朱太翠棠  
 沈石田因之。予在順天市上見二紅鵲、二白喜鵲。少選  
 宦官市而進獻矣。在潮州、鄭孝廉有漸獻一五色  
 鵲、一白鵲、玩而却之。是時、公有却鵲鵲詩。秋八月、公  
 校士韓山、刻文三卷、序、載、學、草。

甲申十二年、公四十二歲。春正月、公登羅浮山、讀先集賢學士

之美公記。

公詩序云、先宋集賢學士公之美、出判惠州、愛羅  
 浮山水之勝、讀山記、自序之、文存家譜。既讀文

獻經籍考載、此書為廬陵郭某撰文。友某守潮、托博羅令陳君  
 璣、新求仁志、亦載此序。是時、公賦詩、有如何集賢之書、文且數

長、與七十二  
 韻、之句。

三月、訟庭閒、有僧生橫御疏二刻。四月、喜皇

太子生、賦詩云、前星橫少海、協氣麗天潢。元鳥鳴南嶽、蒼龍夢  
 漢祥。驚漢射利伏、異戰快分行。汎掃文華地、重開大本堂。銅樓

通象輅、內親鎮倉琅。未論標大策、還應戒□棠。絲綸傳嶺外、歌  
舞遍炎荒。六月、田野肅元、公為文、祈雨太湖、文載粵草。九日  
至廿日皆雨、凡十一日。公入禱於城隍神、祈晴。廿二日、營普寧  
城於安仁、游鯉湖、九十九墩、賦詩。七月朔日、公遣程卿、吏目  
方昕、秋祭潮尉高仁、尉為輸公賦畢、登舟告祖、陸水而亡。有祭  
文。十月、潮陽城外一夕、賊至人家書館、虜二童去。明日揭榜、  
令其父來贖。二父備六千金、始贖二童。公知之、按其受金處、東  
西南北十里內、以兵圍之、遂得賊、而原金還失主家。是時劇盜  
歛跡、畏公發姦、神異若此。十二月十五日、六妹生、公命名曰  
貞玉。



壬酉十三年、公四十三歲。春正月、公作潮州象緯解、沿革考。象  
 緯解畧云、余讀黃文裕公廣東通志、纖悉俱備、而獨缺於分野、  
 毋亦以天道遠而正測乎。原三才之故、即一郡不可不備也。因  
 作潮州象緯解。沿革考畧云、予讀三陽志、其沿革頗有據、而  
 惜不詳於周秦之際。余族大父晉憲嘉靖志、又畧於宋元之際。  
 黃文裕公國經、是時平晉縣未邑。余並採而芟裁之、作沿革考。  
 三月、公授滿牘於司大夫署、其考上上、令公初守官海上。尋  
 奏獻下。六月、公敬撰二祖八宗、建文、原定二帝論贊。恭讀  
 國朝寶錄及會典、吾學憲章典故、諸若敬序之詞、載續衣集。  
 九月、公題剡陽二千石署太守燕息之所曰康室、取韓子受於

室則非康之句而倒名之、為二千石易有銘。是月、公入覲。舟

至三河、有卻驄玉硯玉園書詩。十月、公歸家、怡情梧岡墨石

之勝、賦詩云、萬里賦歸來、閑居避橫臄。園蔬和雨摘、池竹倚雲

裁。谷口藏吾拙、檣櫓愧不材。明明多自負、敢擬二疏回。著粵

第十卷成。先大人守潮四載、深己半屬、學事得民、政和事理。至庚午春、不肖乃棄歸潮、以寄哀慕之思。其七

教十議、與縣獨鬼一檄、先大人存日、令不肖書梓、以誌其且奉治命、請之終身云爾。又世、公有題潮陽生祠園跋。潮本公過

化舊地、公題是園、在歸田之日。潮父老、感公汪澤不置、故建祠於鳳塔、茲錄於紀潮譜中、知東粵人思召棠意耳。奉

命督學四川、領學約。此處有缺文

丙戌十四年、公四十四歲。正月至四月、秋。夏五月、試事畢、歸

祀三大儒。先是、成都守耿子健增祀趙大洲、孫淮海、胡廬山三



先生於大儒祠、公葺其祠、定春秋祀典、總置大楹、鑄於祠下、鐫銘以昭懿德。刻試俗字、大載蜀草。六月、都試諸生、刻試卷、名曰蜀餘錄、序載蜀草。秋七月、試廣漢、作室亭記。取諸葛氏、緡蜀廣漢太守、姚仲能進之、武士、有立存剛柔之語、為校文法、類其室曰剛柔並存室。前有亭、亭左右各植小篁一叢、蕉柏二株、枝幹扶疎、昂昂出亭上。名其亭曰三友、公為記、載蜀草。公以試事入果州、造大學士陳文瑞公廬、布公靈於樓、樂山之麓。是時、文瑞公均已五月、長公玉璽相國特來憂室。公從玉璽公所得讀陳公所著約言、玉璽乞言於公、公作麗性石辭、畧云、文瑞公當隆慶初相昭陵、其豐功駿烈、寧惟隆而程台階。至其未竟而懸車、無却而告老、終得相印、如釋重負。近世大臣、出處之繁、未有如公勇決者。辭其祠碑。八月、公從果州還成都。道中不雨、賦詩、載蜀

草。季冬月晦日、公同僚大饌饗迎年、饌咏為歡。賦、廣中除夕詩三首、載蜀草。

丁亥十五年、公四十五歲。春正月、公同二司諸寮長觀燈、閱司賦詩、載蜀草。是月、試成都。二月望日、成都試事畢、賦別方伯靈璧劉節齋公、鶴慶彭紹坪公、觀察使荊州傅楚築公。出試叙馬澹三路、諸公祖公金沙寺。寺新敕一樓、臨溪對睥睨、古樹翳翳。公眷戀不能即去、賦詩有僧定極禪寂、溪流遶寺鳴之句。時有鄉紳投書劉公、以子弟托者。劉公謝之曰、郭君教伊始、予不敢溷。君子弟俱雋才、亦無事先容。劉公為公言之、終不口其姓名。公謝之。是日與行、夜宿雙流縣。縣令李一夔與公言、縣在周



末為蠶業、周商瞿其邑保者。九日戊辰、午至新津縣、始出成都境。與中一望、沃野千里。哺至彭山縣、其邑有象耳山、唐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公書而饒之石邑。又有老彭及李令伯墓、公作令伯論、惜其二於忠孝。至眉州、訪蘇子瞻故宅之遺裔、作詩弔之。

蜀志、子瞻自海南還、寓昆

陵、子孫因家吳中、不復入眉。祠前古楠、傳老熟、推者今尚存。公因書枋用、修詩樓、牙老幹倚雲、閣等句於祠壁。祠外池蓮、傳子瞻所植、則南國愛甘棠意也。因語諸生曰、予於宋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眉州蘇文忠公出其門、到今、卿弟瞻、幾千古、予不佞、無似、歐公一人、道心是然。

是日、登舟東下。晚泊青神縣、諸生

來迎。公語之。志補蠶業氏著者太、勤饒、桑桑、土人組豆之號、青衣神、邑因以名。公游邑東十里、有中巖三山、泉石崑奇、如喚



魚潭、玉泉、坎石、筍峯，不可名狀。范石湖所謂西川林泉最佳處是也。邑令顏一麟自青神來訪，公有青神已下至喬履，慈姥相逢說入玄詩。丁丑蔡明發青神，晚至嘉定州境，時比部朱近雲公行部嘉州，夜召公飲。己卯，公同朱公登九峯山凌雲寺山如蓮萼，其峯有九山多方洞巖，畔一山頂禿耳空，似一比邱，傳韋臯鎮蜀時所鑿。公因哦子瞻詩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只作嘉州守，時時載酒凌雲遊。與朱公題北山曰：小九巖，書而饒之石。辛巳，公別朱公登舟宿烏尤山下。晉郭景純注爾雅於山椒有角，雅臺注成，洗硯於江，江魚吞之盡美，至今稱無頭魚。每年春日出，清明日止，其味甚佳。漁人獲黑首魚以獻公。十三日至懋靈驛。史稱漢成帝時，建水濱投之烏尤江中。

上明禮樂、興  
教化即此。

十四日晴、至歙州府十五日、謁廟講書、講見蜀

華西試記一十六日、度試夜夢趙大洲先生持一軸贈以詩公

夢詩詞甚麗、寤忘其句、曰、此必敘瀘以南當有異士應之者、否

則為江內士也。試日、得王統宗卷、擢第一。公久為廷譽、遂知名

起家。

統宗善屬文、後公托之  
作建公墓碑、詞藻宏麗。

三月既望、竣歙為試事、耿子

健自成都貽公書曰、聞初校士夕、夢趙文肅公。考公年譜以丁

亥出試、試題司馬長卿何如。今同題同夢、得無意乎。公持成都

書示諸生、以閑免之。二十日、馬湖林守規章以甘露進。露酒

馬湖山上者、土人爭釀之、不審為何。呷之、散如雪花、甘如石蜜、

彌漫松枝。引佐助期曰、武露布、元露沉。茲其武露乎。其後遂有



臧乃之役、林守嘆服其博識。離叙州、卿紳李方伯紹廷、陳比部梅源、樊太守松屏、饒公隱、李子祠是夕、泊南溪縣。次日、道江安、溯溪二縣、晚泊瀘州。某日、謁廟講書、講詳西試記二。試日、更以龍羞、公戒庖人省視之、則三足者。公曰、三足龍謂之龍、不可食也。而上應三台星、故台一作能。因命吏投之江、作活龍說以勵瀘士。龍載蜀草。四月七日、瀘試事畢、去瀘、直出川北。是夕、宿立市驛。明日、入永川。又明日、入大足、俱重慶屬邑。問諸生大足義舉、山中巨人跡對。又謂土肥人富、乃稱大足、俱曲為之辭。公曰、考總志、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安知大足不以年號名耶。邑古昌州、海棠獨香、故又名



崇國其人趙昂發夫婦胡子昭兄弟皆烈大夫也。十一日次石羊公館。十三日、次遂寧。自永川、大足、安岳以來、日攀巒踏蹬、至是平夷開廐。十四日、次廣寒公館。十五日、過射洪。杜子美詩射洪春酒綠、即其地。問綠酒、則無矣。邑有陳子昂墓、邑令進伯王集公作二絕弔之。十六日、至潼川、謁廟。廟宮刻孔子、朱子像及顏魯公千祿字、鮮于千字文、皆古。公命吏搨之。十八日、使者自長安來、肅公守潮者續誥至。制曰、郡守為朝廷惠宣恭庶、朕既念爾之舊勞、督學為國家作育人才、朕方昇爾以新命。尚竭忠貞之力、用酬特達之知。公三復綸言、感激主眷、賦詩示諸生。五月、自潼川還歸官避暑。稍涼、出試錦州、龍安二路。

六月廿日、旋成都。夜宿新都。邑令劉文徵與公極論善惡感應之理。為善實賤莫如孔顏。而其子孫百代昌熾。為惡富貴莫如晉宋。而其子孫自相屠戮。因著四條刻之邑中。明日、過漢川、宿德陽縣。德陽故許旌陽舊治。而姜孝子詩之鄉也。志稱孝子湧泉灌田千頃。旌陽丹井倚江干。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溢如故。邑令柯麟刻忠孝二傳順詳。以書貽公。公辨香謁許祠。為題升井孝泉二詩。廿五日、雨甚。涂滑。二鼓始入綿州。州守萬輝迎公。言其州文獻甚悉。如楊子雲石像。李太白讀書臺。至今存焉。又言歐陽六一公父親曾任此州。公生於解舍。綿州之山川秀蔚可知已。明日、謁廟讀書。講許真草。西試記三。

冬十二月、公著聖諭鄉約餘序、又著鹽井圖說一卷、有序、俱載蜀草。

戊子十六年、公四十六歲。三月、公行都、訪貞懿於閭里、得岳池

三姑、溫江三烈、及飾櫟模、以旌已姪。公有碑序、載蜀草。此處有

闕文

通安岳、題何氏孝婦堂柱云、婆女明金鑪、宇宙中獨

震離兌正氣。坤維聳玉壘、閭閻內猶見夏商周遺民。五月、校

士梁山畢、歸綿城、著易論、詩論、春秋論、寬嚴論、宗藩論、創守論、

婦寺論、點論、管蔡論、趙盾論、子貢論、申生論、四君論、孫子論、荆

卿論、景帝論、蕭何論、周勃論、遷論、李密論、駱賓王李敬業論。

六月、督學事竣、檢三年所著序論詩笑、刻之錦官、名蜀草。南充



陳大學士元忠序。秋八月、進諸生於棘闈、凡校士所賞識者、皆登賢書。冬十月、公同何公典試蜀武場、武錄文多出公手。十二月、為冢子建受室張氏、萬安橫塘進士邢部郎中張葛野先生女。

乙丑十七年、公四十七歲。秋八月、公遷兩浙叅政、董儲、領勅入越。勅具家譜、思綸紀。冬十月、公受檄督儲、兼理漕政、分署在藩司南。公作程道題名記、載浙草。是年多殘缺。

庚寅十八年、公四十八歲。春正月、公董白糧渡淮、吳鉅菴方伯、蔡念所憲長、夏宗堯憲副、李友卿、鄭遜卿諸公、餞公湖亭。時春雪初霽、吳公稱太白為壽曰、君今此行、所往昔有三異。公受觴。



儲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飲盡、別諸公去。有亭上飛花、散放鷓鴣、堤邊塵柳、末沆鶯詩。三

月、公升次揚李、陳計部德墓、招飲天寧寺。公從計部登閣、視閣

下一古塚、獨云漢嚴將軍助墓。公太息曰、安得如將軍壠、十年

一邱哉。飲至夜分而別。月杪、舟泊姑蘇、遇海陽林公、熊春從

長安來。林公守潮時所舉士也、出神宗召四輔臣起居注示公。

公讀之、嘆曰、偉哉此舉矣。夏、抵淮、謁督府舒公、上嘉湖二郡

白糧五萬二千有奇。秋八月、臨望、蔡見麓方伯召公為靈竺

遊、脫洞中。至冷泉亭、公尋白崇天書冷泉字、予瞻讀書亭字、俱

亡。山門扁曰采勝、覽場、舊傳為洪書、亦遠。秋九月、同藩臬諸

司會於于忠肅公墓、皆有論。

論畧云、錢塘青瑤、西湖岳利、與忠肅之墓鼎立、而三三公之寔



千古令人涕泣。所可冬十月、公著兩浙由案便覽十一卷成、刻惜者、俱欠一去耳。

於杭糧道署中、序其浙草。十一日、瑯琊王鳳州先生訛公尺

牘。讀畢云、自公之採輯、管盟稅林、僕所知有大名。若沅沅季、藻、於剞劂金石者、亦得沾歟一二。大集二、皆輒軒所著、

僅粵角耳。於歸囊所著、不過十之一二。然何其宏博浩汗、若此其盛也。君卒不能卒業、第嘗鼎之味、豈真寶璫。先抵瑛理者、畧文藻、工事者多直致。此儒林與文苑異傳、經濟與群章分應、所不能免也。乃公則兼之、且俱詣極矣。若根何幸、獲此大觀、誠目眊眊稱快。然委以標批之尊、則人悚然汗洽。第以公之誠懇、所不忍忘、尚容飽勉如命。十二月、公著劉情

川先生仁恩錄序、吳瑞穀先生集序

辛卯十九年、公四十九歲。春正月、公作奢儉論、都論、四皓論、解

大紳論、于忠肅論、稽紹論、俱刻浙草。三月、序友人魏華容所

著史書大全三百卷。鄧定宇太史推高華容、負逸才、持正論、書其就而目盲。太史憐之、就書於公曰、



若果為編次而付之梓。時公有事於  
嘉溪。乃謀之郡守沈叔順。梓以歸焉。著名為記、名創記、陳廢

公收入秘笈、刻於吳。夏五月、公作創二妹、曉銘。六月、董儲

事竣、申飭蘆葦、編為九款。議曰、糧、議由粟、議九年船、

議熱照、議銀運、議八年改造、議漕運事宜、議運官修

船、議審選。凡所釐弊、劑量吳越賦繇、視昔加益以肅。集重

國計上之當事允行。詞載浙草。秋八月、公入浙、關外蘆提調。

公督儲稍暇、與諸生校稅吳山、甄拔多名士。是年、李九我先生

典試、公主提調。比得雋、皆公昔所校士。九月、公督儲兩浙、為

廷鑒、廬陵彭氏、浙江左方伯彭宜翁年伯長女。是年、屠儀部

赤水、劉司李、文卿序公浙草。

壬辰二十一年、公五十歲。春二月、虎林書院講學、公振鐸主盟、著講學說。秋八月、二妹貞文、貞玉俱以痘殤、公有志旣。九月、公督儲於越、為太孀婦歐陽氏、詹事府錄事瞻南先生女。冬十月、公遷晉陽按察使、上疏乞休。疏載晉草。公自浙還家、哭二妹感賦十首、具黔草。冬十一月、葬王母蕭夫人於五雲石塘、獅山、李本寧太史賦十景詩。石塘開鑿。周潭澄壁。雄貌嫩江。長蛇鑲洞。五龜獻瑞。雙鯉躍靈。帶河環玉。靴邱化鳥。觀山曉日。城州夜月。藻繪山靈、勒之墓碑。公振十景、播為韻語。康用光先生並有十景詩、俱刻晉草。癸巳二十一年、公五十一歲。春正月上、疏乞休、不允、遂入晉。



五月晦日、示家書、作兩征賦、太行賦。秋七月戊午、家孫承昊

生。九月望日、示家書。冬十月、公遷楚藩司右丞。南樂魏見

泉中丞留公集聖門人物志、自為序。馮宗伯琦序、刻於晉。十

一月、冬至日、太原門人黃庭綬見公所著晉草、讀不釋手、為公

序之。冬、撰狄仁傑論一、潘岳論一、曹論八、刻晉草。王祥國

玩補佳刻、大目天球、無喻珍重。至狄仁傑論、謂昭穆之愚、不及

潘公、潘岳詩、謂優也、斯高合而為一、家榮感威有聞、世教思深

旨遠、何獨文字足傳而已。甲午二十二年、公五十二歲。春正月、謁顯陵、賦詩、詩載楚草。二

月、桑舉倩從公游、以其父明卿先生既就集、請公序。閏二月

初五日、示家書。初七日、示家書。九月、公散楚藩祿數萬金。

懲舊額中漁、輒以原封面發宗室。諸宗室感激懽舞、鐫碑頌公德政、大載楚碑陰。是年冬、疾歿。

乙未二十三年、公五十三歲。夏三月、公從野寄歸楚祿四十金。

市墓田、以供蕭外王父三世春秋俎豆。冬十月、公遼閩、左方。

伯季文節公喜致書以質。書畧云、聞故公初筮之邦、乃今賜

久雅志、母之乳哺、一旦復入其懷、抱也。德惠私於尤倍、恒情可見。聞紳嘆服。公懿德大雅、克堪藩臣耳。

丙申二十四年、公五十四歲。春正月、公蒞閩藩、釐正司規、以端。

法體安民生。著公積十九議。公蒞任日、郡邑解至、泉谷出納不發原封、不收散碎。又釐正解。

臥宿禁、預定解官、請飭通程稅、甚必分別蠲賑、停止納佃、寺司諸政五年一造、蠲丁冊、請留府祠免解、稅官領銀、禁止無勾、清軍、餉征息訟、新騎法馬、查祭軍餉、建常平倉、支給兵餉、禁割牛臨、游山禁約、捐施藥示、申明戒法、納稅、入納禁約、捐煮市穀、看。

十餘札、果刻蘭草。門人奉景。夏四月、為李子楚受室杜氏、故  
春司成林仲山俱撰文誌之。

大學士文貞公孫、太僕卿魏家先生女。誥封王父通奉大夫、

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贈王母夫人、封先蕭恭人為夫人。

冬十月、公捐金市絲田、祀高祖母蕭孺人外祖於鳳岡緝思堂。  
有緝思堂尺牘、詳家草。楚亭氏。

丁酉二十五年、公五十五歲。春二月、公以興孝孟誠先生紫陽

書院之所商榷、建南諸生肄業之所討論、耆為講義、載蘭菴草。

是月、右方伯劉湛寰先生以夏地辱語公。公夜至官、夜即悉

皆神驗、公有記。六月、蘭菴草成。七月、刻豫章大事記、鄱邑

記、公自序。八月、伯氏建公中式、秋蘭菴記房。房者、徐公來建、



昇菴云博古倉練。冬十月公入覲。薩克爾公俸四百金。為長

安。庶願直之資。公却之。歸闕。庫部帥聞公辭俸。致書問公。

書云。頃聞中使道丈不度。俸。弟心甚喜。此正學問印證處。素行廉約。不減。范。宜。子。婦。無。嫌。風。致。萬一再來。只以此佐軍需。為名。亦可榮矣。不得把過江頭。性願此。行。勅。勅。薪。常。莫。我。邦。來。辭入覲。索金二百一十九兩。呈

兩院。請修鼓樓。覲日。禁約四條。聞守令官吏奉約遵行。捐

羨金三百五十兩。市穀備賑。呈請兩院奉批。

為閩中計。久安無如足食。足食

無如平糶。本司首郡邑而為之倡。良見一時同心共濟之義。當會城之中。就此建倉於民最便。并常平所貯賑餘米穀。俱改題布政司常平倉。以示未耆。俾見而興起。該司不朽之澤。在八閩矣。俱如請行。是年公批林尚書鄭

侍郎論興廢議。

林公庭樞議。韋氏五世大儒。而公似立成。揚家四代太尉。而公則淑節。鄭公世成。議院即

儉則無得崇實。庶官以羔羊。述春。尚則祖孔尊朱。提海濱於郭魯。



戊戌二十六年、公五十六歲。春正月、公北上考績。時閩省庶僚多賢者、被誣、蔡家宰以問公、公極口稱揚、繼植善類、不自以為德也。三月、公覲還家、上疏乞休、疏載家草。夏四月、公度木、凝牆、葺一園居。李鵬池方伯書曰、寄園摘莊生亦直寄馬之義。題柱云、對空雲中、遙台觀、看兒池上、探黃庭。公歸、閑落、入覲、歸而病、病而陳乞者再、抵家小瘥、築層溪上、山房數楹。郭師題曰、駐晚、以晚節頌公。公題詩百韻。耆讀史卜禱、韓非司馬相如、久娘、漢書會粹、書志、段思平陵名祐、遺詔、有友五人、世家狐寒、蛇醫、管子共十二篇。又作晚娥、謝娥二傳。五月上書江省、公祖、議社倉備賑。冬十月初九日、長子孔建卒於家。詔起



公爲貴州巡撫。時貴州方用兵討播，催公星夜赴點料理。

己亥二十七年，公五十七歲。五月，公與總督李化龍次第入貴

州境。詔禁澆瑄擾事。六月，公至貴陽蒞事，疏請增兵並餉，

上從之。疏載驗草。公自疏請兵餉，後次第上諸奏議。有催

方面官員到任疏。銓部更調有目疏。考覈給由縣官疏。

報秦江城陷疏。增設貴平參將疏。考覈給由州官疏。

請別處兵餉疏。議處駙選疏。類報擒獲奸細疏。報賊圍

謝龍請增兵疏。請貸安疆臣陳恩疏。再請兵餉疏。請借

川湖內省庫金疏。參總兵到任還限疏。報賊襲土官疏。

參五開參將失事疏。增設庫吏疏。報賊破龍泉土司疏。



請安插夷婦疏。捐俸助大工疏。此二十疏皆播未報捷之前

疏也。疏詞俱具黔草。秋七月、上閱部院揭并示夷公移。議

播勦撫揭。留宋柱史揭。初批播州公移。再批播州公移。

三批播州公移。四批播州提倭公移。八月、詔暴楊應龍

罪、頒賞格、從公疏請也。上書臺省、請多設總兵、督漢土兵攻

播。九月、為黔時兵亂、疏請停稅、著止榷記三卷。萬歷間、稅

倉穀榷稅金三萬五千兩、馬四十匹、每年是播搜括於黔、以裨

周用。後原氏復以鹽稅之說通黔、民洶洶、憂播復憂稅。公與諸

大臣合詞以諍、上乃下詔停榷。公在黔城、聞茶江陷、矢守以

自誓。書二語於城壁云、誓苦困衛、代動息後、方知生於憂患。志

信篤敬、即系倚前、更先行平夷狀。冬十二月、詔以湖廣漕糧

濟貴州軍興。

庚子二十八年、公五十八歲。二月、詔公與李司馬合師討播。

三月、公登壇誓師、草諸檄文。作討播檄。檄安疆臣毋鳳氏。

初、檄安疆臣防收地方。再檄疆臣進兵。三檄疆臣圍國。

四檄疆臣龍澄攻國。檄楊朝棟田一鵬速降。與疆臣等

盟文。公與楊監軍、張監軍督平越兵克四牌。平越兵克高

國。貴陽兵克烏江關。貴陽兵克渡河關。平越兵克青岡

國。備橋兵克板角關。水西兵克至陽水。又克大紅洛、漾水等七

關。平越兵克構皮、滾關。水西兵與賊戰於大水田、破之。

平越兵克貴灘關。水西鎮雄兵克桃溪、焚其衙署家廟。



水西兵入揚州。五月、留御史宋興祖再按貴州、從公疏請、創  
播事也。六月丁丑、減播、楊應龍自殺、傳其妻子及賊黨。公  
以聞、王父喜曰、社稷之福、亦吾家之慶也。告廟。次第上捷疏。  
奏捷後、公與總督李化龍上露布疏。上曰、覽露布、朕心喜悅。  
詞載金書。秋七月、都御史臺東園芝生、劉芝陽中丞、康用光  
先生賦詩。播奔後、公猶有杞戈之憂。江晴練先生賦七律五  
首為贈、公喜揭之屏右。冬十月、劉龍場陽明先生祠作詩、有  
文光撲漢青藜爛、道脉維風赤幟翔。又有偈向賓陽尋古砌、寧  
須承露俯層軒之句。十一月、歲論成、黔守吳來庭序。十二  
月、公及李司馬、江中丞、偕朝棟等、獻於闕下、上御樓受之、羣臣

樹賢。詔補故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鱉諡。從公疏請也。著座

右四歲。寄俸酬濟陽太學。遣使致書。上牙播喜後事宜疏。

考數給由官府疏。牙播乞休疏。諸官經理播地疏。題

經理叙功疏。議勅皮林秦苗疏。題亦算土婦仇殺疏。勘

議播界疏。自陳乞罷疏。請增恩勅書疏。俱載縣草。

辛丑二十九年、公五十九歲。春正月、公思軍興以至逆賊獻俘、

焦苦不可支、乃上疏請告。上曰、地方初定、郭子章著照舊供職、

不准辭。按、凡撫臣告病、上下吏部議、部議或留、或去、請旨。公疏至、上從中批留、不下部議、實異數云。二

月、公如鎮遠、會楚師粵師、協勦皮林。江晴綠先生撰黔師藥

指碑。三月、滅皮林、班師。楊駐軍平、公疏請卹典、疏載縣草。



五月戊戌、貴陽大饑、公疏請賑卹、詔賑貴州萬金。公疏請

以副使尤錫類為參政、貴陽知府劉冠南為副使、管平越府、經

理播地。是月、詔加貴州巡撫兼制湖南及川南四土司地方。

戊午、遠、備橋、平溪、清浪、四衛隸貴州。貴州之兼制湖南、川南、自

公始。久旱、夜雨有聲、公起視桂子紛落、賦詩志喜。又為桂子

說、具後州雜記。六月、開備橋、武。秋八月、兩臺夾園芝並生、

公賦詩。冬十月、改安順府、平越府學。設印江縣、黃平州、新

貴縣學。改威清衛、備橋衛學。後龍里衛學。廣嗣仁、思南、

黎平、思平、新添學田。公是時、總理郡縣、增建學宮、日進詩、

盛稱公、然、作人、萬、皆、得、士、云。上疏、留黔人、觀、官、十、六、員。著、六、語、六、卷、成。

六語一曰諺語、二曰謠語、三曰謠語、四曰謠語、五曰諺語、六曰  
謠語。每一語公自序、門人顧御史造、張御史養正刻於金陵。  
仁按、邑志載六語三十卷、謠語七卷、諺語七卷、謠語二卷、謠語  
六卷、諺語七卷、謠語一卷、皆採諸書、為之、贖足以資談柄。見四  
庫書存目。

壬寅三十八年、公六十歲。春二月、城餘慶、潯、瓊、瓊、安、龍泉四縣。

修奉越府、黃平州城。李宗伯翼軒、王太史鵬儒、江學憲晴錄皆

有記。增石阡府月城。修息南府、開江府、龍里衛、新添衛、興

隆衛、威清衛城。公撫黔時、無不城之邑、無不峻之城。迄今群州  
諸郡、全滿宋國、與民守之、知公當年為國固圉

之慮慮。二月上疏請封。初五日命下四誥。刻家譜思綸紀。六

月望日、上經理黔地疏。秋七月、公撫蜀寧。水西砂溪初興  
播播壤原戴黔



志。霸欲拉其封疆，章奏盈廷，旁午請於湖海。公曰：尺地王之人民，一民王之人民。歸款可，歸勇亦可。乃下檄，責安南總督，以抵賄賂事。

遠息。

公薦梁山舉人來知德，詔命為翰林待詔。知德辭，旨

曰：來知德學行俱優，仍以待詔致仕，月給米六石。知德感恩，建

優哉閑賦詩。

公聞而感然曰：來君其不久乎。未幾卒。

冬十月

十五日，奉恩詔，磨一手入監讀書。再上乞休疏，聞有召命，已

而留中不下。賦詩書懷。詩具點草。十一月，眼腫。公校所屬

地方，將卒越將卒，慕肯教於清壑者，收瘞於高岡，合作一塚，為

文祭之。十二月，檄故民吳洪等叛。公檄水西斬之，并俘其黨

以獻。公賦詩。除夕，公六十初度，謝友以書。南臯郭公贈公榮

寄奏續序。是冬，經理新設府縣土田戶口稅糧。

貢賦志，萬曆二十八



年、車播喜、後具題、該年越一府、黃平一州、寬安、清潭、餘慶三縣、  
丈出田地一十九萬四千有奇、歲賦銀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本  
邑米四千有奇。本年、大造業稅、四州縣并九股降苗新舊通共  
五萬一千二百一十三戶、三十四萬四千一百八十丁口。四州  
縣秋徵秋糧米共四千九百四十六石二升三合、詳有司田土  
項下。公疏云、比之遵義、不及十之一、而在黔中稍稱成聚、即一  
都一州四縣官員之俸薪、道路之夫馬、皂快之工食、站吏之成  
讓、僅僅取給焉。知公當年悉索□新疆賦賦以報國、苦心籌畫、  
招撫流移、孳孳  
得民和如此。

癸卯三十一年、公六十一歲。春正月、遣書幣賀蜀門人二程兄

弟同提南宮、且援河南兩程夫子以勉之。夏四月十七日、題

催黔道府疏。二十二日、題經理叙功疏。五月、作城龍泉縣

記。二十八日、奏留入覲官員疏。秋七月、新建盤江、重安、麻

哈三綽橋。作白下大記成、西昌令金明時序。八月、改普定、

平越二衛學為安順平越二府設貴平州新貴縣二學。上書

南浦兩臺止榷斌姓石脂。

斌姓為邑主山年穀之豐惡文苑之華落有年於此。任茲民竊鑿年

山民度士大夫請前公祖屬其禁近茲民復以給礦使下令鑿之。公曰即全穴不可越況石脂乎。致書兩臺及丁觀察委婉開

學於礦使乃封閉不採故公贈丁蒼風序有使若一日留湖西則斌姓完語其後有止榷斌姓之命民困始蘇邑龍脉始奠盤

石知公身處萬里荒僻外是月建興隆平龍橋公自為碑題序

之。冬十月建島撒野馬川乾河橋成公為記。十一月題經

理朋算胸器。十二月公自題平播經理二圖俵贊裂石歌黃

州公傳朝鮮始末忠烈祠記皆載縣草。是月第三孫承昇生。

平、王父有恙、上疏乞養、不俞。疏載略草。上元日、作來太史易

註序、索雅序。三月初二日、上催補點中道府官員缺疏。癸

卯第四孫承炁生。夏四月、建豐江橋、思州天堂橋、自為記。

五月十六日、題石阡平越知府同知改調加銜疏。六月、開黃

平河。秋九月、薨、同仁石阡平越、餘慶借餉。劉黎平苗斤鹽。

條綱志、公憫黔兵荒、後遣流民、悉令下、為耕滿地。冬十月、辛酉、敘平

播功、詔公資政大夫、賜之誥命、封王父如公官、贈先王母蕭淑

人為夫人、封母蕭淑人為夫人。是時兵部覈敘播功、久留中

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朕雖展土、奇勲懋績、尤

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恩、  
得誥命。廕一子、歸不銜、指揮僉事、賞銀八十兩、十二月、著吉志、  
大紅紵絲三表裏。朕此誥詞、載家譜、恩綸紀。

補成。

乙巳三十三年公六十三歲。春正月元日安懷堂中桂子紛落、

中軍官劉岳拾數十枚送其邑終其形如蓮不知何祥且冠朝

祠中亦同此結公喜賦詩其點草。初三日夜夢與王元美尚

書對談公出錄章大事記彈射其記似表其簿甚大其例似史

大事。十一日孫承吳襲錦衣衛左指揮領事世爵以全俸優

給。公告廟。十三日謀大賕賓。播弄之譏公必意是士終會

陽明會曰三元會曰恩流會曰四季會曰扶搖會月三舉身舉

必具饗米。錄完宰裁而品第之。議定終則法通查官生若而人

下實者人一石次者人五斗。歲給二次。夏四月十四日公以秦

邑民苦糧差自條報自運合徵三法並行民苦已舒十七惟南



儒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先程解尚未解、從縣寄書與邑士大夫議行。又作書與當道力言之、且以汪靜菴公祖原議公移言於院道、得如虛言。豐三縣例行、至今通邑永著為令。十七日、公同金直指步禱得雨、賦詩載點草。十八日、檄二衛修五門恤隱局。十九日、公以雨猶不足、又步禱焉。二十三日、發銀六十兩、與黃平州買學田。

二十六日大雨。

自春迄夏、旱魃為虐、東作失望。公率直指諸司步禱郊壇、初禱猶屯其膏、再禱雨始

汪藏對世敬呼。至秋豐稔、點民曉曰郭公用。

五月甲辰、公解畢節獄。

是時上詔罷採天竺

檄縣礦、中貴撤委還京。道經畢節、與民構隙、亡其行囊。中貴怒、下畢節二指揮於獄、責令取贖、株連順眾、合衛慮禍不利。公聞、移書中貴、謂二弁不足惜、恐人心驚惶、致有化變、非上愛惜黔民意、詞氣剴切委婉。中貴雅重公、大服公正論、遂息二弁。點人至今頌公德焉。秋七月、戊申、再疏乞養、未俞。賦詩二首載點草。是



月著疾慧編成、公自序。黃太史推為江門衣鉢、潘方伯比為龍

場傳習錄。

公是時兵戈倥傯、坐無他客、惟門人問學問字者、  
應恒滿。會稽周生問六、大父問何謂思、何謂學、答

詞俱具、燕草。看江蘇憲副謂、若言游無極之字、謂公學本洙泗、  
凍冷、而湖源實自良知一脈。良知之說倡於姚江、而胡廬山先

生之學又善於姚江、良知者也。公與  
郭南昇師皆出其門、故學有師承耳。冬十月、詔征路苗、從公

疏請也。十一月、征苗、公督監軍布政使趙健、總督按察使尤

賜類、督兵都司商坦討西路苗、克之。總兵陳璘、監軍叅政洪

澄源討水銀山苗、克之。題設新添叅將。設龍場鎮。設新

添清平守路兵。設興隆城三哨。立黃平四哨。設石阡

平產哨。備餘慶分哨。建寧、蘭溪、嚴州、廣化三營。立思南兩

營。守婺川、赤水二城。設標本林兵。貴州四面受□、紅苗  
苗州亦亦若□、九部

看苗間、賜兵卒突、賄惠寶珠、少不得索、鐘場主毀。公悉心經營、設特別兵、增兵增哨、且守且撫。比諸先學南中、吐蕃錯策不少讓焉。故公操點十年、殊方之藩益固。

丙午三十四年、公六十四歲。春正月丙戌、公令總兵陳璘、監軍

左布政趙傑、叅政洪澄源、何儀、王昭德討東路苗、克之。上元

日、批楊廷同經理新府公移。二十八日、題征路苗提音疏、載

點草。三月初八日、再奏討路苗提音疏、載點草。十三日、公

發庫銀五十兩、修順仁府之龍岡橋。夏五月癸巳、永寧赤水

二衛水災、公乞罷并上關部揭。秋七月上、征路苗善後疏、全

疏載點草。是月、公以王父病未痊、三上乞養疏。奉旨、勉苗雖

已掃除、善後事宜猶須撫臣料理、何得遽請歸養、不允辭。九



是改建於前書院曰歸仁書院。題門額曰理學名儒。中尚

堂。顏曰敬義。郭即故名讀書室也。

是時有司及勾士以弄書院請公以舊院湫隘更之

史。建者謀諸郭有司及給諫君。環城相之。得守備故址。長廣若干丈。中尚歸仁書院。前後為殿房書舍。以棲諸生。目為記。置田

二十八畝。後又尚置田二十畝。

冬十一月四疏乞養。并辨用安氏始末。奉旨

覽奏。用安氏始末朕知道了。該處用兵甫定。尚煩撫臣安輯。不

得遽求引去。即有老親待養。後事完來說。二十六日題惡家

狀殺撫臣疏。十二月五疏乞養。不報。疏留中。

丁未三十五年公六十五歲。春三月撰製虞所小弁辭。繫繫草。

二月王父病篤。公六疏乞養。疏留中。夏四月七疏乞養。疏

留中。五月繫草三十七卷成。八疏乞養。疏留中。閏六月



七疏乞養。奉旨郭子章久習邊事、本難聽其遠去、但屢疏陳情、詞意懇切、准回籍養親、以俟起用。九月、題安堯臣從役歸點、乞欽定隴氏疏、載點草。冬十月、疏請措處點中鹽本、嗣本局本疏具點草。十二月、陳章書一百二十四卷成。書目曰、孫章大記、災祥志、輿圖志、誼法志、藝文志、封建表、郡邑表、列傳年表、帝王事紀、宗室列傳、后妃列傳、宦政列傳、卿士列傳、理学列傳、忠義列傳、孝義列傳、隱逸列傳、文苑列傳、寓賢列傳、閨貞列傳、釋門列傳、玄教列傳、方技列傳、竊探列傳、叛臣列傳、陳章雜記。

戊申三十六年、公六十六歲。春正月元日、思州陳太守夢琛報

貴道司民易鑄虎妻譚氏一產三男俱存、公賦詩紀之、載黔草。

夏五月丙辰、鳳嬉池二蓮同幹、公賦詩、載黔草。六月、乞養

得代、就陳地方要務疏、以慎餉議、絕黔姦、懲中鹽、廓縣治、開條  
地方大計者、條為四事上請。是月、公蒙恩歸養、遂有進繳勅

諭疏。薦舉貴州川湖方面官員疏。舉劾貴州川湖有司官

員疏。薦舉貴州川湖遷調官員疏。薦舉貴州川湖首領官

員疏。薦舉貴州川湖地方人才疏。薦舉貴州川湖教職疏。

薦舉貴州川湖武職疏。揭薦貴州川湖有司武職悉具黔

草。公黔草半奏疏、半雜著疏、一百三十  
五篇、奉旨及留中、又載聖旨日記錄。秋七月、建安順府、



設龍泉縣、建安化縣、設貴定縣。

先是、風清一道苗夷起、殺軍民、不能禁。公既請得旨、改安

明州為軍民府、三州六衛皆轄焉。至和府。改龍泉司為龍泉縣、改水德寨為二司為安化縣、改太平代司、把本司、小年代司、的貢司為縣治。奉<sup>⑤</sup>上、朕旨責定縣頑所。自是荒僻改郡邑、從桂香化為衣冠、官商免於剝掠、而貴定、買贖復見初邊之裨化為焉。

八月、與趙行吾公算俸帑紙贖為胸服、以雕刺定番等苗賊。

公撫黔所積俸糧紙贖等項與趙方伯助胸、任苗後、官帑已罄、不得不請市魚鹽於剡、裏夜郎間、以備邊餉、詳地方要務

統內。冬十月、奉詔交代、遣使函討報庭、閣詩載黔草。十一月、

題序勦定番金筑仲賊各官功罪。

撫黔實錄、公自乙亥入黔、凡十載、告養之統九上、始

得俞允。膏車方行、而定番仲賊糾黨復叛、公旋出師撲滅、斬首十餘級、戮首惡阿色、阿牙等於市、遂平。

黔記六

十卷成。篇目曰、大事記上下、星野志、輿圖志四、山水

志上下、災祥志、羣祀志、止權志上下、藝文志上下、

學校志上下、職官志、貢賦志上下、兵戎志、公署志上

下、郵傳志、討逆志上下、公侯伯總兵參將都司守備表、

總督撫按藩臬表、守令表、賜恩表、帝王事紀、宦賢

列傳八、遷客列傳、寓賢列傳、鄉賢列傳六、忠臣列傳、

孝子列傳、樓逸列傳、淑媛列傳、方外列傳上下、宣

慰列傳、故宣慰列傳、土官世傳、諸夷論、東南夷總論。

延編年紀先大人於戎甲之冬去點九上疏請世得俞允奉  
詔而歸、俾父子兄弟骨肉相叙一堂。先大人此時之樂、真勝  
班司馬生入玉門關也。及因志在點十歲、又類點樂驚。故邀  
聖天子無疆之福、和公至得無恙而士遂哉。何也。後時點中  
逆龍禍延三省、皮劉七姓、被毒練、於其素、兵余位位、試如宋  
柱史云、點何異軍孤胆卷之字、以爲斬將奪旗之事難矣。則  
公疏上、請兵于兵部、請嗣子嗣、乃得逆龍醜而播平。越討茂林、  
招降九股、討異洪、任不松山苗路苗、則定番金筑仲賦、皆身



焦思、持、括、六、策、史、六、陳、如、以、議、經、理、環、鑲、地、界、議、建、四、衛、議、永、  
未、四、衛、水、西、鎮、經、上、婦、警、殺、等、事、中、間、如、計、開、忌、諱、請、書、在、  
後、真、見、國、苗、穴、百、方、擲、擲、後、虎、尾、不、能、噬、公、者、錄、公、素、講、易、  
學、學、易、以、祀、邑、久、邑、黃、用、為、河、不、送、遺、朋、亡、故、敬、慎、不、欺、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往、延、讀、元、公、疏、謂、公、經、九、股、以、靖、夜、即、勝、  
算、捷、於、射、雉。定、八、番、以、受、樂、執、近、機、振、若、承、凋。慮、遠、謀、深、功、  
高、事、苦。又、日、出、兵、纔、百、十、有、四、日、而、斷、兩、郡、二、十、里、封、疆、奏、  
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兩、南、夷、之、盛、事。由、是、誌、之、先、公、雖、不、  
敢、謂、少、在、社、稷、可、見、公、論、猶、在、朝、廷。延、元、年、編、譜、紀、公、十、年、  
撫、於、酸、辛、一、腔、忠、血、其、餘、歷、任、八、閩、歐、吳、蜀、吳、晉、越、之、墟、事、  
據、可、考。雖、有、子、不、復、其、經、之、文、亦、戎、父、  
殺、利、善、不、彰、故、譜、尚、實、錄、以、昭、諸、後、  
十二月、有、缺、文。

己酉三十七年、公六十七歲。三月、與貴州巡撫胡桂芳交代。

四月初七日、還家、孫承昊以廕襲中式江西鄉試武舉。十二

月二十五日、王父贈尚書兩峯公卒。是年、多、殘、缺、

庚戌三十八年、公六十八歲、在、苦、次。正月、至、七、月、缺、上、疏、請、



王父卹典。秋八月、禮部議覆公請王父卹典。奉旨、准照例與  
祭一壇、造墳並葬。伊母蕭氏列名並祭。工部議覆公請王父  
卹典、造墳照二品例、共銀四百兩。二部公移、俱詳敬哀錄。秋  
九月、築三溪、勾溪、石塘三橋、俱在萬安地方、距王母蕭夫人勅  
葬墳所十里許。公為記、刻傳墓。冬十月、附葬王父於萬王母  
劉孺人墓左。墓在二十八都地名龍井、距冠朝五里。申庚山、寅  
艮向。浙江布政使彭公題主、光祿卿劉公祠土。十二月乙  
亥、上遣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參議胡公來諭祭王父并王母蕭  
夫人。文曰、皇帝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按  
察司副使兼參議胡廷宴、諭祭封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郭元鴻妻贈夫人蕭氏曰、惟爾抱德幽棲、潛輝弗耀、偕於  
淑媛、啟我良臣、建茲不朽之烈、咸本有聞之訓、成功者退、就養  
無方、予舍堪娛、倚簾遠戚、宜沾滌典、以慰孝思、並餘崇封、雙靈  
式賁。母蕭夫人築油澤鳳凰橋成。  
橋在鳳岡之前、油澤之上。母夫人諱寧、鳳岡、柱  
來溪畔、頗不便行、行人亦大病之。此公默歸、夫人捐六  
千金、為石橋。橋成、公題之曰鳳凰橋、從鳳岡名也。刻祭儀  
注於敬哀錄、公自序。重校聖門人物志成、門人羅文寶刻之  
建州。

辛亥三十九年、公六十九歲。春正月望日、上謝卹恩疏。夏五

月朔、姪昊將冠、公著冠禮儀節、引昊以冠、婚二期告王父。六

月乙未、迎劉氏、婚昊於邑秀溪。三日、始歸廟見。十二月、辭親

財貨壽、作生日錄。大事編成、公自序、刻於古阜。

壬子四十年、公七十歲。春正月朔、以大祥告王父。三月朔、以

禫服告王父。夏四月、告廟服闋、撫按王太蒙公、顧桐柏公、合

疏以聞。公自作傳草序。五月丁酉、兵部序荀功、遣公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給三代誥命。於原廕兒男上加陞一

級、世襲實祿四十兩、大紅飛魚衣一襲。荀功始末成。秋七

月、江西巡按御史顏公遜疏薦地方人才共二十八人、公與焉。

疏語、前任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袁兵部右侍郎郭某

統宗正學、命世英才、西南彝鼎、功高柱史、嚴廊望重。八月、還

大省、祭如周恭金、作詩贈周。

詩云、寶金元高、是焚香豈干名。果金猶嫌少、參拜尚可傾。大夫





懷意氣財利等。得。夜。九月丙申、具疏辭恩命。奉聖旨、卿熱

困肅淵足、良由好自持。肅素著念勞如思、已有成命、不准辭。十一月甲午、建王父贈

尚書公行祠於龍井、建左右石坊、左諭祭坊、廟曰諭祭並祭。右

就葬坊、廟曰恩造斯邱。建二碑亭、左曰七制誥勅碑亭、右曰雙

靈祭葬碑亭。遵制列華表翁仲等石。建贈尚書公行祠、公自

為記。碑暨祠中、文刻傳草。是月戊申、建贈尚書公小宗祠於

大宗祠右。二十八日、吏部題苗功加恩、撰述公三代誥命奉

旨是。閏十一月朔庚申、建王母蕭夫人饗堂於石角塘、左右

暨二碑。建諭祭勅葬二坊。建獅山鳳穴於墓前、遵制列華表翁

仲等石、自為饗堂記。碑暨堂中、詞刻傳草。建施茶菴於陽村。



陽村距縣十里、距縣城二十里、為縣亭出城孔道。六月、  
石流金、行者唱過。公建庵為憩陰所、每歲祀茶。以四月八日始  
至中秋日止。洲前杞柳、  
盈把盡施為煎茶之需。十一月、倡建太常集賢二祖讀書臺。

十二月朔庚寅、冠朝續譜成。公告廟、分給子姓。著墓石、宋  
槐遺蹟紀、詳家譜。二十五日、公偕母夫人七旬、雲杜李翼軒

公、雲間董思白公、群瑯集、弱侯公、文江鄭南阜、鍾侯以詩為壽。

癸丑四十一年、公七十一歲。春正月、騎放生池碑記、刻傳草。

二日、上書兩臺司道郡邑論官解二進。  
書畧云、頃以下邑先  
南官解服教上、到是

時止、悉道路之只、未及臺是、故未有定數。今捐本縣儀門  
石碑、相續一進、然後知公臺之數、必確不可異者。今論刻家草。

秋七月上書郡邑論守江要害。門人吳仕訓、王美中等彙

編三省生祠錄、以板來歸。公以此書三省士民念厚、愈久不忘。

命歲於家以示子孫。冬十月著老子通經成。十二月讀書  
臺落成、公題堂曰善行、取太常公登第詩今日方知善可行句  
也。題柱云、是父是子、讀九邱八索之書、名冠朝廷。開祖開孫、號  
三顧雙鳳之秀、文騰墨石。前門樓題曰太清樓、取太常公登第  
詩一舉飛騰上太清句也。題柱云、在宋則殷祥進士、繼博士學  
士、祖烈至教參汾陽。入明而題政春官、歷冬官夏官、孫被競良  
於江右。並著有重建讀書臺記。

甲寅四十二年、公七十二歲。丁巳、發廩穀四十斛濟貧。夏五  
月、巡道吳公祖勸借賑餼、公偕兒孫等共助白米百石、以成公  
祖之美。江西巡按御史韓公浚復薦江西地方人才共三十



一名公居首。疏謫前任貴州巡撫如陞兵部尚書郭某璉奇名

世提生博大、真人應運、熊高榮乾、望重空懷。秋八月、著地與

志、郡縣釋名成。

公職迹半天下、凡遇郡州邑城志必審問之、久而成賦、而新刊南秦、晉、楚、蜀、閩、滇、黔俱已

刻、惟南北直隸、山東、江西、兩廣至是始成。集十五冊、王中丞大家先生手校、刊梓、公為序。

九月、律呂三論

成。大司馬即墨黃梓山公以所刻王手魚律品正聲請序、公作

三論復之、刻傳梓。

十二月壬子、王母劉夫人卒、公作書辭親

朋門生故吏叩奠。

葬劉夫人於夏篠屋後、庚酉山、卯甲向、公

自剖志。

兄建公新葬蟠塘高王父唯翁墓右、坤申山、寅辰向。

墓銘出春宮洗馬嘉定王純儒統宗筆、墓碑出太原布衣王百

穀筆。

乙卯四十三年、公七十三歲、在苦次。春三月、著城書解、利器解

成、巡道徽如吳公序刻之。閏八月乙巳、五賢堂祀典成。公

族人曰、吾郭有大宗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功祖、道山賢  
堂二府君有忌祭、其載家譜詳矣。惟清明、中元各房祭五代於  
序堂、如吾五賢堂以廣居府君、壽太祖、百世不遷者也。屢代主  
祭者不一人、譜尚未詳。予歸田以來、與子世再議之、定為武令  
子孫百世可守。並載祭田顛末、令子孫知  
渠盛所自來。至於創五賢堂、詳予堂記中。是月丁未、割田租

四十石於南溪、大魁堂、為外祖曾氏三府君祭祀之需、有記。

記曰、南溪曾氏大魁堂、退庵府君祀典本堂、至程史君、益廟大  
之。今為退庵府君置租十石、補助好義。為外祖曾氏三府君置租  
十石、為耕食一席之資。其田租付本堂、子孫輪收供祭。為耕青  
府君一忌、有耕外祖夫婦二忌、置租二十石、為忌祭之資。其田  
租付尚珣、壽收供祭。二項曰、照業。  
於曹、契收於郭、互不得私市也。冬十二月除夕、告廟、釋王

母、劉夫人服。

丙辰四十四年、公七十四歲、在里居。春正月、郭給諫南阜師偕

京兆劉明自、曹祠部金簡、劉憲副文光、蕭郡守觀我諸先生及

康山人仲揚、宴集楊養堂、公用周益公詩、楊文節公二詩、韻為

詩、詩載傳草。花朝日、劉明自京兆過訪、公移舟江上十里、送

之京兆賦詩別公、公和韻以贈京兆、詩載傳草。三月丙辰、上

郡侯祁公諭守江恩、書書載傳草。夏四月辛丑、公建石陂

橋成。建寧太守羅大質以重校聖門人物志板來歸。公初

門人物志、魏是泉中正刻於太原。繼楚州門人刻於隨。自乙酉

歸、茶重為校定、建寧羅太守又刻於建。至是以板來歸。是年、沈

相國以箋託公、謂聖門人物志刊集道真。夏大水、無麥禾。鼓吹危、

從之、院壞、復奉板示、得未曾有。按、父老言、嘉靖丙辰大水、

在、父老言、嘉靖丙辰大水、在、父老言、嘉靖丙辰大水、在、父老言、



大瑞、司岸田、永蓋、約水、望。時泰和令王公入朝未還。  
辭視家者。公乃代里老呈上西院司道與郡公祖。  
秋九月、

公與九邑大夫會於青原。時新安汪君疇有集羣賢歌。  
內有

贈公司云、諸公衮衮盡風流、郭大司馬功已酬。兩鬢  
猶存社稷憂、腹笥充棟壓鄴侯。理窟深穿海不休。  
冬十一

月長至後一日、文江鄒南阜師偕曾明甫、汪君疇、康仲揚過公、

促膝談心、留飯而別。君疇出所書乾坤二卦解題辭贈公留宿。

明日、發為君疇題復山汪氏家政慶亭廟齋七篇、君疇為公作老

手通辭序、相得醺甚。是月馳使溫陵、致祭李文節公。

丁巳四十五年、公七十五歲、在里居。三月、致書王父台、議胡廬

山先生謚典。夏五月、宜春殘石樓賦詩三十韻、頌公終養歸

田。秋九月、哉生明日戌時、母蕭夫人卒。冬、王中丞大蒙公

祖晉總河侍郎、特疏薦公。薦語大通諸子百家、武譜六韜三畧。功氏年捕、懸車望像蒼生。威震苗夷、鑄鼎勳垂社稷。上祖贈兵部尚書、兩峯府君祖妣蕭夫人神主於石角塘懷恩堂。葬先母夫人於蟠塘鳳何山。村高祖唯翁墳左。公作夫人墓誌、新都汪洪澤先生賦詩以誌。

戊午四十六年、公七十六歲。春正月上日、著日省錄。二月朔、日有食之。公懼省、焚香額天、捐金施穀。三月上巳、汪野史以難來歸、解囊中秋鴻草示公印可。公喑喑悲歎、序而梓之。館穀園中、商修青原志。夏月、使中素提臺薦公云、柱下三千文字、腹中數萬甲兵。定歲、獻高濟川望重。久復、金都侯賁一函贈公。





曰、正學元熱。汪公題匾下一聯云、定聖門人物志書、明明正學、  
開西考亭還上、師承尼阜、統接千古。帝祚即播、敷獻猷矯、矯元  
熱、方叔至虎、受前祖武、治陽業、獲所京。公又與汪公許古樂  
府析疑、格物論諸什、汪賦詩三十六韻、序傳草以酬之。是時公與

悠然、我與君時、身境內、錯名勝、登太虛觀、想新吳、身龍井、因  
日吸綠豆、覺胸胃不開、遂悲興、未耳游、顧山而還、病從此胎矣。  
杜門月餘、猶脫四書解、釋左氏春秋、著  
易解、漸病、遂慨慨六尺、集禱、醫罔應。六月十七日辰時終

於正寢。訃聞、四方宗鄉哭於窆、閭里哭於門。文學太學之士、數  
百人相率祭弔、卜葬於龍井山、上所賜東園松器處耳。秋七

月、江西巡撫包見捷題為境內大臣病故事奉旨、該部知道。

⑦視、灰門人致祭誄文挽詩共九十首。當路致祭誄文十五篇。俱

刻於祭思堂藥紀中。秋八月壬寅門人魏蒼水王慕蓮黃寓

庸三公弔書至。

魏公書云、不肖事老即四十餘載、想門牆名賢通與內、而最海厚宜無出下肖之右。思

深義重、何殊性時。西州之慟無盡、場室之築何期。不獲馳赴、几筵一慟、知己之淚、茲身從代、我素與佐之謀諸。幸為提生一吐、幾定。昨靈在大、當俯鑒辦者之。王公書畧云、師座執玉入覲、任座未進、慈顏不肖於茲、取進則十首祖之、年節精賞、謂一第不足深、他日當有寶用。其後公長於漢、則投簪如壁。與我於前、則越境問饋。及承之、大拜時、奉教勅、佩以周旋。不意天不慈、而老師竟化為泰山、頓染木壞、豈惟及門者之痛、即朝野聞之、想無不以殄瘁為感也。魏繫南浦、不獲則唁、謹修葺墓、以於東。伏祈福在如舊。黃公書畧云、老師三立之業、自足千古。平生道力、曳杖之數、必有先得、臨去可手、恨未聞見。不任繼於稱、身未能即馳而附築場之役。不勝一帛、敢先馳上。座下幸為時為道之、果與或見厚耳。甘倚天、劉宗魯

等共一百五十人來弔、辭奠儀四百五十金。

吳曙谷、張鳳舉

先生弔書至。

吳公書畧云、今壽老先生宇宙完人、即起然朝化、難為仁孝之心。第是惻自然之理、人生必至



儲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之事。況人寰之似品，豈有待於而存，適死而亡者哉。方今違事  
孔轍，相懷元老壯猷，如令事老先失，豈足紓君父之憂。夫不愆  
遺而不任之哀憫，又不獨交情之未盡已也。莫不成事，則行  
往之私。張公書畧云：鳴少讀台臺制義，以為蘇韓再決，心  
無補，致良法化為老語，然創無兵，動動皆難。公為謀猷，不口口  
確，以失楚蜀之歡。渠魁將賞，使之保路，希地方之得安。不報者  
秦賊貽害之說，事濟實繁。播亂方起，安疆臣賢陰為左袒。公駭  
疆臣與竟，在姑扼吭，以望款。消之在之陰謀，解全點之累卵。水  
西卑地，至今定公罪案。逆龍之父不孝，逆龍其祖，來拔水西。其  
祖挑水西以凌德。其祖死於水西，播播鬼簡之無依，稍侵地以  
贖罪。去播亂已六十年，非平播後之俊畔。蜀當事者之不責，誤  
目為難。事予之如水西，至今恨公之由斷。京師之留，胸本取辦  
路苗、山苗。皮林之役，非京師不濟，而好事者以功為私。平播懋  
績，靖黎聖功，創立郡縣，止權平戎，貴人薄惡，一掃皆空。鳴生年  
考，雖得其真，數好必察，最惡必詢。鳴不履黔之地，亦逐聲而  
信。信，荀行直之無愧，亦何暇顧當日之嘆。武陵雪濤，噴任大  
夫萬里之英魂。鍾室赤草，森韓淮陰十年之冤血。聖明晉公司  
馬，蔭公金吾，燕山蛟雷之符，已為昭雪。而悄悄見怪，掩功為罪。  
至今流言之汚蔑，其原起於兵燹水火，積歛燬金。誰為察其破  
音。然視伯大夫，韓淮陰之冤若華髮之與邱垤。當日無公，播水



連韓、曹必無。伏虎訓德、公實能。兩府三州、四縣創建、開拓  
 王土、廣置尺寸。十年在縣、數年行省、然也。除受公光熙印、集之  
 福公也。反來青螺、公之七子。是皆公之所含笑而不較、然負  
 公者何夢面而亡者。未識公之面、實公之行、未嘗不嘆。雖人  
 之難論、功者之不可折。鳴從身破賊、破賊請劇、然無公之遺讓、  
 與公之虛誠。未楚到之業、武孝小之讓。然也。然也。然也。然也。  
 世中水火之事。功在國家、名在天壤、壽有既祥、德在並原。公也  
 無憾、何憾。何憾。鳴從身破賊、公得後世之敬、寧今日之枉、毀譽無  
 私、竊者私  
 之憾。十二月乙卯、江西學憲黃貞父先生祀公吉安府

學泰和縣學鄉賢祠。

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郭師為公鄉恩致兩院箋。

箋云、故司馬  
 青螺郭公點

中之功、當自有虛心、整之者。夏身赤手入羅籠、在賊心、則磨之  
 難。播之卒、或播者、此第一劇也。不然、一手持虎、即渴婦  
 不能。其兵似動、而動則止、此尚未有公者。事界難兵、併利不  
 下、其自物力生命無算。此老生年、然也。取言戎旅、人無有盡知  
 者。倘分在、公能為國家當此十年、且此老無公、又通五庫、而  
 持身如矩、雖苦絕人、有家庭、天至黨、無間言、自來、我至盡、招無墮

行。孝則純孝、忠則忠、吳昭代辭備百年名世。元標不敢以梓里交情而私庇設之也。茲其純詣臺下為道德、為社稷一顯揚之、俱得全典此同心世書云、劉青樓世之忠也。神靖整之。

人與嶺北王公祖書。

先生學貫天

人、氣雄霄漢、文雄武庫、懋著開羅美上之勳。心未哀丹、足稱斬將奪旗之勇。德萬年河山永固、數百里紫雲盡顯、功就使情人誇忠孝兩全。道高天德、世推心跡、雙清。若登著作之林、秘探珠河之與、有道之人、喻何錄、空石之開、望益陰、方提括、慈左之胡通、乃備宏業、誠傾燕、殊仰止先氏。是月、汪鴻澤先生著公傳畧一卷。鄒南

臯師祭公於龍井山、作詩錄公。十一月、崇仁相國曙谷吳公

道南貴州巡撫張公鶴鳴遣使致祭。

吳公祭曰、我公何箕尾之遠來耶。意龍蛇之猖

然而藏、則牛豈瓊王之見夢而神先告耶。抑樊籠之自解而丹臺之補籍耶。然而公未可以觀化時也。雖公雖靈上象、發粹而自霄、憑整算之姿、蒙中砥柱、海涵地負之尊、天下文章。蓋自司理建業、如狀梁公之在齊州、范文正公之在廣德、迨夫股肱上郡、衝鑒西川、藩臬游膺、瞻望懋著。聖天子命以黔中之寄、其掃蕩苗貊、何減文正公經畧西夏時也。至於急國難、省章疏、九上



必得請而後已、狀梁公之望雲思親、不切於此矣。故中外之仰  
 望於公者、莫不雲泰山之高、黃河之大、以得見奇幸、以不得見  
 悲懷。今時孔教、主上塵宵旰之憂、世方以公之出處卜天下之  
 安危、公乃以奇辭付天下之治亂、還令人心喁喁、大失所望。彼  
 蒼冥冥、人不可致詰、索之何哉。雖然、公之任天下也、不獨事功  
 公之覽斯民也、尤重道德。我江右五百年來、陸吳肇事、入明賴  
 有郭胡羅李諸先生。雖其等者、賴有北公。公所為獨窮聖奧、照  
 契真詮、雖未嘗數數以干人、乃其精神之所注、發揮於羅明德  
 先生之一傳。是以性、地為先、以念頭識見光景為後、旋流以  
 心體具天地為旋意。況其為魚活潑、公之所為博明德者、適以  
 倚其自有之明德而已。豈非親有之而如意味之、深若此哉。然  
 則公雖未起東山而收太傅之地、實以紹東魯而續尼父之命。  
 且公言易、著龜、龜、慧子孫。觀溪坦化、固無異於曾、乃今之麒麟子龍  
 文。蛇龜未艾、俾續傳焉、以光公千百世之祖、且保何如耶。南荷  
 風教、更家駒、賴院不能素車白馬以來、久不免雞紫之久。稽後  
 死者請何。茲甲遠莫、用以告哀、亦所以告罪。西向江天、一洒哭  
 公之淚。靈鼎燭爛、尚其鑒諸。張公祭曰、匡廬彭蠡之勝、從來  
 節義之則。劉元盛江之靈、產公星精之光。鳴少讀公制舉之文、  
 如嘉華之萃、嶺、渠、勃之蒼茫。其讀公之集、莫得古、折肱研  
 鑽、不暇應接。如貝宮丹府、環瑤珠玉之琅、瑯、恨不瞻公眉宇、俯

公堂奧、日傍公之門牆。比鳴備員、春曹適值、播已平聲、謗陸技  
行、鼓贊耳、自有籍籍、播於燕市。鳴於時、如矮人觀場、隨人嗤笑、  
漫不知其可否。反胡中、孟之叔、讀惜奸民、妄奏為口實、而點中  
二三、導方鄉宦、塗面昧心、辜公以重胡中、孟之過、茂王為城、以  
濡者、瑤都門何知、一倡百和、令人聞名、欲嘆、見面欲唾。鳴自鼻  
蘭入點、道逢縉紳、俱云力反郭司馬之政、點自回春。鳴信為樂  
石之言、佩以為真。比入貴山、富水之間、物色惟煩、殺任甫、新即  
有紳官向鳴云云、安國亨之對、金三千、書司馬與趙藩長之囊  
分。鳴細查藩司、餉案、此三千金者、一盡盡、新蘭畢、惟難、謂者、何  
鼓舌之紛紛。公因點無胸、而錢鹽本為本、悉公之苦心、苦賀魚  
鹽之販、生息尤鉅。人情難於處、始反以仁而成志。為本至今、利  
賴、鹽本有休、而播收以息、錫肉補益、挪移日累、庫藏如洗、有借  
無補、此其法化為志、請去、然無兵、動輒實難。公為謀、謀不肯嚴  
催、以失焚蜀之勢。渠魁犒賞、使之保路、希地方之得安。不知者  
養賊貽害之說、漳涕實繁。播亂方起、安疆臣實陰為左袒。公取  
疆臣與堯臣奸把吮血盟款、消逆首之陰謀、解全黔之累卵。水  
西事地、至今定公罪案。逆龍之父不孝、逆殺其祖、未投水西。其  
祖挑水西、以浸德。其祖死於水西、播懼鬼符之無依、稍收地以  
贖肝。去播點已六十年、非平播後之侵蝕。蜀當事者之不查、誤  
目為難。草予之加水西、至今恨公之由斯、亦胸之留、胸本取、辨





學泰和縣學鄉賢祠

瞻苗山苗。茂林之役。非京。願不濟。而好事者以功。高。却。牙。搖。想  
 續。時。黎。豐。坊。創。立。郭。然。止。雅。平。茂。貢。人。薄。惡。一。梓。皆。定。鳴。生。年  
 考。鏡。粉。得。其。美。系。好。必。察。故。惡。少。訓。時。不。應。點。之。地。亦。逐。聲。而  
 猶。信。苟。行。誼。之。無。愧。亦。何。暇。顧。望。日。之。吹。嗟。我。後。學。清。噴。任。大  
 夫。萬。里。之。英。魂。雖。望。亦。某。某。韓。淮。陰。十。年。之。冤。也。聖。明。晉。公。司  
 馬。蔭。公。金。吾。燕。山。蛟。雷。之。鏡。三。商。昭。雪。而。情。情。見。慎。垣。功。商。罪  
 至今。流。言。之。污。冤。其。原。起。於。吳。蜀。水。火。積。歟。燦。金。誰。為。察。某。破  
 吉。然。視。伍。大。夫。韓。淮。陰。之。冤。昔。華。叔。之。典。邱。垣。當。日。無。公。播。水  
 連。雞。勢。必。無。然。伏。虎。刺。使。公。實。能。驗。府。三。州。四。縣。創。建。開。拓  
 王。土。廣。置。尺。寸。十。年。在。點。想。辛。衍。壽。點。也。陰。受。公。乳。照。卵。翼。之  
 福。公。也。及。衣。青。纓。白。壁。之。光。考。是。皆。公。之。所。含。笑。而。不。較。然。負  
 公。者。何。望。面。而。亡。羞。未。議。公。之。面。實。家。公。之。行。未。嘗。不。嘆。知。人  
 之。難。論。功。者。之。不。易。評。嗟。從。身。就。然。疏。頑。請。創。懸。無。公。之。遺。讓  
 與。公。之。虛。誠。來。楚。蜀。之。業。財。致。華。小。之。鏡。顧。里。點。之。禱。清。亦。何  
 恤。乎。水。火。之。爭。功。在。區。家。名。在。天。壤。青。青。此。祥。綈。趾。並。著。公。也  
 無。德。何。色。何。快。嗚。嗟。嗟。為。公。碑。文。三。之。鼓。當。今。日。之。英。毀。譽。無  
 然。為。春。秋。十二。月。乙。卯。江。西。學。憲。黃。貞。父。先。生。祀。公。吉。安。府  
 之。忠。懷。

⑩



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鄭師為公郵恩致兩院箋<sup>①</sup>。

箋云、故司馬青螺鄭公、

中之功當自有虛心鑒之者。隻身赤手入彀寇、在股心、則縻之為難。播之卒、或擒者、此第一奇也。不然、一手搏兩猛虎、即馮婦不能。其兵後勦黃、開疆萬土、功尚未有叙者。事界雖與隣邦不下、其害均力生命無算。此老生平默然、恥言伐漢、人無有盡知者。倘今在必能為國家當數十隊矣。且此老無論文道、王康、而持身規矩若繩尺、自家庭及里黨無間言、自來髮至蓋棺無墮行。孝則純孝、忠則愚忠、真昭代醇儒、百年名世。元標不敢以梓里交情、而私庇護之也。茲具疏請嘉下為道德、為社稷一顯揚之、俾得金典、此同心世世之感也。神明鑒之。

又與嶺北王公祖書。

書云、郭青螺先生學貫天

人氣雄實、漢文經武、懷德著、集疆集土之需。心赤未丹、足稱斯將、寧讓之勇。德壽年河山、赤國、數百里、氣虛盡銷、功就陳情、人誇忠孝、兩全。道高大德、世推心跡、雙清。名聲著作之於、秘探珠泗之與、有道之人、偷何讓、安石之、集望直隆。方擬掃蓬、左之明塵、胡蓬失山中之相。思正惜百年之碩德、共悼一代之名臣。不肖特在霞露、敬敬為之、誌告。惟公祖恤及遺愛、大加裁色、速為申其、俾早得金典、令丹英發於朽木、青烟生乎寒灰、其為功德、靡有涯矣。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道



登為公上乞恩疏。懇乞天恩。事原任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今已故郭子章嫡長孫歸衣衛指揮同知郭承吳奏乞。伊祖郭子章并伊祖母夫人蕭氏卹典緣由。奏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為看得撫臣學賁大人才兼文武。由孝官而入為郎署。清操已見一斑。從都守而積至十連。政術尤多殊絕。吳營播逆。遠寄節旄。八路誓師。已著摧鋒之烈。期年平賊。旋收拓地之功。嗣有八番九股之煽禍。氛塵未消。復思招降。協剿之誠宜。或勞正著。忠能衛國。孝不違親。皓首歸林。尚徘徊於膝下。頽齡守制。猶孺慕以憐孤。勲名寵賜。已極先朝。卹典需惠。宜隆沒世。除贈廕咨送吏部。另易名大

典、續當公訪彙奏外、相應照例具祭二壇、造墳安葬。惟復念其  
著有軍功、或於常祭之外量加祭壇、以示優異。其妻蕭氏已封  
夫人、相應准其列名並祭、用慰均靈、不必另設壇品、仍令合葬。  
奉聖旨是、准照例與祭二壇、造墳安葬。何如祭一壇、伊妻蕭氏  
並祭合葬。六月辛卯、工部上遣官造墳、工部尚書王佐懇  
乞天恩事。看得撫臣郭子章品望累朝耆碩、文章百代宗工、歆  
歷刑書郡牧之班、棠陰露湛、兩控播苗、昔仲之迹、草薶風清。至  
今盤飢魚鳧、信是存者神而過者化。共仰祥慶威鳳、何啻武為  
緯而文為經。予欲養而親愈榮、身雖退而名益重。國家旂常竹  
帛、勲庸猶新、後進規矩準繩、典型如在。積勞未泯、聖恩彌加、允

稱麟閣之功、兼隆雞鳴之德。宜光同穴、肇叙新封。謹差尚寶司  
丞沈埤往江西、與原任貴州巡撫郭子章造墳、應照二品例、給  
工料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銀一兩、通共四百  
兩。奉聖旨是。冬十二月壬辰、吏部尚書上請贈廕疏。奉旨郭  
子章准贈太子少保、廕一手入監讀書。

庚申四十八年

辛酉天啟元年

壬戌二年二月己卯、吏部尚書上承廕疏、為承廕事、原任貴州巡  
撫郭子章男郭孔太承廕。奉聖旨是。是月、遣藩司諭祭公  
與蕭夫人於家廟。符璽臣諭祭公與蕭夫人於龍井山。



儲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天啟二年歲次壬戌 月朔 日

皇帝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按察司副使、諭察  
巡撫貴州、新繁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如陞兵部尚書郭  
子章妻封夫人蕭氏曰、惟爾學仕兼優、文武為憲、茲任郎署、著  
聲石畫升華而騰譽妍思 自茲仕二妍思縱有錯落 南海風猷、

西川文教十年奏最、業已出其緒餘。一面獨當乃克據其壽畧。  
誓師諸路、終縱必無遺謀。惜若斯年、雙美遂無通述。屬九服八  
番之志、請尤定播綏黔之戒。思矢酬君、孝切將父。方當虛席、  
候值乘箕。雖疏業已追於先朝、而需此宜淦於殁世。巍然為觀、  
尚歆黍鼎之恩。煥矣龍章、永賁泉臺之色。

百日文

惟爾歎歷多方、然爾懋著、方深倚任、胡遽長終。日月不居、奄臨百日。再頒祭典、尚克敬承。

賜祭伊妻夫人蕭氏列名並祭。

天啟二年歲次壬戌、二月朔丁卯、越祭日丙子、

皇帝遣尚寶司丞沈平、

諭葬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郭子章、妻封夫人蕭氏曰、恆壽命世、宏才、嚴邦傳績、奄臨窆室、良增悼傷。用邇內哀、惟爾配葬。

祭品、得一口 羊一羖 熟頭三分 醬醢五分



備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果子五色 粿色五色

菜蔬五盤

燂骨一塊

鳳雞一只

燂魚一尾

酥餅酥腿各四個

雞湯一分

魚湯一份

倭真香一炷

燭一對 重一觔

酒二瓶

焚祝紙一百張

年譜跋後語

延不孝愚昧無似、些窳世業。雖早歲尚諸生、侍先君子車轡、馬跡之間、受經術、學古講疏、然性疎麤、廢棄忘耽烟霞、未嘗一日忘邱園荷蓍一枝棲也。久之、先大人歸、不孝過庭、大人色變而譙讓曰、而奚不學文、俾接吾之祀笏。意而父不足學乎。

延無任張皇、仆地叩額曰、死是。雖然、延學大人未能、匪啻公



時宣之學曾子也。大人言有法、動有則、畫有為、宵有得、瞬有  
 存、息有養、皆廷學大人萬善之未能者、豈必讀書而後學大  
 人哉。大人邑姓惺、嗣是不強廷仕。距萬歷四十六年無祿、先  
 君即世、不孝血淚河傾、五內崩裂、安起先君九原而從志也。  
 今徒憐焉已耳。故終日凄風暮雨、感露怵惕、思其所之、思其  
 所嗜、思其所處、思其笑語、謹將履歷世系、紀為譜、付之梨棗、  
 見先君一生行事實錄、併祈海內有道名公、詞伯、歷鄉、覈其  
 素履、鴈之以言、俾光泉壤、足副先君不朽矣。



然

仁謹按、青螺公年譜、經延公彙錄成編。在當年目見耳聞、事  
實詳晰、自是次第井井。迨歷年既久、刊本罕存。即有存者、亦  
多殘缺不完。後之人任意補綴抄錄、每至先後顛倒、文理錯  
亂。仁讀之、疑非原本。因詢參王考訂、其有不成文者、引伸之、  
其有缺者、仍之、又將各處徵引、大略摘出、附於遺書各類中。  
譜內仍註明、彙在某處、以憑參明。此非敢擅自改易、但取其  
繁蕪而芟之、而其中事蹟一一具存、仍不悖延公手牒本  
意。閱者諒之。

光緒七年辛巳夏月吉旦、九世從孫子仁謹識。

校記

- ①正正：當衍一「正」字。
- ②「臨溪對」句，疑有訛誤。
- ③「府」下疑脫一「學」字。
- ④希：當作「奇」。
- ⑤奉：當作「奏」。
- ⑥造：當作「進」。
- ⑦視：當作「親」。
- ⑧「胡」字下脫大段文字，見下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條引《與嶺北王公祖書》。
- ⑨徒意：疑誤。
- ⑩此條已載於前戊午四十六年條，此處重出，宜刪。
- ⑪此條中《與兩院箋》、《與嶺北王公祖書》兩則與前頁重，當刪併。
- ⑫奏：當作「奉」。



備藏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 顧端文公年譜

明·顧憲成 自述

明·顧與沐 記略

明·顧樞 編輯

清·顧貞觀 補訂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斌 二審

清光緒三年刻本

《顧端文公年譜》四卷，明顧憲成自述、顧與沐記略、顧樞編輯，清顧貞觀補訂。清光緒三年刻本《顧端文公遺書》附。

顧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字叔時，號涇陽，學者稱涇陽先生，江蘇無錫人，明代理學家、學者。萬曆八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吏部員外郎、文選司郎中等職。萬曆十二年，革職還鄉，與弟允成及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講學於邑之東林書院，學者聞風響應，盛極一時，且多諷議朝政，由是形成政治派別，號東林黨。後遭宦官魏忠賢迫害。憲成爲學以程、朱爲宗，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著有《小心齋札記》、《涇臯藏稿》、《顧端文遺書》等。

顧與沐，憲成子，由舉人官至夔州知府。顧樞，憲成孫，天啟舉人，治經有名。顧貞觀，與沐曾孫，字華峰，號梁汾，康熙間舉人，官秘書院典籍。

是譜雖標四卷，實則卷一爲制詔、傳狀、祭文及文集序等，實爲附錄資料；卷二、卷三方爲正譜，記載仕履、著述較詳，尤以記述譜主在東林書院講學及交遊爲主；卷四記載身後崇祀及東林道學事頗悉，直至崇禎十四年請崇祀文廟止。末附張夏、顧貞觀、秦松齡跋語，論道學家年譜體式及關乎道學中興諸事，而尊顧氏爲大儒，推東林爲正宗，黨同之意甚明。該譜於譜主行實、學術詳盡羅列，條分如縷，細載如髮，即卒後亦有大篇敘述，尚稱完整。

# 年譜序

海內百年以來言正學者首東林言東林者首涇陽顧公。異時僉院請文廟從祀一疏業下禮曹酌覆。俟史成之日定議舉行。獻徵向奉璽書長江南行省承宣之暇冀得表章境內先賢。緣迫請告未遑爲一久事。近歲僑居錫山與公會孫梁汾內史遊。靡間晨夕。而頃者數閱月過從較疏。久之出一編見示則尊大人庸菴先生所輯公年譜舊草散軼而梁汾下帷屹屹書堆中謝酬應輟寢食完之者也。惟公教澤遍海內然生平言動微賢子孫莫知其詳。卽知之詳矣。



不爲之記述、亦無由信於今而傳於後。此譜之作、爲不可緩。卽獻徵表章宿願、亦庶幾稍慰歟。或謂明儒具三不朽、如公微言大節久著天壤、當日見而知之者、莫如景逸高先生。高之言曰、自孔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論贊雖多、此數言足以概之。其餘傳志、且無庸備列、奚藉後人復事此管窺蠡測者爲噫、是殆不然。昔魯論之記孔子、鄉黨一篇最纖最悉。朱子狀延平師云、聽其言、觀其行、不爲不詳。然而未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見聞之所及、一一書



之甚繁而不敢略。公之學、孔子、朱子之學也。苟略於見聞之所及而漫求其遠者大者、曰吾能得之、然則前賢記載之不憚煩非乎。是譜以累世之精神與一人之精神相爲感通、卽謂公之自譜可也。而庸菴先生學行卓然、淵源昭合、表章之舉、不無甚望於將來矣。至如公組豆大典、則當日東林名賢所謂見而知之者、其言具在、更復奚疑。

康熙甲戌嘉平月、武陵後學胡獻徵敬題。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一

五世孫

鍾英 鍾瑄

鍾珣 鍾琚

載錄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  
嫡系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說。朕觀閭豎  
用事。士大夫毀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明德立之  
儒風。率於朝。何以至是。朕用睠懷先型。特嘉追尙。爾  
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  
凝。文情泉湧。豈巍科是重。行絕學是肩。居玉衡金鏡  
之司。著秋月冰壺之韻。事闕國本。一疏潔身。迹遠權



門三黜表直。於是張孔孟之幟橫濂雒之旃。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愁鶴怨。痿痺瘵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入荒我闔。大道不蕪於奸徑。庸德豈孤於鮮能。然而庭峻則招讒。望隆則見嫉。至聖不免。輒近可知。生既觸邪炤以連遘。歿復罹璫威而晦蝕。朕企泳前英。斯登覺岸。想高風之可挹。嗟耆碩以愬遺。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天之顯遂。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道如無息之兩曜。不舍旦昏。學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真功。而奈何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濶哉。朕將博採廷評。廣稽輿

論謚典祀典次第褒崇。不磨者奚止節義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岳。絲綸式賁俎豆增光。

制 誥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 賁

先端文一生三奉恩綸至是首稱道統學宗。中推孔孟濂洛。其於聖真嫡系。正體真功。三致意焉。末更諄諄俎豆褒崇之典。文廟從祀所需音延臣一疏上請耳。十四年禮官始列公名。并嘉靖以前諸儒彙請增入祠典。上遂問列人系著侯言行。然追誦制詞曷敢忘異數也。敬用稽寫冠於編年。若志傳以下諸文並出名賢。洵為實錄。附見一二。行閱者知是諸之信而有徵焉。極謹識。

墓誌銘

以下並從刪節

吉水鄒元標



常論世非無談藝者。自公經義出，遂以為王。瞿復  
起，提管者却步。世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遂以  
爲子。繼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  
林一，焉遂以爲濠洛更迭，虛驚者愧。公雖不得  
盡其用，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家  
重計。宗社遠哉。卽寤寐語夢，竟問，老倦不忘國家。  
夫非實以身肩其世，斯道者所必不能。請公一日  
微，千百年計可矣。劉子於公有餘慨焉。公之上書  
右沈司馬、李司徒及廷曹諸事，原不爲一人一事  
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  
不深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百鍊，逼出真  
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  
所與友人，歡厚者，何啻雍雍，居然名儒。韓魏爲末  
學計者，能不寒歎。公執行，令後世有所師承焉。銘  
曰：世運昌明，公揚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有鳳  
九苞，嘖嘖其音。四方來儀，異地同心。匪曰好我，墜  
緒長尋。三藐長河，力破重陰。猗歟我公，如玉如金。  
不泯者行，洋洋者應。是耶非耶，吾道匪沉。我銘匪  
諛，天日鑒臨。

墓碑

尚邑趙南星

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  
鄙任真。公乃厚異之。癸巳。余完京察之役。公再入  
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公與李公復陽同  
疏救之。不理。無何。公亦削籍去。太倉再破。召公。倦  
倦望之。爲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破。置錄善  
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浚。愛國之至。不暇計其  
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詬及講學者。夫無  
論其講學。第觀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  
之。江陵死。卽拔之要地。公救失爲報。無姑息之意。  
二三公者。見爲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恆情萬  
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  
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  
細。無不爲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  
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慥慥君子哉。嗟乎。顧公  
不死可也。然死可矣。

傳一

長興門人丁元薦



先生之學以性善爲本體以小心爲工夫。季時問  
 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可言無善  
 而至善至善本無善否。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  
 句話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  
 善便非先竟義。今以無極而太極爲案亦可曰無  
 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亦可曰無惡而  
 至惡乎。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善本無善  
 試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惡本無惡乎。又  
 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卽以爲落第  
 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詩不卷乎。試思爲何以不  
 厭詩。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推勘到這  
 裏聰明才辨一切卻使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  
 卽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上者一段光景。次者意  
 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  
 流雲集。屢起。東林之名大振。而癸卯妖書乙巳察  
 典清議之士引經批根。澤先生丰采者。曰攝而心  
 疑之。及上閣銓書。南北鼎沸。先生不辯也。善乎高  
 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惟先生  
 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  
 至以爲阱於域中。先生沖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沒

而精光更熒。嗟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  
未就。又命鶴集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爲聖賢之志。而才識倍蓰等倫。自治公  
車言卽爲海內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同。三  
軍不可奪者。旣而里居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  
馬溫公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明道先生以與起斯  
文爲己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殆任兩  
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義堯周孔  
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  
宗。上之墨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  
非利之鄉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釐千里。冀以一木  
支大厦。一柱砥狂瀾。苦心哉。請以俟後之  
先覺者。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當  
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林、澄、公。數。鄒大



澤公巖光、孟雲浦、公化鯉、僭鶴趙先生以及先生、  
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  
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不變矣。然中貴人  
請託不行、枋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  
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泯、識者  
不能不歎息、痛恨云。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  
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  
無不自季叅之。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蹉者、季  
也。先生每自幸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  
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  
友鬻戲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卽有緣而爲利、幾敗  
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  
爲提挈。有一長可取者、必力爲表揚。其人不<sub>知</sub>也。  
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  
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  
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嫡之分。吾以父母視諸孤、均  
之孫也。何前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  
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  
士、公與也。吾念吾兄而<sub>既</sub>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  
也。當必有矜余而諒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



先生不知其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容  
一。榻。收。現。禿。筆。終。日。儼。然。真。坐。讀。書。四。方。酬。答。而  
已。髮。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絕  
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  
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  
不。以。已。甚。求。儔。語。言。簡。重。喜。怒。希。形。未。嘗。絕。郡。縣  
竿。牘。而。非。一。方。之。亮。執。不。告。未。嘗。經。當。路。交。際。而  
辨。貨。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  
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眾。技  
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  
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眾。說。當  
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  
妙。不。得。而。岐。之。故。其。詩。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  
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  
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鎗。鉢。先  
生。曰。周。元。公。之。於。道。三。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  
得。旨。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  
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發。兩  
先生。縣。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



鼎與氣求。聲應此言。道將隆之兆也。徵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真。有禮而儒有霸而儒。有文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徵時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時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驚。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友。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皋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道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賢哉涇陽真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阻之。退欲明其道。以開天下之迷。而命又阻。

乙。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用、而莫開元祐之籍。以故敬崇樂羣之日、常彰名賢彫謝之憂。一昧厚道、不忍舊契之招尤、而反蒙黨黨護之嫉。以故往來尺牘之中、強半引躬自責之語。昔丈公疾革、勉慰語生曰、道理如是止矣。幸互相倡率、牢固著足也。兄之屬意、同忘想亦如斯。嗟乎。兄長逝矣。事兄之事者、尚濟濟其如雲。憂兄之憂者、尚茫茫其無日。兄聞之乎。抑見之乎。

德清章嘉楨

嗚呼先生。殆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易言哉。有莘氏取子巖於一介、干弼弗視、可不謂清。往來狂主聖君之間、泊泊然不少介意、可不謂和。卒也以其清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其任。任天下之德業、先生生平泊素、沒齒若寒、暖清矣。不言而飲人以醇、致六致略經小、無人而不欲引之於道、和矣。至立朝、三鄉無念不在國家、無一言一事不問世教、而其學、厥宗貴不藉以禪、不岐以元、又粹然孔氏家法。故曰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也。

又

關西李三才

余少年寡識。間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學。始令熟玩諸子。潛窺古人檢身之精。繼俾博覽諸史。歷觀古人康濟之路。事事提提。時時驚覺。名爲益友。實則嚴師。春初。猶以言抵余。謂老兄被諸賢干磨萬涅也。逼逼出箇真身子來。我爲老兄被諸賢干借火之力。反得見真色於世。亦如我輩信諸賢之力。反得見真身於世。諸賢真有功於吾輩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嗟嗟。非有大識見。猶養。孰能爲此語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又

歸安錢士完  
廬陵劉日升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身。有退焉。若免之風。立朝。則執風節。有批鱗不避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虛。卑不涉於功利。依然程朱正派。朝廷之上。關係大經。常大利病。昌言持之。協力擔之。用敢依阿。二三其間。雖遇貶斥。風力愈勁。皆先生有以振之也。世之言一言。在一職。率能程勞課績。夙以



用爲用其用也小。先生爲當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幾無以自見矣。乃以不用爲用其用也大。古來儒者如明道先生年僅五旬有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短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視身世浮榮若輕雲之散空。人間譴毀褒獎若鳥音之過耳。惟見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或增一批政進一奸回則悄然憂。聞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莊萬物一體真有孔門天下歸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用與不用皆足以破異同而消明此乃沉疴末愈奪之桂薑巨川未濟棄厥舟航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歿與頑之得事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每日顛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原有先生



又

寶雞後學張舜典

在也。及余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願  
 爲之死。夫余非知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  
 已。余非能講者、知師友當切磋義理、當剖晰而已。  
 余非知先生者、知其統一聖、眞獎進來學、爲今之  
 元、公文公、直接尼山、眞傳而已。先生之道、光明粹  
 白、如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風動、漸道德  
 仁義之場、被範圍、裁成之澤、而先生謂斯道甚大、  
 宜化彼我、泯形迹、必煅煉一番、剝落摧折、存此一  
 段精光於萬世、而時流果然奮筆、欲散其名、存其  
 實名、豈先生之得已哉。准不好名、故依庸、以歿齒、  
 邇世以覺人、作與同類、以維不盡之脉、其宅固非  
 所惜也。夫學亦何常之有。近世大都以禪爲根、禪  
 之精者爲聖、而粗者流入於無忌憚、賊人心、壞世  
 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歿矣、  
 人旣云亡、會亦尋廢、而二三同志猶能嘿嘿躬行、  
 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  
 戚之爲。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深而養邃。濂溪圖太極而後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爲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知尊矣。文成倡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爲元虛、自先生有論、而文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體之於當下、則無不存之仁。蓋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渾融圓通、可謂絕述淵裕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攀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請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請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義。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彝之一綫。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絕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衛父兄而扞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遠萬類、而破大道之鏈。故落第二義者、皆不足當其一莞。具千



古之腹、合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惡異同、皆不足礙其參廓。具千古之骨、其於世俗蕩集、莫不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於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競。嗚呼！吾於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名。泰伯來而特里片墟、歸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皋、澤、土、卒、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為私百年為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為先生悲。顧哲人之委、士將疇依。使吾區區賀賀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瞽者無相而周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為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秀氣、有淑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以翊世教、培元脉。矧兼儲並擅、如我先先生者乎。吾國藉先生砥柱、吾鄉藉先生正鵠。吾道藉先生樹閑而秉鐸。先生辭榮若浼、而懇懇憂時。試讀蔣寐兩言、閱銓三劄、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沒而有能操標、矧持平衡、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為吾國憂



而痛先生者一。俗之謫人，吳會爾甚。先生廉頑立懦，轉移之妙，人，世不知，而精神默默受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生程旅流俗，以身爲教者，幾人。此爲吾鄉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爲無者，直欲空本有，以濟其無忌，渾。先生首嚴其辨，先生沒而育能翼聖真，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益處者幾人。此爲吾道憂而痛先生者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爲先生勤者，則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學，率以無善無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謬悠，亡忌憚之說，有不勝其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也。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處東林，侃侃不稍隱避。測日者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曰：「宗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追得。』得罪執政，不可追也。此其然時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



秋毫、不爲穿鑿。先生射、嚴於繩墨、不務於飾望。之若、泰岳、卽之。如春風、勇若、責言、退如處子。若然、庖解、嗒焉、嬰兒、鳴呼。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真儒、大成矣。先生歿、而長安土、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博厚、寬平、襟度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焉能不爲斯、這斯世、而慟也哉。

又

太倉門人徐鳴皋

先生。循鶴風會、仰體聖真、樹躬行之標、以排虛圓之宗。闢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曰：陽明扶、千聖之高、發萬古之蒙。先生奈何出、而與之左也。噫。是惡知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獨奈何持國、是於長林、豐草、間乎。夫道之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物。仲尼轍環、司馬君實將、賤、尙、籌國事。先生不忘天下之淡心、惡、可與淺中者、道也。今而後、有憂道忘身、如先生者乎。有篤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者乎。先生立、立朝、大節、表於國史、居鄉、行誼、等、於家乘、當、永、永、不朽、而慮、有持兩端、以議先生之後者、則鄙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白。

之也。先生其鑒之。

# 文集序

##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人宗、位與年概、未足宣功德之施。然先生之功、德、則均、効之、乎、言、矣。能讀先生文、而、知、蜀、之、同、異、可、化、朱、陸、之、同、異、可、泯、子、瞻、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實、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為、引、進、聞、人、一、小、善、自、歎、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杜、相、公、罷、政、家、居、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已、出、至、所、不、可、憂、形、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蓋、先、生、之、言、些、先、生、之、功、德、也、今、所、需、兩、極、所、祖、之、典、耳、先、生、文、具、在、知、必、有、援、河、津、新、建、諸、君、子、例、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獎、倦、倦、以、夾、護、桑、榆、相、屬、木、之、與、余、異、姓、昆、弟、也、因、重、刻、先、生、集、成、不、揣、數、言、竊、比

於詩人之小宛。

求鄒先生謨墓志銘書

高攀龍

顧先生天所篤生爲吳中開學脈其一段真精神直無有人我贊微古今至曉曉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此爲此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歷世既久而後知此宗畢竟與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教淡服先生之憂淡言切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龍謂微悟有二實美者迷輕悟輕質魯者迷重悟重有悟而我執未盡者有我執盡而後化者先生窮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而化矣於今之世非翁不知其學伏惟椽筆特爲表章先生所涉於世局吉婁江一案四明一案淮撫之案卽四明之案也拙狀據事直書惟指教幸甚



顧端文公年譜

卷二

男與沐記略 孫 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問陸較

五世孫鍾英錄

鍾嗣  
鍾道  
鍾琦  
鍾璉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吳爲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貴雄爲德於



里中入國學鄉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號如月公子。諱緯。邑諸生。性癖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南野公性孝友。側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貧居慨然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北徙。獲天子都。歸徙家涇皋。僦廛而市。却羨直。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道之。弇州王公爲撰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

者也。子四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事。父母能竭其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遂投筆服勞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子業。治生。佐二弟下帷。涇水之上。灌莽一區。經畫四十年。幾成邑聚。其才與量有過人者。入貲。授光祿寺監事。晚而更刻其所爲文。號涇白公。又次卽公與涇凡公。諱允成。字季時。海內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諸簡端。後從編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

一二其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倘  
須考證望我後人亟務求爲全帙云。孫樞謹識。  
後學蔡塤諱。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  
公生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辰日甲寅時。

三十年辛亥二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端靜如老成人。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師萃峰周先生。靖江縣庠生。有師模。見公坐少欬。自起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俞先生。受論語。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己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儲藏

師晴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涇里。公讀韓文至諱辨請於師曰。親名當諱耶。師曰。然後讀書遇贈公諱多宛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鬱不樂。師語贈公曰。此子之志卓矣。但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昔韓蘄王教子勿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喜呼公諭之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焉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始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爲代。師覺之。召而詰焉。公曰。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誑師。下不許友聞者。以爲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公日課多有餘稍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問可幸及龍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曰。凡讀書不論何書。要在立意處。揆詩不然。卽六經皆糟粕也。亦奚以爲。公諱其語終身。

###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命就鄰塾。每晚歸必篝燈讀。午夜不休。兩大人敕之。寢應曰。諾。惟燈點誦。往往達旦。題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贈公見之笑曰。汝欲爲孔顏耶。時公意鬱鬱然。不可一世。嘗疑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贈公聞而呵之。乃止。一日見曾哲責子與耘瓜事。始悚然收斂。

###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教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教作承。又三日教作起講。對比。公請自爲之。如宿習然。先生大驚。東里雲浦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俄而呈稿。陳擊節歎賞。遇所知津津道說。公名隱然動一邑矣。陳語公曰。子

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陳名以忠孝廉官知州。最善賭。公日夕相遇。從時贈公。就座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逸金於肆者。標其名購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餘三十金。意以爲報也。又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餘三十金。意以爲報也。又返之。而還其羨。遠近手額賀。顧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弦張先生弟涇凡公。亦受業焉。涇凡公奇慧。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稟經墨極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涇凡公曰。恐傷兩大人。心。公曰。此是做人根子。當與弟其最之。贈公是歲始能置家塾。館教之外。能遺供其富家相託。以爲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涇凡公同肄業。

三年己巳二十歲。

師原雒張先生。贈公爲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  
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卽曰吾觀子兄  
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爭向上。一著張  
名子其更名淇。少遊唐荆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  
其授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  
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  
生曰朱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  
訓苦村學究然誠欲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  
聖賢語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  
等說。公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先生曰昔程叔子座  
下有學老問六十四卦。旁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  
坤足矣。叔子曰聖人分上使人日皆不須得只乾  
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味。公  
自是潛心章句。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章公講  
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曰假令或  
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



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期乎。夫子必自有說。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先生曰。子意云何。公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先生曰。試舉看。公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懸。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四年庚午二十一歲補邑庠生應應天鄉試。

初少弦師論舉業云。此事不可拘拘向佔俾中求。原雖師則云。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公俱佩服。之。贈公言。子曾見真菴王山人詩乎。當爲子坐進一格。因出示其擬杜七歌。題淮陰侯廟詩。爲公讀之。覺胸中廓然。又境日潤。傳曰。先生讀書不作經生見解。沈思默誼。自以心通聖賢之奧。於遺文。蓋廢枕席者。八閱月。而後憬然。若有得也。應府縣試。及院試。皆第一。公作念庭周先生壽序云。始先生令吾邑。道不肖試之。欣然賞其。後三試三冠。先生每見所提。最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問元公太極。



圖說。桂。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  
 至。忘。寢。食。周。名。邦。傑。臨。川。人。公。望。書。路。曰。某。之。走。金。陵。  
 鄉。試。時。上。南。兵。部。鄒。公。龍。望。曰。吾。有。一。心。事。焉。子。能。為。  
 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請。曰。吾。有。一。心。事。焉。子。能。為。  
 我。了。之。勝。於。獲。雉。百。倍。某。歸。而。請。家。嚴。曰。吾。所。識。  
 唐。應。麒。者。其。父。居。市。中。江。寧。蔣。六。飾。裝。而。來。不。知。  
 其。為。盜。也。竟。坐。於。易。指。以。為。竊。父。逮。而。亡。子。遠。而。  
 繫。應。麒。有。母。未。老。有。妻。未。歸。母。日。請。於。妻。之。家。願。  
 返。吾。聘。以。贖。吾。子。計。時。雖。遠。而。藏。仍。不。足。以。償。是。  
 為。母。者。既。失。其。子。復。失。其。婦。為。子。者。既。失。其。妻。且。  
 并。其。身。命。而。不。保。也。此。吾。之。所。寤。寐。疾。心。也。某。復。  
 踴。而。進。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眇。  
 眇。一。書。生。何。能。為。家。嚴。曰。吾。已。籌。之。汝。受。鄒。龍。翁。  
 父。母。國。士。知。上。元。葛。丞。向。佐。翁。丞。吾。邑。聞。與。江。寧。  
 令。同。鄉。若。死。轉。一。言。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  
 之。生。也。事。白。則。母。得。有。其。子。妻。得。有。其。夫。應。麒。亦。  
 得。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孺。子。識。  
 之。某。謹。受。命。而。行。老。師。仁。人。也。敢。請。鐫。得。書。立。白。  
 其。冤。鄉。名。堪。餘。姓。人。



問學於方山薛先生、受考亭淵源錄。

原雖師是歲館陳公雪浦家、公兄弟負笈以從。適武進令謝師嚴賄所刻陽明文粹、讀而旨之。師知公嚮道甚殷、遂率公兄弟偕受業於薛。薛先生喜呼兩孫敷政、敷教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沐浴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翼日無忘老夫也。」公是時頗好言禪、又遇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公反其言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蓋無所不置意、而精神所注、則考亭一錄也。薛名應旂、武進人。兩孫大薛純臺、小薛元臺。娶淑人朱氏。

邑處士怡橋朱翁女。

五年辛未二十二歲。

公自爲諸生、卽以文名世。坊間所刻諸論皆其愿試冠軍之作也。初守旌龍岡、先生建龍城書院、拔



士之秀異者。親謀之。公與柏潭孫公造。皋迭居第。一。念庭周先生。氣終致膏火資。贈公戒必無受。孺子。寧以研田養耳。自是連歲授經。或家居。或應聘。弟子。日眾。其從游。雲早者。武進吳大參之龍。江陰顧少參言。餘不能詳。公自記一則曰。余客撫。海。每操筆爲文。到半吐半茹處。輒覓一小疑。放之湖心。聽其所如。因望烟波。縹渺。鷗鷺出沒。咫尺杳然。有千里之勢。不覺栩栩欲飛。歸而憑臥竹榻。少選起。而徐理殘牘。淋漓滿紙。顧誠不知何如。亦往往自得也。地名觀民。臨清人。

六年壬申二十三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二十四歲。應應天鄉試。是歲。涇凡公補郡庠生。贈公進公兄弟命之日。獲子故少。慧脫令一旦儼然顯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但慮汝從市井學象恭。歸耳。象恭之害人心也。甚於驕。孺子無然。公兄弟謹受命。時贈公田廬在上舍者久。爲宗人所并。公請於堂上書一。參與之。其人大驚。服。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塾間求示者眾。恆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爲流傳。三月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育武陵人。本房連廣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售。贈公以爲喜。至是公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贈公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再試。有司以爲不才。而棄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爲東南冠。聞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公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二草。

卽今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時先生名滿天下，其爲文章斟酌古今，獨闢乾坤，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公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濠雒、閩、閩，期於微析窮揆，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苦塊中，兄弟時相語曰：吾父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處。周師分俸佐讀，吾父戒必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僦居以待其出。因勉起教授，諸門人無籍可考，惟鎮江錢應舉應旂見文集中。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塋葬公於涇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得吉壤。至是塋焉。王公世貞撰墓誌銘。

宜興史孟麟文問學。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親。後長誅垣。歷卿寺。建言講學。並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日。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憐李問。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究竟。蓋期許於鑒黃之外云。

長與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寶司丞。劉起東宗周推爲薦。歷季年清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是秋涇川公鄉試中式。兄弟並與計偕。別友莫純嘏而後行。後祭純卿文。稱其爲輔仁之友。卹其孤娶。

者甚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名。

主考吳縣瑤泉申公時行鄞縣內仲余公有丁。本房栢溫孫公呈二卷。申一見決之曰。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避嫌遂首藝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舉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爲請卹始述生平知己之感。

三月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公懋權劉公國徵號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雖微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衮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冀其匡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附名焉。稿略曰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左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



儲藏

君子之領袖爲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領袖而何未見其少。老師之於首揆。將一切聽而順之。歟。吾懼其爲謬。抑逆而挽之。與吾懼其爲激。意者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所願聞也。魏名允中、南樂人。劉名廷蘭、漳浦人。

四月二十五日、次子與沐生。

六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秋、督遼東餉。

在差月餘、盡除從前陋規。及饒曉諸例。武臣子弟來學者、隨才獎薦。悉却其贄。頒行、羣賀。醫閭先生祠。

十月、母太君六表初度、作母壽徵言、國徵劉公序於。是作望涇西阡之詩、走使迎其母。太夫人養京邸。太夫人不可。則欲請告歸。太夫人又不可。於是

顧生作念母之詩。已復念太夫人六十壽誕近矣。手書其懿行示劉生。且讀且解之。曰。孝哉顧生。爲母之故而。不有其官。按公初第時。尙事吟咏。以後遂不復措筆。

九年辛巳三十二歲。在戶部本科。

主一切章奏。見本科題名碑。時丁丑。廷言。被杖諸君子。若繼山沈公思孝。定宇趙公用賢。南皋鄒公元標。皆往察籍。公與同舍修吾李公三才。養冲姜公士昌。淡爲不平。明年。儕鶴趙公南星。入署。語輒扼腕。自是。數公遂與朝局黨論相終始。公與鄒一生從。未識面。切偲友誼。並於書牘往返得之。

十年壬午三十三歲。

吳縣聘涇川公入都。教其子用懋。因與弟用嘉俱北面事公。宣匡蕭思似以同官子問學。思似字伯穀。後舉於鄉。與太倉徐鳴皋稱顧門兩孝廉。徐字去聞。皆先事陽明之學。自是始知歸嚮。

覃恩授承德郎。贈父如公官。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六月、江陵病、舉朝爲議、金、請於東岳。公不可。同官  
陵尋卒、得免於禍。是月、差往張家口、發互市馬價。

### 關中馮從吾來問學。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受業京邸。後官司空、謫恭定  
世稱少墟先生。爲關學之宗。仲好去誣門、最遠前  
後、立朝、都不相值。集有答楊迥長書曰：「近鈞先生  
寄小、心齋、剗記、辨無善、無惡之說、極其痛快。向來  
都門會從先生游、別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  
謂甚奇。門下謂千聖相傳、道脉不至、顛墜頓先生  
眞其人矣。不佞何敢當。公嘗與仲好書曰：「敬問吾  
少墟年來、何爲。方今宇內事、一切如不繫之舟、未  
有分付處。此猶爲人所共見。其知至於吾夫子一大  
事、亦若無以異。然却多不見。不知公之潛心於茲  
久矣。其何以啓我助我。輒從王荅山寄蕪刻、請正  
繆妄。填胸、無逃明眼。願勿爲姑息之愛。孤我萬里  
躊躇也。又答張雞山、舜典曰：「少差待。御向在都門、  
曾有一日之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時仲好持所

爲辨學錄屢張求益蓋公門下第一人。

十二月調吏部稽勳司主事。

十一年癸未三十四歲。

正月清時許相國將主會試公上書略曰天下事所以壞者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有附之者焉又有效之者焉日積月素以至敗壞而不可收拾。今之貢舉實類於是。江陵社政惟此不變且或從而甚之。又從而爲之辭曰科場公典也意而收之則意而棄之則矯付之無心而已。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非救時之切論也。夫救時者未有不用矯者也。明之以乖世許俗則不可若用之於今日科場以裁宰豈之于弟將場谷以西昧谷以東人人快之。夫何病於矯許不能用。

二月淫凡公會試中式見公方具告乞歸。進曰弟却兄念母甚弟歸侍養兄居銓衡之地務安



心盡職、爲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殿試而有。吳縣欲以館選收之、竟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蒲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請外。李公修吾救之、亦謫。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政所諱也。竊以爲魏李兩場事無掇及者、以其爲執政所諱也。竊以爲魏李兩場事無掇及者、以其相國能優容兩人、方是真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與亡何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孫公鑣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名允貞、懋權兄也。公在司、日孜孜人材、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窮荒下吏、嚴穴潛德、務於聞人、所不知。未幾、尙書嚴公致仕、繼之者、海豐楊幾。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言約魏公懋權、會於臨清、偕行至張秋、訪孟公。我彊吟學兩日夜。通荆門驛、始別。孟名秋、村平人。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



去涇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喜曰。吾窺子志。非沽  
沽以第一第。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  
建言。削籍。為東林六君子之一。  
是冬。抱涇白公。子與。後塲。公兄弟約各房有子  
三。西人者。更抱之。於是仲季俱抱。伯兄子一。而公  
抱仲兄子一。友愛之。誼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研求大旨。不屑為訓詁之學。即於  
五經章句。未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  
蠅頭細字。錄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  
象數。首推周子之太極。而以無欲為宗。此則公生  
平易學也。

五月。先一月。聞劉公國徵之訃。至是。移書哭而告  
而置。取舍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  
可。憂。度國後。不免於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舉鄒  
氏之烈焉。而誹。勺。徒。定。宇。趙。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

犯焉而挫、對茲黃氏之威焉而投、進齊曾氏之愷焉而播、連沐孟氏之挺焉而擯、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挫、鴻泉范氏之詳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內權漸降、外權漸替、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國微其悉之乎。庸得晏然而已哉。雖然、國微往矣。而余及懋懋所與左右、以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或國微之所求、究而懋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微也。又或懋懋之所求、究而余究焉、亦猶之自國微也。異日者、余當就懋懋權而裁焉、國微實淡圖之。

十二月、撰高室米孺人墓誌銘。末云、懋懋言母病衣人持果啖之、覺而蘇。母之生、口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凝得道云。顯某日、是非余所知也。予所知者、蓋人女而女婦、而母其於死、生之、存、何所不耶。如也。自頃來海內、墨陽之事起、說者多、好言怪。余是以略而不論。鄉試本房黃公至淫、冒侍者三月。丁長孺元薦是



歲讀書。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  
 溪弟子視。卯辰間尤盛。宜與王永圖年十四。公攜  
 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郡守。服官有聲績。王  
 字惟懷。自是遂家於錢。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割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  
 割中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子又不能無  
 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  
 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為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  
 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  
 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  
 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樣。小心。若聞之  
 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  
 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箇小心圖。末一條。拈個時字。  
 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一個小心  
 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矣。末一句。矩字。

兩字首尾。吁。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見。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見。聖人。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嘗。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就。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嘗。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誠。誠。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也。說。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七月、魏公憲權計至、哭之如劉公。有曰、足下上必於志、故嘗憂。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懷不以介於病中、故嘗樂。公自言、此數語乃懋極實。



錄非他人所知。與王辰王衡書勸以避嫌勿與秋試。辰王太倉相錫爵之子也。太倉意不奪。然公特甚愛其才故爲忠告。卽雲問陳繼儒最晚於王公時時與造嘗刻其所爲就正錄後庚戌以進二疏時傳出繼儒手公亦不問。

十四年丙戌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

應邑令李公元沖之請紳士舉者雲集高存之攀龍與焉。作困學記自云年二十有五聞令公與顧先生講學始志於學。又作日記自云終身師事顧先生。高初字雲從公教下後學第一人也。

作李見羅先生文集序。

略曰近世之學者沈於訓詁溺於辭章講講焉守咫尺之義不舉於大道有人焉起而招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其意亦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日惟尋索本體至於士苴六經浮游萬物而曰吾有得於心甚老恣情肆欲惟其所便而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也。愚竊傷之。見羅李先生始



亦嘗習其說、已讀大學有得、寒勤累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部大學、學又其註、此孔子既老、經綸微有悟於性命也。嗚呼、淡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擬置焉、而獨本修身、何也。彼無形而虛、此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驕、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周程張朱、額不揚此爲宗者、常時斯道大明、知學之士謹於自守、雖以海楊之雜於佛老、未嘗不尊奉其師說。陸子公然與未于抗、而規矩準繩、未嘗不嚴且固也。以是談心之言、尙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教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公弟子李侯元冲、出其書示余、心竊向往。已從羅君止菴遊、病信甄不量、銓次其集、以爲聖學之復興、明於世、必自先生始。見羅名材、元冲、名復、陽、止菴、名懋、忠、俱江右人。

七月假滿北行。

是春涇凡公殿試對策極言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皇上念鄭妃之勞特冊立爲皇貴妃以私而掩公。以一日已而掩天下。貴妃或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弄威福於外奄人侍妾又將乘其偏矣。皇上懲張居正之專寄耳目於二三左右。臣以爲居正雖專與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尙易。此輩且與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欲賞罰之信且必豈可得乎。讀卷者訝之置三甲後。涇凡公退而自傷臣言之不得達皇上也。卽達死無所恨。適海忠介公瑞爲御史房寰所詆涇凡公與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合疏糾之削進士籍歸。一時海內稱顧氏二難。太安人喜曰膝下有人矣。遂命公出候補。北行遇丁長孺於下邳語及新參一似重有憂者。長孺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公曰第識吾言異日當驗之。自臨清迂道過南樂再爲文哭懋權魏公云寸心欲碎萬象俱失幾不能自持。交情可見。

九月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入都謁王太倉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  
有一異事乎公曰願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  
以爲非廟堂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公曰又有一  
事王曰何公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公曰又  
非廟堂必以爲是相與笑而起  
孟子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朱  
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詞也  
何但仁卿已爲唐述其語唐曰固也世之談良知  
者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  
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  
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知作光景  
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  
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  
罪文成獨其揚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余不能釋  
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勳司員外郎

二月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  
考功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爲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事。十三日、  
奉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  
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部御史主察工部、尙書何起鳴在  
拾遺中、遂許辛。給事中陳與郊兩參之、實爲何、  
辛。辛何皆罷。御史高維崧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  
懷恨、立言、其略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許自  
修也、果有據、果無據。維崧等之爲公、爲私。此皆章  
章較著者也。皇上既爲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  
崧等四御史何與。在起鳴既疑、以宿讐蒙誅、在自  
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爲  
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辨、皆過矣。爲今之  
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  
衆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  
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  
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  
孳如、雖偏心銳氣者、亦憤愧而恍然自失矣。抑臣



又有感焉。諸臣非目造而建言者、必指之曰：「出行  
日、好名、又曰：『是進取之捷徑。』不然、則又曰：『是多行  
不題計、無復之、而聊借以自荅其醜而逃於計典  
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國朝二  
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  
理學、並彬彬稱盛、獨言官之氣稍不振。每天下多  
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飽曹。假令言官不為利議、  
不為威怵、牽裾折檻、時不乏人、飽曹亦無絲而奮  
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  
也。人情無不喜頌而惡逆、有人焉、端言正色、侃侃  
定、安得而不如殊議。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  
言非、廓然而容之、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  
何必心諉其、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  
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  
矣。然則雙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徵利、又得以蓋醜  
者、廟堂之為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  
耐矜束、驕者內懷不貳、因而尋垢索癭、於是遂置  
其言、并賤其者、人假令言者果能潔躬修行、人不悅  
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



見率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詔之中者、建  
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  
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得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  
我而已矣。奉旨、這本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沽名、好  
生輕躁。顧憲成、顧憲成姑著降三級、調外任用。前  
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  
顧憲成曾否呈稟堂上官也。著回將詩來。命下、尙  
書楊彝、早辭引罪、而公諱判桂陽矣。王京兆用沒  
日、顧動部自反之說、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  
侍郎環謂太倉曰、動部立論景平、何以不免。太倉  
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郭堂苦心。陳  
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察動部苦心。恐亦  
不可不知。公疏未上時、問太倉、與郊言是否。太倉  
曰、貴堂翁楊二老極贊以爲佳。公曰、老先生想亦  
必以爲佳矣。但言官論人亦常事。疏末慮有推刃  
於腹者、無乃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處。太倉曰、君意  
似言辛而左。何得無言乎。公曰、今不須論、人只  
事、便屬不安。若被拾之、人一一尋箇對頭、紛紛聚  
訟、非政體也。太倉不悅而罷。上詰問吏部何無一  
人外請。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參政。新吾從史公建

言、故亦爲時所忌。

之桂陽任、過家省太安人。

時太安人抱恙、公擬乞休。太安人促之曰、兒不行、人且請天官、郎薄外補、如君命何。不得已、束輜裝就道。至江西、迂道臨川、謁周念庭先生。不值、因拜其母而行。

九月抵桂陽。

胡六曰、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經道州、游月巖、相傳爲周元公畫太極圖處。州人士咸來問業。公以此地爲極子厚、蘇子瞻、莊定山三先生謫居。大有德惠於民。題所居曰鹿軒、志愧前哲、并愧文字外無以益多士。語見記中。後有曾紹芳、若蘭、以進士令烏程。公在任時所教育也。餘未詳。

十二月以差歸。

十六年戊子、三十九歲。正月抵家。

秋重定大學。

以聖經三綱領八條目三節爲首章以知止節入止至善章以物有本末自天子本亂末治三節連聽訟知本二節釋格物致知餘同今本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指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寢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沈潛反覆細繹異同如是者久之適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訾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銓次私以請於同志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

陞浙江處州府推官。

公戀母不欲行。涇凡公適以薦起江西南康教授兄弟爭欲控竊太安人正色曰君親等耳無已具





一出。一處乎。淫。公曰。處州地近。兄弟往。如桂陽。前事可也。弟休矣。遂自請致仕。而促公之官。時。淫。凡公年三十有五。

十一月抵處州。

公抵任。專務德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公呼而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乎。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常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請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已復故促之。兩人明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大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於處州。還本房。黃公奉之。官舍。翌二月。至。離任始別。

十七年己丑四十歲。正月以差歸。二月抵家。

浙巡按蔡御史行部至處州。不敢以吏事見公。卽假之差。及歸。太安人方病。見四子列侍。言笑如常。

時。

五月二十六日太安人卒。

時年其遺戒勿急舉喪而命公兄弟捐貲如戊子。公哀毀如喪贈公時前後喪葬悉遵家禮。

十八年庚寅四十一歲。合葬太安人於陰公之兆。及門會葬者多。卽聖經肄業。

十九年辛卯四十二歲。

嘉言良九與錢士升偕來問學。九鼎字台寧嘗曰。吾以經生言求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性命根源時事肯綮。而吾經生言頗獨進。益信爲學當反求之心也。及秋中舉會試瀕行。公曰。子往毋失李見羅先生。台卿至。部李方在繫。從獄中受修身爲本之旨。登第後特疏救之。士升字抑之。時猶未冠。公語台卿曰。抑之冲年而意甚廣。賢之所與朝夕。切磨者。可見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跼蹐。惟



儲藏

賢留意抑之明末賢相也台卿官安福令卒其爲  
學苦思力踐不愧兩先生弟子又抑之弟士晉問  
學年月未詳  
舞公孚如在吏部公與之書一願足下求賢以自  
廣勉諸同僚以一體之誼俾各竭其所知祖宗設  
官獨於吏部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目四  
聰之旨一願足下沈機獨運操其不測於規矩準  
繩之外無徇無抑善惡分明勿但外存撫按之體  
內存臺諫之體反將吏部之體作第二義一願足  
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規始嚴分宜至江  
陵燭甚堂堂天曹爲內閣作牛馬走猶曰吾欲同  
心以相濟也吾誰欺欺天平懋權國徵云亡弟復  
浪籍草野足下一人獨肩千古之責足下之志伸  
卽弟之志伸卽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鄒名觀  
光雲夢人

八月服闋。

十月給米於族之貧者。

太安人遺租三百餘石公兄弟戒毋分授收穫後  
召族人之貧者量多寡給之自是歲以爲常。

十二月、補福建泉州府推官。

二十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舉公廉寬愆、天下推官第一。

主計吏部、尙書陸公五臺、第考功、孚如簡虞吏二十餘人、用示恩勵。公時、補泉州未赴、以前任獲首旌焉。陸名光祖、平湖人。

### 作大學通考、大學質言。

自序通考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曜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如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



已。予故備而錄之。傳覽者得詳焉。  
涇凡公序質言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爲一卷、  
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與  
得失大要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畧疏其義。余以  
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  
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  
是之明且盡者也。卽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  
稍加拙釋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  
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  
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  
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贊一辭。予曰。善。已謂予曰。  
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  
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侪乎。顧執已而自遂  
也。於是時時進予而商之。予退而籍其語。命曰質  
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二月、公問涇凡公近來作何工夫。涇凡公曰。上  
竟如何。是恰好處。公曰。實緊只在認取自家。涇凡  
公曰。弟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狷。病痛是一個粗



字。主中行。彌遠。公曰。粗是真色。鍊粗人。粗亦真。  
 矣。狂狷原是粗。中行只是細。狂狷苦。不論真。  
 不真。止論粗。細。願且有一字。害亦不小。公曰。果能認。  
 不。如。涇。凡。公。曰。病。痛。如。邪。魔。野。崇。見。曰。自。清。警。諸。  
 得。自。家。則。一。切。病。痛。如。邪。魔。野。崇。見。曰。自。清。警。諸。  
 身。處。善。秋。認。定。孔。子。作。主。五。伯。如。何。上。得。前。身。處。  
 戰。區。認。定。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得。前。身。處。  
 此。正。兄。性。善。之。旨。也。詳。事。定。錄。上。得。前。身。處。  
 高。存。之。謁。選。請。教。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贈。  
 涉。世。之。難。非。一。日。矣。警。諸。行。路。者。然。京。西。席。北。俄。  
 而。易。面。不。自。覺。也。性。善。學。者。能。於。不。自。覺。之。時。嘗。  
 喚。醒。耳。高。錄。其。語。於。小。冊。敬。佩。之。  
 序。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年。譜。

四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本朝二百餘年、銓司出而復入者、自公始。將北行、  
 會陸公三臺南還、過錫公、從容請問。明春內計、應  
 如何。陸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汚隆、人小  
 向背、都在這裏。公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

門蓋翰銓科道云。涇人公亦於是月起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

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發吏書冊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尙書立峰孫公鏞、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爲建儲重

典、國本攸關事。

先是，羣臣請立皇長子爲太子。上諭：少待。羣臣數請，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並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倡四司上疏爭之。略曰：皇上之稱祖訓，信倦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殊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己也，援而附之，是爲遵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己也，置弗爲省。景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



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  
 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  
 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升儲、諸子分  
 藩、皆何不得已而然乎？親尊鈞大、福所由也。其不  
 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  
 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其不  
 可五也。且夫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今庶民  
 之妾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豈必如輔臣錫爵之  
 詩、步拜而後稱子哉？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  
 待二三年、俄而一改再改、猶可以歲月爲期。今日  
 待嫡、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  
 主以天下爲心、自並封之命下、聞者愕然、若驚、小  
 民翬然、聚族而議。皇上責錫爵以擔當、皇上尙不  
 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  
 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  
 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  
 即臣等亦爲皇上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  
 爲皇上解、即皇上上亦不能爲臣等解。其不可九也。  
 伏願皇上、臨即皇自宸衷、亟舉冊立大典、宗社幸甚。  
 又上書太倉相、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涇凡公



已於正月、臣僚制司主事、失際明在刑科、夏台卿辦事禮部、各疏力爭、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爲聞命惕衷、自慚獨免事。

尙書立峰、孫公與趙考功、齊鶴主察、一秉至公、黜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兼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畱用、奉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著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爲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何復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不忍聞。初四日、奉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請外任。公與李公元沖合奏言、計與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議、而虞浩熙、楊于庭、臣實從史之伏願。皇上帝念南星、日謀則擬謀國、則忠、還其原職。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不報、迨救者羣起、上益怒、革功郎

職。涇凡公與史際明並糾劾臣史巖杖得寬旨于告。而涇凡公於同官陳素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判官。即日赴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謝珍署部中、官持節疏至、閣著文、送公曰、昨太倉言、皇上遣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如是、惟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是、所以光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問及、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覆擬、罰用、奉旨、鄒元標著照舊供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尚書缺、推代者、定宇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屢首推羅宗伯、萬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材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人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



嘉靖間、不當用呂餘姚、嚴嘗熟乎。公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一人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權臣之甚不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國家之甚不利也。理亂安危之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一途。卽冢宰兼推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乎。故論用人大道理、只當問其孰可爲內閣、孰可爲冢宰、不當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括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熟察而深計也。因與劉偕謁趙、趙曰、業已成議。且吳鎮事下部、羅意頗不佳、彼以我爲爲是之故也。公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聽內閣指使、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痛恨免歸。千萬思算、出此一著、與吏部合爲一家。昔高新鄭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



同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恐日囿其殼中而不知耳。趙往言於太倉、太倉問誰爲此議。趙曰、顧驗封。太倉怫然無以奪、遂改推得心谷陳公有年、亦餘姚人。

八月、調考功司。十月二十九日、調文選司。

又十一月、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事。十九日、奉聖旨、新奉旨畱用官、告病的都不准、吏部知道。

言、臣稟氣素弱、近陟選司、諸務紛雜、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堂官再三督臣視事、不得已仰瀆天聽。乞放臣回籍調理云云。先是、趙公定宇爲吳鎮所訐、下一月、謝病歸。公與都御史李公世達、戶部侍郎李公楨、謂趙賢者、且大臣不宜以小人訐告。罷戶侍、再疏力爲申辨。章下都察院、擬薄治鎮罪。忽、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并攻二李、內閣陰陽其辭。二李皆自劾去。後高存之上惜才遠、佞疏極言應宿猖獗狀、侵閣臣。應宿言高疏出、顧某指使、且肆擊前後吏部趙南星、劉四科。奉旨、部院會同該

科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職私及攀龍爲憲  
成所使云云。覆擬攀龍罰俸。應宿降級。及旨下。攀  
龍再降邊方。雜職鄭材再辨。不罪也。公鬱鬱抱恙。  
屢請堂官具題告假。不得。疏上。復不允。念堅請則  
似區區惜身名者。姑就其力。所能爲。按次第爲之。  
必不得而後去。復勉出視事。應宿疏中有云。願某  
職迹雖少。於劉某。可意大。誓大。則又過之。公笑謂  
同署黃太垣曰。昔韓魏公好獎人善。獨膽之一字。  
不肯許人。楊君漫以見許。愧不能當耳。公嘗曰。天  
下事。言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  
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個巡撫。十三個提學。可選  
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也。  
十二月。安小范以南吏部主事疏論。趙吳楊鄭等  
丁長孺補中書舍人。趙一月。上言。極陳時弊。有可  
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之坐。而不可救者。二。復及  
前事。兩章。皆言糾三事。又皆公門人羣小愈側目  
於公矣。

二十二年甲午。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旨。降雜

職尋革職爲民。

太倉數以病告請添調臣上諭吏部將堪任者先  
名望不拘資品多推六七員候黜用尙書陳公謂  
公且勿言某某應推退而各擬七人及相見質之  
皆合又告以舊閣臣王公家屏居首次尙書沈公  
鯉一貫舊尙書孫公憲都御史孫公丕揚少詹事  
馮公琦侍郎鄧公以讚陳大喜令言之太倉太倉  
曰何不推羅宗伯公曰外議與省半不與者半脫  
言官言之推老先生認乎推老先生認  
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太倉曰羅前推冢案  
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公  
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太倉復屬趙蘭溪言之公曰  
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  
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趙侍郎參魯羅  
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  
言之公公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時陳註籍趙當  
主會推事奮曰吾明日必推之看司官何爲陳笑  
曰堂官口司官不下作何收拾趙恚甚歸亦註籍公  
兩司官停筆不下作何收拾趙恚甚歸亦註籍公



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乎。萬一有言、老先生  
何辭以應。趙不待已、出諭於眾曰、朝中可推者甚  
多、但陳老先生之所主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於  
如此、聞者怪之。奏上、奉旨詰責、著將舊推閣臣通  
寫來、看。於是列舊尚書陸公光祖、都御史李公世  
達、尚書陳公于陞、翁萬化、名。上點用沈一貫、陳于  
陞、二員、仍切責吏部擢擬起召、轉臣、且仍推都御  
史等、該司官俱降雜職。陳具疏引咎、乞還司官職、  
不允。又言、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謝遷、李本、皆以  
四品入閣、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並列首推。臣謬  
以家屏等、人望所屬、繼不揚為、不。拘資琦為、不。於  
品、世造乃。向年會推、故遵旨通列。陛下奈何、舍臣  
而罪司官。又不允。因內閣疏救、止降該司郎中一  
員。盧侍御、明諫言之、內批、顧憲成始、且草職為民、  
不許膝、推陞。盧明諫降一級、調外任。遂給誅、司  
立、又言之、遂并明諫革職、中立降調、且盡褫選、司  
而曰、籍之、黃公指、望任之、章公嘉積、俱不免矣。當  
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彈羅趙言、上、始得請。公閱  
與、供職如舊。陳始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閱  
命、部出、部門送者甚眾。





司選時具武劣招尤懇賜罷斥或言近者考選科  
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既而參諸臺省之訪  
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兢兢毫無意必而  
照京驛者竟以缺望悉力詆臣伏蒙皇上曲賜矜  
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誣方且督以安靜戒其煩  
擾臣小臣也何以得此感極涕零臣誠不肖少嘗  
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爲極但有如同里  
而不能知其人人則人人可用南臺而不足厭其  
則人人可知仇紛紜之編臣實啓之如國體何哉乞  
選臣愚放歸幸甚疏已具陳公曰選事倚君若左  
右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翼菴最剛  
介可居此席王名就學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  
吏部

六月、避暑於張家灣、俟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  
曰、秉銓須是心、眼合一。自疏菴王公在事、倒  
瀆已甚。實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  
山楊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惟宋商上奉職  
徒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潮激濁揚清  
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爲論執持當



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  
收旋轉之功宋類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  
依稀具中行不得久於其位惜哉一時後先相事世道  
之福也。皆先生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先生推孟公一脈南通  
丁長孺曰。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先生推孟公一脈南通  
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先生推孟公一脈南通  
奈益齋何。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先生推孟公一脈南通  
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先生推孟公一脈南通  
兆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推孟公一脈南通  
激聒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南宗  
伯召饒此部估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納言盛  
春江廷對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請籍或潘臬或在  
告一且濟濟九列徵君劉元卿以國子博士不期  
月轉僕曹郎。粵江性下急議論或不相下先生輒  
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各捐成心  
也。當是時內而巨璫外而宵小日伺隙以逞先生  
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大事各斷犀  
擊氣雄賁育。若遇虛懷雅度談言微中又令人意  
消一黃門例推中州臬巡方使者刻其逾限也事  
下部先生曰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蓋留不盡



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疏覆。罰俸三月。其意平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足。聖有五案焉。退。願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服好服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咨訪。先生質諸清議。問出獨裁。某郎聲望。藉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抑之。為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史。即其人也。某令誦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刻先生力拔之。尋以還。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甚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為責。吾第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恆出人意表。

###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眩暈、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劉劄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為十八卷。鄒公言、舉稱其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公讀書錄相表裏。夏台、總時丁憂、聞公薨、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涇、偕至者、李衷純、元白、葉晝、陽升、與錢抑之、俱。

留涇上。元白時出爲屋名籍甚公卿間。陽升以學行稱。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三絕句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一息尚存應有事。莫將死壽貳吾心。喟然尼父欲無言。堅白紛紛盡等閒。但得此身還造化。不謂一字與人間。一夕夢涇凡公手書一卷。視之則金滕篇也。覺後再夢涇凡公誦聲琅琅。又卽金滕篇。詰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曰。弟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卽至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語。示子孫。無忘焉。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際明曰。孟麟省先生榻前。先生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



言習忘可以已疾。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謂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爲忘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拱宣、孫命紳命。九月。涇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問問曰。弟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攫人他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力並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歲暮。唐文選仁。期假歸。特過涇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唐曰。他無足慮。惟沈司馬繼山外結新建。內結權璫。必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法但戲。自喜。必不爲新建用。至結璫。非賄不可。渠將何所取資。此論從何處來。都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之。沈旦夕歸耳。唐行。沈歸。信亦至。中途語札。誌失言。其時門戶角立。羣小多爲間諜。以疑誤正人。後十餘年。沈復有劉金吾。

偽書之事。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子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異。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若在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當過分矣。更爲汝千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言。但在此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了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主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這科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

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關心腸。省多少開氣力。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淳祐邑庠生。又二年。與沐遊郡庠。

##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還經錄。

大旨闡明性善。屬二三處。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其論。以求至當。後作證佐。經此稿。遂不復傳示。經凡公亦有排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同。

##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祖傳一滴真血。無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鞠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看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疑爲乳娘。見



近儒於說功大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體處則  
 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擬爲親娘似非究竟  
 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  
 緣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世間孩兒都有易長  
 易養不甚以乳食爲急諸大儒却知孩兒有易長  
 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養的縱一胞胎  
 所生尙自兩般三樣不能不多方呵護耳竊有一  
 疑堯舜孔孟豈不大聖大賢而兢兢業業到老沒  
 汲皇皇到老君臣儆戒師弟切磨不遺餘力將其  
 難長難養反不如近儒易長易養耶抑其繩拘尺  
 綽尙不知有罕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毫髮放鬆淵墜冰陷是故見其易者  
 未必果易還還是心起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  
 細足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的是本體這本體卽  
 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親娘那  
 箇是乳娘也足下又過自有宋及於我明後先諸  
 儒考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補救今  
 宜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髫異於童稚有  
 室異於垂髫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髫異於童稚有  
 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又云知得病便是藥





予復何云。無已。惟有德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爲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爲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新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爲善。使真能爲善。要不爲惡。便能不爲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講之。輒爲洒然。若議不破。此不過終日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真寒之蟬蛆何異。到那裏。無論親娘乳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 課士於同人堂。

這歲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微寓都過。至無所容。公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塌書室數十楹。以居之。省其動窳。資其乏絕。溪之前北。書則書。聲琅琅如也。夕則膏火輝輝如也。過者停舟。數談。卽行旅。皆



欲出於其途。涇白公乃於小心齋之東間同人堂。規制弘敞。萃四方學者。及子弟甥姪。月凡再試。涇白公臨而課之。自爲程。以質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賞罰激勸。會規嚴甚。試畢。徹樹名。易書之法。公親爲甲乙。擇其中之可以誥上者。朝夕鐵礪。則於有成。繆昌期。常時久困諸生。馬世奇。君嘗方壺髻。並留之。家塾。又數年。張可大。觀甫。以都司駐劉河。來問業。皆受公知。退最奇。其後繆死。瑞馬死。寇張死。登萊之難。論者以爲程朱之門所未有也。其餘以文學政事稱者。另有錄。

有問佛學者。公曰。佛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曰。辨西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空宗在吾儒。則陰懷實教也。

又曰。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凌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然不同。然總是。一個空。其相去亦一問耳。或曰。若是。則陽明。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恐未可。小觀釋典七佛。



喝及二十七祖相燭付之語大指不越無善無惡  
 四字業已被告子道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桮棬其學正與二氏相表裏學者特  
 以會經孟子弱過不敢與之主張耳從上聖賢費  
 盡氣力只要扶策這個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  
 壓倒這個善字孟子安得不闕曰荀子道性惡不  
 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  
 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還是強人為善告子直是  
 違人為善其為流言孰大孰小曰陽明之視告子  
 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  
 體上指點出來陽明道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  
 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元妙  
 說只這些意思便會做病余不敢以陽明為告子  
 至其自以為傳心秘藏超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  
 必然也  
 里中錢振先其若家極貧同人之會公識之於童  
 子中曾與馬君嘗共筆硯後成進士守郡歸亦以  
 節著

校記

①嘗熟：當作「常熟」，見《高子遺書》卷一。按，本譜「常熟」均作「嘗熟」，下不一出校。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三

二十六年戊戌四十九歲八月會南浙諸同人講學於惠泉之上作質疑編。

公嘗言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我吳儒多君子若能聯屬爲一相率相引接天地之善脉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此會之所繇舉也時太倉管東溟志道以絕學自告一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之反覆辨難積累成帙管名其牘曰問辨公亦名其編曰質疑疑於無善無惡四字駁之甚力謂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爲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將無視性太高又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將無視善太卑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卒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埽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又仲



尼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豈得以無忌憚目之。然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以至訶佛罵祖、之徒、捧喝雙呈、機鋒狎出、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是故從儒門人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尙可以列於士。從小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宗。人不免誤天下蒼生矣。至於三教異同、原是兩重現成公案。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擴而經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今試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眾乎。趙禪者眾乎。將陽儒而陰禪者眾乎。故在德靖以前、爲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白老、吾不見其礙也。嘉隆以後、爲程朱可也。於時談元謀虛、龍蛇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濫吾道、不屑落程朱窠、曰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曰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按是會同邑葉參之茂才、與焉來書云、末學喜附門牆、但愧無受教地耳。後與高存之相繼主東林之席。

二十七年己亥五十歲。

四月、景素于公過涇、因約同志盤桓湖上、憂時勉  
爲事者、宜與安節吳公達可、武進啓新錢公一本  
暨辭公玄臺輩數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壇人。  
丁長孺以計典落職、公自武林還、貽之書曰、足下  
乃得浮躁名、大奇、海內賢者無不嗟異。此豈聲音  
笑貌所可及哉。直道不負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  
力、以圖動忍、增益之效。程子讀舜發猷章曰、若  
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此非老頭巾語也。舍弟去冬  
又大病、絕粒者三十日、今幸無恙。知足下所念、附  
及。

八月、會陽羨山中、作質疑疑續編。

自公與東溟辨後、毘陵二三君子皆力主公之說、  
見管牘中。是會復作續編、言自古聖賢教人、惟曰  
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  
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



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則。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有矣。若非吾之所有。則固有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有矣。皆非吾之所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士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有惡在。若擇何者而士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有惡在。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爲心之體。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棧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言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縱重重教戒。重重鳴付。彼直以爲是。爲眾人說。非爲我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異之以所樂。而復變之以所苦。



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也。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如欲以此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論益、疊、疊、至十八往返、東溟亦謂無善無惡、不可爲訓。至於三教異同、則尙各持其說。高存之、日記云、會中俞定所問、鄉愿既是同流、合汗、如何又忠信廉潔。先生曰、鄉愿之同流、合汗、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滾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汗、又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既以同流、合汗、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潔、又不爲真、而爲似、則小人亦安之、而不知忌矣。語將鄉愿情狀、摹寫殆盡、至論時學之弊、淒切浩歎、若不能爲懷、真聖賢心事也。

二十八年庚子、五十一歲、作證性編。

編目存經一卷、原異一卷、質疑二卷、徵信一卷、或問一卷、罪言二卷。存經者、存五經四書之言、以明



性善所自始也。原異者，原告子、釋老、莊、列之言，以明性善之所自岐也。質疑即兩年中與管、東溟辨難詰，精罪言，則俱謂近時無善無惡之說。其謂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謂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爲之辭曰：理障之言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絲絛，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格節、礪行、獨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且從而爲之辭曰：行於非道，乃成至道，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鬻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助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門，彼其所據據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道。

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說視諸家，亦極痛快。徵信，或問二卷失去，或散見於劄記商語中，亦未能詳。

### 九月會泉上。

鄧季如作尙行書院求爲之記。公簡友人曰：「今如此舉，甚可敬。第素有此念，數年來一病遂灰然，耿耿時不忘。屢欲問勝龍山，蓋以此也。記成，示繆當時訂二泉之會。繆曰：「記中關能行之，卽悟規實力之爲行，最密。龍山勝會，不減鹿洞、鵝湖。小子幸蒙接引，當齋心數日，手一瓣香，跽請尊前耳。」

### 二十九年辛丑五十二歲集五經餘。

以太極圖說經世啓蒙等爲易餘，以三代下詔誥奏疏等爲書餘，以歷代古詩等爲詩餘，以綱目諸史爲春秋餘，以歷代兵章之合宜者爲禮餘。高存之博其迹類河汾而規模迥別，因卷帙浩繁未就。孫聞斯慎行，每歎服曰：「先輩晚年作大工夫如此。書目載丁巳爲文集。」



儲藏

# 九月會樂志堂。

管東溟在會說富與貴章。先生曰富貴章點出仁字、蕪水草點出義字、是富貴章。又點出樂字。此是仁義的受用。這箇受用當從命上起。知天命有定、自然心地恬愉、省多少向外馳騁的精神。見高存之日記。同志聚晤、往往論初入門工夫。公言此處亦難指定、纔指定、便不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信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傳及朱子、而斯文爲之大振。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十月、以册立皇太子恩、詔復還原職。

三十年壬寅、五十三歲。作桑梓錄。



志錫邑人物公意在闡幽於聲名亟於者間有所  
遺而清修卓行及民間節孝則蒐錄幾徧序曰昔  
孔子品士以行為本錫故人才之數也余按舊志  
益以耳目之所逮自一技而上並不敢遺亦既彬  
彬備矣要之必取衷於行重本也語不云乎泰伯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以天下讓利之所不能人也實開我錫風流至今  
所不能人也。是立行之準也。實開我錫風流至今  
勉思作求應在來者。

六月初十日長孫樞次孫柱生同胞也與沐出。

# 作朱子節要序。

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余  
竊疑之非不消也始不便也。世好奇朱子以平。平  
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  
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賁達者苦於  
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於是乎為之辭。吾以為  
平彼以為為凡為隱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能俯而

襲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爲方彼以爲矯。爲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局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宜世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何信之。淡如是。曰。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論造詣。顏孟猶有款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爲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血脈誠真。隨其所至。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人不然。卽有殊能。絕識。起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異之。召涇凡公語焉。且曰。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既爲四書。涇凡公曰。此真千古不易之案也。

次年創復東林實文靖諱學故地。

三十一年癸卯五十四歲三月作朱子二大辨序。

朱夫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涇凡公讀之有感遂取集中與象山龍川往復之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凡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公序言此須從無善無惡四字擣其策集四究論空混之害謂世之談頓悟者率由空而入世之談事功者率由混而出朱子言南渡以後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余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爲禪惟其見太捷持論太高極其流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滄蕩中龍川自負一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要做箇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原其發端恐合下便已渾身倒人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卽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漢唐之間欲攬金銀銅鐵鑄爲一器豈非卽吾之所謂混朱子所撰胡五



峰知言疑義辨無善無惡最明。特未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然則朱子而在此其爲今日計蓋可知已。後更爲續說謂聖學以性善爲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爲宗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其說始各不相礙合而一矣。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合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關係甚鉅。吾始以爲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通融。今而知陽明之通融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釐千里之別也。

九月二十五日第三孫樹生與淳出。

### 議復東林書院

行狀曰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





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園伊洛  
 之學後廢爲信舍邵丈莊公園修復之不果及是  
 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因商諸同志經營  
 規度併集來歲鳩工北村之費至冬局始定先一  
 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昧爽潛  
 起望氣指東林地請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  
 聚於此其語果驗  
 光山方日新來問學後與南昌劉廷晃新安程由  
 庚吳江趙璆丹陽丁鴻明金壇周繼文及任光祖  
 卞洪載汪萬里等並久畱東林

### 三十二年甲辰五十五歲作毘陵人物志

桑梓錄止載一邑人物至是歐陽守議修郡志請  
 於公并五邑人物彙爲九卷

四月作東林書院重建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

公倡爲書以東林之舉聞於當道曹中丞時聘暨  
 諸直指夢察歐陽郡守東鳳林邑侯率咸具報章  
 欣躍輸助公謂書院乃吾儕講習之所不宜上費  
 公祭而道南祠祀龜山先生舊制殊未稱議以官



府所捐者專供建祠之用。講堂則同志者合并爲之。依。唐。農。澤。次第營繕。始於維夏之吉。成於季秋之初。共事諸公。姓字見林侯碑記。首公與涇凡公。次高。大行景逸。安。驗。封。我。素。劉。職。方。本。焉。張。孝。廉。弦。所。史。太。常。王。池。及。葉。尙。寶。園。適。陳。比。部。筠。塘。錢。侍。御。啓。新。王。孝。康。儉。齋。經。理。其。事。者。顧。光。祿。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賓。實。始。具。呈。陳。名。幼。學。劉。名。元。珍。張。名。大。受。更。名。夢。時。俱。同。邑。人。魯。源。徐。公。以。書。來。訂。武。林。會。講。之。約。并。諸。刻。請。教。徐。名。用。檢。蘭。溪。人。八。月。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撫。淮。兼。總。漕。運。於。時。朝。言。李。是。豪。傑。位。上。人。庶。幾。責。以。亞。濟。時。艱。故。不。遠。千。里。就。商。益。其。生。平。實。有。相。信。者。劉。記。曰。余。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使。自。覺。靜。處。多。見。孟。我。疆。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使。自。覺。齋。處。多。見。張。陽。利。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使。自。覺。快。處。多。見。魏。良。漢。使。自。覺。低。處。多。見。劉。望。華。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滿。使。自。覺。忙。處。多。見。唐。堪。臺。使。自。覺。躁。處。多。見。趙。



歸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  
 姜養沖便自覺嫩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  
 今二十餘年往矣。果有瘳於萬分一乎。抑猶然故  
 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  
 余所爲寤寐反側而不敢以晏者也。又曰。官輦轂  
 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  
 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業。念  
 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

龜山先生舊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四  
 先生配享。公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  
 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人配位。稱  
 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

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諸同人於東林書

院作東林會約、東林商語。

啓南浙諸同人曰。東林之役。幸邀靈峻事。遠惟子  
 與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

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親臨主  
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  
於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是舉也。上自京  
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羣集。相與講德論學。雍容  
一堂。涇凡公與高存之。安小范。劉伯先。諸君子。實  
相左右。遠近紳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請  
或環聚而觀。一時相傳爲吳中自古以來未有之  
盛。公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易落在口耳邊  
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恆倦倦焉。爰爲會  
約。一倣考亭。務在躬修實踐。而益之以勸。四要破  
二惑。宗九益屏九損。內知本一條。首重識性。公之  
學。益確乎以性善提宗矣。約既定。書其後曰。愚所  
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  
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淡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雒  
而歸也。程溫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  
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  
南產也。溫公之言。庶幾其知命矣。夫龜山先生游  
吾錫而樂之。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最爾  
東林。屢廢屢興。卽已大半落爲僭區。幸其舊地可  
復。於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君



子、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畱以惠我後人。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於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眾。大眾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雍、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卽應。不介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精神所爲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會約刻東林院志者。高存之爲序。門人程由庚、紫陽書院所刻。洪平仲、文衡爲序。江學海爲跋。商語記會中所商之語。以後每年有刻。

三十三年乙巳五十六歲。

正月、有伯兄涇田公之喪、痛甚、親爲之狀。公兄弟

三月、從邸報中見劉伯先疏、論割臣科、臣撓亂計

於吾邑、又出於吾黨、不覺喜而欲狂。先是、癸卯冬、

郭公正域以妖書事、幾爲四明相所陷。公囑諸正

人竭力護之、事等得白。四明之憾東林、至是益不

可解。課士於麗澤堂。

公兄弟皆鄉居、每人城、卽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爲

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益。今蘇

家巷數椽、卽涇凡公小辨齋也。羣子姪請習其中。

移同人家社於麗澤堂。月課多士。未進者、得拔第

一、文譽立著。輒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成

孤寒甚眾。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問談自

爲會、并自爲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厭少、貴

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真。示姚元升曰、諸友之會、爲



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推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卽會子所謂以次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鄒期植、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

四月、勸州姜汝一來學於東林。適座中論易、汝一往招之。其鄉人到筠橋溪明易道、公書屬丁元甫

# 九月會東林作麗澤衍。

序曰：東林大會自甲辰十月始至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同志聯翩來集於周中丞懷賢、楊直指淇園、蔡觀察虛臺、並移檄授餐、邑侯林平華、學博單全初、王敬齋、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某等悚然懼無以稱當途之明德、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大旨謂自古未有開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羣、孤立無與的學問。吾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卽一鄉之善、羣一國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一國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

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敢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某之顏斯堂曰。麗澤而櫛。以樂道。人善。惡。聞已。通。兩言。乃舉講習中。至切要者。時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舞。油油然。不能。自。已。之。意。請。之。願。必有一段。前求。冀望。懇懇。然。不。能。自。已。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會。前。簡。高。存。之。口。大。率。此。意。雖。不。可。盡。罕。竟。以。寬。大。爲。主。不。可。略。開。異。同。之。藩。以。後。每。年。止。書。大。會。其。月。一。小。會。未。能。悉。記。

十二月作學部通辨序。

略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錄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譚爲諱。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相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退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枯。蕪。而莫無。是無形之部也。其爲病。病在裏。苦。



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簡或近於  
 支離是有有形之病也其爲病病在表易治  
 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子  
 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  
 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已過悔艾刻責時見乎  
 辭會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  
 貌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  
 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嘗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  
 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  
 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却是  
 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墜  
 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  
 象山遮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象山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  
 何歟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  
 處短歟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爲二象  
 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矣朱子然如徐而求其所以  
 言則夫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  
 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  
 患其有我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爲支離



號爲禪、辨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  
關鍵、非他小小牴牾可比。敢特爲誦之。衛中一大  
序、萬歷丙子科、南畿齒錄、係同年。沈孟威重刻。沈  
杭州人。癸卯甲辰之間、涇里人趙煥者、發泮野、閩稅棍諸  
弊、爲棍黨所殺。會撫臺與邵守相次去、煥竟未白。  
至是、是諸棍復擒其子解府、囑通判陳儒將轉解稅  
當獎杖下。公聞之、怒甚、致書惟部責其縱役殃民、  
并責儒云、不肖忝地方士紳之末、驟聞其事、不覺  
髮指。幸台臺勿爲稅棍所欺。儒惶恐謝罪。至庚戌  
北、邵輔忠突修舊劄、輔忠者、理常時與儒共事、皆  
不禮於東林者也。徐兆魁誣東林、專計聖橋稅及  
閩使送銀助費、並錄此事、致之而錫邑鄉村水路  
悉免。湯稅之禁、小民至今猶受其惠。南昌勺原丁公書略曰、草本清、朱以功、二儒、吳安  
老行所司、稽覈行略、將列薦剡。是皆推仁兄殷殷  
爲道盛心、弟與本清未嘗一日不思造訪也。丁名  
此、呂、吳名達可。吳曾巡按江右、又不思造訪也。丁名  
於一、二、年、間、會、西湖、就、正、不、果、及、主、子、至、則、已、在  
五月、後、矣、羅、亦、江、右、人。

三十四年丙午五十七歲。

二月十八日詔書一款文職官員降謫罷間等項  
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自是臺省諸曹無日不  
言起廢公名無日不首薦。賡兩疏尤著。

三月江陰夏樹芳集法喜志公序之略曰此以儒  
則儒且化而禪。若以儒用禪則禪亦化而儒矣。然  
則儒家曷爲擯禪。曰以正學脉。則主嚴以廣善量  
則主寬二者故並行而不倍也。公嘗言章子厚雖  
小人其對吳山端云不與不廢。卽是愛護佛法。此  
却是宰相語。  
嘗熟令取橋來問學。公以耿爲鄰邑父母却其贊。  
有所請教則剖示切直儼然以師道自居。耿字廷  
懷。瀋陽中衛進士。  
五月作虞山商語。



應欽庭懷及閩邑士紳之請、會講虞山書院。商語  
史際明錄、高存之序。序曰、先生欽欽、以小心爲學、  
奉孔聖之矩、闡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於  
真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爲而爲之天。其  
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淡憂於世云。  
楚人劉筠、橋至涇、公與之論易、連日夜不倦。其言  
曰、易繫大傳曰、卦者、卦也。卦不以手、離作爲也。象  
者、像也。象不以人、離形色也。爻者、效也。爻不以文、  
離言說也。其卽咸感也。無心之惑、天下之至感乎。  
兌悅也。無心之悅、天下之至悅乎。如卦必用掛、象  
必用像、爻必用效、卽著人爲、非神化、性命之奧也。  
或曰、繇卦忘掛、繇象忘像、繇爻忘效、何如。曰、下學  
而上達、此之謂也。劉云、遇方外異人、全自然、先生  
授此旨、公淡爲擊節、留久之、爲文以贈、其別訂後  
期焉。劉名應元、武昌人、時年七十。

八月、會東林。

秋初、以書約史際明日、四明大勢難久、歸德公聞  
又、不大當於上心、要自是真正君子、聖明淵淵、治

未可測。如何如何。八月之會，姊十一，仲丁，能一過否。涇白公子與狹中應天鄉試，公喜而序其稿，謂祖宗積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因述先贈公之訓，俾益加懋，且自惕焉。時公博求易解，屬華元禔贈之，於周藩宗正西亭。公子竹居所得鈔本，多未經見。華字本素，邑中門人。

### 九月作虞山商語二。

耿庭懷畱心理學，自言只信得過孔，曾至孟子便容商量，新安殊不甚服。公嚴加駁正，始爽然自失，而求教愈勤。故於數月間再赴其約。耿書云：管東老勇於認過，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見於筆，且不形於言矣。講學之效如此。商語爲嘗熟門人孫森子桑錄。森與兄林子喬及同邑何允泓、季穆輩皆及門中表表者。

三十五年丁未五十八歲。



信藏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三

三月二十四日、第四孫榛生、與亭出。

五月作虞山書院記。

言子之後名。福者率。猶子喜來求院記。公曰。此道  
南淵源所自始也。卽草授之。其略曰。耿侯謁子。游  
祠。請於當道。鼎新之。顏請堂曰。願學孔子。吾儕喫  
緊。在發是頭耳。竊以爲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  
眞精神焉。是必有獨立不懼之眞力量焉。是必有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眞節概焉。  
是必有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眞胸次焉。是  
必有夭壽不貳之眞骨格焉。是必有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眞  
氣魄焉。然後能發是願。談何容易。雖然。要在識得  
孔子耳。孔子易從。而識要在識得自己。何者。自己  
原來一孔子也。然則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伏見魏莊渠引陳元城之言曰。凡人之自  
期待。當以聖賢自勉。責當以禽獸。每讀之。輒隱隱  
心動。竊又以爲必如此。乃能識得幾希。識得幾希  
乃能識得自己。已識得自己。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



孔子即欲不爲孔子不可得已。侯其嘉惠我吳俾  
吳人士自知名。酒歸應對以上皆明於向往。如撥雲  
霧而覩白日。是余之願也。夫豈惟余之願。實孔子  
之願也。夫耿再拜曰。此記見先生一生學力。一生  
顓力。余小子敢不勉承。豐城匡岳徐公。論學。徐名即登李見羅先生  
高弟也。

# 六月二十一日弟涇凡公卒。

公述其生平爲事定錄而追痛之。略曰。余與弟自  
少而長而壯且鬢髮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其怡  
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惇惇也。又爲天親  
中道義。當歲乙未。余病甚。屢瀕於危。金藤夢禱。何  
以承此於弟哉。今弟一旦奄逝。這符減算之請。而  
余竟不能爲弟代也。有問於余曰。昔明道象山兩  
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同壽。其到處可  
得言乎。余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弟  
自壬辰以後。精神凝一。心境漸平。動靜云爲。日覺  
隱帖。日覺安閒。日覺輕省。日覺簡易。乃至死生之

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安能測其所至哉。所  
著有小辨齋偶存及朱子二大辨，惟此四字編諸  
書。劉記曰：季時嘗歎今人講學，住是天崩地裂，他  
也不管。余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指紳只明哲保身。  
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錄云：君子當嘗喫虧、  
割記。又曰：閱吳康齋集，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方做得。余為惕然有省。曰：夫子之道，不較而已矣。不  
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顏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  
較之道，喫虧而已矣。默默自諶者，久之已而見康齋  
序石亭族譜，自署門下士，高存之，謂君子與小人  
作緣，蓋亦先生之不幸，意甚快快。季時曰：否，不然。  
好事者為之也。先生樂道安貧，如鳳凰翔於千仞，何  
之上忠國，一薦何關重輕？乃事之以世俗舉主門  
先生之禮乎？且忠國之必敗，行路皆知，而何況先生  
乎？此以辭論德之命，若將免焉，豈肯自附匪人之黨  
謂具眼大快人意。昔白沙赴召，忌者誣曰：第此論可  
獻太監梁芳，得授簡諫。委如所言，白沙又作十詩。



門下士矣。何以爲兩先生。南皋鄒公作依庸堂記。其起語曰。余友顧叔時。借某某諸君子講學。虛首席以待公。自定。涇兒公請填人。高存之。至是。公命文震孟。文起書丹刻百。鄒問之以爲允當。復寄書曰。存之一代伶俐。漢老兄左右。無與爲敵也。文以通家子從公遊。公嘗云。孝廉中。如文起者。可備青宮侍從之選。其次嘉善吳志遠。

### 七月作寤言寐言。

太倉相奉再召之命。公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鄭重丁寧。不覺放聲大哭。一室盡驚。及覺。涕淚淋漓。翠輦而問故。公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因述兩言。并書詒之。末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誦斯言。輒歎歔歎。歎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皇上。後先生於幾何年。得見皇上。凡幾何時。某自甲午別先生於



春明門外於時先生翩翩若神仙中人不知年來  
神采視昔孰勝茲入而觀皇上仰瞻天顏不知  
甲午以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  
一時見者無不感動郡公南泉云近觀老兄上太  
倉書歎老兄不能一代赤衷爲世道留意至此予  
人第萬萬不能及太倉得書語陳繼儒曰不意病  
中又加此一服毒藥答書有云賢次兄高風介節  
何年之不一永顏亦聞劉兵部元珍者清譽略同  
無恙乎公以示高存之曰相公於是乎善詛矣今

### 九月會東林

朱平涵國禎書曰讀先生所說十五志學諸章恍  
然如見聖心如見天則平正通達中抉出元微必  
如此乃謂之講耳九月之會因朔二日北行未能  
趨承至期取前講章晨夕玩對宛如函丈在前也  
平涵心悅誠服其事公在師友之間  
後月餘張侗初鼎至爲會語略曰東林坐上諸  
先達屬不佞請不佞選謝良久謹啓曰不佞竊見  
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蓋先達教誨



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若  
 說一念不生、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若說念起  
 會上一形、未來而先造影、影從何生。若說靜侯先達  
 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只  
 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等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  
 會上、傾聽之意、則此等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  
 靈乎。即發揮問辨、不遙馳逐光景、了故事而已。此  
 時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作得主宰、分明百萬軍  
 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作不得主宰、便是  
 行伍小卒、聞鼓而進、聞金而退、將自家性命、隨波  
 逐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  
 院、會講作與甚難。幸遇此會、一息千古、切莫錯過。  
 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人、神高於賢聖、而慮下  
 於與、我目自光明、別無倚靠。言言皆自我性中流  
 出、不經耳目、不藉知見。到此、即思齊、尚友、都用不  
 著。所謂神高於賢聖、既信得本體、愚夫賤卒、同是  
 光明、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舜好問而好祭、運  
 言、所謂慮下於與、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  
 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公備錄其語、  
 附劄記中。張別後、以書謝曰、小子之於道也、無聞

也。其冀有聞則長者之教也。作四書印、自云於先生言多有所得。十二月、作許孝廉靜餘墓志銘。許名世卿、公與同云。是歲、與淳、與沐並以德行舉於庠。公致書郡邑廣文、懇懇學使之獎。與淳屢試皆第一、高存之。馬君嘗序其稿刻之。

三十六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出遊、作仁文商語。

公念逕凡公悲不自勝。新年謝客漸遠。朔六日至嘉興、訪岳石、就元聲。三令鄭振先率諸生請請赴仁文書院講畢、諄諄以躬行示勉。越五日抵杭、寓湖上甘中丞紫亭出晤、問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禪、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契焉、竊有欲請者。逕時、齋學率重悟、而東林特重修何也。公曰：重修乃所以重悟。夫悟未有不由修入者也。甘曰：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程子不云乎。公曰：知一也、就用力言、體驗省察、正屬修上事。此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就得力言、離會貫通。

幾屢悟上事。此人室第一義也。無容急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甘爲首肯。次日命駕徜徉湖山之閒。

二月及會語請教。大約主佛氏之空與陽明之無善無惡。公書辨之。略曰。公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壁。蓋牀下之牀耶。又曰。孟子不持道性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注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繇孟子言之。却都是虛明湛寂的。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尚不必埽去形。乃并欲埽去善。以別求所謂虛明。湛寂乎。錢溪服公教。尊之爲天口聖鐸。命其子龍錫執弟子禮。龍錫在詞林中。爲東林三錢之一。



三月作虞山商語三。作南岳商語。

安節吳公數手書訂晤求交修之益。公於十七日赴虞山。在會。有識仁說。注善解。聞者或喜。或悲。或見諸門人錄中。二十四日。過宜興。與景素于公先期相待。越二日。入南岳。高存之。史際明及張以登。納陸相次至。連几對榻。禮簡情真。公索羅鄧兩先生三遊記玩之。問答。寶璽。公言。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匡天下之功。又言。方山薛師云。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論再確。眾深服之。公臨別言。吾輩避講學之名。便入鄉愿路。逕因約同志數人。每歲春秋再會。別後。于吳兩公作春遊記。公亦次第其語。付刊。以寄南。景鄒公有往復數條。附見。

五月。大水。與周中丞懷。昏書乞請旨。蠲賑。周隨結。茫宇宙。已飢已溺。曾幾何人。與言及此。忍淚不住。萬萬努力。李得書。亦即具題。周名孔教。庶吳善政。不減文襄。尋昔秩總河。未行。忽因人言。兩疏乞休。而代者項中丞病。不及赴。新任卒。疏。淫年不下。吳

民伏闕請雷。公爲書勸。巡方鄧御史力保之。周移  
駐吳江。又閱一年始去。是舉從東南億萬生靈起  
見。而忌者信以爲口實。公不計也。

六月有吳興之役。歸後。丁長孺啓云。師駕入苕。失  
大都。但孔子世家。太史公已涉影響。後學著手更  
難。國朝理學。必有一箇真宗派。又非小生所敢輕  
議。去取也。秋仲。當至高齋面請。公答之曰。孔聖家  
緒。得荷畱神。此是千古事。圖譜二册。附去。尙有孔  
氏全書。不知曾見否。長孺呈稿後。再答之曰。來稿  
尙俟細閱。可將周程出朱年譜一查。恐有宜添入  
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蓋公  
命集孔氏淵源錄。一自西水。以至衍聖諸公家傳。  
一自顏會。以至宋明諸儒列傳。後長孺歿。并此稿  
亦竟失之。長洲令祁夷度承煥書曰。日蒙接引。飲聞至教。真  
末學津梁也。至於已爲眾欲根仁。爲萬善本。尤示  
人以直捷下手工夫。承煥雖驚鈍。然一念之誠。其  
敢自後於門牆乎。承諭聖學宗傳中龍溪語錄一



節已轉聞之海門師矣。因公覈辭方山先生考功  
年月以辨龍溪彼察唐荆翁指斥之誣也。詳見辭  
公元臺求正小語。

八月會東林。

公與安小范高存之張伯可王惟懷在主席金沙  
民陵陽羨吳門諸君子先後咸集甫入會浙人張  
本問曰會中意指但欲人默坐使之自悟乎抑欲  
埋會訓誥求之章句乎蓋東林每會說書一章與  
他謠會不同故初見者以爲怪也公徐曰兄之此  
來欲默坐自悟乎抑欲尋求章句乎意指何在本  
頃之恍然起曰先生教我矣遂不復言連日公發  
明甚多許張以登記  
丁長孺曰戊申秋謁師於城西偏方與版築清談  
竟日無一雜語問亭之木之兄弟則師母局戶課  
之若嚴師然淫皋去城四十里公月主東林之會  
殊若數輩至是始卜城寓以便攜家淫白公亦買  
數椽止居焉

十月作經正堂商語。

初歐陽守任真書院視常郡先賢因集士大夫講學於經正堂公與其會至是約錢薛二公歲舉之會中史際明說樊遲問仁章公極稱善。

### 作當下釋。

時講學者好言當下公謂此有箇源頭又有箇關頭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走漏。詢詰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就源頭上看必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吾輩無經言當下哉高存之曰先生謂當下二字是本體的影子是工夫的樣子兩言說盡從來汗牛充棟。

奉聖旨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接郵報、吏部一本、開讀事、奉旨、額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憑限、次年二月二十及海內聞者、無不稱慶。

三十七年己酉、六十歲。二月、作經正堂商語二。

戊申秋、史際明在講筵、與于吳諸公言、大會不宜獨煩東林、於是定薦澤約、每歲常潤、輪舉、春以爲期、而經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公至郡、以出處商之。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公曰、仕宦寧退無進、吾耳重聾、不敢不以實告君。遂卽日還東林。

三月、奏爲衰病交侵、懇恩休致事。五月、通政司

將疏發還。

疏言、臣以疏庸、重負任使、頃蒙皇上簡錄、誼當竭蹶而趨。惟是臣年六旬、兩目昏花、兩耳重聾、起居尚須扶掖、何能勉効馳驅。反覆思之、與其冒昧而進、孰若審量而退。與其出而顛沛、孰若處而苟全。



伏乞敕下該部查臣別無違礙容令休致臣愚幸甚。又與諸相知書曰：弟自長臥烟霞，忽叨新命，能無感激圖報？但思林下諸君子計二百餘人，有去國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頓十倍於弟者，又有與弟同事而被譴者，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聞有弓旌之招。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儒，未嘗處二三同志日切日磋，年來聲氣漸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徐觀時局，千難萬難，出而馳驅，必至債事，又有所不敢。此又一說也。水間林下，正與病骨相宜，非敢上負聖恩，下負知己。諒之諒之。疏至，舉朝紛紛詣通政司，戒毋封進。葉公臺山願於眾曰：願君今日不出，將來林下諸賢賜環者，皆不敢不辭矣。有一不辭，是嗜進也。誰甘之乎？答公書曰：今海內以門下出處卜世道安危，吝不但如東山之安石，絳下之司馬也。徵書一下，凡有血氣者莫不歡騰。而高臥尚堅，來章甚懇，其何以答蒼生之望乎？願門下潘然鳳駕，大疏納言，君恐還京論不敢進矣。太宰立亭孫公以下各有書敦促。還據吏部為改限事，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貞。

乞休難以允從。相應勉留赴任。爲此寬限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繳憑。葉名向高福清人。孫名丕揚。富平人。

五月二十八日。第五孫杓生與沐出。

六月作識仁答語。

蕭伯穀徐去聞各舉識仁篇中數語互相印證。凡五六上書求教。公隨問隨答。且曰。淳暑之中。屢煩垂問。卽此一念。啓我實多。伯穀尤見許可。因并兩人問答錄入東林商語。

簡李潛撫曰。足下嘗謂功名富貴都如夢幻。乃有古董一癖。何也。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作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作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作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所謂古董者。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凋毀。而況其他乎。爲啞然一笑。

八月啓行。至丹陽而還。



展限部次未判、公決意退休、因勉行、以商再進之。舉舟次雲陽、養沖姜公、傳信鶴趙公語、勸公毋出。公曰：是吾心也。遂感疾、遂復還東林、調理。武、林、胡、嘉、洛、記曰：己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涇陽先生為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余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為客、列東西坐。坐定、涇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執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勸學語讀一過、聞者竦然。罷會、設雞黍供客、酒行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為東南領袖、風起四方、真千古一事矣。袁考功宏道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

## 九月會東林。

蕭伯穀至會、多所闡發、公甚標之。浙中人士請武、林書院記、隨草授張孝廉蔚然。張亦素為公所賞。十一月、奏為聞命亟趨、屢牽宿疾事。十二月、疏

留中。

疏言臣承恩命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  
前所患眩暈之症。一時陡發。不能前行。調  
理至八月。稍可。勉爲啓行。不意至丹陽而加劇焉。又  
不能前也。吏部再爲寬限。豈非不忍臣之卒。委於  
時哉。病計臣老意盡。見病經膏育。勢難僥倖。俾  
萬一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想然置  
理亂安危。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恥也。  
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道路。遷延歲月。偃  
蹇簡書。遲速惟意。以自留於大戾。尤臣之所未  
大懼也。伏乞敕部查臣別無假託。容令休致。自此  
餘生。皆皇上再造之年矣。越月疏至中朝。諸公勸  
駕如前。通政司謂辭疏無越年方上之體。俟旨下。  
該部議留爲便。遂於初入日封進。閣擬著依部限。  
赴任奏入留中。時多謂立亭孫公將修却於沈。司  
馬繼山孫秦人年近八旬。剛直易惑。而劉金吾承  
禧復布。僞書言沈欲結額天。埃以攻秦。天埃者。  
四明之徒。素與東林爲難者也。此言不特搆沈於  
孫。且搆沈於東林。設機甚巧。公洞燭其奸。而恐  
孫之被惑。乃爲書獻。



以二茂。昨日古之冢宰稱統百官均四海。推而一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疑焉。大僚會推從來已達。其濫觴於銓屬。俾各衙門得而趨主之。自丁酉始。又濫觴於年例。俾兩衙門得而預承之。自巳亥始。甚而墨綬以下付之一籤。俾吏胥亦得而影射之。則自甲午始。彼一時也。吏部之權聚而歸之內閣。分宜江陵之銜私滅公。因其順而順取之也。此一時也。吏部之權散而寄之多門。新建蘭溪之假公送私。因其逆而逆取之也。若不一圖振刷。姑爲調停。將綱維鈴束之體失。而貪緣奔競之徑滋。欲百官之得其統。無由矣。均者劑而平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望焉。明公乙未兩疏力懲好名。是到一說。然從來邪人擅政。必借此二字抑遏忠良。邪人黨權。必借此二字掃除異己。而可爲之藉兵。齋糧乎。況其時去丁大來。此呂馬僉學猶龍沈太守鉄三人。天下已多不服。至沈司馬繼山去。天下益多不服。竊謂此數君子者。縱未盡合中行。之矩而直腸勁骨。迥異凡流。惟以全收其偏。勿以偏繩其偏。方爲造化陶鑄手耳。若不一剖破藩籬。更落途轍。將同寅協恭之誼微而分門立戶之風。

盛欲四海之得其均、無由矣。雖然、愚之所云、明公已先得之。亦願明公充之而已。書至計後始達。三十八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建燕居廟奉先師神位。

東林每會、設一先師繪像行禮。至是、公倡議立廟、名之曰燕居、止一楹、書院不敢擬學宮也。刻涇皋八書。

合東林會約及詩商語、大學通考、質言、當下釋等刻之、名入書。後復益以二種、名十書。

二月、吏部因前疏留中、復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

推翰林院提督四彝館、太常寺少卿。

疏上、奉旨、將洪文衛陞補。洪具奏言、臣不敢先領某、遜謝久之。福清相以書促其赴任、曰、領君已推僉院、不以一常少為重輕也。洪乃就職。東林時為清議所歸、海內稱公曰東林。近而同鄉



諸賢遠而吉水高邑及一靖守正忤權建言抗節  
者概籍之曰東林人也。修吾李公附和之流亦皆自負  
以爲我東林人也。兼用外臣。眾疑諸賢爲之。推轂四  
臺垣又請枚卜。於是鄧輔忠以四明鄉人挺爲我  
明崑宣之黨。麟訖百萬。料政准則東林必救。可布  
一網打盡之局。於是鄧輔忠以四明鄉人挺爲我  
首。其攻准疏有云。凡海內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  
李三才以請託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類無真道  
學。以挑救者。卽以昭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愈力。  
事內事外諸人爭欲得公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  
無疑於鬼神。斯任之矣。遂爲二書。賄閣錄。會去冬  
所致太宰書。亦至。世所傳誦爲三書者。也。吳侍御  
亮按宣大。見之。遽令發抄印封郵遞。迨送在京各  
衙門。而東林人亦深咎其自致我。或謂公宜一言  
此。卽東林人亦深咎其自致我。或謂公宜一言  
自明。公曰。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  
可獨罪安石。吾惟知有自反而已。吾黨亦有過焉。豈  
公謂濬撫宜速去。以謝人言。促行甚力。高存之曰。  
先生謂當江陵時。吳楚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爲  
宇宙扶植綱常。魏見泉侍御論科場弊。侵張蒲州



落職司徒。救之，亦落職。自後數歷中外，憂國奉公，  
之邪，衛正。及曠稅事起，豺虎滿天，而屹然扼南北  
道所繫。故於朝於野，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皆世  
其大也。若夫交情，原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  
豈區區以交情，朋好爲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

三月作明道商語。

史際明建明道書院於荆溪。王錄公商語付梓，并  
跋其後。又三月，僖鶴趙公書曰：「講學自有益，兄決意不出，  
云第實止之。今而後應其知不出之爲是耳。」

五月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孫公瑋一員。廷推  
呂公坤左都御史，許公弘綱副之。公及高公舉以  
左僉都協理院務。惟許疏得旨，餘皆不下。歷應甲  
揭末云：「竊老先生屢推本衙門指日堂官也。知公



必不輕出。故益無忌憚。與中州考功東粵侍御皆  
無忌憚之甚者。四明某實爲發蹤。眾正交章代公  
剖明。而段給諫然。吳侍御亮。汪侍御懷德。不勝憤  
皆朝拜疏。而夕棄官。尤班行中與事也。梅給諫之  
煥疏有云。惜國脉者。決不可借。東林者。決不可借。另  
東林者。決不可借。東林者。決不可借。東林者。決不可借。  
抄。答相知書曰。不肖從邸報中讀南北諸君子疏。非  
惟不敢與較。曲直也。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  
也。喜聞過也。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  
美也。又有爲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  
又有爲之惻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  
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皆玉成  
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況敢較乎。至漕撫大  
節卓然。而小節出人亦所未免。所以書中不一併  
道破者。朋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重在切磋。宜  
爲之箴其所短。當其遭讒被謗。則重在剖雪。宜爲  
之表其所長。嗟乎。人莫不有我也。與其人人只  
我。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人人皆無我。各認自家  
一箇。不是也。高明以爲何如。

浙行、借薛以身、高存之赴嘉興講會、憩徐元仗園中、出所攜宋金元詩、屬胡元瑞應麟許選。胡復書曰、近大譏薄唐以後詩、如鼠壤餘蔬、欲求高閣束之、而不可得。門下一旦毅然取而表章之、甚盛心也。但欲如馮氏詩紀、則前人遺集十無二三、既無以盡一代之長、而其傳者又紛紜龐雜、恐板行之後、未易及遠。誠宜如執事所云、略倣高氏正聲之例、存其合者、既不苦於卷帙之繁、又不患於銓次之雜。敢敬承台委、少需歲月、當有以應教也。諸集暫借、毋以瀆請為嫌。

### 八月會東林。

有謂時局紛紛、此會不宜復舉者。公曰、吾輩持濂、雖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厨俊及之清議也。大會只照舊為妥。世局無常、吾道有常、豈得以彼婦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朱平涵書曰、大會尙未能赴、至期三日、當齋心以神注之、卽如面承一般。一時諸君子向往真切若此。

### 刻以俟錄。



卽所上開鉅三書。公自爲之序。言生平有二癖。一  
 是好善。一憂世。癘。二者合併而發。勃不自禁。  
 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非自當聽之天下。無庸效市  
 賈爭言耳。高存之以先生題麗澤堂兩楹曰。樂道  
 人善。顯聞已過於所上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矣。  
 於不辨一語。見義聞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真  
 血脈。非可以語凡心。凡眼窺也。同時歸德。江夏。吉水。  
 高邑。無不極贊。謂三書從一片虛明流出。而爲友  
 發言。護謫。交集。則公一人慨然當之。

十月。赴徑正之會。十七日。途遇許公少微。公曰。人  
 擬之於古。卽近時胡梅林。制府。每餽嚴分。宜諸要  
 人。動以萬計。餽山人。遊客。動以千計。當其意得。伶  
 人。一曲。犒以元寶。其揮霍。不百倍於漕撫耶。特以  
 功在地方。至今人追頌不已。漕撫用以周故舊。赴  
 緩急。兩者。天淵。奈何多求。公曰。看來只是漕撫交  
 際。往來。局面。面稍濶耳。卽古。人中。如李忠定。趙忠簡。  
 何嘗不揮霍。亦何害其爲忠定。忠簡。從來天下原  
 有此一種豪傑。而拘拘。經以小康曲謹。不亦過乎。

許名弘綱、東陽人。時以副院北上。按是時小人借漕撫以攻眾正。世所知也。而其鑿因君子而起。則世之知者十不二三。向日新吾呂公好講學。漕撫曾目笑之。曰迂濶。自此有嫌。至是兩公俱推總院。南中諸同志亟欲得漕撫入朝。可以擔當大事。而楊晉菴、東明亦嘗以講學稱。與呂姻。樊最厚。邵輔忠、陳儒、徐紹吉、劉國縉皆楊門人。王三善又其同郡。見南科劉時俊疏有總院獨推呂某之語。遂力攻漕撫。并及東林。而三善爲人所愚。致上書於公。再疏訴。謂微臣不識聖賢舉動。以啓螭蟾沸羹之局。其中有爲四明用者。有非爲四明用而適墮其術中者。至於辛亥京察副院實有苦心。止以太宰不行移會。竟處其衙門。御史不無芥蒂。而言者復因副院調停太早。攻之過急。致彼不能自持。此在君子亦未免爲已甚。公林居歎息。所謂氣運使然者也。附識於此。俟論世者考焉。

十一月、序施太僕勵菴崇正文選略曰、六經之後、一變而左國、左國之後、還、有左國否、再變



而班馬。班馬之後，還有班馬否？三變而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否？之數君子皆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各各自有，有千古。今之文，惟不為左國也者，乃能為左國；不為班馬也者，乃能為班馬；不為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為韓柳歐蘇。必句擬而字摹之，非其指矣。公於詩文，深不取近時剽襲之說，故云。施名策同邑人。

嘗熟令楊迪大洪書曰：恭諭履端，遠辱賜教，仁人一字一言，皆後學箴銘，即為後學陶鑄。一家春，化萬家春。迪不肖，敢不勉圖為。台臺布此德潤也。時楊因修學，乞公文記其事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都察院奏為京察大典佐理不原推顧某等一併點用。是冬，吳刑部揭諱彙刻，小心齋劄記於金陵。

三十九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建宗祠，作家訓。

公一生不問田宅，惟建祠之舉，與涇白公經營位置，卜地當涇西之正中。祠前為堂，以設義塾。堂左

右爲倉以財義。祠成，長幼畢集，請訓辭。公示之曰：「人倫之際，委不出恩義兩端。學者講明人倫，却不在恩義上。蓋議自有箇源頭。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都從生機來。總只是一箇。於其間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乃自合而分，究竟須自分而合，還歸一箇。何者？其生機本如是也。這箇生機，鬱勃充滿，無少虧欠。人只順這生機流出，自然有無限委曲，不言義而義行乎其中矣。不然，自然有無限委曲，不言義而義行乎其中矣。用意安排，只了得門面事，於兩下精神血氣毫無干涉。況人生遭遇，有常有變，有順有逆。不幸當其變逆，乎之以恩，乎之不來，維之以義，維不住，又可奈何？」曰：「這也別無巧法，始終只是向源頭上理會耳。」書云：『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蒸蒸，父不格姦。』這便是箇模樣。論人品，舜與諸人迥然懸絕。至其本來生機，却一般。舜把他的頭，他的鬚，他的傲，放過一邊，只一眼觀著那一般處，將自己已生機薰他生機。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溫溫循循，總綿密密密，安心安意，耐苦耐煩。譬如仙家煉丹，當徐而徐，要忙些子，忙不得。當疾而疾，要慢些子，慢不得。徐而徐，要忙些子，忙不得。當疾而疾，要慢些子，慢不得。





不得。久久。融儀。任他。如何。頑。如何。器。如何。何。嘗。不用。恩。  
 却。不。可。專。名。之。曰。恩。何。嘗。不。用。恩。  
 曰。義。故。以。蒸。蒸。二。字。擬。諸。形。容。玩。此。二。字。多。少。肚。  
 切。多。少。細。膩。多。少。曲。折。多。少。從。容。積。漸。分。明。將。這。  
 段。生。機。一。口。拈。出。也。至。不。格。致。三。字。乃。是。舜。得。了。  
 處。羅。豫。章。說。得。最。好。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  
 聞。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兩。先。生。  
 之。言。真。是。有。味。雖。然。父。既。頑。矣。母。既。器。矣。第。既。做。  
 矣。他。的。不。是。到。底。如。何。諱。得。孟。子。却。又。說。得。最。好。  
 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直。看。父。之。頑。便。是。我。之。頑。母。之。器。便。是。我。之。器。弟。  
 之。傲。便。是。我。之。傲。分。得。那。箇。是。父。母。那。箇。是。兄。弟。  
 是。即。大。家。俱。是。不。是。即。大。家。俱。是。不。是。耳。此。則。舜。之。  
 心。事。也。大。抵。常。人。只。就。人。分。上。求。全。責。備。連。已。的。  
 不。是。亦。推。而。諉。之。人。卒。也。不。能。成。得。人。安。能。成。得。  
 已。舜。只。就。已。分。上。求。全。責。備。連。已。的。  
 歸。之。已。卒。也。既。能。成。得。已。自。能。成。得。人。不。是。亦。引。而。  
 人。倫。契。緊。處。全。在。此。此。處。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一。



念自足所以易也。性分無窮、職分無窮、事變無窮、所以難也。三自反、篇援舜爲證、而特著君子有終身之憂。吾輩試反而思之、且有憂乎、無憂乎、處人倫之際、一能却吾顏乎。如其不能、責在人乎。在己乎。幸各檢點、無務自恕。

### 集語孟說略

樞杜初習舉子業、公喜謂其可嗣書香也。取宋大儒諸集手批、口授、并採近人所發語、孟大義節略示之。多取薛畏齋、徐徵菴之說、意主超闊、非屑屑爲制。荻津梁者。以門人吳鍾鑾、峻伯品最端、命受業焉。吳晚年殉義甚烈。臣岳徐公書、以見羅先生集要、且募建祠、并言先生莅伍、容菴註、以裸體云云。公隨寄助工之資、作書與伍、令其改正。二月、李邦華懋明書曰：華謬以爲今天下不患學修、於野而患邪、正之、不剖於朝、盈廷聚訟、大較可觀。陸宣公云：君子愛才、愛而引之、則近黨。小人傷

善。傷而謂之則似公。此語似爲今日設者。世道謂何。李初令涇縣。公力薦之。新客御史中。宵人所目。東林五鬼之一也。

### 三月作志矩堂商語。

景素于公爲主講畢。諸聽者請再說一書。公曰。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問有打着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聚精神。時時顧著。在在守著。偶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疊。偶遇情欲粘滯。只喚起這箇。那粘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光陰易邁。願各努力。

十七日。都察院奏爲匡人承乏臺事。日非等事。二十八日。吏部奏爲紀綱漸替。時事堪憂等事。並請至用總僉二臣。

四月。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竇世。這寄之者。也。他日。起東誅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



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蘇齋之實爲聯合焉。

五月初四日。察院始下。是時閔銓同心。副院許公。所處分甚當。而諸人自加。應點。輒先。其唱言。東林。有書處之多。方要。其。以希漏網。不知公自三書。以後。無片紙。入。長安也。但有問。則無不答耳。四月間。喬應甲例。轉。憤。極。追。論。淮。撫。有。四。請。皇。上。問。東。林。疏。丁。長。瑞。責。其。良。心。喪。盡。無。復。人。理。是。月。徐。兆。魁。復。肆。詆。東。林。語。尤。熾。鄙。吳。光。祿。懷。野。愿。辨。其。詆。言。書。院。事。甚。詳。洪。太。常。諱。直。繼。之。十。七。日。都。察。院。奏。爲。懇。乞。聖。明。速。簡。掌。院。僉。院。等。事。左。都。御。史。缺。且。七。年。左。僉。都。御。史。缺。亦。四。載。顧。某。一。生。砥。礪。密。因。竿。遺。之。故。遂。叢。不。解。之。疑。公。論。自。在。聖。明。亦。何。忍。終。棄。之。公。寄。書。曰。弟。以。狂。言。招。戾。煩。老。兄。明。鑒。致。念。此。後。幸。置。之。但。得。青。雲。知。已。出。盡。展。生。平。所。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已。



復友人書曰、今日議論紛紜、誠若冰炭、乃不肖從旁靜觀、大都起於識見之岐、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欲爲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設身局內、以公心居之、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知獨見處爭、謙不就不就其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是不爲偏執也。如是、又何所容其岐與激耶。若夫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憎則見瑕而不見瑜、且并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益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兩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而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可惜。公時以竿牘爲戒、而有問必答、保善類、全國體、不勝卷卷。

六月、有仲兄涇白公之喪。公時已少衰、覺不勝痛、令兩孤請高存之爲狀。

朱平涵書曰、時局已以南宋大賢門下尙未有如蔡元定之謫者、意長孺當繼其盛、而長孺是月果抗論諸奸、言臣籍名僞學、不足爲辱、再疏乞休致去。

# 八月會東林。作心學宗序。

本學方公後至年七十餘、公與講論大悅、爲序其心學宗略曰、自釋氏以空爲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邈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顏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余竊以爲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夫善、心體也、如之何、其無之、則又曰吾所謂無、非斷滅也、不著於善云爾、嘗試反而觀焉、卽心卽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著、而亦何所容其不著也、且著不可著、就念頭上說、難以語心、卽虛其著、去其著而可矣、善何與焉、而并去之、乃曰無聲無臭之密諱、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無臭、見以善爲精、而爲之摹寫之辭也、無善無惡、見以善爲粗、而爲之破除之辭也、豈可以淫而附會哉、王文成之揭良



知自謂易簡直捷而天泉證道獨標無善無惡一語以爲宗。余惟良卽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爲惡。結有爲無。不免費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爲易簡。孰爲支離。孰爲直截。孰爲勞攘。詎不了了。是編於風靡波蕩之中。獨爲砥柱。所補於人心不小矣。方名學漸桐城人。

九月朔日。送方本菴至毘陵。偕諸君子會經正堂。念繼山沈公忽忽心。製草一紙。候之。逾月。李元白信至。則作書之。日正其捐館之日也。沈遺命止報公及南皋。鄭公二人。其孤士皋。士龍皆公門人。極家卯翼。簡史際明曰。方本菴先生老成典刑。足爲此十月。時砥柱心學宗欲得置之公所。足下卽移入。明道院中。何如。耿庭懷與際明書。孔孟之後。擬奉程伯子以爲宗。公曰。是惟元公乎。剗記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

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不可及。又曰：元公尙矣。明道、晦菴各有獨到處，未易優劣。又曰：大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蓋公之學從無欲入，故強乎自主一宗。十一月作自反錄。

集兩年中往來尺牘及客座問答之辭，併以俟錄。人之內或問：一則曰：吾聞君子不黨，子之爲李潛，其上書也，不近於黨乎？涇陽子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富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余極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余爲富陵之黨矣。王耀州國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余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介，擢卿太僕。時則人以余爲耀州之黨矣。吳晉陵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余不揣譴起而攘臂其間。時則人以余爲吳、趙之黨矣。江新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爲光祿卿，李大同植，即家起爲綬、德守，駟至大用，皆犯時貴所忌。時則人以余爲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



沈嘉禾思孝於太宰則又以余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君子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盡撤是故黨寧陵則與寧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左者且外我黨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耳余曷敢擇焉

### 作萬厯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皇上御極以來二患迭見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致遷怒於執簡諸君後遂假畱中以泯其迹令言者更以他事獲罪邇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未幾伸者仍屈暢者仍鬱蓋根深



帝固非一時所得猝拔。論世者所以歎息於江陵、四明之間也。惟余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然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誠疑闇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爲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肅求所以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爲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

### 十二月刻涇皋藏稿。

集生平書疏、記序、傳誌、諸文，詳加刪訂，手自編次，爲二十二卷。

十五日吏部奏爲欽遵檢發明旨等事。請亟簡原推左都僉都，以新國度，服時情。其他大僚恭聽。次第檢發。時方擬公陪銓，因此章畱中不果。按劄記末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若舉書中秘義，特爲標出，作究竟語，而其

前數則有云、吾輩今日一嘆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又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爲知己。嗚呼。其絕筆之一識耶。

四十年壬子六十三歲置義莊。

先嚴贈戶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爲先伯兄、次爲不肖、憲成、次爲先仲兄光祿寺監事自成。又次爲早隄茹菲而志意甚濶、時時慕說范文正公之爲人。比卽世、有遺租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兄兄弟各自經其生、此田畱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其得三百石有奇。每歲出以周宗人之貧者、蓋二十春秋於茲矣。而食指漸眾、漸不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廩而佐之。因曰、此須別有措置、乃爲可久。又曰、吾邑糧役煩重、亦當與同區分憂、須并置役出。又曰、吾兄弟俱倖足支吾、況伯兄季



弟俱已奄逝。諸姪中尙有自給不充者。吾賴有天之幸。節嗇之餘。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同當任之。正在擬議。而疾作矣。且病且革。謂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不肖爲之流涕。無何竟不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決日夕哀痛。亟圖所以慰之者。首願捐租五百石。不肖亦願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亦願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與。亦願捐租五十石。合爲一千石。除錢糧耗折等費。外。以其半贍族。以其半助役。瞻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公同當面查發。登簿。助役者。每年擇長一名。貼銀一百兩。仍取領票。送縣驗實。如遇本戶官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卽見諸行事。而先嚴之志。亦藉以稍伸矣。第念非藉台臺寵靈。不可以垂永永。敢具呈以聞。石書。建撫臺簡吾徐公。徐名民。式浦城人。

錄嘉言善行二編。

嘉言乃集所聞於同時者。若會規會語。說善敘事。之文。或者舊宿儒。或門牆後進。悉見收採。善行則

者吾邑先賢行事某某隱德某某苦節多從前記  
載所未及者各爲小傳系之桑梓錄以備志書故  
略此編意主廉頑立懦敦薄寬鄙故詳

### 三月會陽羨

宋平涵書曰春會擬侍函丈請益乃聞舉自陽羨  
遂不及赴賢郎遭此一番磨煉自是天將玉成大  
賢處此如珠絲掛落葉飛豈礙太虛半點古人值  
此甚多乃知今人作用未是奇特且不如是不見  
道之大也時學使熊廷弼方肆其毒於東林歲試  
置與淳末等公絕不介意命鼓篋遊南雍是月復  
有澄江之行

### 四月立義莊碑於宗祠

碑文無錫縣爲承遺命以成先志事案蒙本府知  
府杜信牌該家燕院徐批批發具呈人顧津呈前事  
奉批置立義田周恤族黨昔范希文之芳規與堯  
夫之克類選哉選矣今顧贈公暨其子孫三世相



成贍族之外。又助里役。仁心義行。萃於一門。視文  
正忠宣奚讓焉。仰府行縣。酌定成規。俾顧氏家政  
著爲典則。仍通詳定奪。勒石遵照。又蒙按院房常  
鎮道。察批仰查報蒙。此本縣隨著該族長查。明田  
畝坐落等項。詳議條規。造冊到縣。據開義租。一千  
石。坐落宅仁鄉。戶名顧南仲。卽於祠旁建倉。擇人  
收管。除糧徭銀米外。所有存之米。以一石二斗。一  
二季。四房公同給散。極貧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  
石。又次八斗。婚喪老疾。隨時酌助。又以一半助役。  
糧長銀米。十二月。先給若干。次春。我足。俱當官領  
發。麥租。聽充祠倉。應用諸費。遇荒。請勘租。欠告官。  
等情。具由申府。蒙批。置立義田。以敦宗誼。至仁也。  
以甦糴役。至義也。一舉而仁義兼盡。若顧氏者。可  
以風矣。綜理規則。誠爲確當。候詳允遵行。緘。又蒙  
撫院按院兵道各批。仰府行縣。如議遵行。仍勒石  
以垂永久。等因。到縣。爲此。設義田。同族人等。知悉。  
每年收租。務用。鼓準斗斛。錢糧。先期完納。至於春  
秋助貧。照議給散。婚喪等項。聽從。酌助。其津貼。糧  
長銀米。具領到官。給發。預備。通租。告追。清理。遇荒。  
踏實。饒減。悉照部文。奉行。萬歷歲次壬子四月吉

日雲間俞璽儒書里中何之清刻。

五月二十三日寅時公終於涇里之正寢。

月望會請東林耆三日。講畢憩城寓。十八日病甚。返涇上。時與淳甯南雍侯杖試。二十日作一書寄之。命與沐代草。親索草改三四字。伏枕至第三日。忽起坐執。與沐手曰。作人只倫理二字。勉之。語訖。恬然而逝。嗚呼。所謂生順歿寧者歟。是月。上旬。作兩書。一答都門友人曰。時局紛紜。千態萬狀。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氣運使然。然制馭之幾。莫知所出。如言其隱。似宜平而劑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其。類。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於。我。無。所。致。其。毒。除。異。類。或。漸。消。漸。釋。故。獨。是。仰。則。眾。非。自。誦。同。心。盛。久。之。或。漸。消。漸。釋。故。獨。是。仰。則。眾。非。自。誦。同。心。盛。則。異。類。自。衰。新。爲。不。扶。摘。之。扶。摘。不。剪。除。之。剪。除。耳。一。答。徐。公。巨。岳。曰。宗。要。之。集。甚。佳。令。人。一。見。了。然。見。羅。先。生。有。功。於。吾。道。文。又。有。功。於。先。生。吾。輩。更。有。何。說。惟。相。與。讀。習。服。行。而。已。楊。建。祿。云。先。生。祠。已。落。成。將。於。中。元。舉。同。省。大。會。聞。之。躍。躍。神。貼。



恨不能扶病而前。當遙奏辦香，祝在坐諸君子爲  
先生發明大事也。前一札，丁長檉錄之。相知所後  
一札，高存之。簡遺草識其後曰：此絕筆也。公一生  
念頭，無日不在世道上。至是其益信矣。敢信。顧先  
朱平涵曰：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先  
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左右界以  
水，氣厚跡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先生兄弟四  
人，皆魁梧俊爽。先生與弟涇凡，公少以文章著名  
晚，以理學稱重。其仲兄涇白，爲光祿丞，亦奇男子  
也。某年，光祿於西偏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  
役人驚而剗之，曰：臙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  
已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  
社遂被言者誹謗。天平人乎地乎，亦關風氣。其又  
何尤。見湧幢小品。

校記

①再：疑當作「甚」，形近而誤。



備藏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三



顧端文公年譜

卷四

六月、禮科左給事中周曰庠奏爲正人相繼淪亡、國勢空虛可慮事。

略曰、諸臣自葉向高之外、可以負大任者、非郭正域、顧憲成、黃輝等、其人哉。乃憲成於五月二十三日故矣。二十四日、正域又故矣。蜀中朝紳有謂黃輝已先二臣故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正人凋謝、國運將隨之也。皇上驟聞三臣之殞、當亦潛然出涕。而三臣不可復作矣。臣誠切杞人之慮、披瀝奏聞。又李侍御邦華疏言、閣臣聞顧憲成、郭正域、劉日寧之逝、哀號累日、如失左右手。同時請卹之奏、幾滿公車。惟全抄寄示者、節錄附入。

七月、崇祀郡邑鄉賢祠。

提學御史熊爲學政事、舊例、鄉賢俱經該道府縣詳請批行。今本官人望久孚、無俟查核、宜徑行置。

主宗祀以光俎豆。隨送主縣學鄉賢祠訖。又撫按學三院會同批送府祠。廷弼弼此舉迫於公議。尋因互訐驍勘益攻東林。

### 八月東林公集。

同年同社及後學門生于孔兼錢一本吳遠可薛敷教朱鳳翔諸壽賢王士驥朱國禎徐必達洪文衡姜士己岳元聲顧際明于仕廉黃正賓陳敬中湯兆京吳亮孫慎行于玉立張大受吳正志俞汝楫高攀龍劉元珍文震孟荆之琦錢謙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薦徐鳴皋安希范賀學仁任光祖丁鴻明劉廷吳周繼文下洪載程山庚趙夢汪萬里四十餘人至者先於東林會哭及入泮拜奠皆相向失聲或書連袂日始去祭文摘錄首卷末載者詳與淳日記。

撫院徐按院房為闢揚清貞理學名臣事會同議照本官真修峻望粹學醇儒若此高標難拘官品理宜題請贈謚等因行道仰府檄縣將本官歷仕還秩名行節集逐一確核查例速詳。



儲藏

祀郡先賢祠。

常鎮會講諸公暨諸後學門人公進。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奏爲道脉難殄儒行當  
揚等事。

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爲人師。  
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咎東  
林禍犯時忌臣竊以爲不然。宋儒程頤後世尊之  
爲師。當日邪人詈之爲鬼。又有上章乞斬朱熹以  
謝天下。不許其門人會葬者。近日多言王守仁到  
處聚徒講學。議朝政。擾有司。敗壞風俗。此皆誣罔  
譸張。會何傷於日月乎。臣查該冊如少卿王時槐  
給事中賀欽主事劉元卿等已發訪舉行。憲成遠  
過三日。伏乞勅部勘查。題覆賜諡。

十一月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徐民式巡按御史

房壯麗題爲寺臣久著清貞懇乞聖恩贈諡等事。

據整飭常鎮兵備按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無錫縣准儒學憲增附生員吳桂森張雲鸞杜國政等呈稱已故鄉宦顧憲成德自天成學經神授凡諸懿美莫罄揄揚查得先臣陳獻章位不越簡討羅洪先贈不逾光祿並膺特典賜諡文恭今憲成實兼二臣宏新一誌乞准轉申奏請等因到學又耆老談學里排顧拱馬龍等呈到縣該教諭丁仕明知縣陳以聞知府杜承式各看語到道該本道看語到職該職會同看得顧憲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出處係世道重輕言行作人倫師表位不配德忠猷未展乎生前論定蓋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經議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查照陳獻章羅洪先例覆請贈諡謹題會誠意伯劉盡臣有疏詆公科道公本合糾盡臣邪說始息

十二月尙寶司司丞章嘉楨奏爲微臣猥荷賜環



懇恩一視錄生褒死事。

臣於萬曆二十二年因推舉閣臣事嚴旨逐選郎  
顏憲成而併追逐臣以去。今思舊事轉憶舊僚如  
孟化鯉真品真才不幸遂卒。至於顧憲成豪傑而  
聖賢者也。當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學脈之醇一操  
修之精純神理之綿密居處之淡泊粹然真儒一  
勝忠赤惟思為國家進用賢才其教澤幾遍海內。  
諸凡著述即考亭復起不易其言。竊謂易名允宜。  
禮部發刊續補議謚公冊計七人。公及沈思孝郭  
正域方弘靜李中張登高徐文彪。

四十一年癸丑正月祀邑崇正書院。

書院先祀宋楊文靖公及喻尤李蔣四公名五賢  
祠。崇靖間華比部雲增入宋李忠定公明邵文莊  
公更名七賢祠。至是邑中後學高存之等請於當  
道奉公木主入焉。

三月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奏為敬陳末議以備採

擇事。

一曰旌物故名臣。向令吳時曾一晤顧憲成、真月擊道存、有明道冲和之度者。其著述以孔矩爲宗、以依庸爲的。其操行以善與人同爲樂、以閉門作自了漢爲恥。有臣如此而不晉一秩之榮、不蒙一字之褒、國家贈謚爲何等臣設乎。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奏爲直戶齋志以沒聖恩優

卹宜先事。

顧憲成忠原夫挺學稱人師。抗顏權貴、泊然於功名富貴之場。恬意寂寥、悠然於性命身心之旨。一旦遽先夫朝露天下、何與於斯文。請亟照先臣張弼、羅洪先等贈官予謚、以表忠貞之尤。

四月、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鎮奏爲懇乞聖恩褒崇

理學事。



學之臣有身已沒而與論久乎德實優而特恩  
未及者其一爲常州之顧憲成。接周程之脈守孔  
孟之繩持身則樹清標立朝則彌風節抗時相而  
正議侃侃領後進而師範巍巍讀小心齋劄記東  
林諸會商語其窮理之精與救世之切槩可想見  
此一臣者大節嶙峋獨詣純實蓋得聖學之正直  
者也。

巡按湖廣御史錢春奏爲賢臣應卹明白無疑事。

臣屬境內禮部侍郎郭正域病故祭塋贈蔭乃其  
應得並非妄求適見撫按臺省卿寺諸臣爲顧憲  
成請卹這者疏無慮數十上夫憲成文章兼之節  
義道德合之功名立朝固百折不回居鄉真一塵  
不染緣當途之蓄怨甚深故生不免長淹於田里  
幸天下之良心未泯雖死猶爲昭雪於廟堂則今  
日者慰羣情而修曠典職因正域并有望焉。

五月祀惠山特祠奉涇凡公配。



萬歷間恩部一欵境內名賢應祀者地方官不必  
 題請徑行立祠報部。馬君嘗首倡通學具呈併奉  
 徑凡公入祠配享。隨蒙巡漕御史周檄查建祠處  
 所。侯文支俸以襄盛舉。署縣通判萬檄查建祠處  
 署道蘇松兵備僉撫院徐按院房敦促輪觀擇地  
 惠山聽松坊先構一楹以祀卜明年八月鼎建。周  
 名起元辛亥曾有疏力辨偽學之誣。

十月行人司行人劉宗周奏為修正學以淑人心  
 等事。

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道處也。從之遊者不乏氣  
 節耿介之士。而從事學問則高攀龍劉永澄為最  
 賢。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闡幽。屏虛黜煩。純如  
 也。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而歸於無我。身任名教之  
 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東  
 林最著。惟其清議太明。流禍之。士苦於束濕。遂乘  
 准撫之救。誦議紛起。意成歿而。忌者因指東林為  
 門戶。合朝野而錘之。以為黨人。夫東林果何罪哉。



惟是標榜唇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海內  
由是四面樹敵凌夸至今此則東林之罪矣若夫  
憲成之學學朱子者也其言曰世向奇朱子以平  
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  
假借不得今之世變所爲假借播弄者非乎雖然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斯憲成  
自反之學也三書之上言者不已而終不辨但云  
卽有書豈有發抄之理可謂能自反矣善乎憲成  
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利心  
之消盡依乎中庸逖世不見知而得不悔名心方  
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  
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  
亦平之說也臣切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而  
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疏曰諸臣之冤豈宣者未  
有不嫉東林者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教能廷弼  
者也至欲立東林奸黨之碑榜之朝堂而未知所  
坐乃發難於于王立繼又及丁元薦矣若高攀龍  
與顧憲成上下議論不媿淵源憲成死而戈矛無  
向勢必踪跡攀龍臣實不服卽極口東林之罪不



過養交好事疾惡太嚴而就中分別流品上者進  
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進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  
幾先東林之冤乎嗟嗟東林何罪哉顧高之稱自  
此始

高存之狀公行文成與淳持往江右請南阜鄒公  
為墓志銘又託王惟懷請碑文於儕鶴趙公

四十二年甲寅七月咨本部條議一欵謚典與易名信

今傳後緣由仰加博訪如得其人開列行實詳報  
等因行縣據詳本學訓導張衍禎等會同生員劉

允珍等書結本宦宜且攸白沙從祀於文廟並援  
念菴錫謚於朝堂又萬厯四十年通學公呈已

經撫按具題候旨今將前項應祀鄉宦緣由并開  
逐款事實文冊類鈺轉呈照驗

十月兩孤扶柩厝賢關橋之新阡因地主樹齡故  
未即葬吳峻伯端友錄姚序云希孟因來會

葬得識吳門人李應昇在癸丑之冬此筆誤也

四十三年乙卯門人洪範重刻公百二草及鄉會墨  
小試論範字禹錫新安人丁長孺曰

出錫從先生讀書涇上先生沒毀築室之思於三  
年外訪甚高復刻先生文集介其伯子平仲屬余爲  
序序見尊拙堂集

四十四年丙辰十月原任漕撫李三才奏辨邪正等  
事。

言自某某假捏妖書擅戮楚宗閹節倖中至今彼  
黨挺身報怨死與正人爲仇如大臣之賢者則葉  
向高朱國禎等去矣小臣之賢者則丁元薦劉宗  
周等去矣仇正之言不遜曰東林東林者顧憲成  
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等  
束修表表何負國家乃盡行屏斥舉鄒元標趙南  
星等並以此名加之何哉疏上削籍明年京察始  
盡去東林諸人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與沐舉應天鄉試第一百四名。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二月與淳卒。



八月、事以、揔舉、應天、鄉試、第十三名。御史張訥、借科場、弊、顯、然、請、行、嚴、究、旨、下、部、科、磨、勘、隨、經、題、覆、額、樞、文、義、甚、優、臺、臣、所、忝、無、實、明、年、中、會、試、副、榜、入、都、時、鄉、趙、馮、高、諸、賢、並、在、九、列、於、凡、學、脉、政、局、指、示、最、詳、公、生、平、出、處、之、故、亦、頗、多、追、憶、後、已、卯、鄉、試、柄、舉、第、七、十、名。

刑部侍郎鄒元標奏請卹錄遺賢等事。

先是、光廟、登、極、詔、書、一、欵、建、言、廢、棄、諸、臣、事、國、本、得、罪、者、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未、行、鄒、公、特、疏、以、公、名、居、首、云、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扶、誠、淫、之、藩、所、當、卹、與、贈、諡、以、昭、來、禩、者、也。

二年壬戌六月、贈太常寺卿、給三代誥命。

吏部題請贈官六十六員、列公名第一。誥贈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妣、及、配、皆、淑、人、淫、凡、公、同、日、贈、尚、寶、司、司、丞、制、詞、褒、美、有、學、術、方、駕、夫、顯、頤、節、義、比、肩、於、軾、轅、之、語。

九月、薨公於賢關橋之新阡。

自甲寅冬、屢卜葬期至是始獲永妥。丈丈起書墓志銘納壙中。劉伯先爲新阡記。在邑東三十里梅李鄉。

五年乙丑八月

逆璫魏忠賢從御史張訥請矯詔毀東林書院。

以御史石三畏言、迫奪官誥。

又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公與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楊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前鋒。賀煊、李朴、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會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時謂此疏、彷彿元祐黨碑。於是要典之議起矣。

六年丙寅二月、祀道南祠。



乙丑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遂先撤依廬堂其餘  
 則高存之首倡估價納官其仍畱以待興復而按  
 院徐吉將價發還存之慮後之復有變也乃以是  
 月仲丁爲文告文靖之靈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  
 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參和  
 不偏故在宋室旣培養羣哲在我朝亦與起多賢  
 如昆陵一都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啓新錢子元臺  
 穀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廷則正言直諫於朝退  
 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  
 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人  
 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壇誅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  
 子配享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  
 心之不磨至五月書院果盡毀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二月吏部題爲權奸既  
 斥公論宜伸等事。

時附璫諸人有請昭雪東林以自營展脫者太僕  
 寺少卿某言鄒元標顧憲成馮從吾等皆耆碩老

成畢竟誅。不得。奉旨。該部核酌具覆。吏部始列公名。上請優卹。是歲。王惟懷以刑部郎中定閹黨。虎彪罪案。有河南司案呈全抄。載無錫縣舊志稿。十二月。男應天舉人與沐奏為聖收維新。忠貞末。

剖懇乞天恩。褒卹等事。奉聖旨。該部議覆。

略曰。臣父生平行履。載在公評。不敢瑣瀆。聖聽。祇舉立朝。居鄉大節。陳之始。忤故相張居正。幾罹不測。及改吏部。值何起鳴。陳與郊。以內計許。總憲辛自修。抗疏論列。遂與當路相左。票擬降調。是臣父之謫。以國是而謫也。後舉天下公廉第一。再入吏部。有旨並封三王。首倡同官力爭。及會推閣臣。又首推疏請。冊立之王家屏。益與當路相左。票擬革職。是臣父之削。以國本而削也。講學東林。思以淑世。維風。且培養善類。供國家之用。而甫荷賜環。先朝露。已膺加秩。方議易名。不謂逆惡魏忠賢。呈秀。恨高攀。龍等。首發其奸。更恨倡始淵源。實錄臣父。因授意私人。石三畏。橫肆誣詆。遂將生前原



職及身後贈官一併奉。臣父母封章暨巨曾祖、  
 祖、父母誥命盡行追奪。今幸聖明御極，伏讀恩詔，  
 一欵有應，褒卹者，卽與褒卹。謹照故都御史鄒元  
 原例，披瀝上請，伏乞皇上軫念遺忠，敕給從前官  
 誥，併賜易名。不惟臣父永戴高深，而臣與沐亦生  
 生銜結矣。奉旨：顧憲成官誥卹典該部卽與議覆。  
 下吏科執禮科葉恭看發抄。

又奏爲進呈書籍事。奉聖旨：所進劄記畱覽。

略曰：臣惟自古帝王之與莫不以務學爲急。顧其  
 學非泛而無歸也。所以繼天立極，爲世君師，惟致  
 之明善復性而已。粵稽虞廷授受，言人心道心者，  
 心也。而精而一之，以允執厥中者，中卽性體也。詩  
 曰：秉彝書曰：降衷。易曰：太極無非此體。至孔氏言  
 性，近孟氏言性善，而其說乃大明於天下。至宋周  
 程、張、朱諸大儒言無欲言主敬，言格物窮理，詳示  
 人。復性之功，以上繼唐虞，洎之傳千載如一日。  
 也。我太祖表章孔孟，敦尚程朱，成祖更命儒臣纂  
 集五經四書大全，性理諸書一遵傳註，其爲世道



人心計至深且遠。慨自後學紛囂、薄真修而崇頓  
原、以主敬爲矯揉、以格物爲支離、而性體幾至割  
裂、毋乃非聖祖當日垂世立教之初意乎。臣父生  
而有志聖賢、嘗以虛無寂滅之說、返質之本心不  
合也。追質之言、積久成帙、其大指則曰：諸本體、只性  
善二字。諸工夫、只小心二字。惟我皇上秉生知安  
行之質、懋左圖右史之功、凡諸正學、悉荷表章。卽  
屬涓流、盡供採擇。謹將臣父劄記三卷、命臣男舉  
人樞繕寫、另筒封進、敬俟萬幾之暇、特垂乙夜之  
觀。倘有符性學之淵源、或上佐高深之萬一、豈惟  
臣父責慰苦心、而於帝王之所以爲教者、維持振興、當亦  
不無小補矣。奉旨：所進顧憲成劄記三卷、留覽。該  
部知道。

二年己巳正月

顧憲成羣賢領袖、鼓吹東南、所著劄記、尤深於性  
命之旨。當照鄒元標等卽與贈謚。

四月吏部題覆聖政維新等事奉聖旨復還原貽

官誥加贈吏部右侍郎給三代誥命。

又四月禮部題覆前事奉聖旨准與他謚。

吏部疏略日本官大節與鄭元標相同而理學端  
臨過之除補給誥命外應加吏部右侍郎仍廕一  
子入監讀書禮部覆稱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  
冠裳道範五十載海宇同瞻賢聖心傳千百年門  
牆共淑所當如例應賜易名及贈官誥下末云謚  
典視典次第褒崇蓋聖哀特簡在文廟兩楹俎  
豆斯則諸臣覆疏中之所未及也是冬與沐署教  
建平王申陞國子監助教甲戌陞戶部主事員外  
郎。

十二月賜謚端文。

初八日禮部為謚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翰林院遞出揭帖賜謚原在南京光祿寺少



儒藏

鄭贈太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曰端文  
守禮執義道德博聞到部爲此合劄該府轉行該  
縣及本官原籍俱一體欽遵

九年丙子八月與沐以南京戶部郎中出知四川夔  
州府告歸養母。越二年舉朱淑人九  
表態。

十四年辛巳十月禮部請從祀文廟奉聖旨著候旨  
行。

上幸國子監釋奠先師禮畢問西廡末席何以  
尙虛蔣德璟以侍郎署部事酌議近儒應祀者惟  
顧某一人且久膺俎豆褒崇之誥而其前則吳與  
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  
宜一體增進疏入上意吳羅等既在萬厯以前當  
陳胡從祀之時何以不聞議及遂俱批候旨是舉  
也實因儀曹開列過多以致將行復格宗儒鉅典  
仍當百世以俟聖人云爾

# 年譜書後

愚嘗謂譜孔子者當主論語而家語、史記諸書無足信。主論語以譜孔子者當首孔子自言而諸子推尊之說次之。如吾十有五章著與年俱進之序莫我知章指下學上達之訣盡之矣。譜宋五子者當依朱子伊雒近思二錄及黃氏文公行狀李氏道命錄蓋宋史道學傳所自出也。其餘亦無論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爲大儒年譜而非原本自言與有同德奚以幾無憾。明代學脉混亂至正嘉時而極。朝議糊塗至萬厯季年而極。不有東林誰爲救正。東林者吾邑



先正顧端文公偕諸賢倡道處也。公人品學術久有定論，但後世欲詳其學行本末與功用終始，舍年譜無由而譜。公正不易也。公以力持清議、蒙黨魁之目。雖經洗雪，然局中之機緒最勞，聲影之旁猜未釋，則剖辨難。其爲學，鎔王薛、擴胡陳、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有影附者，亦有巧竄者，則刻畫難。卽吾黨撤此二蔽而急於表章，編年敘官之際，稍或脫誤，便成倒置，滋傳訛，何以資尙論。則考證又難。惟公孫庸菴先生幼承指授，長嗣宗傳，晚歲隱居，嘗精思慎擇，爲公年譜一卷，未幾散軼，存者寥寥。又得曾孫梁汾氏追憶庭



備藏

顧端文公年譜

書後

訓述父書以揚祖德爲徵文考獻潛心增訂經年而  
是譜告成。夏受而讀之字字有據益知公正色立朝  
矜也非爭也。同人于野羣也非黨也。闢邪衛正絕似  
搜真不得已也。非好辨也。公之功上在宗社下在世  
道人心公真一代大儒哉。要而言之公以小心名其  
齋而又嘗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其自寫何  
親切也。載觀當日鄒趙高馮丁史安劉諸君子敘論  
則心悅誠服出自同執端友亦何待後人贊一詞。夏  
不敏竊念是譜行可以釐學案併可以揆國史於是  
乎書。

同邑門下後學張夏拜手敬書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晚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孔子大聖人其自敘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敢侈然效宋大儒之所爲也偶憶幼時趨庭就熟諸事拾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隨意撮錄今此稿尙存篋中

先祖夔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郡之命辭歸養母部題有清慎勤罔玷官箴孝弟慈克傳家學二語時稱實錄閒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爲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此全譜之所繇也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已潛心理學此譜雖間出夔州公口授然情蒐確核倍費苦衷惜乎原本散亡所存者什不及一貞觀少嘗愛讀四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羣書勉加補訂釐爲上下前後四卷蘇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爲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也書法義例多旁見他稿一仍其舊閣敢少更至



儒藏

顧端文公年譜述



萬歷庚戌辛亥奏章因難尙載故僅錄諸賢中知  
己數言而原稿止宗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  
集。

端

端

文公誌傳行狀係當日名賢頌交手筆並極同詳。  
而其中有一二未遑訂定者如宗言記南宗鄭先  
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篆在癸巳任考功時而  
傳作丙戌封司事銓政自記內閣屬推羅宗伯太  
宰不從雙江問誰爲此議趙少宰曰願驗封而傳  
狀俱作顧稽勳今悉偕加改正以從畫一。  
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詩記涇皋藏稿大  
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通考當下經東林會約東  
林虞山南岳經正明道仁文志矩諸商語以俟錄  
制義策論等未刻者證性編還經錄桑梓錄識仁  
答語學庸說論孟說略周易集解銓政記自反錄  
存牘嘉言編善行編其未就之書則晚年所集五  
經餘及命丁長孺作孔氏淵源錄二種後夔州公  
重刻涇皋藏稿名顧端文公集微有增刪先君子  
微近思錄刻端文語要皆精採剗記商語諸書中  
至要語也貞觀畱滯京師越七年抱病南還則累  
世縹緲梨棗已與劫灰同盡倪倅何云平東刻證



性書還經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  
幾菴屬馬中丞見五刻、割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  
付剞劂、并書以志愧。

小心齋割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疇  
日抄、又與割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  
述甚多、今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冀他日勉  
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入載西疇日抄、頃忽見高氏書目。復東  
林公啓久載涇皋藏稿、頃忽入高子遺書。又他傳  
中、東林會約亦多借用、惟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 年譜後序

從來不可一日不明者、聖學也。不可一日不持者、世道也。舍聖學而言世道、必入於功利。舍世道而言聖學、必流於異端。若吾邑顧端文先生、真明聖學以持世道者也。自姚江以無善無惡言心、學者張皇其說、輕實修而尙虛悟、一切居敬窮理之學、槩置不講、而流弊且中於人心。先生出而力主性善、重躬行。未嘗不指本體、而性善卽本體。未嘗不言事功、而躬行卽事功。其理精、其辭辨、使學者知濂、雒之宗傳、而不爲他岐所惑。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聖學也。自江陵當國、



以權智馭天下士大夫尤而效之、不盡敦勵名節。先生  
在吏部、惟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務、不憚與執政忤、  
至得罪以去。雖林居、猶與當路者反覆、別白言之。天  
下於是知君子小人之當辨、名節之當重。此先生之  
大有功於世道也。歸田後、與復東林、與同志講明斯  
道、而四方景從、如水赴壑。至今言學者、必以東林爲  
歸。先生明聖學之心、可以無負。獨先生之學萬物一  
體、使當時得大用、盡行其道、必使人心正而國脈長。  
乃兩人銓曹、不久去位、江河日下、卒不可挽。此天實  
爲之、而先生之所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先生沒後、四

十年中士大夫之爭三案者。攻魏瑄者。與夫列國難者。大約東林之人。則先生不忘世道之心。寄之諸君子者。又何其久耶。先生年譜創始於子夔州公。再輯於孫孝廉公。至曾孫中翰梁汾君。而修濶成編。松齡受而讀之。嘆其事詳而核。體正而雅。凡先生所以明聖學而持世道者。可展卷得之。而當日國事之是非。人才之邪正。亦瞭然可見。此固非顧氏一家之書也。今

天子崇儒重道。數年前。廷臣有請以先生從祀孔廟者。得

俞旨、以俟明史之成。今史成有日、而是書適出、則將來崇祀之議、亦將於此徵信焉。松齡生先生之鄉、慕先生之學、而不能窺其萬一。得附名簡末、甚幸、抑甚媿矣。

康熙歲次乙亥仲春、後學秦松齡敬書。



年譜跋

錫山先賢顧端文公文章道德暨出處大節炳如日星。自鄒忠介迄馬文肅諸賢業敘而論之。小子言更何所述。惟是年譜一書不成於端文之日而成於端文之曾孫貞觀先生之手。則奚容竟無所述也。言備員是邑久時。一過徵緯堂爲先生著書地。堂中圖史羅列。十凡恒滿。大率皆明末記載及海內名賢傳志書疏。而銓曹積案講壇會語之屬尤多。徐詢其故。迺知先生徧考端文行實及當時在朝在野諸人。得一人必按其人生平言動與端文相發明者。以徵端文。



某年某事、令事之初終、月日之前後、確乎不爽、而復合之於篋中、藏弄往返、牋牘精蒐、審核力之所窮、幾幾有神者告之。至若遡庭訓以昭繼緒之原、冠綸音以識表章之大、序著作以明進學之漸、臚及門以揭道統之傳、其所繫爲甚鉅、而先生之用心、於是乎不可及矣。言生也晚、無能窺昔賢萬一。竊謂世之有志斯道者、欲求端文之學、當從是書以求先生之用心、門廡堂奧、庶藉仰瞻彷彿。而言之獲久於是邑、受是書、援筆而述之、抑何幸歟。請亟流傳、以惠來學。時康熙甲戌長至日、山陰後學徐永言謹跋。



校記

①忠：疑作「知」。

# 胡應麟年譜

吳 晗 編撰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據《中國史學叢書》本重排

《胡應麟年譜》，吳晗編撰。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〇二），字元瑞，更字明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明蘭溪（今屬浙江）人。萬曆四年舉人。性孤介，厭薄榮利，自負甚高。以文學為王世貞所知，被朱衡譽為「天下奇才」。晚年益肆力於學，築室號「二酉山房」，聚書四萬餘卷，專事著述，徵引廣博。他治學反對空疏，主張「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所撰《四部正訛》一書，為古書辨偽，功力極深。著述多達三十餘種、三百多卷，以《少室山房類稿》、《詩藪》、《少室山房筆叢》等較具影響。

吳晗（一九〇九—一九六九），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義烏人，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畢生治史，尤致力於明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元璋傳》、《明史簡述》、《讀史札記》、《江浙藏書家史略》等。此譜以攷述學行為主，兼及交遊與家事，突出了譜主在文學創作、占書辨偽、圖書收藏等方面的貢獻，對譜主的學識也有恰如其分的評價。所繫事蹟，一一標明出處，頗可信據。此譜為迄今記述胡應麟生平事蹟的唯一年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胡應麟年譜

吳 吟

蘭溪胡氏其先出安定先生瑗。安定先生仕宋、教授於吳、子姓留吳興、遂世世家其地。元末兵起、徙蘭溪、五傳而爲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富。明萬曆丙午本蘭溪縣志卷四胡僖傳。字寬庵、是爲先生祖

父。娶鄭氏、生副憲公僖、是爲先生父。少室山房類稿卷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

禮部公質而愿、與兄弟同業賈、獨重然諾、安義命、用是賈日困、復燼於火、家日益貧。全上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副憲公字伯安、一字子祥、號公泉、嘉靖乙未進士、有胡副憲集、崇正書院志行世。光緒本蘭溪縣志卷五人

物志胡僖傳。幼慧、總角已悉讀靈樞、金匱、素問等、窮其說、忽翻然悟曰、大丈夫生明世、當用仲尼周公道

沛澤萬里、胡株守一技、亟棄去、業儒、補邑弟子員、試輒高等。時邑中唐太宰龍方請告家居、偶讀其文、大奇之、立召見。時副憲公甫弱冠、衣敝衫草屨進、而神采秀澈、風度朗朗玉立、一坐客盡傾。太宰顧謂坐客、是寧獨藝文、即器識無兩。幾欲以女妻之、奪母命止。然自是遇之獨厚、歲問遺無虛日。

己酉一五四九當省試、督學豐城雷公禮行校士、試公文居首、爲閩學使者萬安朱公衡所賞。秋赴省試、獲雋。歸逆宋宜人、堂上懽甚。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先生外大父宋震、字道亨、爲邑中允、埠著姓。爲人倜儻負奇、芥視一第甚。既屢試不售、中棄去、攝古衣冠、築別墅曰雪溪堂、聚書萬軸、臥其中、經史子集環向、恣讀之、間發爲詩歌盈帙。晚尤好方術家言、自長生、黃白、星曆、緯候、鍼石、六甲、五行無弗治、而獨形家得其宗。所著風水井見、輿地指蒙多行



儒藏

世。全上。

母宋宜人少茹素禮三元北斗而於觀自在如來敬事彌篤。性警穎殊絕雖不諳筆硯而諸史百家稗官小說下逮傳奇詞曲屬於耳者終身不忘。善持家識大體副憲公之有所建樹宜人內助之力爲多。全上。

弟鵬出副憲公側室唐氏妹鳳宋宜人出均早殤。全上。

一五五一 明嘉靖三十年丁亥 先生一歲

夏五月念二日先生生於蘭溪城北隅世宅。

類稿卷二十三三十初度抒懷六百字。

名應麟字元瑞晚更字明

瑞嘗自號少室山人。

全上嵩山歌序去余家五十里而近有山曰嵩穹窿翠嶺峭倩幽邃視洛之嵩高不知孰為伯仲也。旁一

峯千仞秀出巖嶮雲際若軒轅浮丘所嘗居者余因以嵩之少室名之且為作長歌以紀其勝。

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

成羊故事更號曰石羊生。又號曰芙蓉峰客壁觀子。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

卷六十八胡元瑞傳全浙詩話卷三十四。

先二年副憲公成舉人迎娶宋宜人。以家貧親老設帳授徒於鄉藉脯脩以給甘毳江南諸從學就之如雲。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先四年王世貞

明史文苑傳三字元美號鳳洲一號弇州太倉人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文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

顯聲華意氣籠罩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頓起有弇州四部稿行世舉進士觀政大理與同官吳維岳峻伯王宗沐新甫袁福徵履善為詩社與歷城李攀龍字于麟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倡七

子詩社名最高。自號滄溟。有白雪樓集。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三。定交以詩文相切劘。山人臨清謝榛、茂秦、明史

卷二百八十七、字茂秦、臨清人。李攀龍倡詩社、榛為之長。後被擯、以布衣遊王公間。卒。長興徐中行子與、全上、字子與、長興人。嘉

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江西布政使、萬曆六年冬卒官。南海梁有譽、公實、全上、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以刑部主事歸。卒年三十六。

廣陵宗臣子相、全上、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仕至提學副使卒官。有宗考功集。先後入社、彬彬稱同調、極一

時之盛。藝苑卮言七。

是年楊慎六十四歲、謝榛五十七歲、李攀龍三十八歲、吳國倫二十八歲。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

明卿序。汪道昆二十七歲。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明卿序。王世貞二十六歲、張鳳翼二十五歲、王世

懋十六歲、焦竑十一歲、沈思孝十歲、汪道貫八歲、李維楨五歲、馮夢禎四歲、湯顯祖二歲、邢侗一歲。

一五五二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歲

是年梁有譽以病告歸、謝榛亦出都。李攀龍乃倡為五子詩、以紀一時交遊、彼此各有和詩。標題雖

為五子、其實當時在都結社者李攀龍、王世貞、宗臣、徐中行、謝榛、梁有譽、實為六子。藝苑卮言七。

一五五三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三歲

時攀龍明史卷二八七與茂秦有隙、王世貞乃重定五子詩、去謝榛而登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

進士。累官至河南左參政。歸田後聲名藉甚。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以壽終。藝苑卮言七。

一五五四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四歲

是歲豫章余曰德、德甫、銅梁張佳胤、肖甫、郢上高伯宗、太倉徐子言、相繼入長安社、操觚翰之政。當



時有七子之目。謂前五子及余張二人也。弇州四部續稿卷四十四陳于詔臥雪樓摘稿序。

一五五五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五歲

生五歲。穎慧絕倫。副憲公令出侍客。客占對必屬。授之書必成誦。類稿八十九石羊生小傳。弇州四部續稿卷六

十八胡元瑞傳。

是歲楊忠愍繼盛論死西市。王世貞爲經紀其喪。王鳳洲年譜。

董玄宰其昌生。

一五五七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七歲

先生好學性成。在垂髫時即知崙心經籍。類稿九十二西山房記。始余受性顓蒙。於世事百無一解。獨偏嗜古書籍。七齡侍家大人側。聞諸先生談說文典。則已心艷慕之。時時竊取繙閱。

是年王世貞在山東。官青州兵備副使。撰次西曹所作詩爲金虎集三十二卷。又別集六卷。王鳳洲年譜。

一五五九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九歲

從里師學經生業。心厭之。獨好爲古文辭。嘗趨庭請質曰。吾鄉范祖幹金履祥。一先生皆布衣耳。何僅

以科名重耶。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志文學胡應麟傳。日從副憲公篋中竊取古周易、尚書、十五國風、檀弓、左氏

及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曹植、杜甫諸家恣讀之。副憲公奇其意。弗禁也。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從副憲公客武林。類稿卷五十五西湖十詠序。

副憲公第進士。公故貧。進士祿薄。值歲大蝗。歷齊魯燕趙至都中。千里地盡赤。迎贈禮部公及母鄭

與宋宜人挈應麟入都、以外舅宋道亨春秋高、固請偕往、寓京邸中、日治二缶、一缶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缶所與婦共脫粟苦蕒、多方供張、具奉二尊、暨宋公驩、俸人不足、簪珥脫繼之、務安厭其意乃已。弇州續稿卷七十九胡觀察傳、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先生隨侍燕市、日與四方賢豪長者游。類稿卷八十五信州土瓜詩序。

楊慎卒於滇。

一五六〇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十歲

燕中四方都會、故鬻書數也。副憲公亦雅負茲好、每退食、諸賈人以籍來、先生輒從、與其旁市得、輒取盡讀。而是時肅皇帝末年、旱蝗迭見、先生大父母復就養京邸、俸人不足、恒乞貸鄉里、以故帙繁而價重者、率不能致、間值異書、顧非力所辦、則相對太息。類稿卷九十二西山房記。從副憲公往謁周公

瑕天球。類稿卷一百十四與周公瑕書、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傳、周天球字公瑕、吳人、以書名世。

鄭太宜人病、副憲公晝宿、泣而籲天。宋宜人扶掖視寢、洩衣帶、糾結病十旬、竟不起、奉喪闔家南歸。居憂瘵悴骨立、闔郡嗟咨其孝。類稿九十一先宜人狀、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外家後宜塘東、每往來哀慕不禁、

因建橋以志意、今名其地爲思親橋云。蘭溪縣志卷五胡僖傳。

爲禮部公納天津陳氏女、踰年生子佐。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

十月、王世貞父薊遼總督忬爲嚴嵩父子所構下獄、死西市。世貞兄弟扶櫬南下、里居不出。王鳳洲年譜。宗子相臣卒。





一五六三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先生十三歲

十三四爲詩歌稍稍聞里社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副憲公服闋以禮部公春秋高欲終養禮部公趣之乃挈先生入都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全上家大人履

歷述。

一五六五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十五歲

八月華陽博議二卷成序古今稱博議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夫異匪常經癖非習見俾實沉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均泯泯乎亦有麤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輝襲耀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斥弗語即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誇黜奇衒獎閎鉅掇遺逸抉隱憂樞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指且以明無當之弗足責云。華陽博議序。

副憲公奉命提調場屋爬搔宿垢百廢具振竣役條陳便宜十事將上之會聞禮部公訃挈先生奔歸毀瘠如喪太宜人禮時公先後治喪貧愈益甚聚徒自給靡寸牘人有司。類稿八十九家大人屬歷述九十

二二西山房記。

百家異苑成。先生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



儒藏

胡應麟年譜

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篇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一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

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記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撫異

記一卷、賢異錄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

類勿與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

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遣

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人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風流藉以不湮而遺編故帙亦因概見大

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

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二酉綴遺卷中類稿卷八十

三。

一五六六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十六歲

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已挾書從副憲公北下。錢唐浮震澤並吳會金陵擊楫大江益東走青徐齊魯境踰趙入燕乞食長安市悲歌薊門易水間所至興會感觸一發於詩。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是時黎

民表。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黃佐傳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舉鄉試以能文授翰林院孔目官至參議經籍會通四黎惟敬博雅好古

嘗罄秘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為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澱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

湮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並二書失之。歐大任。明史卷二八七黃佐傳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由歲貢生歷官南

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終。**周天球**、**徐中行**、**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卿。有二酉園詩文集行世。

見四庫總目卷一七八。**戚元佐**、類稿卷一百十扇頭跋五。戚元佐字希仲、橋李人。有青藜閣集。**沈思孝**、明史卷二百二十九。沈思

孝傳、字純父、嘉興人。隆慶二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有行成郊居、西征陸沉諸稿、溪山堂、吾美堂等集。見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康從**

**理**、字裕卿、永嘉人。類稿卷三十五哭康裕卿五首序。始余十六遊長安、邂逅裕卿於友人席上。裕卿得余詩讀之、即狂叫擊節曰、子珍

重、必有聞於世。自是定交無間者十數載。有二雁山人集。**祝鶴**、蘭溪縣志五、字鳴皋、寄籍京兆。以古文詩歌著聞於時。性嗜酒、數斗

不醉。胡應麟為作長安酒人傳。經籍會通四里中友人祝鳴皋束髮與余同志、書無不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

錢悉輸賈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童佩**、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佩字子鳴、龍游人。家貧、從其

父載書鬻吳越間。後買一舫遊四方。帆檣下皆貯書。讀之窮日夜不息。藏書萬卷。皆手自勘讎。嘗遊崑山、執經於歸有光。久之學益富、

詩歌日益有名。有童子鳴詩集六卷。王穉登序。王世貞撰傳。經籍會通四、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秘帙。余

筐篋所藏往往與互易。**文彭**、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傳。彭字壽承、徵明長子。官國子博士。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殷都**、靜志

居詩話卷十五、字無美、蘇州嘉定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夷陵知州。入為兵部員外。歷郎中、調南刑部、京察去官。**南海梁思伯**、**信陽**

**何啓圖**、**吳下曹子念**、**吳文仲**、**燕市劉仲修**、**江右楊懋功**、**楚中劉子大**、**丘謙之**、**晉陵朱在明**、**安茂卿**、**濠**

**梁朱汝脩**先後抵燕、發先生藏詩覽之、咸嘖嘖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雅會高集、先生以齒

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

小傳、詩藪續編二國朝下、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邁萬安朱衡**、類稿卷九十二萬安朱公墓誌銘。字士南、江西吉州萬安人。學

者稱鎮山先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生正德壬申。卒年七十三。為所賞識。類稿四知詩序。**臨淮小侯李言恭**、明史

卷一百二十六李文忠傳、字惟寅、文忠八世孫。嗣封臨淮侯、守備南京、入督京營、累加少保。好學能詩、折節寒素。方盛與海內諸

賢豪談天碣石。一日耳先生名、亟虛左以上客迎之、爲上賓。類稿卷八十二李臨淮青蓮貝葉稿序。按先生又與李

惟寅等結南皮社、類稿卷五十八壽李惟寅五辰初度、北海筵中酬未停、南皮社裏歎飄零。青衫白壁連蕪市、紫綬黃金歷漢廷。可證

註、余與惟寅嘗合所作論爲聯璧編。始結華陽社、同社陳思育、潘光統、安紹芳、丘齊雲、朱正初、茅溱、周柱。類稿卷

五十跋楚游餞別卷。諸人爲文酒之會、旬日不聽出。由是先生歌詩頗傳播長安中、諸貴人往往願交先

生。類稿石羊生傳、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

王世貞藝苑卮言六卷刊成。王鳳洲年譜。

一五六七 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十七歲

鄴下宗正朱睦㮮。明史卷一一六、朱睦㮮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丘

李氏書萬卷、築萬卷堂、丹鉛歷然。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所撰有禮經稽疑六卷、授經圖傳四卷、韻譜五卷。又作

明帝世表、周國世表、建文遜國褒忠錄、河南通志、開封郡志諸書。萬曆八年卒、年七十。學者稱西亭先生。最蓄書、饒著述、賓客

傾四方。嘗餉先生秘籍數種、並五言八韻。北郡詞林冠、申陽藝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掇

香山秀、才如漱水清。鏗然全謝眺、邈矣邁陰鏗。綺麗風應遠、沈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曆詎堪評。

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慚下里調、焉敢應同聲。經籍會通四。按文中作時年十六、據類稿卷一百十扇頭跋時余

年十七、移置此年。

一五六八 隆慶二年戊辰 先生十八歲



春與祝鶴徒步入西山、裹糧窮極、人迹勿到處、所至橫盡筆端、彌月歸、倡和篇章盈篋、好事家多歛  
颺行之。類稿卷八十八長安酒人傳。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陶氏說郭  
中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龍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九流  
緒論下。

南下迎娶妻舒氏、舒允升妹。類稿卷九十二西山房記、卷九十五祭內兄舒允升、按二西山房記、時余年十七、始娶、類稿

卷二十庚辰三十初度詩作十八。過吳門、訪周天球不遇、秋杪返燕、再訪之、寓舍則天球又已出長安十五日

矣。類稿卷一百十四與周公瑕。時副憲公亦以服闋入燕、太宰蒲州楊博夙耳副憲公名、即出他精膳郎以

副憲公補其處、俸入稍優、於是極意購訪羣籍、凡寓燕五載。類稿卷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九十二西山房記。

李開先卒。

一五六九 隆慶三年己巳 先生十九歲

副憲公遷祠祭員外郎。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按蘭溪縣志五胡傳、服除、授刑部主事、轉主客郎中、  
誤。

吳維嶽卒。

一五七〇 隆慶四年庚午 先生二十歲

副憲公遷主客郎中。

時虜俺答以孫把漢故乞款塞。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隆慶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

降、總督王崇古留之、以為指揮使。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促俺答降、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間言。舉

朝難之、不欲許。宗伯潘公晟咨主客郎、副憲公謂、虜一小人、殺傷鹵掠、不可以億計。今納款、歲費不過十萬緡、而於朝廷體甚尊、許之便。諸大臣議以克合。凡宴錫賚、予典冊、悉以屬主客。副憲公擘畫處置、鑿鑿中窾、竟俺答世無害。政府大以為材。驟遷秩儀制郎。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李攀龍卒。

一五七二 隆慶六年壬申 先生二十二歲

穆宗崩、一時登極、改元、覃恩、賜赦。山陵經筵、幾務旁午。副憲公應之沛然。於是當以大典勞遷九卿。銓曹虛席待。會肅王襲封之事起。先是嘉靖三十四年肅懷王薨、無子。高祖制、諸親王庶子封郡王。親王絕而將軍中尉繼者、仍故封、不在例。諸郡王於支遠者、不當襲。而近者乃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輔國將軍縉、續中尉賤、例不封。且屬從父、不宜襲。中尉故富、行萬金中常侍、恫喝扇謗。副憲公不為動。事迫、權璫授旨吏部、出之為湖廣右參議、治稅糧。蓋不踰月而封典行矣。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

胡觀察傳、明史卷一百十七肅莊王傳。

夏、束裝南返、便道還里中。宋宜人顧從宦日久、田園蕪、又先生體素羸、因請留處家。而副憲公入楚督漕糧。類稿先宜人狀、卷三十四壬申夏生日途中作、大泌山房集卷四十六贈湖廣參議胡公序。命下、束裝日、宦橐無錙

銖、而先生婦簪珥亦罄盡、獨載所得書數篋、纍纍出長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載、中間以試事入杭者三人、燕者再。所涉歷金陵、吳會、錢塘、皆通都大邑、文獻所聚、必停舟緩轍、蒐獵其間。小則



儒藏

胡應麟年譜

旬餘大或經月、視家所無有、務盡一方、迺已。市中精綾巨軸、坐索高價、往往視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貴重宋梓、直至與古遺墨法帖並。吳中好事者、懸貲購訪。先生則以書之爲用、枕藉攬觀、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閣、經歲而手弗敢觸、其完好者不數卷、而中人一家產立盡。亡論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經見異書、倒庋傾囊、必爲己物。親戚交游、上世之藏、帳中之秘、假歸手錄、卷帙繁多、以授侍書。每耳目所值、有當於心、顧戀徘徊、寢食俱廢。一旦持歸、亟披亟閱、手足蹈舞、驟遇者率以爲狂。而家人習見弗怪也。自先生爲童子、至今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副憲公成進士、敷歷中外、滋久、乃敝廬僅僅蔽風雨。而先生所藏書、越中諸世家、顧無能逾過者。蓋節縮於朝晡、展轉於稱貸、反側於寤寐、旁午於校讐者、二十年於此矣。

類稿卷九十二西山房記

其論藏書與讀書、賞鑑與好事

之別曰、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畜書。雄猶校讎天祿、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胸腹耳至、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歎也。若劉向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又曰、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緬青緗、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經籍會通四

先生藏書、雖大半集自燕都、而在故鄉搜得者亦復不少。義烏虞守愚侍郎、德煜參政父子、築樓藏書

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歿後其書悉歸先生。人海記。

入楚省父。類稿卷四十九將之武昌別社中諸友時家君出參楚藩。

王世貞重定藝苑卮言益爲八卷又附錄四卷成書。王鳳洲年譜。

一五七三 萬曆元年癸酉 先生二十三歲

王世貞自家起湖廣按察八月抵任副憲公始與之游。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六答胡元瑞第一書與胡觀察伯安

第一書。

先生自楚歸越。類稿卷百十跋楚游錢別卷。宋宜人患頭風先生委身醫藥間日夜扶持不休宋宜人頭風

良愈而先生以過勞得清羸疾因跳匿金華山中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馳驛過蘭溪從山中蹤跡得

先生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先生心感朱公知念無以報則述公治水顛末賦長歌七百言以贈

朱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類稿卷九十二建安滕公墓誌銘滕伯輪字汝載別號小松福建甌寧人嘉靖壬戌進士官

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五二六一五八九曰勿失之天下奇才也滕公讀大奇之亟移文博士廩先生併檄

先生入武林。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讀書萬松精舍與包釋升陳立夫余元采輩同

學。類稿卷九十八閏九月望後抵淮上包釋升水部邀集署中二首序。王山人象始從先生遊。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遊草序。

文彭梁思伯卒。

一五七五 萬曆三年乙亥 先生二十五歲

時侍御蕭公萬公合試越東西士千人再拔先生文冠軍。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王世貞官鄖陽巡撫，撰定前後詩賦文說爲四部稿，次年刻成，凡百八十卷。王鳳洲年譜。  
謝榛卒。

一五七六 萬曆四年丙子 先生二十六歲

鄉試以經義中式，成孝廉。

先生始願從赤松子，兄弟牧羊窮谷間，中屈意當路，恒勿勿，每攝衣冠，則攬鏡自笑，是楚人猴而沐者。然用二尊人故，未敢遽絕去。類稿石羊生小傳。癖嗜古籍，遇有稀刻，雖解衣典質，所不惜。張文潛柯山

集一百卷，先生舊藏，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疋，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並解所衣烏絲直綴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書，之不善，得直慨然。會官中以他事句喚，因約明日。先生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爲之悵惋彌月。經籍會通三。

秋，王世懋以江西參議赴官，過蘭溪來訪，邂逅蓬茅，片語投合，杯酒揚挖，形骸頓忘。由是始訂交契。類

稿卷五十六夜泊金閭寄莫王敬美先生八首序。靜志居詩話卷十四。王世懋字敬美，太倉州人，世貞弟。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奉常集。

冬，以計偕北上。類稿卷五十。余爲五岳之懷久矣。丙子冬，將以計偕北上，適少參王公自秦中過訪，爲余劇談蓮花玉女之勝，且

出諸登覽，作見示。恍如曳杖從公遊，憩太華絕頂者，不勝飛動之想。輒賦七律四章。

王世貞自鄖陽解節歸、除南京大理寺卿、未之任、爲南給事楊節所劾、得旨回籍聽候、別用、自是棲息弇山園、身雖退而名益重。王鳳洲年譜。

祝鶴卒。類稿卷八十八、長安酒人傳。

### 一五七七 萬曆五年丁丑 先生二十七歲

歐大任。靜志居詩話卷十四、字楨伯、廣東順德人、以歲貢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有思元堂、旅燕、浮淮、蘧園諸集。時官虞部、置

酒高會、先生與劉紹恤在座、初不相識、劉問張幼于獻翼。全上卷十三、長洲人、更名敎、國子監生、有文起堂正續集。

曰、何人、幼于曰、胡孝廉、劉猶未知也、曰、今日楨伯會同調、如何濫及舉人、幼于笑曰、胡亦云、今日會

同調、如何濫及評事。紹恤時官大理寺評事、玉劍尊聞卷十九。

副憲公以忤張居正旨、左遷雲南按察僉事、回里小住。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按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家君被命

去楚、吏民遮道留以千數、已乘扁舟浮洞庭、度沅湘、弔九疑、益西南行、夜郎、貴竹、萬山中、攬觀夷夏、大防、天地、日月所窮際、出沒、凡百

日抵滇文、似副憲公、僦秩後、即由楚赴滇、然據石羊生小傳及胡元瑞傳、則應是於赴滇前、折回浙中小住也、王世懋奉常集詩卷十、

蘭溪訪伯安、胡丈留飲、時郎君元瑞獲僞、雅慕其高才、抵掌論文、幾申旦矣、輒賦一章、又文集卷六、胡元瑞詩小序、丙子歲過蘭溪、元

瑞方獲僞、將計偕、予幸覩焉、談藝過丙夜、元瑞出示所為詩、為之擊節賞嘆、越歲再一過之、元瑞輒趨迎為具、執通家禮甚恭、而詩每

見愈益奇。

夏、下第北還、杜門谿上、適王世懋來過、顧謂副憲公、阿戎安在、吾願就與語、浹談竟兩晨夕、瀕行、握先生手曰、不佞縱橫藝苑、自于鱗外、鮮所畏、差強人意、獨生耳、生幸及家司寇。世貞胡可弗一遊其門。



儒藏

胡應麟年譜

先是先生讀弇州四部稿，謂古今文章咸總萃是。幸得世懋，紹介劇權，輒以尺一通世貞。世貞業聞先生得先生恨晚，首爲先生序少室山房詩，挈衣鉢授焉。藝書卷四胡應麟傳眉註：元瑞有印章，其文曰瑯琊衣鉢。

致書略曰：始者見家弟與曹甥子，念稱足下，又見殷無美稱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鮮所

畏，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中略足下宏放奔逸，若飛黃躡景，頃刻千里，而步伐操縱有度，不致負嚙決

之累。詩格調高秀，聲響宏朗，而人字人事皆古雅。足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

有之，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陋而簡於辭，博識者濫而篤於筆，篤古則廢今，趣今則遠古，斯語也，誠

學士之鴻裁，而藝林之匠斧也。以足下雖過於稱僕，而哲於論學，乃爾僕尚何所道？勉旃，深造自得

而已。才騁則禦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促則澹之使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

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十六與胡元瑞第一書世貞數期先生海上，坐宋宜人病未能赴

蓋自是不上春官者六載。類稿石羊生小傳

當時的學術界，受姚江諸儒的影響極深，不尚讀書，耑從頓悟入手。明史二八三王畿傳說：王艮讀書

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說中理解。賀欽傳：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

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求放心而已。末流至謂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

皆桎梏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鄧元錫傳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自然，結果自然是束書高閣，輕視著述。在

另一方面，可說是無獨有偶。自弘正間李夢陽倡言復古，操觚雲湧，而咸以讀書爲戒。至有晉魏以

還茫然心目者。文章之盛，幾軼古先，而學問之衰，無逾晚季。至於嘉隆、玄談日沸，即豪特之士崛起



儒藏

胡應麟年譜

其間而屬辭者虞譏於堆塚多識者取銷於支離

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少司馬王公

先生與王世貞書極論其

弊云明興慶陽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蹤三古之上經秦緯漢出宋入唐亶謂不賞之鴻勛無前之

傑思而運屬榛蕪功繇草創擬議之則滯焉弗鎔采蓄之程隘焉弗廣兩都而外誦法靡徵六季以

還見聞旋廢以致緣情者病其剽敼多識者陋其拘攣

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

堂堂皇皇地扯起

復古的旗號實際上卻是一句不肯讀書的冠冕話當然除了模倣以外無路可走所以這時候的風

氣自然成了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了

詩數內編古上

王世貞致書陳

耀文談到這時候的學風也極示憤慨他說

中略

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譟言之禁甫離齟即從事學官

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

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令人憤憤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之語

蠅襲蛙傳以文其陋而瞶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羸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

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為不足道實不如宋儒日佔俸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

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顧不能沉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嬾事

時時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

室塞

中略

楊用修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覩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

尺豎子所不道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成益自

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笑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

弇州四部續稿與陳晦伯書

談性理者以實踐標榜、掩其不讀書之陋、談文學者以復古號召、倡不讀漢後書之說、兩家互相應和、形成一種淺薄浮泛的學風。即有一二傑出之士、亦復泛涉淺嘗、依傍門戶、不能自立一說、進一解。蠅襲蛙傳、風靡一世。在如此的環境中、王世貞、胡應麟同時發表不滿的意見、同時提出改革的標準、作有意識的反抗。他們以爲文章學問本非二途、在積極方面提出博精二字、學求其博、義求其精、要深要廣、人之九淵而毋墮於魔、放之八極而毋墮於幻、要高要沉、舉之千仞而毋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毋滯於羸。在消極方面、要避除的是晦、是雜、晦則不達、雜則不醇。兩人的見解和目標大抵相同、其持論亦無大出入、並且都能實踐。他們所標榜的口號、博極羣書、學誇一世、開一時讀書著述的風氣。在思想方面、也不受傳統的桎梏所約束、自有堅定的立足點。這在明代的學術思想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解放時期。不過矯枉過甚、其末流又犯了姚江學者的同樣毛病、事事模擬剽竊、流於空泛膚陋。這一點在王世貞的晚年、他也似乎見到。他說：

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不爲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誼、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閨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家必敗矣。藝苑卮言五。

四庫總目一七二即據此立論、批評得頗爲公道。

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於萬曆之季、橫踞海內百有餘年、其中一二主盟者、雖爲天下所擊、體無完膚、而其集終不可磨滅、非惟天姿絕異、籠罩諸家、亦由其學問淹通、足以濟其驚桀、故根柢深固、雖敗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疏不學、不能如王李剽竊秦漢、乃從而剽竊王李、黃金白雪、萬口一聲、一時依附門牆、假借聲價、亦得號爲名士。時移事易、轉瞬爲覆瓿之用、固其所矣。先生父僖與世貞弟世懋爲同年生、又與世貞有交誼。先生之得交世貞、一是由曹子念、殷無美的揄揚、二是由世懋的紹介、三是由於先生自身的讀書博學、和世貞同聲氣、在少室山房全集和所著詩藪中、雖多推崇琅玕之論、亦由世貞之學問淹通、籠罩一世、心誠悅服、非出矯情也。明史說他攜詩謁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所著詩藪二十卷、大抵奉世貞卮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貞傳附胡應麟傳。實非持平之論。

一五七八 萬曆六年戊寅 先生二十八歲

家居校讐宋太史詩。

弇州四部續稿卷二〇六答胡元瑞第二書。

王世貞致書述欽佩意、略云、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減鄴侯、日枕席坐臥其中、世間事無足上眉尖、胸次者、以僕所見、當今博洽士、陳晦伯可稱無二、然不無書簾之恨。楊用修頗以綴屬稱、而疏鹵百出、檢點不堪。自李獻吉戒人讀書、當今此道彌厄、何意晚歲從少年中得足下。家弟每嘖嘖足下過目不忘、髫髻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已學無不窺、浸浸有雄視百代意。全上答胡元瑞第五書。且邀相過、賦贈有一字風雲爭吐氣、千秋日月破藏名、莫誇終古神交在、所見俱應勝所知之句。全上卷十五再答胡元瑞。



藏

徐中行卒。

一五七九 萬曆七年己卯 先生二十九歲

以母病不與會試。時副憲公在滇家無長丁。先生家居奉母。其淒落情況。可於其詩中見之。徘徊高堂。病一臥垂十年。既無稚子娛。亦寡羣從援。椿庭渺何處。萬里越滇南。感此去住懷。歲歲摧心顏。夙昔慕巢由。披髮箕穎隅。矧茲烏鳥情。能不懷倚閭。令伯惟承權。王陽實迴車。亦知軒蓋榮。方寸寡所愉。願言青雲客。矯翼升天衢。君子游巖廊。小人安敝廬。

類稿卷十二己卯仲秋復當計偕北上以家母病不赴與諸

友言別。

先生既不上春官。燕中遂有傳不起者。胡孟弢汝煥方就試院中。聞之大慟。後王世懋過蘭溪。為先生言此事。感其氣誼。賦詩謝之。

類稿卷十三余既不上春官燕中遂有傳不起者孟弢方就試院中大慟王次公過澱水為余言之。

新建喻邦相均

蘭溪縣志卷四喻均傳均字邦相新建人萬曆七年以進士宰邑性剛介不媚上官不撓權貴好飲酒工詩文與

邑人胡應麟最契相締為文字交詩藪云喻詩如浙江觀潮游雁宕天台皆高華雄邁與嘉隆相表裏十一年以陞杭州府同知去

於詩意氣不可一世以進士來宰邑獨善先生游覽倡和無虛日為詩酒之交。

類稿石羊生小傳。

俞允文卒。

一五八〇 萬曆八年庚辰 先生三十歲

夏東陽李能茂

藝書卷七斯一緒傳李能茂字仲達一字允達東陽人金華徵獻略能茂所作有卑爾亭集武林唱和集友疇山

房集。來見訂交。類稿卷八十一李仲子集序。其爲詩師先生、先生亟薦之王世貞先生所。世貞亦知之、有雋朗

之目數貽之詩、所以屬之者良重。婺書卷七斯一緒傳。與先生齊名、時稱胡李。蘭溪縣志胡應麟傳、金華文徵姓氏

傳略。

五月念二日、先生三十初度、作抒懷六百字。

浮生寄天地、瞬息如風霆。回首塵埃中、倏已三十齡。家人慶初度、漿酒羅前庭。寧知志士懷、百憂坐中並。粵惟肅皇世、婺女流星精。休禎兆前夢、抱送錫嘉名。三冬學頗足、抽翰預時英。才非正平敵、賦奪文考聲。乘髻謁帝里、弱冠棲神京。散髮昭王臺、萬象愁憑凌。悲歌問屠狗、擊筑偕荆卿。郭隗豈佳士、樂生徒老兵。登高望幽薊、長嘯盧龍營。風吹大漠雪、亂洒胡天青。盛時方罷戰、絕塞無王庭。徒令終童策、默默不得鳴。蕭條對短褐、激烈投長纓。飛書入詞社、授簡羅簪纓。羣公競識面、大匠遙尋盟。清談墮玉塵、劇飲呼長鯨。華陽奔空澗、碣石高崢嶸。千言照白日、雙字懸青冥。風塵一朝異、聚散如流萍。衣冠競祖道、卻出長安城。含悽問岐路、息駕還林垌。袖中兩龍劍、錯落埋寒星。窮年臥深巷、白眼橫柴荆。時人不解識、往往呼狂生。咄嗟大運謬、采藥尋仙靈。翛然負瓢笠、獨往事遐征。絕壁聳天姥、飛梁橫赤城。千花鏡湖綠、萬樹錢唐明。金華最咫尺、蘭陰窮絕徑。道逢牧羊子、恍忽黃初平。將隨赤松去、永與塵世冥。寧知浣紗地、物色來娉婷。飛揚覩前事、佔畢起浮名。低頭拂殘蠹、眯目囊流螢。雖勤伯樂顧、豈投國士情。匪乏鍾期知、流水難爲音。遲迴十年內、強半居欹傾。雌黃逐兒輩、粉黛隨優伶。南宮籍初上、東山意彌醒。橫金亦何有、拖玉非吾情。逡巡計偕



儒藏

胡應麟年譜



歲屏迹留家庭。爲園寄莽蒼。鑿沼浮清泠。含椒奉高堂。釀秫邀同盟。芳春愴庭樹。雪夜懷原鵠。寧乖四方志。實恐壯節零。邁茲懸弧始。涕淚摧生平。戀舊迹已往。感來念逾嬰。昔居少年坐。今爲強者形。容顏漸凋落。齒髮非神明。千秋竟何以。百歲詎足營。煢煢六尺軀。皇皇五鼎榮。豈無箕山穴。亦有谷口扃。逝將守初服。畢世窮遺經。鴻裁列琬琰。大業垂丹青。藏書遍五嶽。濯足凌滄溟。卻招兩黃鵠。萬里還瑤京。

類稿卷二十庚辰夏五月念二日余三辰初度也碌碌塵土加以幽憂之疾靡克自樹俯仰今昔不勝

感慨信筆抒懷六百字。

初謁王世貞於太倉談藝小祇園。

類稿卷一百六書二王評李于麟文語。世貞爲作二酉山房記。蘭溪縣志卷八古

蹟。二酉山房在城北後官塘思親橋畔。明胡應麟建。初名少室山房。旁有古榿樹。高接雲漢。俯瞰池塘。夏日濃陰綠縹。暑氣不侵。每倚樹長吟。又嘗剝小舟。架於分枝處。以備游泳。後歸唐驤家。改顏曰古榿書屋。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以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錄其餘資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降。其址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爲庋二十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爲卷三千三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

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護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解、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他無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畏見、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隸扁其楣曰「二西藏書山房」而屬余爲之記。經籍會通

先生又自撰二酉山房歌

蘭陰胡生負書癖、早逐劉郎臥巖石。髫年已絕軒冕好、壯歲偏耽窮鬼力。北走燕臺東走吳、金陵閩越窮江湖。僦居寄廡錄餘燼、負薪織履償追逋。陸則惠施水米芾、昏黑忘眠晝忘食。乍可休糧臥途路、詎肯空囊返鄉國。二十四皮羅山房、二千四萬堆琳琅。黔婁妻子困欲死、君山篋笥富可量。上距羲農下昭代、觸手牙籤宛相待。聖神賢哲窮訃謨、帝伯皇王罄元會。一榻一几橫疏寮、一琴一硯祛煩囂。焚香獨擁四部坐、南面王樂寧堪驕。類稿卷二十九二酉山房歌。

秋王叔承

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傳、字承父、吳江人。少孤、治經生業。性嗜酒、與李春芳、王錫爵爲布衣交。其詩極爲王世貞兄弟所許。以布衣終。有四遊集。來訪、訂盟江上。類稿卷十九孤憤篇挽王山人叔承八百字。

冬王世懋以提學陝西、便道過訪先生於溪上。

類稿卷一〇六書二王評李于麟文語。

副憲公在滇、以平刁氏叛事爲臺使所重、復官藩參。

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一五八一 萬曆九年辛巳 先生三十一歲



儒藏

胡應麟年譜

五月綠蘿館詩集刊成、王世貞爲之序、

余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擊節三歎也。中略元瑞才高而氣充、

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亨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疏、融而超之、于麟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傅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沉不堅、人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不見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少室山房類稿王世貞序、弇州續稿卷四十四綠蘿館詩集序。

按據弇州續稿、綠蘿館詩集當是少室山房稿之初名、後復益以他所撰作、合成少室山房稿、江湛然刻類稿時、以此序冠首、而從後名、故綠蘿館詩集之名遂湮也。

副憲公遷官雲南按察副使。

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王世貞兄弟以曇陽事被劾、不問。世懋遂乞休旋里、別築澹園於城西南隅、去弇園半里許。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二 萬曆十年壬午 先生三十二歲

秋、宋宜人病稍瘳、會副憲公屢自滇發使促先生與會試。先生顧王世貞相知厚、非假北上無從面、因

努力治裝過吳謁世貞於弇山堂留飲晤談備極歡洽。

類稿石羊生小傳卷三十二壬午秋以家君命北上舟過嚴

先生祠戲作。

### 世貞贈詩云

曰予欲無言吟詠亦隨廢。塞耳空谷中足音胡然至。之子匪俗歡。夙昔申末契。掩關二載餘。日與黃卷對。鹵莽一世眸。牢落千古事。聖主御明堂。汝乃隨計吏。應門故所習。踉蹌手其刺。一見肝膽披。軟語若相媚。廚中出旨酒。亦復饒異味。鸞刁縷黃頰。雕盤釘朱柿。秋色在芙蓉。客醒主已醉。四坐且勿驚。見有此人未。但誦子虛篇。何必楊得意。

弇州四部續稿卷七元瑞以計偕過吳入訪弇中留飲有贈。

先生垂髫談藝。即耽嗜東西二京。初操翰墨。賦送人之白下。起句云。悲風號枯葉。吹墮上林月。客子將遠行。驅車中夜發。一時名流驟加賞歎。以歷塊期之弱冠。從副憲公長安社中酬倡。大都五言七律。無暇古風。嘗擬作古十九首未就。至是請益世貞。世貞拳拳進先生努力茲道。勉促甚至。

類稿卷十二

擬古十九首序。

自是致力於詩。尤擅古風。與王長公第二書嘗自評其所得云。

追維舞象之歲。拈弄筆墨。銳意成一家言。自樹不朽。而鈍質殘軀。用力愈深。望道愈渺。僅騷人軌域。恍忽有窺。於樂府得其原。於古風得其質。於歌行得其氣。於五七言絕得其韻。近體排律一章半簡。無大逾人。至數百韻以還。數十篇而外。淋漓浩蕩。點綴不窮。竊窺藝林。靡敢多讓。而尤嗜讀書。自所購藏。幾等鄴架。經史子集。網羅漁獵。時有發明。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慨自弘正以來。作者如林。學者如線。楊用修一木耳。風迴瀾倒。故未易支。匪執事崛起盛時。奮臂大呼。



儒藏

胡應麟年譜

爲六合倡、豈直取輕唐漢、將遂姍笑宋元。人才汚隆、邦國榮瘁、詎勿信哉。類稿卷一〇一與王長公第二書。

抵金陵晤莆田吳霞城。類稿卷七十二憶壬午計偕晤莆田吳公於白下。

人都湯顯祖義仍。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義仍臨川人萬曆癸未進士有玉茗堂集。過訪時先生適命工櫛髮欲起

義仍亟止之。對談竟櫛、因相顧大笑曰、竹林風致、何必晉人。類稿卷五十三。時黎惟敬、歐楨伯並在燕、而

張助父陳玉叔諸人以奏計至、胡汝煥區用孺以射策至、咸以舊好過從甚洽。類稿卷八十三藝葵園草序。

副憲公以與同列不合、自滇致仕歸。時年六十、王世貞爲詩贈之云、三朝循吏贊昇平、一疏歸來萬事

輕。隼幟尚沾滇、熨淚漁舸先結蜡湖盟。青山甲子從仍數、丹穴鵷雛有嗣名。他日胡威蒙召對、定知

能讓乃公清。時元瑞將上春官、弇州四部續稿卷十六胡憲使歸自滇中年六十類稿先宜人狀。

一五八三 萬曆十一年癸未 先生三十三歲

與屠隆。字緯真、一字長卿、鄞人。萬曆庚辰進士。有由拳、白榆、棲真諸集。明史有傳。會都中、隆爲序少室山房稿云、余與

元瑞同舉於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

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白榆集卷二少室山房稿序。復爲詩贈之、獨占江湖

理釣船、水雲千頃浪花鮮。相思璚樹迷丹嶂、長嘯金華入紫煙。寶劍論心千載上、疏燈照影一燈前。

何年同訪牧羊子、門掩松蘿洞裏眠。白榆集卷六燕市逢胡元瑞。

於朱山人汝脩館中邂逅新蔡張九一。字助文、按當作父。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終巡撫寧夏、僉都御史。

有綠波樓集。明史卷二八七附王世貞傳。片語投合、肝膽形容幾欲爲一、遂成傾蓋之交。

洪景廬夷堅志四百二十卷、武林雕本僅五十卷、而分門別類、紊亂無章、非野處之舊也。先生少讀鄱陽經籍考、即遍詢諸方、弗獲。至物色藏書之家、若童子鳴、陳晦伯皆云未覩。即瑯琊王氏亦不省有是書矣。至是忽晤王參戎思延、云前得一鈔本、補綴裝潢已成完帙。先生劇喜、趣假錄之。王願以筆叢易、先生持歸、竟夕不能寐、篝燈披讀、迺此特四甲中之一周、爲卷凡百、每篇首綴小引、其後先次第大都洪氏舊裁、餘卷三百二十、竟不可得。然其梗概臚列也、益所藏得百五十卷、無一重見。類稿卷一〇四讀夷堅志。

### 下第南還。

秋張佳胤

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萬曆十年官浙江巡撫。浙東西二營以減月餉噪變、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以

計平之。官至兵部尚書、卒諡襄憲。有嵒岷山房集。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有傳。

以副都御史靖浙難、按部過先生里、先生避

勿見。張謂副憲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乃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

主禮。先生乃強爲錢塘謁、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

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

會汪道昆

字伯玉、歙人。嘉靖二十六年

進士官終兵部左侍郎。有太函集。明史附見王世貞傳。

道貫

字仲淹、道昆弟。有汪次公集十二卷。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

弟自歙來游西湖、與先生片語定交、誼逾傾蓋。

類稿卷十二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二首序。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戚繼光來自燕、王世貞世懋兄弟來自吳、中秋夜與先生、佳胤、喻均及他吳越名士大會於湖中。道昆

屬先生爲賦寶刀歌、援筆立就千餘言、奇思滾滾、羣警賞不置。繼光嘆曰、名下無虛士、果然。

類稿石羊生

小傳。



儒藏

胡應麟年譜

先生性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藻、不能無置雌黃唇吻。有莫生者噪而貪、以品不登上中、恨先生刺骨。會大會湖中、故徧置座客、欲以爲閏端。先生夷然勿屑也。弇州四部續

稿胡元瑞傳。

次夜喻均復邀同集俞園、均以公事先行。先生與道昆移舟六橋、布席堤上、澄湖月色、萬頃如晝。簫管間作、劇懽。丙夜乃散。類稿卷五十七。

道昆邀先生同人弇中、訪世貞兄弟、方舟而入婁江、中途爲序。少室山房續稿云、按四庫總目別集存目六

少室山房續稿十五卷、是編凡兩都集一卷、蘭陰集一卷、華陽集十卷、養疴集二卷、青霞稿一卷、蓋類稿未出以前、隨作隨刊之本也。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上、胡元瑞集十五卷、刊本。蓋即四庫存目本。惟此作四種十五卷、兩都集作二卷、無青霞稿。

元瑞輯詩三百篇、則元美序矣。概以當世二三作者、瑜不掩瑕、由前則推于麟、由後則推元瑞、申之耳目、無兩、要以代興。元美自信平生之言於人、無譽及其脩元瑞也。務入深沉、出自然、期於質有其文、追風雅而薄漢魏。元瑞唯唯、遂輟經藝、罷計偕、時而臥遊、攬百家、獵千古、稱詩視故筴等、抵孤序之初、學士盟葵丘、而抵于麟、即元美爭自下、孤獨高于麟、而大元美心竊未敢言。于麟集既行、元美屬孤爲之序、時竣論定、卒謝未遑。頃之弇州四部稿成、孤始吐私臆、不敢終隱。元瑞起履而從、歷下放於瑯琊、卒尸元美而祝之、以于麟配。且言大成之尊柱下、亦由元美之右于麟。瀛海稽天、吞岱宗者、不啻三五、不茹而吐、其斯爲有容。夫以於越少年、直將排泰山、躡梁父、何嚶嚶也。齊吳更霸、魯幸與盟、元瑞業已求多於一匡、魯於何有。且也元美籍籍、孤無庸贊一辭。其進元瑞者、兩

端其言具在。元瑞挾篋固請善言。必三竊惟言志爲詩。言心聲也。吾道卓爾。惟潛心者得之。元瑞直以稽古而廢明經。尸居而絕戶。屢坐忘而冥合。官止而神行。其心潛矣。潛則沉深。自然之所由出也。元瑞益矣。其曰剗鋒藏巧。露其質木。此於元瑞何難。揆之天時。必時至而後可。蓋天有至教。各以時行。不春不華。不秋不實。時必有至。天且不違。元瑞早歲之業。則春也。吾見其鉅麗。吾見其日新。及其壯也。春而夏矣。吾見其蕃滋。吾見其峻茂。過此以往。於時而秋。秋實告成。堅矣碩矣。改柯易葉。無用芬華。歲功畢矣。藉令如馳且盡。烏可凌節乎哉。元瑞待之。無所容爾力矣。太函集卷二十四

少室山房續稿序

時與先生偕來弇園者。道昆與弟道貫。仲嘉張佳胤亦以內召跡至。尋先別去。日游弇中澹園。相與飲酒賦詩。謁曇陽觀。圍觀曇陽所作龍鳳諸篆。又次日宴弇園。竟日爲逍遙游。酒甚。道貫倚酒侮先生。先生拒弗受。客謂先生彼莫生詈者。胡以受之。先生徐曰。莫生者庸詎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太函集卷七十六。滄州三會記。按

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條及全浙詩話卷三十四。所引武林舊聞。誤以莫生與道貫爲一。所述與此不同。且據世貞道昆二人所言。戚繼光亦未入弇。當爲傳聞之譌。今將武林舊聞原文附錄於下。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並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請弇州曰。公奈何竟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因出倉卒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實偕三汪渡江。因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至目爲粗人。戚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



儒藏

胡應麟年譜



兵敗走萬松嶺云云。

九月先生回浙世貞以詩送之。

離筵太白肯留殘、欲盡賢豪且細看。青雀又分孤旆色、玉龍空並兩峰寒。驕從塵尾爭名晚、

仲淹被

酒與元瑞爭名而閑。老向刀頭忍淚難。伯玉與余最老而最相知。何事不留三鳳住、王家兄弟少郎玕。弇州四部

續稿卷十七送伯玉同二仲元瑞清洋抵玉龍橋望玉山作。

過吳門訪張鳳翼。野獲編卷二十三、字伯起、吳人。嘉靖甲子舉人。有處實堂集。於曲水園。類稿卷一百十跋張伯起詩卷。

王世貞撰末五子篇以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官終吏部侍郎。諡文毅。有松石齋集、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

因革錄行世。明史有傳。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二年進士。有大泌山房集。明史有傳。屠隆、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

辰進士。有仲子集。見明詩綜卷四十七。與先生爲末五子各系以詩。

胡郎天挺豪、弱齡富篇詠。突窺濟南室、擺脫信陽境。高嶺秀繁條、何所不輝映。順風揚妙音、疇能

不傾聽。沈思窮正變、廣心饒比興。牛耳終自歸、蛾眉竟誰並。已覩千仞翔、徒勞衆口競。弇州四部續稿

卷三末五子篇胡先輩應麟。

康裕卿從理、余曰德德甫卒。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四 萬曆十二年甲申 先生三十四歲

五月三墳補逸三卷成書。自序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敘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談、固可疑矣。況乎隋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

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粗、文無踏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丘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郢、而說之、凡以強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僞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祈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於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僞者、奚不可也。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槩於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三墳補逸序。

時先生盛得世貞兄弟揄揚、其所撰詩藪、又不無抑揚時彥、名日益高、忌者亦日益衆、有進譖言於世貞、謀間之者、先生去書解之云、

不肖自總丱遊燕、微吟短述、薦紳先達、互締忘年、咸欲引掖門牆、賓諸國士、迺不肖瓣香一炷、未敢遽有所屬也。稍長、益蒐讐載藉、綜覽賢豪、知宇宙文章咸萃、執事側身東望、實始繫心。既因緣次公壇坫、青雲之附、竊幸庶幾、誠不自意執事過相期援、暴之萬乘、授以千秋、感激厚恩、踴躍中夜、妄意斯文正朔、如日中天、護法持教、所當努力、以故遇有謗佛之調、達孽孔之桓魋、無弗昌言疾論、面折其非、而怒螳盈道、桀犬成羣、陷阱之蛙、告海則驚、醢甕之雞、語天則笑、招尤啓釁、實係於此。又以古今才傑、或參商異代、或枘鑿當年、而不肖草莽鄙生、馬牛下走、其於明公、分懸位絕、顧以尺簡受知、寸朽蒙拾、神情標舉、興會飛動、即不能如迦葉之破顏、少林之得髓、亦豈敢爲請息之端木、顧後之南榮、而人微力寡、地卑望末、爭名者惡其少達、浮慕者害其精研、娥眉之妬、劇於



專房駿馬之摧萌於參乘。莠言日至浸潤潛投。職此二端更無他道。客秋上謁。僅得聽聞。退自深惟既駭且愕。所幸曾參之罪未至殺人。執事之明遠軼慈母。遂使蚊雷肅清。貝錦斷裂。讒人失足。自投有北。媚嫉反走。如放四夷。然而古道凌夷。世途榛棘。亦大可畏矣。至於弇園雅集。狂客嗣興。尤爲可笑。藉令不肖材至。鴛劣藉令不肖不遇明公。猶將躑躅中原。據披倡小島。秋蛩春蚓。不竅自鳴。寧至與此輩較量身手。挈競短長。蘇長公云。周伯仁腹中所容。迺王茂弘等輩。彼哉彼哉。鄒以下何譏也。不肖久已忽忘。執事拳拳聊復緩頰。蓋此之不虞。抑又甚矣。奉大教歸。業已杜門息交。抹殺塵世。柱史玄同。莊生齊物。是非臧否。一切置之罔聞。倘天假餘年。沉疴退聽。尚當奮勵六經。摩研四始。模二炎之矩轍。窮七閭之波流。擘調於開元。鎔裁於大曆。馳驅於弘正。歸宿於明公。婆娑一氏之言。仰答非常之遇。且以三餘隙日。綴葺蕪詞。羽翼卮言。俟諸身後。彼呶呶者。惡能恣衷臆於九京。鬪唇吻於百代哉。類稿卷一一一報王長公。

一五八六 萬曆十四年丙戌 先生三十六歲

北上入都會試晤李惟寅。類稿卷八十二黃說仲詩鈔序。

二月四部正譌三卷成書。自序。贗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托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十之六。嘻。其甚矣。然率勿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膺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銜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渺淺也。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僞。例爲一編。後之

君子欲考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知我罪我、亦匪所計云。

四部正譌序

先生在此書中、將歷來僞書之由來及作僞者之心理作一科學的分析。他說、  
凡膺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

- 一、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
- 二、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
- 三、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
- 四、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鸚冠是也。
- 五、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
- 六、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檇杌紀而楚史傳是也。
- 七、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
- 八、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
- 九、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
- 十、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
- 十一、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儒行紀之類是也。
- 十二、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
- 十三、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



十四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十五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十六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二說尚難信譚事僅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絕不為言姑據前人載此。

十七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

十八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膺補行世見朱紫陽

語錄黃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非是者。

十九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

二十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四部正譌上。

另又提出八個覈別僞書的步驟。

凡覈僞書之道

一、覈之七略以觀其源。

二、覈之羣志以觀其緒。

三、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四、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五、覈之文以觀其體。

六、覈之事以觀其時。

七、覈之撰者以觀其托。

八、覈之傳者以觀其人。

覈茲八者而古今膺籍亡隱情矣。四部正譌下。

經過這一翻覈核後，他得到兩個結論：第一是四部書真偽的比較率：

一、凡四部書之偽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

二、凡經之偽者，易爲盛，緯候次之。

三、凡史之偽，雜傳記爲盛，璣說次之。

四、凡子之偽，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

五、凡集全偽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衆。

第二是偽書的真偽成分的考定：

一、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藏、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

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偽者也。

二、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

三、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偽錯以真者也。黃石、鶡冠、燕丹三子，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爲此，非謂真。



三子作也。

四、管仲、晏嬰、文中、僞真錯者也。

五、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僞也。

六、素問、握奇、山海、其名訛也、其書非僞也。

七、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即以僞乎、非戰國後也。四部正譌下。

秋、下第南還、偕汪道昆過弇中訪世貞。類稿卷一百七跋鍾元常季直表。會得家報、舒夫人舉二男子、先生初

以嗣續爲憂、至是脫帽歡噓、抗眼一世。弇州四部續稿卷一百八十七與張助父第十一書、奉常集卷十二友人胡元瑞

詩豪振代、顧盼箕裘、頗有嗣續之念、今聞得雄喜賦。道昆乞鍾太傅季直表觀之、世貞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

不辦、持質諸就李項氏矣。先生舟迴、訪項氏、假其所藏彝器及遺墨、遍閱、則此帖儼然在云。類稿卷一百

七跋鍾元常季直表。

先生自以體弱、嬰肺疾、慮忽淹沒、致無徵於世、是年禮闈罷歸後、即自草石羊生小傳、備述生世學

養。後二年、王世貞所撰胡元瑞傳、即據此粉飾成。自是不上春官者凡十載。類稿卷八十四送鍾天毓歸芋羅

序。

據石羊生小傳、先生是年前撰述有、

甲、所著書

壹、已刊者

一寓燕還越計偕岩棲臥遊抱膝三洞兩都華陽類稿卷八十三赤松稿今名華陽蘭陰畸園邯鄲養疴婁江白榆湖上等集六十餘卷二筆叢三十六卷三弇州律選六卷

貳未刊者

一六經疑義二卷二諸子折衷四卷三史叢十卷四婺獻十卷五皇明詩統三十卷六皇明律範十卷七明世說十卷八古韻考一卷九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十交遊紀略二卷十一兜玄國志十卷十二酉陽續俎十卷十三同姓名考十卷

乙蒐輯書

一羣祖心印十卷二方外遐音十卷三兩司馬錄一卷四考槃集十卷五談劍編二卷六采真游二卷金華經籍志卷二十一作采真錄七會心語二卷八百家異苑若干卷九校讐宋太史集若干卷十經籍會

通四十卷十一圖書博考十二卷十二諸子彙編六十卷全上作十六卷十三虞初統集五百卷十四劉

孝標駱賓王遺文

一五八七 萬曆十五年丁亥 先生三十七歲

遊金陵扁舟淮汭謁王新建承勛故通家也。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傳承勛守仁孫萬曆五年襲封新建伯督漕

運二十年始識天台黃維輯後爲序其黃說仲詩草。字說仲天台人有黃說仲詩草十七卷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

下。

王世貞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懋自南太常卿移病歸。王鳳洲年譜



儒藏

胡應麟年譜



一五八八 萬曆十六年戊子 先生三十八歲

秋蘇君禹以督學行部婺中先生爲文訟先賢駱賓王並集駱氏詩文關涉者及前人遺論刊爲駱侍御忠孝辯蘇爲移文祀駱於鄉

史書佔俾四類稿卷八十九補唐書駱侍御傳

奉父命北上就試至杭而病寒疾驚風喘息猶黽勉前發十月舟次瓜步饗餐並廢絕食五旬藥餌遍嘗積久不愈自疑不起會王世貞屢邀相過因丐作小傳世貞慨然屬草信宿文成淋漓萬言咸謂極筆攬誦沉疴頓減已稍進匕箸

類稿卷八十三養疴稿序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類稿卷一一〇周公瑕書王司寇

石羊生傳跋

據世貞撰傳先生在此三年中著述有

一詩長嘯集等二十餘卷

按此云二十餘卷當指新作而言因前年作自傳時已有詩六十餘卷歷二年不後應按後應

當作應後數少于前也

二筆叢四卷

三史評十卷

四古樂府二卷

金華徵獻略作擬古樂府二卷

五隆萬新聞四卷

金華經籍志卷二十一作二卷

六隆萬雜聞六卷

全上作四卷

七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

全上作十二卷

八、澄懷錄一卷。

九、抱膝編十卷。

十、真賞編十卷。

十一、會心語四卷。按較前年增二卷。

十二、唐詩名氏補亡若干卷。類稿卷八十三唐詩名氏補忘序。

十三、二酉綴遺三卷。

十四、他書未成者數百卷。

王世懋卒以病不能赴弔寄挽章七言八首致奠。類稿卷五十六夜泊金閶寄奠王敬美先生八首序。

弟鵬生。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十六答胡元瑞第二十札類稿先宜人狀。

戚繼光莫如忠、張佳胤卒。

一五八九 萬曆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九歲

春返棹南還。舟過吳門。周天球公瑕來訪。語次世貞新作。讀之大詫。子何幸以一災致千秋名。吾茲且

樂附驥尾。先生亟請天球以蠅頭錄之。天球曰。子能輟棹三日則可。因易艤舩入豐門。訪張鳳翼兄

弟。復乘月過訪周懋修。暢飲兩晨夕。比返金閶。則天球持冊遲舟中久矣。類稿卷一百十周公瑕書王司寇石

羊生傳跋。

四月九流緒論三卷成書。自序云、



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勿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於二家之勿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銓擇辯難之舊以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稍復傳諸作者履歷之概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尚繁並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於大方己丑北還臥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捃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剗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

九流緒論序

先生以爲諸子流別因時代變遷諸家互有損益前人所定不能適用於今云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漸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敘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

如兵

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皆當補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爲家。

余竊病焉應更重定除去墨名法陰陽縱橫五家而益以兵術技道書釋典五家合成

一、儒家

二、雜家 總名法諸家，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

三、兵家

四、農家

五、術家

六、藝家

七、說家

八、道家

九、釋家

各家之棄取標準爲

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  
雜主飾治捄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  
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  
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  
術主蓍龜曆筭、而禽星雜相之技附之。  
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弈繪畫諸工附之。



藏

胡應麟年譜

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

道主冲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

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

九流緒論上。

先生所撰二酉山房書目當即依此分部類居。書雖不傳我們見了此文亦可稍得其梗概。其訪書經過先生自云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遍歷燕吳齊魯趙衛之墟。補掇拮據。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臨安也。閬闔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歷閱。大概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經。金陵姑蘇。皆未嘗久寓。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興。皆間值一二。歛中則余未至也。

經籍會通四。

六月杪始抵家。

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大司寇王公。

與王世貞書具述所志及家居生活云。

杜門谿谷。宿疢漸平。學步邯鄲。近亦稍稍。二親堂上。兩孩膝前。三萬軸縱橫案頭。不腆敝帚數十卷。零落筐筥。戲采弄雛之暇。拂拭遺編。刊定故業。與蠹魚醯雞爭雄。長鼠穴中。聊復自快。

五畝之隙。旁構小園。蓬蒿蔽虧。闢行逕。僅容雙屐。飛流千頃。環帶其前。喬木數株。掩芾其右。蒲團竹几。了無人聲。散髮赤腳。坐送餘日。籬根繫小舴艋。興至出遊。于篷底淪佳茗。焚妙香。沿洄落花。



信其獨往。當景物會心、劃然長嘯、二奚童歌鷓鴣、舞鸚鵡以佐之。行道聚觀、咸謂襄陽米顛復覩。今代晴天爽月、雪晨風朝、時或岸高幘、扶短筇、憇平疇、躡幽徑、尋僧遠寺、振衣高岡、麋鹿爲羣、猿鳥相狎、無次公之慟哭、有林慮之忘憂。庶南華之達生、幾右軍之樂死、回憶客冬瓜步、恍若隔世。非執事存恤撫摩、胡以今日惟是吳越千里、美人一方、鱗羽浮沉、起居離索、此曹生所以長嘆於轉蓬、杜子所以馳懷於春樹者也。

嬰疾以來、人間世事無復縈繫、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未能遽灰。不幸宿生障業、纏糾膏肓、雖司命未如之何、且忝竊國士之知、荏苒二十載、萬一無狀、爲門牆羞。用是竭其疲猥、不敢自畫、惟執事始終教督之。

冬杪、以藥物屏除人事、呻吟歲月、紀述道途、復得韻語垂二百篇。通計舊稿、五七言律不下千首。自餘諸體合聚、數亦相當。第不肖於兩漢樂府、古詩意有獨會、日坐應酬、不遑操筆。今欲盡棄唐風、專精斯業、務得其恍惚、備明一家。行有餘力、旁及魏晉、下沿六朝、戶擷其華、家饜其粒、不僅作昔人擬古、一嚮數截而已。二氏歌行、氣骨可逮。至於變化恍惚、俟之神情、若陳隋盧駱、蹊徑具存、綴屬之工、匪所患也。期以十年、削迹庭戶、庶幾此懷。

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三書

七月、經籍會通四卷成書。

按石羊生小傳作四十卷、此僅四卷、內分一源流、二類例、三遺佚、四見聞四部。味其自序所言、當以

明代撰述為主。本書卷三、鄭氏通志概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馬氏通考獨記存書、而異時闕逸之篇靡從考究。且自勝國以後未之及也。余自總州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二十餘載、經史子集類次、贏三萬編、誦讀茲深、犁然有會。間以暇日、會萃

二書並四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雌黃續附勝國皇朝製作稍以己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綜為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一目可以盡其大都而卷帙猥繁殆至百數尚未能脫稿云是則傳所標四十卷僅其中之一部而此四卷又四十卷中之一部也自序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修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敷澤九流紬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迹黃虞惟是經籍一途編摩尚缺概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霸閏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據墳索忝竊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鴻裁彪炳宇宙而脞談冗輯闊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棧藻稍銓梗概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嘖笑抑以為鴻博之前驅云

經籍會通序

史書佔畢六卷成自序

余少而好史佔俾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浸浸數十百條己丑北還養疴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顧向篋中塵壒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嚙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斌砮千金敝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為四篇內以辯體外以辯時冗以辯誣雜以辯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子輿氏之辯弗得已矣子是之辯其得已與毋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答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

史書佔畢序

十一月初一日午宋宜人卒距生嘉靖辛卯年五十九歲

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

莊岳委談二卷成書自序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亡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其言之尤邇者。迺秕糠瓦礫至道之精奚勿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瑣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齟齬天人拮據占始閭閻耳目或且未遑譌謬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淆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僞泝溯本真彙爲一篇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諸齊東之野云爾。莊岳委談序

唐同姓名錄撰成

頃邁幽憂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姓氏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助其異代姓氏同者不可勝記將別有編錄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卮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史書佔俾六

詩藪內外編刊成。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三書

蘇君禹以擢官嶺右特犧棹蘭蔭訪先生於溪上感舊論心達旦忘寐。類稿卷五十六送蘇君禹觀察之嶺右

八首序。

一五九〇 萬曆十八年庚寅 先生四十歲

正月丹鉛新錄八卷成書自序



儲藏

胡應麟年譜



楊子用脩拮據墳典、抉摘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綖、靡不該綜。即惠施、黃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剋陳言、矛盾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戍滇、罕攜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隻字中、窺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盡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於佔俾之暇、稍爲是正。甕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鉛新錄

序。

汪道昆道貫兄弟以手札招先生往會於嚴陵、期仲秋入新安、行有日矣、會聞王世貞病不果。類稿卷

五十七、類稿卷十二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八首序。

四月王世貞乞休回里、鍵戶謝客。王鳳洲年譜。

七月藝林學山八卷成書、自序、

用修生平纂述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編、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間亦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爲錄、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



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嘒嘒焉。數以辯譁其後。後起者藉焉。子其窮矣。夫丘陵學山而弗至於山。幾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茲藉手而奚庸目睫。諉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繫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迥然聽哉。藝林學山序。

聞王世貞病亟。馳小艇過婁江。踉蹌走弇山園。比至。世貞病已革。執先生手曰。吾日望子來而瞑。吾續集甫成。編子爲我。校而序之。吾即瞑弗恨矣。先生唏噓應命。初擬一問之後。取餘杭陸人歛。訪汪道昆。而世貞晨夕挽留。先生亦惓惓。瀕發復止。臥世貞故所。居來玉閣中。再閱月。雪涕與世貞別。抵家則歲行盡矣。類稿輓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韻序。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八首序。

十二月二十四日。王世貞卒。倚撫世貞履歷。閉戶一月。草二百四十韻。二千四百言長詩哭之。全上。

一五九一 萬曆十九年辛卯 先生四十一歲

春偕方翁恬。太函集卷二十六白社尋盟小引。入歙。謁汪道昆於太函。道昆以詩招先生入白榆社。結社枌榆。

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迅速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太函集卷一百十九招元瑞入白榆社。類稿卷九十白嶽遊記。汪道貫病臥已

三載。聞先生至。特強起。偕遊桃溪岩市。與劉子矜。方翁恬同遊白嶽。脩社白榆。類稿卷十二別汪仲淹二首

序。傾倒留連窮極勝賞。道昆爲序。少室山房四集云。

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蓋遞爲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惟峨眉。而自比於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衷。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爲兩大。蓋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推乎吾前。吾得濟南。輓乎吾後。吾得潏水。天假吾年。吾願爲多財宰矣。癸未之秋。余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藁成。長公序矣。中道並出續稿。屬余序之。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日攝元瑞。胡然僂得兩家。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稿。是爲詩藪內外編。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長公。滄海劫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霑襟。載出筆記十編。命曰叢稿。復屬余序。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搖而契溟滓者耶。少室山房類稿序。

留新安再閱月。先生瀕發。復止數四。道昆固要以修楔後同過弇園。修絮酒之敬。既道昆以道貫病。故改訂仲秋。先生遂前發。道昆輕舫餞送百里。執手惓惓。且撰記送之東歸。類稿卷三十白榆歌別汪司馬歸婺。

中序。太函集卷七十七送胡元瑞東歸記。

再過太倉弔王世貞。

同邑趙志臯

明萬曆丙午本蘭溪縣志卷四。字汝邁。別號穀陽。舉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九年入閣。二十九年卒官。諡文懿。有四

遊稿趙文懿集。以禮部尚書人相志。臯先與先生相習。爲詩酒之交。以詩賀之。其八云上相同心日。真儒佐命年。白麻初翌聖。黃閣驟招賢。吐握迴三代。吹噓動八埏。肯教楊馬輩。頭白臥林泉。類稿卷三十四少宰趙公拜相寄賀八章。

汪道貫

仲淹卒。類稿卷三十四司馬汪公以仲淹訃至寄輓二章。

一五九二 萬曆二十年壬辰 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有別業在灤溪之南。平湖遠岫。幽谷長林。有春灤草堂。華嚴精舍。談玄室。柳莊。簷蔔齋。芝坪。嘯閣。滄浪亭。梧陰館。蘿月軒。叢桂山房。及苾芻園。明霞洞。柴桑里。梅嶼。瀟湘島。芙蓉汊。烏石崗之勝。登頓沿洄。頗擅獨往之趣。效右丞輞川體。爲五言律三十章。一時名士多相屬和。類稿卷七上。

遊杭州時馮夢禎

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終南京國子祭酒。有快雪堂集。

結社湖上。集俞羨

長。潘景升。吳泰寧。德符。王象。戚不磷。戚伯堅。爲淨土之會。先生與焉。

類稿卷六十三。

十一月玉壺遐覽四卷成書自序

方丈之宮。周加堊焉。一闢如寶。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顏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常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卷。石羊生。既從赤松子遊。歸憩壺中。日嗒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即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黻識。自秦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顧褰裳濡足於瀛海間。於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興。淮南厭次。以說張之。勾漏。勾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瑤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



儒藏

胡應麟年譜

麗詭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靡濟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瓢，其於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闕，又惡能鏡厥是非？第集其言，尤侈者著於篇，以當臥遊。曰：玉壺遐覽云。玉壺遐覽序。

時易惟效守衢州，屢遺書促駕往游，因於是月往訪。類稿卷一百十九報張茂才。

十二月雙樹幻鈔三卷成書自序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於長生，由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即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即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曰支也，而翀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曰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翀舉蔑由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由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渺矣。雖然，翀舉輪迴二者，鈎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閬苑之巍峨，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爲好幻矣夫。雙樹幻鈔序。

趙志臯自燕中手書促駕，以詩謝之。其二云：蒼蒼雲霧繞魚磯，漫說商顏戰勝肥。文室擬從三島借，尺書仍傍九天飛。肩攜瓢笠來青瑣，夢掩琴尊出翠微。清切上台連紫極，不煩河畔訪支機。類稿相國趙

公促駕賦謝二首。

副憲公是年七十歲，有家大人七秩恭賀四首。類稿卷三十四。

一五九四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四十四歲

挈家人京應試。時先生不應春官已十載。至是曩時髻髻交遊。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間一二存者。李言恭輩。僅僅如魯靈光。每曳履黃金故臺。盱衡四壁。陰風颯颯然。萬里北至。若相對歔歔華陽碣石間。爲之感慨無已。類稿卷八十四送鍾天毓歸寧羅序。

避囂寄居潞河。寓胡穀元家。諸友好從遊。趙汝元、陳仁父、黃燮卿、王至卿、茅厚之、胡靜父、方伯苓、徐彥伯、王孟博、吳雲從、陳子卿輩。晨夕相過酬贈。類稿卷六十二卷六十五卷十六惟寅以書貺馳使潞河適賸人偶舉

一子走筆賦答卷七十二寄居穀元池亭陳生爲除室張榻酬以二絕。

五月五日先生賸人舉一女。

此女後適同邑趙三極。三極字一兼。父世寵字承父。明萬曆丙午蘭溪縣志卷五。趙世寵以歲

貢授鴻臚寺序班。三極以孝著聞。光緒蘭溪縣志卷八古蹟。思親亭在思親橋上。明按察副使胡僖建。嗣後有孫壻徐三極。事親亦以

孝著。爲之再次修輯。誤作徐三極。即趙三極也。三極與先生之戚誼。見萬曆甲寅良貴堂重刊本少室山房筆叢趙世寵序。余葭蓂元

瑞。得攜孺子三極造二酉。卷首款識題安定胡應麟明瑞著。南陽趙世寵承甫校。壻趙三極一兼梓。又按類稿江湛然序。鴻臚趙君文

鎮董其成。文鎮疑即世寵之別名。十五日復舉一男。趙志皋命館人除館授殮以待。會產二雛。不及赴。類稿卷六

十二。

時日本侵朝鮮急。自前一年李如松敗績碧蹄館後。石星爲兵部尚書。力主封貢。以沈惟敬往來遊說其間。沈故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上楨。野獲編卷二十三字常吉。樂清人。家奴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



儒藏

胡應麟年譜

賣水自給。惟暇時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星經畧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遊。惟敬日與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授遊擊將軍。奉使日本而封貢之說起。甲乙剩言沈惟敬趙志臯以東事憂瘁。時或兼旬不起。先生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座。志臯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先生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游擊去頭。便是膏肓去體。志臯爲之默然。甲乙剩言趙相國與嘉禾姚卜舜叔祥論古今四部書。姚見先生家藏書目中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先生應之曰。此不過法苑御覽初學藝文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掘得耶。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甲乙剩言知己傳

一五九五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四十五歲  
會試下第。撰天上主司以寄慨云。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之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一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題名碑錄賜進士及第第一甲第二名湯賓尹直隸寧國府宣城縣軍籍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

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甲乙剩言天上主司。

場後吳儒子

光緒蘭溪縣志卷五、字少君、號病鶴、讀書善吟詠、工山水。有一大瓢摩娑如玉、一日為盜破、抱泣數日夜乃去、因自號破瓢道人。好游、足跡遍東南。當世名流以其高清真欲、咸與締交。後卒於梁谿、年八十二。有吳少君集。

忽從北來人、寄先生

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孺子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先生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脩齋頭、以口語相謔。趙上楨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野獲編卷二十三、胡應麟以丙子舉孝廉、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情贍洽、多所凌忽。乙

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酒間嘲謔、戲呼趙為家丁。趙拔刀刺之、踰牆得免。由是稍輯。

齋頭、以口語相謔。趙上楨忽使酒

至、按劍欲甘心焉。汝脩力救、先生得絕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先生生平所遭最大危厄也。乃從朋友得之。甲乙剩言吳少君。

沈德符記先生是年場後事跡云、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勅中書官例取乙榜二人。胡與首揆趙蘭溪志卑密切深交、面許必得。時論亦服胡聲華、咸無異議。既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粵東張

孟奇萱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壬午舉人、授殿閣中書、歷戶部郎中。有西園全集。得之。張蓋納賂於首揆

紀綱、祝六者、先為道地矣。張入中秘、出為戶部郎、權稅於吳、橐金巨萬。今以養母予告、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枯瘠云。或云張預聲言、胡倘見收、當嗾言官並首揆彈治之。故胡托病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亢、不屑隨時俯仰。既失意歸、旋發病卒。野獲編

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



儒藏

胡應麟年譜



挈家南歸、與王永叔並舟過濟南、阻雪。十一月一日夜次南旺、舟中舉一子、賦百二十韻紀雪、有崢嶸驚歲暮、朗潤報年豐、蘭舫欣聯鷁、桑弧慶得雄。余是日適舉子。倦遊秦邸外、乘興越溪東。余方挾策東歸、而

與永叔聯舫。之句。類稿卷四十七乙未仲冬朔舟次濟南大雪一百二十韻。卷三十八仲冬朔舟次南旺閨中暮夜得雄燈下發書

及家大人信來志喜四律。

周天球、馮夢禎卒。

一五九七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四十七歲

夏寓杭州、舊所從游王象、祝如華來謁。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游草序。卷七十七祝如華舊從學詩忽扁舟來謁。

一五九八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四十八歲

北上至吳門、得妻舒氏卒耗馳歸。歸而副憲公疾作、先生委身藥物、奔命巫醫、寢食俱廢。類稿卷一百十

七報張大參知睿父。未幾愈。先生侍養左右、榷關蓬莽、幾與世絕。類稿卷六十五。

六月、萬世德以巡撫天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明史神宗本紀二十六年。先生以詩送之、其四云、

輝煌珠履將壇從、奕葉金貂帝眷濃。座上短衣容薜荔、尊前長鋏叩芙蓉。扶桑日出消千蜃、細柳天迴

駐六龍。可念茂陵詞賦客、當鑪憔悴謁臨邛。類稿卷六十二送萬伯修中丞之朝鮮。

一五九九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四十九歲

北上就試、臥病清源禪寺。類稿卷四十一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以久未得副憲公音問、復暫

歸、賦詩別友人徐參知云、一舸晨移越海濱、邊淮林葉正紛紜。飛揚使節持滄水、憔悴親闈望白雲。類

稿卷六十一申謝徐參知二律。

至夏鎮始得副憲公手書復賦謝趙志臯云客舍何因戀翠薇親闈長日夢魂飛猶欣太白陪明月漫訝中臺隔少微龍袞乍開新鳳闕羊裘聊問舊魚磯春風咫尺長安道拂曙蘭橈渡海圻

同上至夏鎮

始得家君手書寄謝相國趙公一律。

過聊城晤傅光宅以甲乙剩言一卷授之請序

甲乙剩言傅光宅序。

汪道昆卒

白榆集丁應泰序。

一六〇二 萬曆三十年壬寅 先生五十二歲

夏先生卒於里第

藝書卷四胡應麟傳。

先生疏眉秀目長身望之癯然野鶴姿長經月不梳櫛科頭松下夏則袒裼裸裎熱沉水據槁梧翛然莫窺其際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著高足屐行危峯絕壑折梅花滿把嚙之當其爲詩歌冥搜極索抉腎嘔心宇宙都忘耳目咸廢片詞之合神王色飛手舞足蹈了不自禁以故人相率曰狂生至性孤峭寡諧慕雅士若渴惡俗子若熱又相率病先生狷

類稿石羊生小傳。

中年嬰肺疾時時困牀第

間然力學不少怠

類稿卷九十三參議東陽王公墓誌銘。

金華陳生嘗爲吳之器言先生故嘗客其家每漏過

子夜猶颯然有聲怪而窺之見出古玩纍纍以次陳几上徐就取一物摩莎之竟復取一物回環殆遍乃寢以爲常又與市中兒及方技家語不少厭接之各有意至經生儕偶中雖宴會旅立終日不與交一語或以刺至輒稱病避匿不肯見也其托尚如此

藝書卷四胡應麟傳。



甫髫即工詩、始從何景明入、已乃服膺李攀龍、已又規矩弇州王世貞、其才可以無所不能、而專欲爲詩人、不朽於來世、遂屏棄一切寤寐作止、悉寄於詩、道日以尊、而自負亦日以重、其持論與世貞兄弟大體多同、而微旨差異、詩數王世懋序其詩氣雄格高、鴻鬯瓌麗、藝書卷四胡應麟傳博學精思、數十年如

一日、王世貞序其集、謂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推許甚至、以代興屬之、類稿王世貞序汪道昆且謂

孔子博學、無所成名、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於南渡、馬鄭諸人、亦傳於博、楊慎博而不核、弇山王世貞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搖而契溟滓者邪、類稿汪道昆序

陳文燭以良史許之、謂

壯哉元瑞、崛起於數千載之後、而尚論於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於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近而見義遠、辨往詰之屈筆、反先代之成案、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少室山房筆叢陳文燭序

其自持論、以爲詞章學問、不可偏廢、頗不滿李夢陽偏激之論、奮然思有以矯正之、其序黃履康詩云、古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一、而今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二、夫詩而枚曹也、李杜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者、迺其詩藻繪蕃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南渡嚴氏之說興、而詩自三唐外、



儲 備

胡應麟年譜

汰百家矣。文而左馬也。揚韓也。古之人有不必詩兼也者。迺其文淵綜富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北郡李氏夢陽之說興。而文自兩漢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於唐。以爲詩。似也。顧百家汰而後世之詩。卒無能登枚曹杜李之壇。而奪其幟。屏百代而一於漢。以爲文。似也。顧百代屏而後世之文。卒無能馳左馬。揚韓之壘。而角其鋒。而徒俾詞章問學。判爲兩途。而慙慙乎其弗相入。是何古之立言者。爲術之工。而今之立言。其爲計若是之左也。類稿卷八十六黃堯衢詩文序

其論學以深廣高沉爲旨。以魔幻峭麗爲我。而歸於精博。其言云。格有所必程。法有所必比。辭有所必鍊。思有所必抽。入之九淵。而毋墮於魔。放之八極。而毋蕩於幻。舉之千仞。而毋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毋滯於龐。博而核之精。而瑩之。全上。又云。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眇見。曷免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詩藪外編三唐上

著述以精博爲貴。而最要尤在無成心。事事處以客觀的態度。要平心靜氣。作公允的探討。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經籍會通二

先生髫齡事學。即已馳譽兩都。長而跋涉南北。所與遊多一時名下士。達官巨卿。均折節與交。中年與王世貞兄弟。汪道昆遊。盛得獎掖。益自力於著述。雖間以病廢。且性好遊。足跡遍南北。而其著述之富。猶復前無古人。蘭溪縣志卷五胡應麟傳王世貞汪道昆歿後。先生稱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皆翕然

宗之。全上諸詞客裏糧人。嫠者莫敢有異同。藝書卷四胡應麟傳歿後。其弟子章有成。金華徵獻略卷十二字無逸

蘭溪人。與斯一緒。龔士驤諸子。爲八詠樓詩社。生平最推胡少室。明亡。絕意進取。卒年八十餘。斯緒同上。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

少英敏、為博士弟子。發中學者皆以理學名、一緒獨嚶嚶慕古、出徐中行門。自燕冀還、客胡應麟所、為定次岩棲諸稿。有懷白山房稿。

同郡吳之器

全上、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崇禎壬午舉人。與斯一緒、龔士驤、陳達德、章有成六七人為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

少室而遠祖太倉。所著有發書等數十種。

龔士驤

全上、字季良、義烏人。天啓戊辰進士。

徐應亨

全上、字伯陽、蘭溪人。萬曆乙卯舉

人。早游胡應麟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所著有吳越集、樂在軒稿諸集。崇禎丁丑卒。

陳達德

金華詩錄別集四、字大孚、義烏人。與吳

之器、斯惟武諸人結八詠樓社。

等倡八詠樓及暢觀社、猶踵其流風餘韻云。

金華詩錄別集四

他從游有祝樹勳、

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傳、有祝樹勳者、初從胡應麟遊、旋入汪道昆白榆社、道昆字之曰無殊、應麟為作歌贈之。

章敏學

金華詩錄卷

四十一、字行甫、蘭溪人。

王象

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遊草序。

祝如華

類稿卷七十七祝如華舊從學詩、忽扁舟來謁。

諸人皆以

詩名世。

身後極蕭條、三子幼孤、並無術業。

發書卷四胡應麟傳

所築二西山房、歸同邑武進士唐驤家、改顏曰占

槌書屋。

光緒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西山房。

藏書俱散逸、無存者。

發書卷四胡應麟傳

後章有成過之、慘然不樂、為

詩弔云、

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詞章手、窮年著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蟬吟。寂寞玄亭下、桓譚

獨賞音。

金華徵獻略卷十二章有成傳。

區大相聞先生卒、以詩弔云、

海內無多士、交遊失二胡。文章才有數、磊落調元孤。世已哀詞客、人猶病酒徒。哭君餘兩地、寂寞

向江湖。

區太史詩集卷十七壬寅聞兩胡生亡。原註、豫章胡比部汝煥、蘭溪胡孝廉應麟。

南谿寤歌有弔先生詩云

二酉山房少室胡屬椽委礎列圖書當年一劫歸何處問向青山答總無

園為胡少室二酉山房舊址南谿

寤歌上

清象山姜炳章來邑主雲山講席以詩弔先生

漱水藏書家首推雲山樓又有方鑑翁書種貽孫謀趙家靈洞山石室躬校讎吾鄉周老功分顏  
相倡酬讀書買書少室氏大酉小酉書無比聚書三萬六千卷有奇驅蝸逐蝨糾亥豕泝金陵走燕  
山輕車畫舫北與南月明風送古書還世人攻王李攢矛及諸子詎知滄海胸羅列星辰貫經史  
少年曾讀筆叢書今日仍斟二酉稿雖然隻眼輸前賢新都弇州許分道我主雲山席書樓書已空  
安得君家書萬軸令我搥牀酣叫朱黃中

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



儒藏

胡應麟年譜

參考書目舉要

少室山房筆叢 明萬曆甲寅良貴堂刊本

附甲乙剩言本、民十三掃葉山房石印本

少室山房全集 明萬曆戊午江湛然刊本

類稿一百二十卷

詩藪二十卷

筆叢四十八卷

少室山房集 清光緒二十二年廣雅書局刊本

詩藪十八卷

筆叢四十八卷

少室山房類稿 續金華叢書本

甲乙剩言 明刊寶顏堂秘笈本

四部正譌 樸社鉛印本

明史

蘭溪縣志 明萬曆丙午刊本、清光緒本

金華經籍志 胡宗懋輯 夢選廬印本

婺書 明吳之器撰 明崇禎刊本

金華文徵 明阮元聲、高倬編 明刊本

金華徵獻略 清王崇炳編 清雍正壬子婺東藕塘賢祠刊本

金華詩錄 清黃彬、朱琰編 清乾隆癸巳金華府學刊本

全浙詩話 清陶元藻輯

明詩綜 清朱彝尊輯

靜志居詩話 清朱彝尊著

四庫總目

八千卷樓書目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清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區太史詩集 明區大相著

南谿寤歌

玉劍尊聞 清梁維樞撰 民十六藁城魏氏養心閣刊本

野獲編 明沈德符著 清華藏侯官劉氏寫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貞著 明刊本

太函集 明汪道昆著 明刊本





大泌山房集 明李維楨著 明刊本

白榆集 明屠隆著 明萬曆庚子刊本

人海記 清查慎行著 清華藏抄本

奉常集 明王世懋著 明刊本

王鳳洲先生年譜 吳晗 未刊

# 眉公府君年譜

明·陳夢蓮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琳 二審

明崇禎間刻本

《眉公府君年譜》一卷，明陳夢蓮編撰。明崇禎間吳震元刻本《陳眉公先生全集》附。

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字仲醇，號空青公、眉公、麋公、一腐儒、掃花頭陀、頑仙，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文學家、書畫家。初以文才爲二吳人士所重，屢試不中，遂絕意仕進，隱居崑山，移佘山，杜門著述，賣文爲生。爲人博學強識，於經史、諸子百家書無不通曉。屢召，皆以疾辭。著有《建文史待》、《晚香堂集》，輯有《寶顏堂秘笈》等。

陳夢蓮，繼儒子。此譜以子記父，且又編成於其父卒後不久，自爲了解與研究譜主的第一手資料。惜乎譜中記述一般事蹟較多，尤津津樂道於幾處莊園之建置，極盡鋪陳，而於譜主之文藝、學術事業及交遊等等重要資料，反而記載極少，實爲輕重倒置。

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  
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於詩歌  
文辭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餉其精  
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  
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皆驚郡長勉畱數四不  
能奪退而結茅小崑山之陽廟祀二陸王乞四  
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陸先



生月採花爲先生供蘋蘩、名乞花塲。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棲焉。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滋興。我方笑此老爲千古後世釀成猖狂筆端、吾何蹇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以十指、寧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

而束手、與妻孥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耀技能而身拾一糠一粃、日刈而月削、日吾工梓匠如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吾師有云、唯之與何、其去幾何。曰、曷不佞佛。曰、今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吾徵吾心十年而不得、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游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



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於遠討、足艱於濟勝、而耳又聾聾焉、瞶瞶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游而之於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於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於平陸、則白日而多罔兩蛇虺之屬、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於斯。曰、吾貌癯削、而衣田衣、而



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人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我處於不質不文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吾爲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八九十年、交先生者或言先生迂、未交先生者或言先生傲、深交先生者以爲先生有大志、有大畧、狎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者莫如先生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於年月日時、卒于年月



日時未歿之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嚔、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漣淩挑達若小兒狀。必令人人盡醉、乃罷歸。將瞑之日、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有金銀臺召者、有笙



歌幡幢連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吾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叩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獨蒙姓以陳。于億萬百千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

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  
垂象、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  
得而知其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 陳徵君行畧

隱士陳繼儒字仲醇。仲醇天下士，天下爭識仲醇。無能名。仲醇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迫之不可就，去之又不能忘焉。其學無所不窺，而大槩歸本於孝弟。年三十而棄青衿，以怡菽水親死，負土爲壘，名士來會葬者千人。弟之子姪之孤，賴仲醇得存。仲醇固貧，而推解每及於道路。無意取名，而輒居其實，衆人不知也。松民以櫃



收破家、仲醇白當事、易以里長。二十年來、所全不知幾千戶。歲大饑、仲醇移書政府、是年得寬逋租之半、東南民以小息。役人苦偏累、顧正心捐數萬租以爲義士大夫所難。其初慨然不疑者、行仲醇意也。役得助而正心以名、仲醇無與焉。其所註述有役議、荒議、金山議、吳淞議、以至軍興國計、皆切時務。其他如秘笈品外、子史百家、靡不精討、借狂夫之言以懾世、而托長者之



語以訓家。殘箋寸墨、慨唾風雲、天下無不誦仲  
醇言。大者在革除死事諸公一史、曰史待王元  
美論文。陸平泉先生論人、恒不許可、一世獨引  
仲醇以爲小友。久而處之師友之間、元美遺命  
必得仲醇讐其集。陸宗伯九十、海內壽者盡名  
流、必得仲醇序以爲重。嘗過三吳諸先達家、覘  
其四壁、惟有盆松、竊鬱屏間、落落仲醇數語而  
已。所居峯渚之間、在水一方、築臺於二陸讀書

處封三高士墓、書石以志感。董玄宰先生嘗作  
來仲樓招之、周旋困厄十年如一日。江南偉人  
如顧、高、管、薛、倡明理學、招仲醇入講社。社中盡  
東南文章名節之士。仲醇曰：願士大夫有此行、  
不必有此名。諸公可聞而不可得見也。前太守  
李公師弦三式其廬。仲醇謝不見。旣李公以事  
罷去、乃追持千里外勞藉如平生。無何而李計  
至、爲位而哭之、辭甚哀。其與人託情深遠類如

此華亭四載、今未識仲醇而能言仲醇。然則今所言者、皆道路所能言者也。言何能盡仲醇。

豫章熊劍化頓首述。





## 陳睢翁先生行跡識畧

先生兩間正氣、一代宗工、降生名區、正不乏上  
萊名卿爲之傳記。然或浮艷其詞、何如門下士  
言之質也。又或粗涉其概、何如深相知者言之  
詳也。故瀾敢從二三津津稱述之後、而謹爲之  
識曰、三吳稱才藪、

睢先生騎箕之後、未見一文一誅一輓歌者流  
傳人世、非慙也。辟之臨池者、不敢矜詡二王之



側紆錦者安得侈張七貴之門、而况瀾樵不文者乎、又何敢言。雖然、瀾婺產也、寡見大義、猶記邑先輩馮宿締好於昌黎、滕元發論交於文正、郭希呂問道於晦翁、葉水心望正人而思附、聞有道而就正者、芳踪可接也。故瀾不自知無狀、千里皈依、知先生定見、定力迥自天成、少年擴開風塵、騰翔千仞、貞不絕俗、和不隨風、非惠非夷、亦狂亦狷、真先民之鴻儀、後學之師表也。瀾。

念我先生解青衫後、絕不與戶外事、但有關早  
潦轉輸事、或大不便於民、究竟大不便於國者、  
鄉衮或慮拂上意、囁嚅不遽出、先生慷慨弗顧、  
縷縷數千言、委曲辨析、洞中肯綮、徃徃當事動  
色、嘿奪其意而潛寢之。則先生之任也。先生向  
作平等觀、存紳布素、以及當路造謁者、俱以真  
率無異同。故遐邇野樸咸曰、吾將訪耆公。初虞  
公之輕已也、及晤後、亦各滿志而返。曰、公厚我。



則先生之弘也。先生無圭稜、無回互、與人交、朗  
月和風、穆然無競。與子言孝、與弟言恭、凡家人  
唯諾趨侍、儼若朝典。卽通家子、稍涉匪類、每正  
詞切責、不少假。則先生之毅也。先生素不露才、  
海內名碩如太原瑯琊、交遊滿天下、無不詞宗  
武庫相推。而意愈沉、神愈斂、無傲人所不知。至  
懷一得、擅一說者、片語偶中、則欣欣贊嘆、命左  
右識之。則先生之虛也。先生布蔬自娛、日有謁

吾徒而請者、往往纓弁之彥、輕肥之子。間有投贈而先生四壁蕭蕭、漠不爲動。嘗見家艱、賙遺曰、吾不家於喪。誕日稱觴曰、吾不家於老。彌留之際、幾不能歛。則先生之介也。先生少負盛名、不無慎忌之口、甚有欲以筆舌攻先生者。先生晏然不喋喋、洗發俄而論定、亦未嘗沾沾色喜。與東林諸賢還往而不入其社、與聲氣諸君子交好而不借其名。廓焉四虛、超超儕俗。則先生



之定也。先生不治生產，二子食貧，嗷嗷數口，僅需筆潤以濟其私，曾不少積貯爲遺後計。曰：人各有天，吾不爲青草憂春雨也。至族黨故舊及閭里之孤子無告者，輒多方賑卹，坐橐勿厭。則先生之仁也。先生經歲著書，核如信史，定如鐵案。如方正學、于忠肅兩先生祠記，皆豁千載之疑根。若朝夕題咏，莫非率性怡情，維風范俗，決不肯出一揣摩迎合之臆見。如裨官野乘，亦了

無恢詭調戲之幻詞。則先生之正也。先生從經史淘鍊成大識見、大涵養、暢爲大經濟。今國步多艱、正宜召入禁廷、備顧問、以勦蕩平。如李長源故事。乃循例薦剡、聽之部覆、仍擬一命之司。先生方傲烟霞、狎猿雀、其肯嚇嚇爲腐鼠得失乎。是廟堂之拙於用、而先生之得成其高也。凡此皆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安足以盡先生。愚獨有求先生而不可窺其涯涘者、妄言之、可



乎。向嘗從吳還里、客有過者、寒暄未畢、必首訊  
睂先生無恙、則何以至此。遠近縉紳孝秀、間有  
不畏名法、不礙長吏舉事、一不當必曰、睂先生  
得無知否。則何以至此。都人士每一造作、制度  
器用、飲食以及斯文翰墨、靡不邀先生以爲奇、  
質先生以爲重、則何以至此。海內不乏文人才  
子、後先蔚起、獨先生無論名勛貴畹、朝紳野牧、  
窮涯僻壤、旃裘篝箠之國、靡不瞻仰丰采。至斷



簡殘編必什襲以藏、且不惜千金購之、前此名  
哲所未有也。則何以至此。峰泖荒丘耳、先生一  
築臺於小崑山、以奉二陸香火、則廟貌重輝、避  
客泖橋、則廢刹鼎造。蓋嘗丙舍天馬、細林晚則  
終老於東、余則倏而聚、倏而都、山靈吐色、陡成  
名勝之區、四時遊屐相錯、無不登拜先生之窀  
穸、咨嗟良久、而後去之、即市廛野老皆然。則何  
以至此。當少微星隕、哲人其萎、踈遠失色、親知



失聲若不忍出諸口。卽數千里得訃音、亦喁喁驚悼、傳語若不欲入諸耳。江南一片河山、便覺冷淡。則何以致此。先生八十以後、靜攝、余峰足不涉郡城。半載養疴、口不沾藥餌、無寒熱之侵、亦無拘攣惡纏之狀。一日起沐、正襟、喃喃佛號、吉祥而逝、並不作兒女于邑色、亦絕無田舍齷齪語。其遺命、此語數言、豈非以神仙之骨相、才人之風格、而載以聖賢之道德者耶。故聲氣潛

通聳懾羣動、望如慶雲、就如春日。吾師乎。吾師乎。無遠不服。儻在茲耶。則向之稱先生以任以弘爾者、洵其揚粃者耳。安足以盡先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望日、門下晚學東陽盧洪瀾頓首拜撰。是日書完、夜夢先生同一僧來、謂瀾曰、再煩於家下索疏頭乙張。瀾曰、先生且住樓上、愚往索之。見壽鄉兄出水仙圖一張、曰、真神仙之遺蹟也。異哉。余覺即起續

其尾曰、先生諱繼儒、字仲醇、又稱斜川公、又稱白石山樵仙、逝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三日、時年八十有二。

洪瀾謹附識。



儒藏

眉公府君年譜

行跡識畧

睢公府君年譜

世宗肅皇帝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府君生于是年十一月甲子初七日庚辰丙戌時。大父濂石公時年三十有九。

三十八年巳未

三十九年庚申

府君三歲八月初十日先妣衛孺人生宣城伯裔也。

四十年辛酉

府君四歲知字學。

四十一年壬戌

府君五歲。大父膝上授書，輒成誦。二月十三日，先叔諱縉儒生，字叔真，府庠生。

四十二年癸亥

府君六歲，甫命名，字仲醇。入小學，就傅錢公。曾大父怡松公，絕憐愛之，往返必肩負。



以行。府君即不好兒美。師亟稱曰：此汗血駒也。當非凡品。

四十三年甲子

四十四年乙丑

四十五年丙寅

府君九歲。就傅周雲汀。周長州人。鰥。寓慧燈庵之南。足蹴爲里塾師。頗好吟咏。雜蒔花竹。籬豆。夏月露坐。孤吟其下。府君晚必往侍。相

與煮茗問難、竊意詩詞私號曰半石山人。三十年後得周少谷贈雲汀一画、裝演成軸、懸之中堂、設祭而酌之。

穆宗莊皇帝改元隆慶元年丁卯

府君十歲、毛詩書義皆通達。

二年戊辰

府君十一歲、負笈先伯翼龍公、讀書于五里塘之丙舍。先伯本姓紹、大父艱子、受友紹氏





托遂螟蛉焉。取名紹儒，不忘本也。補萃亭增生。府君執友于之愛，終身不渝。歿，葬祖塋之側。

三年己巳

四年庚午

府君十三歲，習舉子藝。

五年辛未

府君十四歲。旁及五經子史，慕戰國策，不得誤。<sup>①</sup>

從總戎家借之後手摘一冊以藏。

六年壬申

府君十五歲。外祖怡竹衛公世居與先壠相望。晨出暮歸。必聞讀書聲不輟。心嘉之。卽遣先舅同事。是冬先妣內壻焉。

神宗顯皇帝改元萬曆元年癸酉

府君十六歲。翼龍辭大父曰。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其天姿英敏。才情橫發。吾且當拜



下風、敢冒師耶。幸擇名師、無負重委。故遣入城北、面繩武何先生。

二年甲戌

府君十七歲。博綜六籍、百家。晚必挑燈、手一編、不雞號、蠡竭不就寢。十月、病寒、病瘧、幾不起。有神醫王企雲、診之、驚詫曰、此兒豈可漫視。不獨吾松一寶、乃天下之至寶也。每喜食新、爲濕熱所蒸、我治立瘳。頃歸、以冬米肥鴨

人參見貽。大父疑其誤、遣訊之。曰、我爲天下  
惜此寶、豈於而父索謝耶。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五年丁丑

府君二十歲行冠禮。

六年戊寅

府君二十一歲就童子試、率亭邑侯楊公奇



賞之取冠曹耦。徐文貞公與大父交聞之亟欲延見。時府君以青衣小帽往。文貞偵知闢者立索磷衣出迎。因講時習之學。嘆服不置。先達之不輕後學如此。是冬嚴寒。文宗駐節宜興。米堅不得前。府君自毘陵徒步而赴。又奉江陵新令。大縣不過二十人。名在第七。

七年己卯

府君二十二歲。先妣于歸而當嫡大母之病。

考妣日夕藥褻間、衣不解、目不睫、初未知有  
新婚也。未幾謝世、執喪一如考亭禮、卜葬五  
里塘之祖塋。是年、館于范長白家、凡得精、悉  
進大父母、以贍菽水。

八年庚辰

府君二十三歲。館於王昇之翼明家。一時同  
社如唐文恪、董宮保、方學憲、何士端、每試必  
互相冠軍。



九年辛巳

府君二十四歲。館于姚、與元龍同硯席。率先叔以從。

十年壬午

府君二十五歲。館于姚。八月、赴棘闈于南都。廿三日夢蓮生。

十一年癸未

府君二十六歲。館于婁江王文肅家。與辰玉

太史讀書支硎山、多倡和、得受知于琅琊太  
原四先生。

十二年甲申

府君二十七歲。館于婁科錄見遺後、以遺才  
觀場、遂視功名如嚼蠟矣。

十三年乙酉

府君二十八歲、館于婁。

十四年丙戌



藏

眉公府君年譜



府君二十九歲謝去青襟。郡侯喻公及諸薦紳再四慰勉，不能奪。即文宗亦嗟爲異事。具呈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老父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勞，揣摩一世，真如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旣稟命于父母，敢言告於師尊。嘗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

十五年丁亥

府君三十歲。嗜長生之術。設館委巷。一時負笈者皆知名士。買乞花塲於小崑山。班竹千竿。草堂數椽。乞四方名花以祀二陸。府君有一時兄弟真豪士。千古蘋蘩但老僧之句。王元美先生撰記。名賢題咏甚多。載郡志。歲大稔。上書政府。請蠲賑。

十六年戊子



藏

眉公府君年譜

府君三十一歲。歲大饑、設館沈氏荒圃、即今何園之觀濠堂也。有寒生不及饗食、勅老蒼頭煮糜以佐讀。如李九疑、陳白石、自嘉禾來。十七年己丑。

府君三十二歲。以楊官諭下第歸、貧不克延師、有感而願訓其子。長汝麟、次汝豸、次汝成、皆門下士也。顧光祿正心捐十萬以助役。府君贊襄籌畫居多。光祿慨然樂從行。府君意

也。十月、先妣秉家政。

十八年庚寅

府君三十三歲。館于楊。

十九年辛卯

府君三十四歲。自謝諸生後、澤夫徐公時相慰勞、曰、吾子早遂初服、輕視青紫、志誠高矣。柰食貧、其如堂上甘毳乎。慨贈田五十畝、爲館餼。是年、遂同事澤夫于文貞公之水西園。



十月二十日男夢松生。

二十年壬辰

府君三十五歲。與澤夫稱莫逆交。澤夫善病。秋遊岱。以孤見托。府君課督其長。公于室。如親子弟。而于室一生執通家禮甚恭。後且與次子代高締絲蘿焉。

二十一年癸巳

府君三十六歲。館于徐。

二十二年甲午

府君三十七歲。館于徐擬臨場十策。有籍以獵科第者甚衆。七月十八。男夢草生蓮。產大父夢僧画蓮花于地云。侯汝孫覺而命名。松產。朱大母夢曾大父怡松公抱子來授。轉授先妣。後以命名。艸產獨無夢。時府君在白下。得唐六如夢艸圖一卷。歸以命名。詳王文肅卷跋中。何事之奇。而偶合如此。



二十三年乙未

府君三十八歲。嘉禾包學憲瑞溪公延廸鴻達、鶴齡二孫同事者如御冷錢公、懷槎沈公、玄海項公、昭自錢公、沈白生昆仲、後先皆巍科上衮、極一時之盛。比府君衡文、無諱諸公、微得切磋之助、時付秘笈於梨棗。

二十四年丙申

府君三十九歲。二月、罹生大母朱孺人之痛哀。



毀骨立、幾至滅性。大母嫌于嫡、故拮据殫殫、  
必無憾而後即安。五月、赴館南湖、纂建文史、  
待成、因屠侍御叔芳題請革除諸公、遜其署、  
名、刻行于世。屬羅文崗寫小炤、而平泉陸文、  
定公手題贊曰、冲兮其衷、粹兮其容、中逃名、  
乎山澤、早求志于韋纒、身同霧豹、學擅彫龍、  
其豪氣如陳元龍、德行爲陳仲弓、君其圖之、  
將無同。又屬黃葉庵秋潭耆宿記其歲月。



二十五年丁酉

府君四十歲。築讀書臺于小崑山之陰。舊傳有  
神虎穴。依崗負壁。構堂五楹。榜曰婉婁艸堂。  
蓋取士衡婉婁崑山陰句也。董宮保題柱云。賢者而後樂此。衆人何莫遊斯。題壁內則  
云。人間紛紛臭如帑。何不登山讀我書。信非  
虛語。壁曰藤蘿池。曰墨池。左通泉脉。洎洎品  
曰白駒。花陰竹篠。地不數武。遂爲九峯名勝。

隨同宮保請北藏以鎮茲山、閱經三載、經閣  
魏煥、峯泖映帶、遊屐相續。時有惑于堪輿者、  
欲毀經閣、府君請之當路、力爲護持、實茲山  
之韋馱也。是年、乃瘧鬼爲魔、呻吟杖策、大爲  
欠事。

二十六年戊戌

府君四十一歲。朱大母生壙、築于祖塋之末  
穴、府君向不自安、訪青島家、反覆精討、得地



儲藏

天馬山經紀新阡。凡左右寸椽只土，不惜厚  
值，更結丙舍，敗題覆礎，壘壘如蟻穴。燕巢，蓋  
欲與大父合窀焉。大父堅拒云：汝不忘父母，  
我獨非人子，而忍忘乎？况我築壙時，汝未育  
也。而又奚忍棄之？議遂寢。大母獨葬壬山丙  
向之主穴。

二十七年己亥

府君四十二歲。吏部同伯王公延訓子瑞庭。

瑞穀于鳳洲之西宅。男夢蓮婚娶孟氏禮部  
郎華里公女孫也。選論贈刻於書肆。

二十八年庚子

府君四十三歲。館于王涇陽顧公及諸名賢  
招入東林講社。府君謝不往。

二十九年辛丑

府君四十四歲。楊廉夫陸宅之陳惟善皆元  
末人。向稱三高士也。同葬于天馬之東麓。有



穹碑存府學之崇德堂。府君請之郡司馬燕  
公遷立墓道至此。同宋旭、宋懋觀、連儒、慧解  
二詩。祔搢文而祭之。曰：衆墓壘壘，堙山填谷。  
先生之宮，尚衛樵牧。來奠一觴，春草空綠。異  
代知己，慰爾幽獨。三月初七，長孫增丁生後  
痘瘍，刻逸民史於新都吳氏。

三十年壬寅

府君四十五歲。元旦次日，大父濂石公盥櫛。



後微覺畏寒。頃刻愈甚。府君曰。年躋八十有  
四。此壽終也。不當以藥石攻。惟率子姓跪誦  
佛號。以經紀後事。爲亟。初四辰刻。端坐。醉翁  
倚而逝。府君哀號。不欲生。斷暈啜粥。每上祀。  
涕泗沉沉下也。權屠中堂之左。日訪堪輿。再  
卜吉壤。秋夏。仍館于王吏部家。

三十一年癸卯

府君四十六歲。館于王男蓮入塾庠。時有孫

道人狀朴口訥、一聲彌陀而外、莫知其他。凡道路橋梁、樂爲鼎新、募建秀野、秀南二橋、後發悲願、擬築秀州塘、謀諸府君。府君曰、此塘爲浙直通衢、必須開之、鹽使者所轄兩地、且鹽務力可易辦。遂同金壇王太史、宇泰、轉聞左公、蒙卽會同撫按、詳批、華亭河工銀二千兩、道人具領五百金。內多勒費、十不得五、僅買石列于塘埠。其後千五百金、不知飽于誰。

人焚腹惜哉。刻品外錄于婁江。

三十二年甲辰

府君四十七歲。館于王。是秋得吉壤于神山  
之西。取廬峯發脉也。前對天馬。後峙細林。以  
卯山酉向立穴。而造壙極其精好。是役也。盖  
以大父從庶愆於禮。合嫡困於時。故分葬焉。  
且念子姓繁毓。叔真貧。不瞻另塋。必如是子  
孫皆可附于兩山之昭穆。意甚盛也。



儲藏

眉公府君年譜



三十三年乙巳

府君四十八歲。樵李項扈虛以秘書省歸籍。耕經耨史。更欲搜討竹簡韋編。山鏡琢刻而縱讀之。賞贊授食於九溪橋之別業。府君夢謁文昌曰。宣陳某上來。左膝少一骨。可補之。命司祿神旋持一骨二寸許。斜插而入。夢覺。脉脉若有生動。後呂仙亦云。曾憶補骨事否。琴川耿侯新子由祠建絃歌樓。延四方理學名

公開講社、府君以疾辭。

三十四年丙午

府君四十九歲。仍于項。有梵儀、泖橋澄鑒寺僧也。秋挈游武林。記云、梵公遊不出五百里。今秋與余入西湖、望錢塘、謁雲栖老人、翻天竺歸。又入餘杭、至洞霄宮、探栖真、大滌二洞、自詫爲生平奇遊。旣返棹、又沿谿至嚮山大雄、石壁巖、瀨不勝記。是處皆有綠竹、丹楓、幽



儲藏

凹之區、可結靜室。恨無馮海粟、倪元鎮輩、又與中峯結幻住相等、因嘆息久之。然與粥飯僧端坐一室、數薪較米、暮鼓晨鍾、梵公所得已多、不致青山笑人也。

三十五年丁未

府君五十歲、得新壤于東、余二月開土、築壽域、隨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覲先生、割童山四畝相贈、遂構高齋、廣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

株皆名種。秋大穫，隣不聊生。府君刷土洗石，迂迴宛轉，搜路于巖阿曲澗中。筆資不繼，問諸質庫，曰：古人因荒興作，卽此意也。後若徐若董，園圃相續，向有施公祠，亦一時效靈而郡邑之禮香祭賽，并士女之遊冶者，不之諸峯而之東余矣。

三十六年戊申

府君五十一歲。吾松十室九空，嗷嗷枵腹，將



藏

有揭竿而起者。府君急告當路，請蠲不得，則請賑。請賑不得，莫若煮糜。于是華青兩邑設粥局于鄉城鄉紳學博孝秀皆董之。府君首倡天馬捐資作竈，一切所需雜件并脩橋梁道路，顧募執事五十餘人，自晨至未，日給粥百餘鍋，水必清泉，米必瑩白。郡縣時臨看驗，有偵探設燕以俟者。府君曰：「此救荒也，豈飲食求媚耶？」上官享之，必不下嚥。郡侯張公邑



侯聶公以非時至、府君但進粥二甌、艸蔬四  
碟而已。識者聞之、皆嘆以爲知體。喜有四方  
之好義者、米豆之外、果餅鹽豉種種樂助、比  
之它所、更覺饒裕。共計四十日、竟事麥秋、有  
望、農作將興、于是造冊送縣、每名給米二斗。  
四方沾恩者、遠近十餘里、無破冒、無濫觴。卽  
僉大戶何某、僅稱備員而已。所餘米炭、變價  
買腴田若干、以贍本畝之役。集有煮粥條議、

可案也。

三十七年巳酉

府君五十二歲。淇園楊公總督南畿學政歲  
科竣一切有關風化例當具疏上聞時訊司  
理毛公方正學子孫何在擬建祠表章不知  
何地可祠。正學革除之後子孫諱方冒余雖  
居松而人罕有知之者一時安所置對。楊公  
卽部簡俯問府君條答詳明附請王洪兩學



博可列薦剡否、以其効勞于文正、忠宣二集也。又爲劣等諸君可邀去後之恩否。楊公鑒無他、悉如請。祠曰求忠、建于霍城書院之舊趾。子孫給衣巾、奉香火、余氏得配饗焉。府君與董宮保俱有記。王諱道原、得薦擢諤嘉尹。洪諱雲翼、得薦擢於潛尹。而全直之劣等諸君竝收。府君一轉念間、其造福于斯文不淺。府君未嘗挂齒頰、使一人知之、其爲隱行類



如此。雖然、非楊公聽善樂從、何敢望也。府君亦蒙特疏薦舉、下部未覆。此亦夢想所未到、子孫惟有感恩銘德而已。二月、男蓮繼娶金氏、鴻臚素庵公女也。

三十八年庚戌

府君五十三歲。澄鑒寺居、泐上衆刹之中。如孤臣客卿、遊人罕到。府君自丁未二月泊舟夜訪、見老衲古朴淳謹、僧龕屏暈酒、延師授



書。因思勝國時、楊鐵崖、趙松雪、曹雲西輩嘗  
往來泖上、今僅見春雲空水耳、嘆息而去。是  
歲始留憇焉。愴山門傾圯、大殿廊廡幾與鳥  
鼠爭席、乃首倡乞緣于諸同志、竭蹶補苴、手  
植榆柳、扁額題咏、爲之一新、寺僧亦焚脩好  
學。數年之間、非復曩時舊觀、巍然爲諸山之  
雄矣。僧不忘府君金湯建祠以志報。府君有  
重脩泖橋澄鑒寺記。

三十九年辛亥

府君五十四歲。夏秋至冬半，仍留泖橋寺。有  
泖橋稿。又有九日食新，真有福。經年高臥，類  
無情之句。男夢松婚娶宋氏，憲副遜庵公孫  
女也。是年，含譽堂田舍成。

四十年壬子

府君五十五歲。築青微亭于高齋之後，背負  
崇岡腹<sup>②</sup>買古墓之虬松四株。府君曰：以代名

人古畫時懸草亭。但恨無飛瀑千尺、界之空  
青、鈍碧間耳。天馬、細林、橫亘如黛、尤可供夕  
陽晚眺也。

四十一年癸丑

府君五十六歲。季春過洞庭之莫釐、憩翠峯  
寺、退居中。以雪竇師遺踪可作寓公。時從王  
尚璽遜之請、爲刪訂文肅公藏稿、有文草、奏  
草、牘草三集。若文肅公建儲羽翼之苦心與



條對六曹九大鎮之懇款、炳如日星。而一生之相度、相才、相業盡于此矣。募翁氏請藏經、建閣以鎮茲山。山壑界石梁、至今往來稱眉公橋云。

四十二年甲寅

府君五十七歲。得高氏故墟、僅存小房。府君去其頽垣、亂磔、因樹設門、接以短廊、中額水邊林下。房瞰山涇、步通林藪。聯云漁釣竇中、



樵吟葉上、蓋實境也。逶迤而進、連施公祠、酒  
帘茶竈、擊轂摩肩。三春茶笋芬芳、雜以兒弄  
細瑣、數百年空谷、一旦頓成市肆。而香草谿  
一席地、紅綃翠袖、嘯歌絃管之聲、中宵不絕  
矣。

四十三年乙卯

府君五十八歲。結廬庵于墮驪坡下、爲兒曹  
讀書之所。坡有紫篁翠栢、間以脩梧高柳、赤

日可蔽。平坡可容數十人。壘石高下，以便箕踞。灼暑中，府君挈伴相與，竹爐藤几，納涼閑奕其間。少遜而北，則采藥亭，松杉雜沓。時有山僧野叟，草衣筇杖，點綴行遊，宛然趙伯駒兄弟高逸圖一幅也。故題試茶四言，綺陰攢蓋，靈草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茗戰而肥，綠陰滿路，永日忘歸。

四十四年丙辰

府君五十九歲。男夢草婚娶俞氏茂才元濟公女也。摹勒東坡帖二十八卷名曰晚香堂蘓帖行于世。

四十五年丁巳

府君六十歲。青浦邑侯徐公舉賓筵大典。府君苦辭以安愚分。有云鄉飲之義本之憲老乞言因之化民成俗。禮經慎重大誥森嚴子弟不當與聞。鄉邦聽其惟允。周旋庠序萬民





環擁目前。發覺貪頑，全家謫戍口外。豈云兒戲，有赫王章某也。何人謬膺斯舉，居恒隱慝，如冷暖之自知。平旦幾希，恐幽明之非責。小則叢沐猴之誚，大則促聽跼之年。聞之浹背，汗流。念及使人心怖，大抵鄉評失實，故鄉飲或至濫觴。若使鄉飲又輕，卽鄉賢亦同塵飯。漸不可長，所損實多。竊嘗感慨于此，寧忍躬自蹈之。慎乃厥初，請從某始。况草茅下賤，分

庭之抗禮何安、而蒲柳餘生、末路之品題未  
定。月旦可畏、風化攸關。必欲強顏就列、自當  
引分而逃焉。敢累臺下藻鑑之明。庶幾識人  
間廉耻之事。若冈二天有如皎日。

四十六年戊午

府君六十一歲。構老是菴。後時脩竹、前植山  
茶、海棠。董宮保題右曰南榮偃蹇、左曰服炁  
者神明而壽。後列厨扁枕華藏、以停舟楫。



卽含譽堂之耳房也。

四十七年己未

府君六十二歲。由含譽堂結一亭爲代筮。此山谷老人所書也。由亭渡石梁一灣則頑仙廬在焉。向爲延客之所。兩旁支<sup>③</sup>藏書、槿墉竹藩。東有隙地橫刺半榭、叢篁布密、日色罕至、夏則避暑焉。名曰東籬、亦書學博士米元章所書也。

光宗貞皇帝改元泰昌元年庚申

府君六十三歲。妻江王慶長賁黃山谷。此君  
軒石本見貽。府君向移密篠丹楓于前。許曲  
池環匝。遂營軒五楹。以石本礮之右壁。凡名  
賢見訪。輒下榻焉。今擬改家祠以祀府君。向  
蒙鄉達及郡邑捐資。建祠于山瘠。已非府君  
素志。不肖力辭。不得垂久。未克樂成。故以此  
軒肖像其中。以爲子孫香火之地。庶幾不負



藏

合郡盛舉、而先靈亦妥矣。

熹宗哲皇帝改元天啓元年辛酉

府君六十四歲夜坐闐寂、偶自敘東余始末云、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譽堂、有適庵、有老  
是庵、此在南山之麓也。有高齋、有清微亭、此  
在山之中央者也。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  
在山之西隅者也。有此君軒、有喜庵、道經山  
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



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栳、有李、有梅、有  
紫薇、有叢桂、有楓葉、有杏、有椿、有石楠、有脩  
竹。其下率有之、但多西府玉蘭、紫藤、海榴、鵝  
梅、大柿、高柄大紅藕花、蘭蕙、五色薔薇及草  
花數百種。山居有蘓東坡石刻風雨竹二碑、  
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  
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朱巨川誥、  
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嘗<sup>④</sup>草堂圖、黃霍山

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馬遠和靖圖、梁風  
子陳希夷圖、梅花道人竹篠圖、高望山奇峯  
白雲圖、范寬釣雪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  
沈以及玄宰不勝記。山莊有漢鈞文鼎、金鳩  
首、檨葉笠、楊廉夫鐵冠木、上坐松化石、陸放  
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及圖書萬卷。山友有  
田叟、漁丈人、旦旦先生、阿誰翁。方外有達老  
漢、雲栖老人、秋潭麻衣和尚、蓮儒、慧解了微、

古水時來作伴。荒山向無鬼。今有鬼矣。無畫  
睂。今有画睂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杳源。  
近漸子真谷口矣。東坡云。行年五十。世間滋  
味已畧見矣。此外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然  
哉。然哉。

二年壬戌

府君六十五歲。魯齋章公欲擴西南郡城。相  
土度材。歷有成筭。府君慮設處浩繁。又值民





窮財絀、且城內外之塚墓居房多所未便、莫若以金山衛改州改縣、較易於城。于是作金山衛議。章公立府君小傳、又特疏薦揚、不意傳稿存而疏草佚也。

三年癸亥

府君六十六歲。居白石山。生平無姬貳、與先妣莊敬如賓。少食貧、十九在館、不問生人產。間一抵家、賓至如歸、先妣走爨下、咄嗟而辨。



往往樽空壘耻、則脫簪珥繼之。奉事大父母、晨夕上食、必欲得其歡心。布衣蔬食、率先恭儉、親從機杼、以佐不給。是以府君無內顧憂。十二月二十四日、無諸痛苦、側身坦化、享年六十有四。先三日、勅簡遺簪墮履、分贈親族子姪、以及童僕執喪、布素纖悉無遺。時云前有送關文二人、宜厚餉之、命三日後可來。語諸媳曰、此即世間拘人牌票等耳。遂禁絕暈

穢臨逝、自內寢以至中堂、滿聞沉檀之氣、經時不散、家衆咤爲異事。蓮夜夢先妣從石梁行、從幡幢引導、想一生仁德之報不爽。五月、侍御吳甡請求經明行修之士如陳李光縉等、徵詣公車、庶幾執經問難之風。

四年甲子

府君六十七歲。孫仙覺生、聘許氏、中翰元祐公孫女也。以癸未入郡庠。夫府君之愛仙覺



也得之晚年、勝于掌珠。稍長、出入必率以侍、  
日行以代杖、閒以代爰、真有不能頃刻離去  
者。出就外傳、手刪大學衍義、詩譜、史約、孫武  
諸書、日夕向訓之。偶見有異書、異人異事、輒  
命錄、夜授爲餘課。若問對如流、則喜見顏色、  
厚賞以鼓其精進、向往之氣、惜不得見其食  
芹、誠終身之遺憾也。

五年乙丑

府君六十八歲。嘗有沙彌請佛法教誦。若帚二字、誦若則失帚、誦帚則失若。誦至三年、忽然上口、遂爾大悟。是歲、府君于白石山之西南隅有曹氏舊趾、背圍西、余左右、克拓十餘畝、濬池、創庵、故曰若帚。摹盧鴻草堂圖式、瓦簷茅蓋、壁粘土泥、廣植名花異卉。右辟香積、使名衲挂拂焉。藕花紅白二沼、天桃垂柳、半似武陵風味。秋則橘柚離離、芙蓉旖旎、跨兩

虹而至。或避客了。筆墨逋。輒往匿焉。此山居之別一淨業也。十月日吉時良。先妣與亡室孟氏克襄大葬。

六年丙寅

府君六十九歲。依山結棚。藤花古蔓。附麗菁葱。自出籬落。以迄水邊林下。築以長堤。羅以偉木。流泉簌簌其下。遊人踏堤盤礴。繹絡如雲。所稱綠陰清晝。庶幾近之。



七年丁卯

府君七十歲。葺來儀堂于鳳皇山。是房得之楊氏未落成而旋棄之。府君壘以湖石、繚以堅垣、庭廣戶敞、儘堪容膝。府君樂而投老焉、并工修營、半載始克就緒、位置草率、具體而微。是冬、遠近介觴者、紈綺映帶、竹肉韻生、此亦鳳皇山未有之事也。

今上改元崇禎元年戊辰



府君七十一歲。五月、修郡志于東郊。郡志自文禧顧東江公後、迄今百二十載、其間因革損益、必當重加釐正、以昭來禧。凡至郡侯、欲與此舉、而鮮有勝其任者。方侯禹脩再三屬之府君。府君勉諾其請、曰：「但當具稿草、以待當代名公巨卿。若總裁、則某奚敢。」是集諸友于東臯別業、各受與記、垂三歲始成。府君自令家庖具資釜、不費大官供饌筆札。雖方侯



時有饋貽、即分贈諸同事、未嘗私一環半粟也。其繕寫梓工、悉俞孝廉彥直董其事。詳記并覆方侯啓事中。

二年己巳

府君七十二歲、修志東郊。直指王公巡方帖文行府、有本院按部松江、訪有隱士陳者、學窺二酉、文擅百家。德行冠雲間、人推麟鳳。著述行海內、士仰斗山。養親則甘逢掖、以躬

承菽水、求志則臥丘壑、而結想烟霞。此真當代羽儀、可爲國家楨幹者、豈容在澗、不亟爲推轂爲此、即便查例、將隱士緣繇速速覆酌具詳、以憑薦舉持聘。<sup>⑤</sup>

三年庚午

府君七十三歲。郡志成、募修南禪寺山門、得還舊觀。四月、光祿寺卿何喬遠奏爲荐舉德行文章之士、仰祈旌錄、以光聖治、以隆聖化。



事、開列同鄉數人。有職、又推之鄉以外。如華亭布衣陳職、未識其人、而久讀其書、見其博綜典故、<sup>⑥</sup>譜通時務、真有用之才、而浮之江湖。此一臣者、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者也。奉

聖旨、士習日漓、宜加風勵。這所奏薦、着該部議覆。是秋、遷高齋於水邊林下、之平壤、更曰菜香庵。季冬、丁清惠公以救荒助餉、賜宮保、建



坊。公欲疏辭、改致仕、以從先志。衝寒入山、商之府君。時府君在睡鄉、夢與陸文定縱論掌故、聞丁公至、肅衣冠以迎。丁公耳不聰、語多筆授。府君止其辭、爵恐爲時輩異同。書曰、不求得福、亦宜遠禍。丁公憬然曰、余昨暮登舟、夢一白衣翁曰、此行嘗轉禍爲福。今得先生教、符夢告矣。敬如命。兩公之神交于夢寐、蓋如此。

四年辛未

府君七十四歲。給事中吳永順薦舉有云、伏  
覩會典、洪武元年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  
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累朝詔今  
亦間及之。

英宗天順元年、聘吳與弼。

憲宗成化十九年、授陳獻章爲翰林簡討。獨  
神祖用人、其難其慎、獨不難於來知德、瞿九思、



豈非太平之榮觀、古今之盛際哉。今之稿項  
巖穴、誦讀堯舜者、豈日乏人。如松江布衣陳  
淹、通今古、聞達無干。比則廷臣楊廷筠、章  
允儒、何喬遠、吳甡、吳用先等、各各開薦、非職  
私言。獨不可一貴弓旌、以襄盛典乎。十月、先  
叔謝賓客、府君命蓮拮据後事、附葬大父之  
穆位。

五年壬申

府君七十五歲。松郡白糧解戶內有點充惠桂二王祿米者。一承此役。無不破家殞命。府君遠稽會典。近察戶部堂批。先創條議。上之郡邑。後復力請諸臺。曰。江廣之米甚賤。而反以三吳貴米遠輸。江廣順流而下。三吳逆遡而上。比運有部院光祿成規。王府則羣璫橫梗勒索。其害不能殫述。况吾松有次白而無上白。則二王玉粒之供不在是。莫如折價解。

之彼處布按移文二府、庶解戶無交納之苦、  
有身家之倖矣。賴當路俯從、具疏得請、而吾  
松祿米之煩得以解懸、可垂永世之利也。

六年癸酉

府君七十六歲。四月、工部侍郎沈演安、攘疏  
內、偶舉府君、得陳所見、以備

進呈採擇。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建堡屯鹽等事、前已有旨、還着設法飭行。





據奏時事多艱。臣子宜專心幹濟。說得是。朕惟以言事課功。如有挾私偏執、妨廢職業的、必罪不宥。所舉陳果否學識可備採擇。該部併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建堡、屯鹽等事聽該部具覆外。所有薦舉陳一節。係隸本部職掌。相應摘覆案呈到部。看得陳江南名士也。識通今古。學富經綸。蓋有用處士。不徒以筆墨文章妙天下者。但其



人抗節烟霞、忘情軒冕、榮心仕進、非其志也。  
誠今其一吐胸中之奇、規畫當世之務、計其  
所言、必有堪備借箸者也。工臣孜孜於隱士、  
諒自有真見。謹覆議具奏、合無勅下臣部、行  
該撫按、令吐其奇代塵

睿覽恭聽

聖裁、或亦

聖世博採嘉言之一助也。

聖明裁奪施行。崇禎五年四月，吏部尚書閔等具題奉

聖旨、陳某果有嘉謨讜論，足極時艱，着自條奏送該撫按進

覽。欽此。欽遵。爲此，合咨巡撫應天、倉都御史莊、巡按監察御史陳，轉行蘓松兵備副使蔣及本府方，署華亭縣事張，立簿摘催。某恭奉

聖旨

憲檄不勝惶悚。竊惟

聖主乘輿、清時開泰、而猶勤勤虛心下訪、宣之使言、即洪範謀及庶人、大雅詢於芻蕘、何以過此。但某聞之先師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又誦

高皇帝聖諭云、一切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惟生員不許大哉。

聖訓以垂示士子、謹身寡過之藥石也。某每見



後生秀才輩慷慨而談經綸、揣摩而窺時局、心竊駭之、以此久遁荒山、自安樵汲、豈有嘉謨、讜論、足以佐廟謨而濟時艱者乎。記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某一介草茅也、師友不多、見聞不確、何敢以草茅意安攘大計。又云：老者謀之、少者斷之。某七十五老農也、精力日減、疾病日增、何敢以老農謀安攘大計。人臣之罪、莫重於妄言、人品之陋、莫甚於無耻。若



強不知以爲知、借無用爲有用、此清議之所難容、而亦聖世之所不宥者也。懇祈俯憐老病情形、達部停寢條陳。雖未展耿耿入告之誠、庶幾免嘵嘵出位之戒矣。

七年甲戌

府君七十七歲。章工部贈山四畝、向傳有佳穴。府君營高齋幕之後、遷山足。是年鑿穴、石頑土淺、不能容、取他土淹之。適一人拾白龜

以獻府君異之曰龜不產于水而產於山得無天以此龜啓我乎遂鋤之初得石卵數百後得黃土堅細香潤至丈許乾位見似石非石似土非土宛然一門週回石欄中縫一線更去土三尺則下若有戶限者府君懼洩氣不敢深入止此築生壙一具遠近聞之爭相異視七年庚辰府君始窆窆焉至今不封不植遵遺命也是年特

旨命在廷諸臣各薦賢才、以備採擇。而侍御魏公士章素不識面、而以府君姓氏上聞。

八年乙亥

府君七十八歲。郡侯方公舉鄉飲大賓、辭謝一如青浦。建呂仙祠。初、呂仙降於族叔華江家、問云、見汝多善行、曷不施藥。叔云、有是念、無是方。仙詔云、汝於南城埡當有一賣方者、





汝得之。明往見一丐者握板四片諦視之果  
鐫三十六方。叔奇駭。鬻之以歸。府君喜而構  
祠肖像于山中。方營建閭空中鶴鳴轍夜旋  
繞不止。祠成乞藥問籤者皆奇驗。一日府君  
同友携榼祠中飛錢數百飲酒。盃內一錢酒  
盡盃下一錢以示上口下口之義。而辦香瞻  
禮相與連舟接踵矣。八月詞臣黃道周辭職  
疏內有云。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

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陳某者。

九月丙子

府君七十九歲。撰時藝十餘首、皆從枕上口授仙覺。又與吳長卿問析書義十餘章、雖云訓孫實發千古之秘。

十年丁丑

府君八十歲。江西巡撫解學龍題爲聖世  
闡門、運隆三五、懇崇名世、耆英兼廊、薪標盛



典以光鴻化事。竊惟虞廷儀鳳登庸式廣明揚。渭叟非熊優異宜超凡格。我

皇上詔行保舉。俾科目中未盡之人材。一一網羅。無軼隱鱗。伏羽並耀光明。自此而守令得賢。民無失所致治。神謨卓越。獨隆千古矣。惟是保舉數內有齒崇道重儼然名世耆英。未應概以弓旌。嘗例責其赴部就銓者。臣得一人焉。則華亭徵士陳某也。身謝名縉。神酣學



海處猷畝而覺先任重、莘野風高。本經術而翼古起衰、昌黎功遠。文章命世、真稱鄒魯之干城。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藉使某而少壯也、卽出其緒餘而爲守爲令、亦何負於龔黃卓魯之選耶。獨念其老矣、方今正躋八旬、海內尊爲人瑞、晚香之譽、天壤芬流。當此皤皤黃髮、而繫以墨綬、委之簿書、非其時矣。臣愚以爲爲國求賢、莫先於旃厦之啓沃、侍

從之論思。如某者，合應特詔幣徵，以備法宮之顧問。黼座之諮譚，未可以其不就守今之辟，而遽聽其高尚也。竊按正德中，江西處士吳與弼隱居講學，潛德上聞。

毅皇帝遣官馳聘，乘傳赴京，賜見便殿，擬授與弼以坊諭之秩。與弼固辭不就，遂陳十事而歸。熙代芳華班班具在。今某之出處本末，學問淵源，畧同與弼，而才贍救時，籌精應變，致



君堯舜之嘉謨較有十倍於與弼者。仰祈  
皇上允炤與弼事例優某以特隆之禮。庶考槃  
首彥、頤回遯志於清時。而招隱明綸終弋高  
賢爲公輔。保舉睿思於是而益加弘遠矣。伏  
與

皇上勅下所司。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華亭徵士  
陳某特旨敦延。迥超保舉之格。則禁近增  
光而啓事生色。所裨於綦隆之治者非淺也。

時當不諱、賢立無方、竊附以人事君之義、不覺獻曝愚誠、冒昧披瀝、統惟

聖明裁擇施行。

自春徂夏、構古香庭院成、日夕娑婆其中。十一月當大耋、懿親舊串、捧觴上壽者、步武神清之室。是年遂不入城市矣。冬立三斯亭于生壙之右、益取歌哭聚族之意云。

十一年戊寅



府君八十一歲。屏跡東余。猝聞流寇披猖。中丞直指檄有司折毀城濠民房。一時震動。府君懇之方郡侯曰。訛言易煽。全賴上官彈壓鎮靜。今若先卸民居。未防亂本。先示亂形。民心一動。將來不知究竟矣。方侯俯從而止。至今城內外之得以鱗次而安堵者。皆府君所挽回也。

十二年巳卯



府君八十二歲。夜寢頑仙廬。日處古香庭院。往來不數武。晚必梵輿以從。倦于應酬。而子墨未能謝絕。如陳鹿苹碑記。許繩齋志銘。乃絕筆也。是年無大恙。自覺軀重。膚痒。起臥不時。春夏值兒覺中寒。幾入鬼錄。日從事於醫禱。而府君之神情亦漸困頓矣。九月望後。命蓮延名衲于菜香庵。誦經禮懺。至二十日。放焰口一堂。上報親族。下薦交知。一日而沐浴。



者三日、日飲泉茗、剝斷毛血、毫不及家事一語、  
口喃喃、但誦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至廿三日  
申刻、左手結印、吉祥逝矣。遺訓云、啓予足啓  
予手、八十年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  
秋、鳶飛魚躍。又云、大歛小歛、寸寸拘束。古先  
聖賢、暴以時服。今其時哉、萬勿循俗。所見歛  
布、分送寒族。內哭外哭、神意感惑。勿發一聲、  
靜如空谷。去來堂堂、無拘無束。請以諸淚、彈

向花木。子孝孫賢，守此遺囑。爲善讀書，一生無辱。首七之夕，臨附此語，內多隱識。後署掌訣部水奎光真人并左手和尚等語。府君平生飲食，臨逝結三山印，悉從左手。而晚建禪清之室，似於二教有宿締云。

大抵年譜與國史郡乘同體，取數不取文。不孝初不學，壯不敏，日今頭顱種種矣，何能寫府君之萬一哉。僅云臚載歲月，遙憶記聞而



已。若樂善不倦、出自性成、此又在語言文字之外者也。府君自少垂老、取資于禿管殘煤、子弟習悉以奉親、不知誰爲生活。大父所遺、無中人產、俱遜先叔、無染指、而且爲之贍養婚嫁、存歿如一日。中年自小崑、天馬、細林、東余、鳳皇、拮据凡五峯、墓田不及半頃<sup>⑨</sup>。至荒丘瘠壤、歲輸動以百計。西歸之頃、坦無私語、藏無餅金。自外惟遺編萬卷、落落山廬、而催殘

已過半矣。蓋以賣文之外，絕妄漁，愧于請交。  
大遊廣時，與山水花木作緣，隨有隨散。一生  
似動而靜，似靜而動。客衆厭其溷，客去苦其  
寂。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搥舸龍潭，則  
曠室郊外。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兼  
葭蘋蓼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  
不盡不止也。索不洗不返也。如是而暇爲子  
孫計哉。雖然，嘗懸觀井圖以自勗，則臨深履薄。



之念。曷嘗斯須去懷也。迨除郡邑遠近。例有歲寒之餼。府君自寡至多。分緘袖中。值貧窶及交知老弱。輒量出助之。曰。某何人斯。敢叨上官賤俸之賜。揣分過福。且當代上官種德耳。居恒無貴賤僧俗。凡乞覓緩急。未有不如意以去。不責報。不市恩。墓隣數十家。春夏非白粲則木棉。以鼓耕作。至於助葬。撻幣。真有脫驟麥舟之風。冬置藁荐。自旱田養濟以及

驛逋囹圄、分給惟恐後。寒夜途行、聞驛夫挽  
舟聲、必停橈煮糜、以濟饑寒僵仆者。故于鍾  
賈山倡建甘露亭、賴慧解上人夏施茶、冬施  
姜湯、黑夜施燈。往來行脚有老病不能頓跼  
者、三時授食、待其健旺而後遣。迄今三十餘  
載、靡有間也。三族之親、生籍衣食、死賴喪葬  
者、無筭交游中。假筆墨、作布施、投齒頰、代津  
筏者、亦無筭。一切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宮、



邀以補苴鼎新者亦無筭。與人談、非累朝掌  
故、即先輩典型、或稗官野史中可喜可愕之  
事、使人聽之、聲噓不忍竟。若偶有閨閫不詳  
之語、則掩耳障面而立叱之、惟恐其侈口不  
絕也。此皆府君之蠕言、螬行、遐邇亦有耳而  
目之者。其如上關軍國、下係棄梓、時切杞發  
之憂、真有寢不暇甘、食不怡旨、不啻身懼倒  
懸而爲之痛哭流涕者也。集有條議二卷、可



知府君嘔幾斗心血、枯幾莖白髮矣。四方贊  
文者履滿戶外、未嘗冗倦情斲、必欲摹寫神  
情、大會款曲、方握管命草。草成矣、於發潛闡  
幽處、未暢厥旨、丙夜篝燈、惺惺中、屢加改竄、  
肖其爲人而後止。亦必寓規諷忠厚之意、不  
忍以卮詞綺語欺塞也。交遊幾遍天下、奚敢  
忽視一人、輕發一函、浪鼓一棹。每以錢塘楊  
子爲限、<sup>⑩</sup>耻作山人游客態。嘗云、王公布衣之



交、僅存一綫于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雀所笑。則府君硜硜素節、梗槩可覩矣。嗚呼。府君一生經濟之肺腸、千古豪傑之作用、竟至螢乾蠹老、豈不惜哉。豈不痛哉。所可幸者、恃有遺文百卷、闡揚忠孝、羽翼典謨、差吐胸中不了之業。俟四刻成全書、則能言立言、其中自有畫一也。謹按淚詮次如左。

不孝男夢蓮百拜謹述。

校記

①誤：疑作「讀」。

②腹：疑作「復」。

③支：疑作「皮」。

④嘗：當作「常」。倪瓚有《良常草堂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〇。

⑤持：疑作「特」。

⑥譜：疑作「諳」。

⑦轍：疑作「徹」。

⑧嘗例：疑作「常例」。

⑨傾：疑作「頃」。

⑩限：疑作「恨」。



估藏

眉公府君年譜



# 高忠憲公年譜

清·高世寧編撰  
清·高世泰增訂

楊世文校點

李文澤一審

劉琳二審

清康熙間刻本

《高忠憲公年譜》二卷、卷首一卷，清高世寧編撰，高世泰增訂。清康熙間刻本。

高攀龍（一五六二—一六二六），字存之，又字雲從、景逸，明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以建言謫歸，里居三十年。其間，與顧憲成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往往諷議朝政，抨擊閹黨，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人稱「東林黨」，而高攀龍為其領袖之一。天啟中，歷官光祿少卿、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後為閹黨迫害，投池自盡。崇禎初謚忠憲。其學宗程、朱，不主王守仁之學，儼然以衛道士自任。著有《周易簡說》、《春秋孔義》、《就正錄》、《高子遺書》等。

高世寧，字季遠，攀龍幼子。高世泰，字彙旃，攀龍姪，明崇禎進士，授禮部主事，擢湖北提學僉事。後歸隱，重建東林書院，講學授徒，以紹東林之說為己任。著有《中庸答問》、《高子節要》、《東林書院續志》等。

此譜編成於清順治十六年，記載詳悉。世寧跋稱：「爰集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踰年，始克告竣；」「或事屬纖瑣，則不暇及。若夫精神心術之微，蓋有語言文字之所不能及者，則又不勝譜，亦無容譜也。」嚴穀序亦稱：「事實皆取之《困學》、《三時日記》及疏揭等書，餘非家庭親見聞者弗錄。蓋先生之子之譜先生，皆先生之自譜者也。」可見其嚴謹有據。然於東林事記載極略，蓋有所忌避。

# 高忠憲公年譜序

自有天地、卽有理學。帝王行此理於上、  
三綱九法、一代正焉。聖賢明此理於下、  
人心學術、千古昭焉。然理者卽之而不  
可見、而心學之精微、又父不能以傳之





子、所以孔孟之後、有楊墨、有佛老、皆曰  
是理也、吾得之、吾得之。始於泛觴、終也  
襄陵、一時後世、靡然從之。及究其指趣、  
要其歸宿、則茫然如搏虛焉。諸能爲孔  
孟之言者、則又優孟其衣冠、粗之流於



六藝、淺之涉於詞章、而於聖賢立心行  
已之防、不啻此參而彼商也。有志之士  
起焉、亦欲以明道爲務。然或誤於工夫  
之失傳、或病於見聞之易惑、各以其意  
相爲揣摩、名曰闢佛老、乃其見則猶然

佛老之見也。名曰距楊墨、乃其行則猶然楊墨之行也。乖離淆僞、不一不公、其孰從而正之。忠憲高公奮乎百世之後、歷考群哲、斷然以朱子爲宗。其爲學也、質之於古矣、未已也、反而求之於心。



求之於心矣、未已也、充而驗之於事、閑  
邪存誠、動靜一致、主敬格物、內外交脩。  
始則參前倚衡、卓爾其有立也。終則霧  
散冰融、灑然其無事也。繇是貧而樂達、  
而檢患難而不憂。繇是坐而言、起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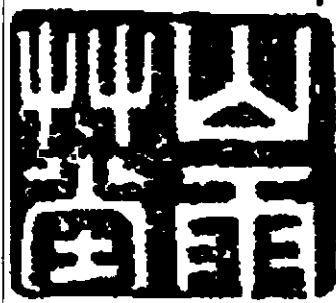
獨處而不愧。繇是生而順、死而安、俟諸  
後儒而不惑。嗚呼、詎不偉哉。萬曆以後、  
天啟以前、其形於奏疏者、可以格君心  
之非、其施於政事者、可以振王綱之墜。  
其昭大法、擊大奸者、可以傾一世之否。



而爲泰卒之璫禍一發殲我良人、是乃  
明祚之將傾、而非先生之不幸也。先生  
死而理學彰、則先生猶不死矣。所傳困  
學記、工夫明本體露、使後之儒者盡得  
乎從入之門、以復覩夫鄒魯之統、豈惟

先生不死哉、雖紫陽猶不死也、雖孔孟  
諸聖賢猶不死也。時

康熙丙午歲季夏、三韓後學吳興祚稽  
首拜敬題。



# 高忠憲公年譜序

高忠憲先生少子季遠編先生年譜成、其猶子學憲彙旃版行之、而問序於穀穀曰、嗟乎、予小子而曷敢序先生哉。無已、則有吾師子華子龍超先生之言在。師嘗語穀曰、子亦知高先生之學之所自承乎。觀先





生聖賢論贊有十肇自孔顏曾思孟訖於周程張而遂終之以朱子而不復及乎其他。然則先生意所宗主蓋可知也。穀乃今觀於譜而吾師之言益信。夫先生之學大約具困學記中。其候雖有甘苦淺深之殊而要從朱子入道莫如敬之一言始。繇是



惣輯朱子要言、爲續近思錄、美堦步趨、朝夕以之。蓋先生雖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而又恐涉於湊洸無津涯之塗、故斷然以朱爲的、言心必統之以性、言悟必實之以修、言靜坐必程之以整齊嚴肅、辨儒釋異同及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之非、必曰反而

求乎理。而其所接席訂証者，則有顧涇陽先生。遠近磨切，則有馮少墟。錢啓新諸先生。於是考亭之傳沃乎其內，而嘩乎其外。其至潔者，旣形於審義利、修廉隅之際，而至偉碩者，又見於正色立朝、爲士類爭忠邪、爲宮府爭綱常之大，而謂先生非朱子



之嫡系、而其誰也歟。抑觀朱子在慶元間、  
雖遭道學黨錮之厄、然蒙孝宗之知、詔對  
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先生當萬曆重  
熙、竟懷抱其忠、不得一見天子、且至以  
言事被謫、坐老林泉者垂三十年。迨庚辛  
之際、錄用舊人、時先生齒宿意新、未嘗以

臣精消亡爲慮。而不意忠勤甫効、黨禍旋興、投淵之悲、遂使千古與屈同弔。其視朱子所遭、何尤不幸之極也。然當是時、儻從楊左諸公相率赴難、豈不甚烈。而先生顧獨以從容整冠、拜表自沉者、上爲朝廷略存禮遇、大臣之體、而下以留不毀之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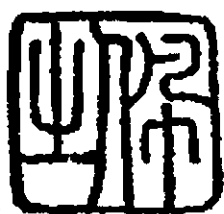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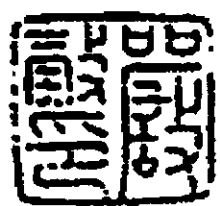


髮於衣冠塗炭之秋。此與朱子疾革時移  
寢中堂、領儀禮而不從書儀者何異。嗚呼  
懿哉。死之嘗變不同、而同歸於道、其斯以  
爲朱子爲先生而已矣。先生殉節於天啓  
丙寅、後三十有三年而譜成、事實皆取之  
困學、三時日記及疏揭等書、餘非家庭親

見聞者弗錄。蓋先生之子之譜先生、皆先生之自譜者也。因念先生歿後、滄桑再易、凡中原文獻之漫滅、不復存者、何可勝數。而李遠獨能寶護先澤、詮次罔遺、學憲復能爲之交質互訂、刊示以諗來學、是先生之道雖弗克大行於當時、而猶獲著明於

後世者、夫孰非其後之人、紹述之功爲多也。然則讀茲譜者、卽先生家學之無替、亦於是乎可徵焉。

同邑後學通家子嚴穀頓首拜撰。





# 高忠憲先生年譜序

記予小子諸生時、彙旃先生督楚學、如韓李山、元和文章一變、試課暇、卽率諸生、闡提宗旨、不欲爲不該不詳之士、以故楚士至今稱葛屺瞻、高彙旃二先生。



云。予李常先生猶以道自荷。講學不輟。遠近奉爲廬牢。一日。出忠憲先生少子季遠所輯年譜示予。且屬序。余捧而讀之。固知源遠流長也。夫忠憲先生誕於明世宗之壬戌。歿於熹宗之丙寅三月。

其間之顯之晦之升之沉之聚之散之  
存之亡、皆天之有以使之、其實先生自  
主之者矣。其自主之者何也。道也。天不  
能有治而無亂、人不能有盛而無衰、有  
休而無咎。自凡之人、儻之、則以亂隨治、



以衰隨盛、以咎隨休。而自求道者起而  
曰、治也、亂也、盛也、衰也、休也、咎也、非天  
之使之、皆其道之所必現之境、必周之  
變。而淺庸往往差觀之、異端往往幻視  
之、正人君子所必渾於冥茫、散於天壤

而息消於有覺者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者，人之晝夜也。故惟知道者能通乎死生。人以爲生也，死也，常也，變也，不知其爲道也。忠憲先生甫弱冠後，卽冥契先天，讀書嚴課，壁間悉粘一



圈。圈者無極而太極也。又作復七規取  
七日來復之義。及登朝冬至習儀朝天  
宮靜坐僧房自覓本體與閑邪存誠相  
會。後講易東林和至日詩曰一元只向  
動中開。又曰人人自有圓圈在。又著周

易孔義知先生道衍義孔潛心於易匪  
一日矣。友歸季思顧涇陽磨切錢馮辨  
論管李其講究易非一日矣。於易獨取  
乎復復一陽也。至日閉關靜以養一陽  
也。然以天地之數論之陽一陰二君子



少而小人多、治少亂多。故先生不免於  
難、貶揭揚、罹瑞禍、氣數然也。於先生胡  
與。故安受其難而不辭、不驚。如古賢臨  
歿、觀化弄丸也。雖先生中害、而畫前易、  
壁間圖、皆渾合乎升沉聚散、存亡治亂、



盛衰休咎而一以視之者也。至其編朱  
子語錄、格致誠正、一以考亭爲歸、闢異  
端似子輿氏辨新說、雖王李不假如朱  
辨陸也。爲朝廷晰邪正、爲萬世正綱常、  
範圍曲成、豈小補哉。雖然是編也、主困



學記處困而亨、其大人乎。不亨於遇而  
亨於心、先生知天立命、常存可也。終於  
坎圈內、亦有之數爾。先生不驚也。非得  
道而能若是哉。得道而生、得道而死、自  
宋諸君子以迄今先生、不媿一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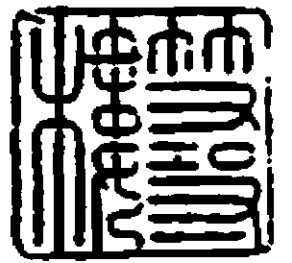
余何敢不暢爲先生表述、俾後之覽年譜者、若元會運世、有道以行乎其間、不絕如先生矣。而况有紹而述之者、固能續大道於茫茫也哉。

康熙丙午、楚潛後學朱士達頓首拜謨。



藏書

高忠憲公年譜 序



# 高忠憲先生年譜序

熹廟末、諸君子被璫禍、幽囚圜圉、備極楚毒。有識之士、不勝扼腕浩歎曰、國家綱紀掃地盡矣。嗚呼、然後知高忠憲先生爲得死所也。先生殉難在丙寅二月、迄今三十餘年、季子季遠謀輯先生年譜、潛心者久之。



始克成、而屬余序。余惴惴懼弗克副、又不  
敢誅譜。以先生困學記爲主、困學記、先生  
之自譜也。先生曰、善學孔子者、莫若朱子、  
繹朱子之言、入道莫如敬。遂從事主敬之  
學、蓋不啻準的奉之矣。江行舟中、反覆體  
究、不越程朱所示法門。困衡極而一日豁

然、本體覲露、實無一事。曰、未也、敬義夾持、  
進修密跡、而最得力者、數十年涵養靜謐、  
栽培深固、以立本、而用不窮。至於一性瑩  
然、天人無間、知本知至、而中庸其至、則深  
造自得之候、然爾。先生嘗叙朱子節要矣、  
謂孔子而後、闢邪衛道之功、莫大於孟子。



孟子而後、闢邪衛道之功、莫大於朱子。微  
朱子、卽聖道弗著、而非深知孔子、朱之學  
亦弗著也。此先生爲朱子嫡傳之明徵也。  
明朝自嘉隆以來、儒而逃釋者、相踵復有  
王氏之學、崑揭良知、掃除格致、陰帥天下  
學者、騖玄曠而蔑繩檢。先生潛心孔氏於



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洞若觀火、而後  
辭而闢之、辨二氏、辨新學、直推究本末、灼  
見其所以然、與所必然而不爽者、然則繼  
朱子而闢邪衛道、非先生其誰也。先生立  
朝不滿二載、凡學術之弊、敗朋黨之蔽蒙、  
官府之危疑、宗社之顛危、侃侃論列一本



知至意誠精覈允當、無一語涉欺妄。假使  
先生得侍講幄、如熙寧<sup>③</sup>之考亭、所以啓聖  
聖明、弼扶治教、豈曰小補云爾。祇以政本  
非人、日中豐蔀、一落謫籍、坐老林泉。及天  
啓起廢、又不幸處諱學之朝、爲黨人側目、  
以及於難。吁、其甚矣。雖然、黨人之困折先

生也以其學、而先生自信自養、浩然而獨  
伸者、卒以學如石之介、湛徹幾先、從容止  
水之則、不辱國、不辱身、與朱子移寢中堂、  
恬然而逝者、何異。信乎、尼父無臣、子輿易  
簣、古聖賢得正歸全、要於夕可、其致一耳。  
繇斯以觀、道南祠之從祀於先生、安乎、否



乎。毘陵錢啓新先生輯源編、涯編、如正閏  
統、源編上自義農下迄程朱而止、自餘漢  
唐宋諸儒以及明朝從祀四君子皆入涯  
編。先生論贊諸聖賢自先聖顏曾而下亦  
迄程朱而止。學脉正閏其嚴也如此。然而  
特祀之議言之今日恐益滋謠詠何也。先

生之道未大章也。先生遺書炳朗千古，道  
曷嘗不明。然必學者共行之，共明之，而後  
爲大章。先生之道得大章，而後知先生朱  
子之後一人也。祀典以俟論定可矣。謹序。  
順治己亥春，通家子華允誼頓首拜撰。



# 高忠憲公年譜序

先朝理學之儒、其盛不減於宋、然其間出類拔萃、爲世所共推服者、十數人而已。十數人之中、尤必以河津薛文清及錫山高忠憲先生爲金聲而玉振焉。予讀書錫山、高先生少子季遠與猶子學憲彙旃以先



生年譜來示、且請爲序。予後先生之生四十有九年矣、何敢序。抑先生事在國史、行在鄉國、名在天下、又何庸序。雖然、不可以無言也。夫朱子生於有宋之季、集有宋一代之成。先生生於有明之季、集有明一代之成。是不可以無所發明、請得而推言之。



有明理學承之自宋、陳靜誠、宋文憲、陶姑  
孰皆衍其緒者也。至於曹月川而始真、薛  
文清而始大。吳康齋之後、其傳浸盛矣、而  
純駁卽由之以起焉。殆王文成而其教大  
昌。自正嘉以迄隆萬、上則縉紳、下則士庶、  
家談戶說、講學之風、自宋以來未有盛於



此時者。然而物衆則僞生、言咙則敝起、浸浸至於鄧豁渠、李溫陵、林道乾、何心隱之屬、八風舞而六經掃地矣。端文顧公標性善之旨、而狂瀾爲之稍障。先生繼起而力持之、而後孔孟程朱之正學渙然復明。夫文成之學、大純而小疵者也。顧自無善無



惡之旨揭、而從而繼之者、率皆鄙困學而  
詫生知、詘工夫而崇本體、名爲大一統而  
合三教、實則率孔孟以事釋伽。古今以來、  
人倫中正之理、幾於蕩然。今讀先生之年  
譜、以困學自居、何其甘遜於生知也。以居  
敬自勉、何其不憚煩於本體也。辨新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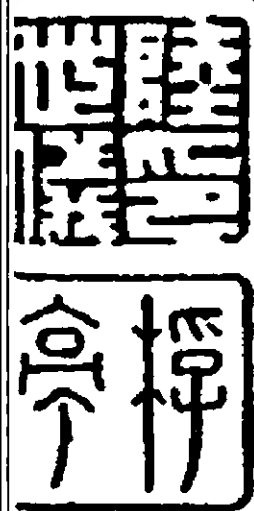
三教合一之說窮、辨異端而援儒入墨之途塞。然則斯道之真傳、自文清以來、所謂晦而復明、絕而復續者、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而謂先生之功、不上同於有宋之朱子耶。特以遭時不偶、未得大行其道而從容止水、不知者猶與氣節同觀。嗟乎、先生



之詩不云乎、綱常盡處此身全。蓋先生之學固已合死生而一之矣。處常處變時有不同道則無不同也。先生之子若侄輯年譜成、跋之曰、他人成仁取義之奇節、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恒事。善哉言乎。足以覘先生之家學矣。雖未獲大彰於時、然朱子

之學亦以歷久而愈著。予嘗讀嘉善陳氏  
幾亭之書、固先生之門人也。其所以尊師  
者備至、而復能暢其師之說、則安知繼起  
者不更有人。而將來之尊信吾高子、不猶  
今人之尊信吾朱子耶。

婁東後學陸世儀頓首拜譔。



# 卹贈制詞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臣子立朝大節、首持正以

無回。國家起敝維風、必旌忠於不朽。雖義烈非計榮  
身後、而褒終乃示勸將來。爾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高攀龍、清標峻品、正學弘猷、儀著皇華、丹敷疏草。雖  
投荒而丘園道賁、迨召用而卿寺勞深。每多砥柱之  
危言、遂晉內臺而總憲。觸邪秉直、逆猷寒心。爰中含



沙遽甘殞命。從容遺表。恍尸諫於當年。卹錄易名。樹忠魂於今日。是用贈爾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錫之誥命於戲。八座追崇。渥寵不忘乎華袞。九原可作。芳名永播於清流。垂景耀於士紳。服休光於冥漠。

# 諭祭文

維 崇禎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皇帝遣直隸常州府掌印官劉興秀、諭祭原任都  
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  
龍曰、朕聞善道之守、在嶽撼而瀾翻、履變而貞、必雪  
消而覲見、惟卿一代碩人、四朝耆德、繇夙慧而紹明  
絕學、歷諸艱而獨抱孤忠、亦欲正人心、大闡濂洛關





聞之與。豈肯逐時好、直脫功名富貴之場。不以初獻  
於廷、而沮敢言之氣。即使終老於壑、猶存報國之忱。  
著述三十年、是亦爲政名世五百載。蚤應其期、嶽立  
朝端、巖巖爲衆正之領袖。嶷然憲府、凜凜植四國之  
紀綱。奮除倚社之奸、弗顧投鼠忌器。酷罹反戈之噬、  
寧甘射影含沙。誼不受辱於僉王、屈大夫庶幾知己。  
死荷見諒於明主、史子魚庸有同心。大節表於真儒、

正終慄夫遂養。感茲波逝。朕何忍問之水濱。愧彼炎趨。禮所貴薦。夫蘋藻靈如有知。欣然祇享。

### 又諭祭文

維 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皇帝遣常州府掌印官劉興秀、

諭祭原任都察

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龍  
曰、天倚柱以正其傾、地賴維以紐其絕。維卿以浴日



補天之慮、振廻瀾砥柱之功、如李膺一代高標、若蕭  
傳千秋勁節、而邃學完養、以斂其鋒、直節剛腸、不矜  
於氣、芟慙去幹、視死如歸、星已殞而芒耀天、壑雖藏  
而名蔽地、悲哲人之已逝、儼遺老以猶存、式頒諭祭、  
寵賁黃墟、欽哉。

附春秋丁祭文

同邑後學張夏撰

具官某等致祭于



高忠憲公年譜

諭祭文

明先儒高忠憲公景逸先生之靈曰、於惟先生理學  
 氣節、文章事功、孝友廉潔、靡德不同。吉甫爲憲屈  
 平比忠。論定有年、發蘊無窮。皇皇諸儒、誰折其衷。  
 宋有朱子、明惟高公。茲當春秋丁禮行禘祭、尚饗。

忠宣公像



高先生像題詞

大學士文震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每誦斯言、未嘗不三復流涕霑衣也。夫天啓之季、姑蘓毘陵間觸璫熠死、者六人、皆吾友也。而高存之先生、則吾所嚴事心師者也。先生甫登進士、卽以建言、居謫籍三十年。復起、歷仕總憲、所蒞皆有樹立。居鄉講明正學、聲律身度、爲世所宗。爲憲臣、劾治御史之最貪者一



儲藏

高忠憲公年譜

像贊

人。其人逆璫義兒也。以是遂及於禍。先生歿有遺奏。其從容守正於死生之際如此。聖人復起。能易斯言耶。亾何逆璫誅。義兒縊。先生之識力益顯然較著。蓋天祐社稷。篤生聖帝。邦國所以危而復安。人道所以絕而復續也。嗚呼。此豈人力也哉。敬瞻先生遺像。爲楚辭以招之。

穆重洲。今絕垠。駭赤鯨。今層冰。睠涸瀆。今條忽。迴風

衝兮嚴霜零。靈屈抑兮偃蹇。含素水兮蒙深目。渺渺兮自遠。哀高丘兮陸沉。入帝宮兮搖翹。陽炎炎兮卿雲。昭靈繾綣兮熙朝佑。先皇兮逍遙。靈容與兮崔嵬。紛玉佩兮陸離。搴桂楫兮延佇。碧舟淵涵兮人閒望思。

題高忠憲公像贊

華亭宗伯董其昌

蕩陰裾濺常山鬬裂。三光浴焉此一點血。汨羅波清、



備藏

高忠憲公年譜

像贊



崕門颶起。八柱奠焉。此一勺水。臣心皎潔。臣義從容。  
國體如天。奉以始終。結纓恃氣。歛衽乘謔。公如岳蓮。  
萬仞立卓。擊狐狐伏。射隼隼飛。雖有城社。迄無憑依。  
白壁懷中。幽光弗缺。袞衣帝傍。正氣不滅。凌日厲月。  
叱風鞭霆。群魅見之。碎肝銷形。誰知公神。湛然不掛。  
北斗以南。惟此儒者。

高忠憲公像贊

始寧太史倪元璐



贊曰、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  
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處、不虧國美。京貫鷄連、鉤黨  
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爲士。鍛榮同文之豸、爲國  
洗辱。汨羅之汨、疇竝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  
合軌。當宋旣灰、厓墮其祀。鳴烈取著、所以燕市當  
明鼎。盛闡于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  
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而已。

高先生像贊

同邑後學吳桂森

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義。以身殉道、義盡仁至。

校記

①綱嘗：當作「綱常」。

②嘗變：疑亦當作「常變」，謂經常與變異。此譜「常」字多作「嘗」，以下不再出校。

③熙寧：按朱熹自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入仕，歷仕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紹熙、慶元，而無「熙寧」。此處疑誤。

④殆：當作「迨」。



儒藏

高忠憲公年譜

像贊

# 高忠憲公年譜

男世寧編

姪世泰訂

公諱攀龍字雲從更字存之號景逸學者稱爲景逸先生世爲無錫人萬曆壬午舉人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司行人建言謫廣東揭陽縣添註典史天啓元年詔起光祿寺寺丞歷陞光祿寺太常寺大理寺少卿太僕寺正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天啓六年以璫禍被逮草遺疏自裁崇禎元年卹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賜祭葬廕一子奉旨祀郡邑鄉賢祠



元配王氏封夫人。

高氏自孟永公而上、譜逸無徵。世居青城鄉、世農、事亦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之東南隅、一傳爲耕樂公、名如圭。再傳爲省軒公、名翼、後以字行、曰鵬舉。三傳爲雪樓公、名適、誥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浦氏贈夫人。是爲公曾祖父母。雪樓公生二子、長名材、爲靜成公。嘉靖辛卯舉人、黃巖知縣。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祀名宦鄉賢祠。配邵氏。繼李氏。初贈淑人、再贈夫人。是爲公祖父母。次爲靜逸公、名校、初贈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再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累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朱氏。初贈宜人、再贈淑人。累贈夫人。是爲公嗣父母。靜成公生子爲繼成公、名夢龍、後以字行、名德徵、太學生。初贈奉政大夫。

光祿寺少卿、再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累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陸氏、二室邵氏。初贈宜人、再贈淑人、累贈夫人。是爲公本生父母。  
孟永公以下行實詳公自撰譜傳中。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時、

公生。

本生父繼成公、本生嫡母陸夫人、生母邵夫人、生公於稅務里。大父靜成公兄弟二人、弟

靜逸公年四十七無子、公生甫月、靜成公謂靜逸公曰、吾兒且舉二子、其少者可抱也。於是公爲靜逸公嗣母朱夫人。先是、靜成公書齋種盆荷、戊午一花、生長孫明陽公。壬戌再花、生公。靜成公作詩志喜曰、盆荷今歲又新栽、到老風情覺更孩。餘六旬惟兩度見、隔三年復一花開。吉祥共託有先兆。

孫子應多是俊才。慚愧庸愚那得此、須從祖父本  
原猜。後公得詩於冗紙中、捧誦珍悼、恭跋云、蓮、花  
之君子也、發於盆盎、小能大也。嘗人神局於六尺、  
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出於污泥、污能潔也。  
嘗人心役於五官、君子心超於萬物、亦若是矣。蓮、  
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孫相率爲君子、乃  
所以報吾祖、  
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

公就外傳、善讀書、言動不苟、有成人

度。讀罷、嗣母朱夫人予果餌、必恭而受之。或命自取、必謹如所命之數而止。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

聘元配王夫人爲抑所公女、繼山公孫女。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十二歲。從承遜庵先生習舉子業。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四月、大父靜成公卒。初、靜成公愛公特甚、

每晚必命公入書齋講說書義、以遠大期之。靜成公有小像、獨圖公執卷侍側。臨終、謂靜逸公曰、弟無憂、弟有子足娛老也。靜逸公歸、呼公摩其首日、兒真足娛我老矣。

四年丙子、十五歲。從茹澄泉先生學、凡七年。



儲藏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

元旦隨靜逸公至外家。靜逸公小帽公弱冠衣冠朴素投刺者止一人。時王氏貴顯門庭赫奕賓朋滿座有狎客某見公父子寒素態詞色甚倨竟不相揖歸途靜逸公曰世情如此兒亦覺之否。公曰此似不足責。曰誠不足責然當知自勉。公謹受教。八月補



邑諸生。學臺李公名時成、湖廣黃州人。時。十月、娶

江陵相當國大縣人。學止十五人。

王夫人。先聘者已殤。王公曰：如此壻，天下第一流

人也。可覲面。失乎。即抱內戚。沈公女續好。

至是出閤，一如已女。公佩王公國

士之德，永勿替焉。終身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師事西席劉完孺公、沈復吾公、

友事陳華輝公。是秋，與三公同

寓同。八月，鄉試中式。座師沈公名鯉，號龍岡，河南

歸德人。沈公名懋，學號晴峰，

浙江平湖人。房師徐公名民式，號檢吾，福建浦城

人。松江司理。闈中原係落卷，本房中式者已呈主

考，待曉發榜矣。徐公就榻，不能寐，鼠啮其足者三

徐公異之，暗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急趨主司，詔

其故。沈公秉燭一覽，卽嗟賞不已，遂得中式。謁見時，便以天下士期之。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會試不第。三月，抵家。讀書

外家與諸名碩結社課文。暇則探討近思錄及諸先儒語錄，時已專志聖賢之學矣。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讀書十月，朱夫人卒。十二

月葬朱夫人。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讀書嚴立課程，自卧榻至每日經行之處，壁間悉粘一圈。

期於觸目警心。無至此心放逸。八月，生母邵夫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

八月遊武林。記見遺書。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十月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二月赴京謁選。

公自記小冊云予生

質鈍甚、藉父兄師友之教、欲勉爲君子。茲將北行、檢笥中得書牘若干首、而不能盡攜、謹錄其要語、以備觀省。六月授行人司行人。初到部、擬選縣令、寄繼成公書云、兒觀今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耳。京職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





伯王公諱弘誨、房師考功司員外郎趙公諱南星。趙公批硃卷云、此卷似知學者、當拔之牝牡驪黃之外。三月、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六

月、靜逸公卒。七月、聞喪。八月、抵家。十二月、

葬靜逸公。先是、靜成公未舉子、夢二龍飛騰霄漢、各有攫拏之狀。繼成公生、命名夢龍。公

生、初名希良、後嗣靜逸公、靜逸公奇愛公、恐覺其爲抱子也、改名攀龍、與本生稱雁行矣。公成進士、客有以爲言者、公曰、天乎、吾罪當死。吾不敢言之於前、忍易之於後乎、繼成公曰、孺子言是、吾以字行、可也。遂不易名。



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類爲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背之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使世則之言一倡、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榛蕪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祈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

不得浸淫於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未之有也。奉 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論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八月、張世則劄襲浮詞來奏。姑免究。禮部知道。

上今日第一要務疏。

時 神廟久輟朝講。建言者譴謫相繼。刑罰峻急。國用空

虛。公具疏畧曰。臣無言責也。而言非越職也。人臣之義。敬君爲大。心有所知而不言。不敬莫大焉。且事關君德。天下大利害所在。我 聖祖立法。百工技藝之人。皆許直至 御前奏聞。而況於臣乎。不敢瑣聒。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聞。一曰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者何。陛下之心是也。人君之心與



天爲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應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應之。古之聖王終日乾乾、操持此心、以對越在天。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必觀經書以求聖賢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別。又必時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是則一日之間、此心嘗止於義理、人欲不得而乘之。心有所止、則靜、心靜則氣和、氣和故喜怒皆中節、而刑罰不過其則。聖心冲然和平、聖體泰然安舒、而後天地之和應之矣。二曰天下之大機。機者神化之樞、得其機而化、斯神矣。臣觀今日內而百官外而萬姓、所引領於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族內帑。是四者、陛下爲之甚易、

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忽快覩於一朝，觀聽遽新，精神頓聳，天下事無不可爲矣。可言者不止於此，而四者其要機也。疏入留中。十月，謁總憲孫立亭公。孫公云：官乘此正好讀書，不可蹉過。又云：律爲用世本，不可不讀。公因加意律學。十一月冬至，朝天宮習儀，僧寮靜坐。語見困學記。錄二程夫子語錄。

十二月，奉差頒詔南京，謁孝陵。公務畢，候鄒南阜先生，又

會葉閒適、薛圓臺、瞿洞觀諸先生，講論旬日而別。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歲。正月，抵家。七月，遊武

林。九月、赴京復命。十一月、上君相同心、惜

才遠、佞疏。

時太倉相當國、正人多被斥逐。公具疏、畧曰、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

長、而治亂亦若循環。聖人爲戒、必謹於消長之際。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其年、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鑪、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黜矣。近李楨、曾軋、亨復不安其位、乞去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臣惟天地生才實難、國家得人甚急。廢黜如此、後將焉繼。且皇上朝講久輟、群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臣恐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嫉妬



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貽皇上  
以拒諫之誚。其爲聖治之累不小也。伏願皇  
上深賜省察。至於輔臣王錫爵、迹其自待、若愈於  
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異乎五十步視百步。  
卽如諸臣罷斥、隆眷誰出、輔臣之右。何忍坐成  
皇上之過舉。臣恐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  
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  
私。伏望聖上諭輔臣深自省察、與其自私用智、  
心勞而日拙、孰若大公順應、心逸而日休。臣愚不  
勝至望。又謂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閣  
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  
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說愈佞、其爲害愈深。臣恐此  
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上之誤朝廷、中之誤  
輔臣、下之誤一時、其害不知所底。伏願皇上亟



加顯斥。奉

聖旨、已有旨了。時楊應宿疏論公說

謊附會、吏部奉

聖旨、近來小臣不修本等職業、

專闢是非。這本着該部院會同該科從實問他、何

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賊私。及高攀龍爲顧憲成所

使、亦問高攀龍何以見得朕一事、不管親批親點、

俱出輔臣之意。明白叅看來說、不許徇私黨護。

閏十一月奉

旨會問

詳後癸巳記事

降補應天府檢校

旋謫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典史

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

降補奉

聖旨、高攀龍已令吳弘濟黨救着降邊

方雜職、不許朦朧推陞。吳公削籍、公遺吳公書

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清淨、中一物不

可着、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



便鳳凰翔於千仞。吳公答書曰、流俗淺人、那知此意。此行身輕蟬蛻、其樂何如。悠悠之衷、想丈與弟共之。十二月辭朝啓行。公日記云、良鄉縣令公強名思、出拜致恭、議論甚正、且勸慎言、以防小人、風塵中亦難得此。至雄縣、以與人疲乏、持束往縣中討夫。縣令成名已竟不發、雖不爲意、尚微有念。因思人之怨、皆起於求、有求卽非正、已正則不求、不求則無怨。戒之戒之。歲暮抵家。

附公癸巳記事

太倉相以癸巳再入閣、適當京察、吏部尚書孫鑰、考功趙南星去其私人蘇鄴、徐泰時、殷都、胡汝寧、蔡系、周柯挺、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等、錫爵大憲、



乃與次輔張位合謀、因給事中劉道隆疏、批降南  
呈、於是孫鑑亦去。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  
張納陛、賈巖各疏爭之、皆謫去。吏科都給事史孟  
麟以病去。選司孟化鯉又不附錫爵、因其推用張  
棟、一署皆黜。尚有趙用賢爲吏部侍郎、錫爵必欲  
去之後已。乃先有正風俗一密揭、大意言民間倫  
理不正、皆繇大臣先不以倫嘗爲重。今後凡有犯  
倫理事、必用嚴革。半月後、卽令吳之彥子吳鎮論  
用賢絕婚事。有旨、該衙門知道。禮科都給事張  
貞觀言之、用賢辨之、俱奉旨。部院從公勘明來  
說。錫爵乃令御史陳勗力詆用賢、都御史李世達  
有辨言、易淆公道、難泯疏糾之。戶部郎中鄭材、楊  
應宿力詆世達。於是戶部侍郎李楨又糾材與應  
宿、應宿又力詆楨。於是用賢、世達皆去。李楨、曾乾

亨皆求去。是年十一月，行人高攀龍以復命至京，疏論前後事。楊應宿又誣吏部趙南星、劉四科、臧私，又說高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姻，此疏專阿憲成。錫爵票旨，以一事不管四字挑動。聖意皆奉旨，着部院問應宿，何以見得吏部許多臧私？問高攀龍何以說朕一事不管，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時吏書陳有年、侍郎蔡國珍、都御史孫丕揚、呂坤、吏科都給事許弘綱齊至朝房，先問應宿。吏部臧私，一無情實。問高攀龍，攀龍曰：行人本內並不曾說。皇上一事不管，但今是是非非一切倒置，誤。皇上穴天下心，是誰爲之？於是有年等覆奏，謂應宿一激而嫚罵堂官，再激而株連異己。說者以二三大臣之去，方歸責於已事，而復倡爲朋黨不根之說，將流禍於方來，罰治未悛，忿爭已。



極所當議處。謂高攀龍感事陳言、每抱惜才之嘆、說非不正、而際聖主當陽之時、爲不必然之計、遂以區區効忠之意、取不擇言之尤、屢於扣閣、疎於削牘、所當罰治。於是應宿、攀龍俱謫。先是、御史吳弘濟當未會問時、抗疏言攀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亦降調去。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戶部主事譚一召、刑部主事孫繼有、合疏救、俱削籍。希范逮而得釋。臺中公疏救爲首、罰俸一年、餘罰七月。省中公疏救爲首、罰俸一年、餘罰七月。弘濟初降二級調外、至是削籍。

二十三年甲午三十三歲。七月赴廣東揭陽縣謫

籍。公夙有志聖學、其發憤修悟、大要得力於揭陽之行、詳後困學記。又有三時記、蓋公之謫、秋往

春歸。故云。會管東溟王少湖於吳門。記云二十九日至吳門會管公東溟。

公議論英偉。使我一時如遊奇山怪水之間。應接不暇。復曰。吾人有一念毀譽着心。還是小人路裏人。令人更發深省。候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予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予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寔當終身誦之。八月遇吳子往陸古樵於武林。記云八月六日至武林。遇吳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子往見而奇之。朝夕與居。其人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至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暖則返之。井然不



苟也。問其所從師，曰潮陽蕭自麓。問其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益，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予深旨其言。登釣臺，拜嚴先生祠。

記云：十五日五鼓渡江，連朝陰雨不開，篷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十六日早雨中登釣臺，遊武夷，拜朱夫子、蔡九峰先生祠。拜嚴先生祠。

記云：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遊九曲。於二曲拜蔡九峰先生，於五曲拜朱夫子，即武夷精舍也。

答李見羅先生書。

記云：二十九日至延平，寄李見羅先生書。見羅以去秋書來論

止修之學，至是始答之。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至誠，正總付之無。」

所事事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  
管提撕使之嘗止。嘗止則身嘗修、心嘗正、意嘗誠、  
知嘗致、而物自格矣。予則謂大學格致卽中庸明  
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  
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  
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  
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  
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  
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  
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  
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  
本、聖訓昭然、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  
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  
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沉



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儻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耳。然見羅則自謂孔孟的傳、恐決不相入也。九月、過九龍十八灘。口記云、山高水險、峰頭月吐、村酒小醺、焚香吟咏、倦而就枕、中夜夢回、水聲清徹、骨髓數旬以來、得山川之助、殊不小也。○記云、予於壬辰春服闋至京、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迨揭陽之命下、偶簡路程途、見自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遂瞿然而驚。已又遍詢之、知從閩道爲徑、則不必過江右。予戲謂神無如我何矣。比達閩省、至崇安逆旅、主人云、路出三山、甚迂、宜取清流便。予欣然從之。不虞有所謂十八灘也。至是、舟人始以告予、乃知人生



分定如此世情。過汀州。語見困學記。過大姑。記云十五日過大姑

灘流湍急、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柁、舟人僅以兩槳幹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裹復出、時

時穿石罅中行。予初亦不免動色、已遂視之如夷。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抵潮州。

記云十七日抵潮、二十日至揭陽、假館於李氏之祠。二十一日謝恩拜聖廟訖。二十五日、蕭公

自麓以予寄陸古樵書、遂來訪予。公出羅念菴先生之門、以主敬爲學、所見甚正。談論終日、歡相得

也。課試儒童。記云、讀書靜坐之餘、日有儒童以所爲文來、予稍爲正其文體。或有惑於

新說、敢背傳註者、務裁抑之、期於反正乃已。每旬一會、從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數人。○日記云、思無



益於地方、日接見民間子弟、**編集朱子要語成**。記與之說書談文、冀有裨益。

官舍優暇、深宜讀書。朱子以是月編完。連日編書、稍覺忙迫、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虛閒、養心、發慮之本也。○日記云、思得處事刮洗到盡處、無一毫拖泥帶水意思、方見精義入神。○簡點過失、在言語上多、宜專於此致力。○溫習周易、性理、飯後每誦詩一二章。信哉、詩之可與也。每晚讀楚詞一篇、忠誠懇至、何減三百篇。然

非朱夫子亦未易一暢曉屈子丹衷也。

**患病靜**

**坐**。日記云、因病復取修煉家說觀之、覺其鄙而不足爲。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區區自保其神氣、以偷生其間、亦焉用之。若夫慎言語、節飲食、毋勞其形、毋搖其精、毋使思慮營營、則

誠養生之至要矣。

# 序王文成年譜

記云十一月二府致菴莊公以文成年譜來、欲

予序而刊之。予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緘柱官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嘿。功倍尋嘗。故胸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夫。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



復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針、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悞矣。予於序中亦未敢無狀便說、姑作陽明說辨。凡四首、全刻遺書。蕭自麓書來、記於此。

初九日、自麓以書來曰、工夫不密、內有游思、則主不一、外有情行、則儀不飭、非敬也。必須內外協持、積養深厚、使此心無少閒雜、斯謂能一、斯謂真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便走。又曰、學貴含、蓄深固、最忌洩漏。某嘗自思、惟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爲執事誦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語語破的、謹爲書紳。且自麓所最服者、魏莊渠先生、又可見其學之正矣。予數年來、亦殊悠悠、自出門至此、已三轉手勢。以此知學者、瞥見些光景而遂以爲有悟者、皆妄也。

往訪自麓。記云、往潮陽訪

自麓。自麓出念菴諸書觀之、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爲主、而及其至也、益見夫離寂之感、非真感、離感之寂、非真寂。念菴殆已合寂感而一之、至其取予之嚴、立朝之範、又正陽明門人對病之藥也。時潮俗頗侈、予與自麓相約、菜止五簋、盡祛繁儀。蕭氏諸郎皆謂不可、而自麓見信、獨守約言。予將別請教、自麓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得成就耳。予深然之。十

二月、以差歸揭陽諸生送別於潮州。

記云、予在縣三月、聞有克

人陳所蘊者、工於刀筆、以起滅爲事、潛結惡少年、布滿各縣、官府莫可誰何。自細民至縉紳、談之莫不色變。予聞而奇之、至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廼淫其主女。後女出嫁、又婉轉用計、占以爲



妾。予始憤然，以爲如是，則紀綱滅矣。告於朱任宇，密掄之。十二日，明其證佐，所蘊伏辜，辭成而上之。十五日，啟行。十六日至郡，揭陽生儒送者皆集。謝見溪名良政者，予聞之。唐曙臺云：潮人惟此友向學。予屢訪之，不遇。至是亦來，因相與論說，以勉諸生。時諸生已得數人與起矣。予在官舍，所編朱子要語悉已刊就，攜之而行。行二十里，見溪與諸生再集小酌。行三十里，諸生復集。予曰：日暮矣，不可前。諸君且休。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脫鄙人毀廉義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皆曰：誠如此盟。是日至黃岡。二十一日，將至漳浦，見道旁立石，大書曰：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甚快之。過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論學。記云：

二十二日至漳州、入署則李見老來、予亦卽過其寓、隨榻焉。見老自謂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爭只條目耳。因爲申諭、以明其不可易。且云、此來必令洞然無疑、方始去得。予所執者本自無疑、見老學已成家、長者亦不敢與深辨、故連日但巽心聽教、受益甚多。見老出見客、坐中有詆宋儒者、其人曰、至善是性體、如何認作極功。予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予曰、公看上下文否。曰、不知也。予曰、如此何以駁得先儒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



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大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而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明日又格、積習久、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時適有泉友張子慎、名維機者、來受業、見老書其所見、爲質問。雖尚有騎牆之見、而中間有云、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晦菴。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孟子而始著。道章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程、朱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於蹊、而流



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班、奈何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註者乎。青衿而遵之、係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斥以異端、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疇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詞而逝者矣、敗於名檢而逝者矣、羶於聲利而逝者矣。不知孔門四科、果爾錯雜耶。大都晉六朝之談崇莊老、而明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斥佛氏、而陰奉之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解。今學者之支離、反至割裂於心體。當今之時、下而敢於犯上、怪而敢於干嘗、毋亦聞竅風聲、密與運會、而吾黨崇奉西天之教、潛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聖人復起、恐亦不能易也。予不勝快心、拜而納交。二十六日、與見老及子慎諸兄別。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

大樹扶疎、鳥雀遠鳴、寥寂之中、自有深致。明日、郵丞致酒、寒燈獨酌。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憮然就枕。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

遊九鯉湖。

記云、元旦、驛中拜牌畢、趣

駕遊九鯉湖。至初二日、盡日盤旋此湖、蕭蕭身世、雲水孤清。初三日早發、初五日至省、許敬庵先生以敬和堂集來。敬庵之學以無欲為主、自迥別於世儒。然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之學亦主無欲、但其時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欲執此以病彼、氣象便局促耳。拜

李延平先生祠。

再遊武夷、拜朱夫子祠。

記云、初九日至

延平、會趙松江。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往考亭、拜朱夫子。其地清邃可愛。書院前臨翠屏山、山



下滄洲泉澄泓一鑑、清氣洗人。後倚玉枕山、背喬松茂林。朱氏五人出迎、十三代孫也。有名弘演者、志甚向學、眷然難別。恨不信宿、以窮山水之幽、慰諸君之雅。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遊未盡、再窮其蘊、直至九曲之終。山勢既散、豁然桑麻、真朱子所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也。往返三十六峰之間、胸中圖畫了然、而意興始愜。已上編次揭陽之行、所稱記云者、皆三時記也。間有出於日記者、仍分別書之。其三時記中所述山水之勝、別見全書、茲不盡錄。二月、抵家。

八月、出遊、同吳子往歸季思洞庭僧房靜坐。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正月、繼成公、陸夫人偕



壽七十。

公同兄弟稱觴宴客。

二月、繼成公有疾。

往返吳門、京口延醫。三

月、陸夫人卒。

六月、繼成公卒。

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

閏八

月、葬繼成公、陸夫人。

置義租。

公已出嗣靜逸公、迫繼成公有疾、命

析諸子產、仍七之。公力辭、以均諸兄弟。既而繼成

公授衣飾什物、公辭、授養廉三百金、又辭。繼成公

曰、此復不受、不以吾為父耶。公涕泣祇受、即供喪

費、以其餘置義租七十石、贍父妾之無子者、親戚

之無

祠邑。令王公於錫山之麓。

王公諱其勤、號少月、湖廣松滋人、嘉

靖中來、令吾錫。錫故無城、王公甫下車、即議版築、

上臺、非之一邑、非之不顧也。三月而城完、三日而

倭至、百萬之命、爭於一絲。又有清丈田畝事、其人甚偉、其功甚大。公既建祠祀之、復貽書陳懷雲督學、檄行入祀名宦。先是倭寇、邑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持挺出擊、敗死西壕。往往爲厲。邑人卽其死所祠之、簫鼓續紛、遂爲淫祀。公既建王公祠、陳公筠塘再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致祭、惟謹。自是淫祀遂絕。

祠記刻遺書。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八月、追圖繼成公遺容。

繼成公生前未圖像。至是、延名手羅文江追圖。稿屢易、未得神。羅君謂公曰、但端居靜思、精誠自格。公如言、思三日、得其故。羅君僅於眉睫間加一筆、遂宛肖如生。公悲感、作詩云、高堂彷彿已無踪、此

日親顏紙上逢。乍喜復驚  
還自痛相看疑是夢中容。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水居成。

水居記云漆湖之干有洲焉可

二十步三分贏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塊塊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於一木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於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颺上下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予之樂



微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予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筦爾而咲，乃歌曰：可以樂。可樓記云：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闌。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大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



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花園、遊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繇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作復七規。時公與歸季思諸先生嘗習靜水贅矣。作復七規。居作復七規云。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卽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卽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嘗



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着方所，勿思効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卧不得解衣，欲睡則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克溢，諸疾不作矣。食片而美，作山居課程。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敢告同志。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藝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燈隨意涉獵，與畫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

乃寢。

八月、講學於泉上。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

讀書水居。

四月、出遊。

從荆溪至浙中黃巖

縣、謁靜成公祠。父老群集曰、此高一合孫也。蓋靜成公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云。父老因談昔年諸惠政甚悉、語詳公譜傳中。時歷天台、雁宕諸名勝、探奇索幽、三月而返。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

讀書水居。

四月、浙中訪友。

八

月、時儀真稅監暨祿濫委稅官收稅於錫之蓉湖、乃實本縣一惡棍名任奎者勾引而來。未幾、稅官爲商人所撻辱、任奎借以報怨、遂嗾稅官揭牙行四人於稅監、時委本縣問解。公作書致縣公、發



儲藏

高忠憲公年譜

卷上

奎之惡而白。九月、水居復七、同劉子孫、呂與幾。日  
四人之寃。記云七日中、只體貼誠敬、見精

一爲聖學的傳也。又云有主。十月、復七、同吳子往。  
則敬、無爲則誠、只是如此。日記云、是日見

只是顧諟明命爲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脇、稍  
滯思調息。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氣爲息而調之、

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爲、  
着些子不得也。又云、連日可樓靜坐、朝負初陽、夕

披明月、山光水色、鳥語花香、心  
境相融、天下寧別有仙人耶。作括語二首。大哉  
宣聖

道同天、千載程朱得正傳。格致一言拈口訣、直方  
二字示真詮。不從真實原非學、謾說虛無便是禪。

只在眼前休放過、綱常盡處此身全。學道須將  
誠敬先、工夫只在立心堅。且從有主操真宰、漸到

無爲近自然。有主萬端私欲淨、無爲一片太  
虛圓。乾乾終日緣何事、莫信人間有別傳。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讀書水居。四月增修水居書室。

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十二月遷居

於城南隱居。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歲。讀書水居。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讀書水居。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歲。興復東林書院。致各上臺書敬



啓、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爲正宗。考錫乘先生嘗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比先生沒、學者卽其地建祠祀之。其教思入人之深、於此可想見。當嘉靖初、先達文莊邵公率其門人比部補庵華公重行改建、王文成爲記。距今曾幾何時、倏已鞠爲草莽。行道過之、俯仰顧盼、咸爲喟然嘆息、徘徊不能去。攀龍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修復、懷之中心、蓋已有年、未敢率爾。茲舉道術學術於焉攸繫、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庠友合呈上請、乃敢拜手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爲喻工部、再傳而爲尤文簡、三傳而爲李簡肅、蔣文忠、無墜道南之



一脉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劍南、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爲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此攀龍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懇也。台臺主盟斯文、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得亟允所請、嘉與表章、一以揚先哲之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一以端來學之範、昭然向往之無岐。不腆九峰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於吾錫、又何如也。此攀龍之所以仰承至意、重爲台臺懇也。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歲。五月、遊武林、作異端辨。

引云、予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人士、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

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官、一旦叛入異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極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爲一書、尚未得也。辨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

講學東林、讀書水居。日記云、正月二十七日、舟中看

薛敬軒先生要語、覺得自家平日言語多、不但招尤、又且損氣、養德養身、莫要於此。又覺已有善、嘗要人知、人有不善、多不能隱。此九月、講學虞山。日

屬淺薄陋惡之甚、宜痛戒之。

記

云、重九在虞山精舍、與管東翁問答云、翁語次深薄宋儒、予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



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予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鵲突的黑影子。予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着一件不覺之物乎。予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予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卽氣、故指氣以見虛、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卽此便不是。謂氣在虛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爲氣。予曰、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



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予亦不敢與長者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十二月、探歸季思先生喪。公

訃哭之慟。復貽史武麟督學書云：三吳高士有崑山舉人歸子慕、其人已沒、芬芳逾溢、未經表章、有待君子。望檄下有司、採其遺事、刻其遺書、特祀學宮、永其蒸祀。此實培正氣、障頹俗之一用也。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二月、析諸子產。父立撥付、授兒



世儒、世學、世寧。吾家世守清儉，至吾父靜逸府君稍積，箸三千金。於時祇以交質，營什一之息。僅有負郭田五十畝。至吾廢質庫，盡以買田，累至二千餘畝。數年以來，徙居婚嫁，出不程入，乃積借負二千兩。每年田中所入，僅足供子錢。外觀匡郭，居然素封，而中藏如此。若復因仍塗轍，立盡之術也。今將田產割償所負，除後項所開外，存田一千二百畝。三子均分，每人田四百畝。每年以百畝供私室之用，以三百畝完國賦佐公費。蓋公私倚辦些微，岌岌乎不支矣。今只有儉之一字，爲對症良方。吾深懲往咎，惟是不量出入，徇物漫應，自貽不節之嗟。故立量入約，臨以先生長者，使汝可遵行而不家訓成。刻遺三月、日記云：二十八日，至水居靜坐，見得目之視、耳之聽疑也。

皆是此心之靈、此心之靈充塞無際、嘿識而存之、更無餘事矣。故有詩曰、此事須從靜裏求、不求徒靜祇悠悠。既竭吾才、方卓立、莫教日月過時休。又詩曰、嘗言寂寂與惺惺、大夢居然尚未醒。要識真惺與真寂、須教默識此心靈。次日、忽疑孔門所謂仁、卽是此件否。何故却說克己復禮、專在視聽言動上。又說恭敬忠恕、寬信敏惠等、俱在事上說。不知此聖學所以爲妙、正是此靈之德。此靈全不在恍惚希夷處覓、只在實事上不走漏、便是不違仁也。故有詩曰、爲學須知要欲仁、欲仁仁至始能依。工夫更莫虧終食、三月籛茲可不違。又詩曰、休言雜念苦難除、自是心君無地居。一旦豁然仁體現、方知吾自有吾廬。聖學全在躬行、所以不落光景。次日行持、覺有默識的意思、疑是多了事。因看禽

魚忽悟、驚飛魚躍、總是天機自然、誰着得些子力。遂覺一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有詩曰、一番攻破一番平、到得平時無處尋。不說從前經歷路、只拈平處悞人深。又詩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此是勿忘勿助間。莫向癡人前說夢、工夫只說在先難。次日行持、但覺此心光明燦爛、自作得主宰、更不靠傍、更無安排、無功用中功用自在、但是本色耳。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

條議救荒。

大水災、公致周懷魯中丞

書曰、三吳不幸橫罹水災、是氣數適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於台臺一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



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眞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卽攀龍亦不覺感激涕零、况忍死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款、仰備採擇。然此事全在得人、卽如審戶給散二事、欲正官爲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爲此、另給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卽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縉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爲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今



杜開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心、密  
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爲稅  
計、預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採擇。又致本縣邑  
侯許同生書曰、前奉教造荒冊之法甚美。顧荒之  
與饑、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饑者民、勘荒可一覽而  
百畝十畝、審饑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乘此風和  
日暖之候、了審饑一事、則饑民可計數而知、賑糶  
可相時而發耳。夫賑饑不難於饑者、必賑而難於  
賑者、必饑。賑者未必饑、則饑者未必活。何者、以有  
限之財、常無窮之員、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  
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  
民受實惠、弊繁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文簿、先  
就興道鄉四河口爲始。蓋此鄉爲最低最饑、且縉  
紳則有葉閒室兄之賢、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

票式及簿式呈覽。率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  
圩。則可一舉兩得。待荒冊造完。行之未遲也。爲同  
區設立役田。錫邑糧長以解糧多至破家。公倡率  
同區。隨力捐田。協助糧長。任其役而  
不全。任其費。得保身家者  
多矣。公卒後。散還原主。

三十七年巳酉。四十八歲。四月。薦推吏部江南司

官。時范太蒙先生在銓司。孫立亭公位冢  
宰。因江南司官缺。首薦公。疏入。不允行。八月。推

起尚寶司丞。不允  
行。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三月。之河南。候座師沈  
龍江相公。



龍江最爲神廟所簡注。後以薊、鮑於沈四明。趙蘭溪諸人遂不獲大用。公每傷之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有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刻遺書。六月講學焦山。段公幻然爲名邑令。名給諫。後以言事罷職。與公未識一面。至是相約同志會講焦山。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訂古本大學。三月講學

於金沙志矩堂。四月講學於荆溪明道書院。

條陳邑事。

時縣令陳石湖請教。公答書云：文成十家牌法決可行。行之決有益。此弭盜安

民要事。練鄉兵恐無益有擾。只從本縣額設民壯揀選訓練可耳。吳中詞訟假人命及告賣價不敷



者、最爲民害。人命在城者、卽時台駕往驗、喚四隣一審。在鄉者、令攜屍壇中、台駕往驗。有實者、方准狀、誣者懲之。詐風自息。全老稚之命實多。告賣價不敷、除豪強占奪外、一切不斷。只此二事、民受惠多矣。又體恤舖行、於得民心最捷。卽如辦酒一事、碗碟出於舖戶、狼籍不堪。若歲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五月、顧涇陽先生卒。

公終身師

事先生。至是先生卒。公獨主東林講習之事。八月、祀中丞懷魯周公於

泉上。周公諱孔、教江西臨安人。撫江南時多善政、吳人思慕不已。公爲立祠祀之。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

堂。九月遊武林、張光山中靜坐、作靜坐說。擬赴新安

吳百昌中翰講學之約、過吳門、謁房師中丞徐檢、吾公。檢吾公曰、今東林舉世側目、新安又多富室、恐爲忌者所藉口、且勿往。公遂辭百昌、至武林、靜坐、張光山中、作靜坐說云、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持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



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着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繇靜而動、亦只平平嘗嘗、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嘗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又書靜坐說後、予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嘗之體乎。平嘗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嘗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着意則非一也。不着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



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嘗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十一月、延

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

先生開講一月而畢。公有讀易約。長至日、錢先生有

詩、公和詩云、風凜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爲休復、更矢虛中受福謙。百慮已從歸處盡、一元只向動中占。人人自有圓圈在、此日先生爲一拈。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二月、舉行同善會。

講語數篇、

有全抄。閉關。閉關詩云、在在名山寂寂峰、淵泉深刻遺書。處處有潛龍。非於太極先天覓、只在尋常日用逢。當默識時微有象、到名言處絕無踪。洗心藏密言言事、長掩衡門獨撫松。七月、作

困學記。

記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予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已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



惡無所爲而族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貼。在武林、與陸古樵、吳子往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予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絲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予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予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此、而予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

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蓆、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貼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嘿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着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全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有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



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嘗、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處、先儒亦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從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



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然嘿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予以最劣之資、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sub>一</sub>个。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繇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



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嘗嘗。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嘗。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動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咲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閉關水居。九月、之河

南。聞沈龍江相公喪，卽日奔弔。是年，朝有張差梃擊一事。時方從哲當國，群小黨比鄭戚，日以攻東林爲事，苛求於林下諸賢。官遊吳下者多引嫌，至不通往來。公閉關水居，朔望東林小會，止同邑同志數人。八月大會，廢而不舉。惟邑中大利病，有關風教民生者，與陳鈞塘諸公仍不避恩怨而任之。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閉關水居，朔望會講東林。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八月，蟄齋成。家居讀書，靜坐之所。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

二月之閏。

會葬房師徐檢吾公。再

遊武夷拜朱夫子祠。

有詩二律。

六月爲同縣設立役米。

致胡泰六中丞書云、吳中重役糧長爲甚。然嘗鎮二府原與蘓松不同、蘓松官戶之田浮於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嘗鎮民戶之田浮於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祖臺均蘓松之役、并及嘗鎮。敝府自役官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者、官戶受役、勢不得不托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豈能盡體主人之意。小戶輸糧、噴有怨讟、其勢然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戶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出米、



不必役官戶。官戶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口稱便。令四郡有司倡率，獨無錫一縣奉行，舉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民間以爲最公最平之事矣。夫縉紳受役而不親供，既未便於民隱，若出貼役，又復受役，豈政體之平乎。乞老公祖念聖旨詳細經畫之語，畫爲百世可行之法，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寡，加派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處，卽免官戶之役。役米處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戶處處得免，則小戶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二月舉從簡會。

邑中諸老數人

每月一會，竟日清談危坐。蔬以腐爲首品，故又名豆腐會。稍佐魚肉蔬果，儉朴相尚。或於家，或於園

亭僧舍、衣冠甚偉、觀者以爲洛下耆英之遺風云。

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

庚申五十九歲。

四月、葬茹

澄泉先生。

公爲弟子、恩禮兼盡、結會置田以贍。晚得癰疾、問候湯藥無虛日。至是卒、含殮

殯葬、皆

公任之。十月、少司寇鄒南皋先生疏薦。

疏有恬約、遠學、獨行

三十餘年之高攀龍、遲遲啓事、物望謂何之語。

十一月、御史方公孩未疏

薦。疏云、高攀龍當王錫爵炙手之時、有惜才遠佞之疏、一身許國、九死投荒、里居三十年、絕口不

言朝事。人稱澹淨中、廓大寬博中、精嚴直欲遠比周程、近方羅薛。此誠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儒藏

高忠憲公年譜

卷上

# 高忠憲公年譜卷下

男世寧編

姪世泰訂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六十歲。正月作壽戒。

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患減之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之。一戒壽文、壽詩、以省親知之勞費。一戒壽卮、壽服、壽畫、壽屏、壽燈、以杜壽章之變調。一戒餽食、以免施報之紛紜。一戒壽筵、以免物命之戕殺。一戒演戲、以防子弟之淫奢。一戒集分、以杜壽觴。



之旁賓。一戒迎賓、以貽歲首之安樂。守此七  
戒、老人澄然無事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  
或曰不然、老  
人掩耳不聽。舉鄉飲大賓。三月、詔起光祿寺

丞。九月啓行。

東林講會事拜託  
吳素衣先生主之。

十一月至京。

公

入

朝班已二十八年、至是

陛見、自陳履

歷、音吐清洪、舉動端雅、見者莫不瞻仰欽服。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

正月、陞光祿寺少卿、署寺事。

上代天鵝疏。

元夕、備上供九般茶飯、偶缺天鵝。內  
官恣行需索、公考寺誌、世廟時、曾

有家鵝代用之例、即  
日具疏、奉  
旨允行。

裁正本寺無名供費。

本寺無  
名之費、



皆內官侵漁、鋪行賄累。公一照寺誌定額行之、鋪行物價、親蒞四署、鋪墊盡革。事必躬親、綜理精密。內官群聚大譁、公屹不爲動、終日危坐、意嚴色和、隨事勸化。久之、內官懾服、不敢犯、共稱之曰高師父。自是鋪行無賄累之苦。公鏤對一聯懸寺堂云、精白夙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其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太廟春祭執事。

丁祭謁。

文廟。

詩曰、野人

久矣。芟荷裳、端笏、今朝儼肅將。憶昔並參縫掖人、只今疑繞鷺鵷行。兩楹帶礪山河在、六籍光華日月長。寄語青雲諸貴客、幾人曾不負門牆。上破格用人疏。時廣寧失陷、京師危疑。公疏薦孫公承宗、以大學士兼兵書、開府京師。族帑金以修舉庶務。加李公之藻、董公應舉之職銜、以



協佐中樞。專任鹿公善繼、行保甲以搜奸細。遴選四輔入府之道府州縣資性與武事相習者、練兵積穀、以備有事勤王、無事守禦。奉 旨、孫承宗已有旨推用、畿輔有司官着吏部用心更調。保甲法還着添差御史用心料理、該部院知道。三月上釋群疑銷隱禍疏。畧賦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院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爲鄭戚奸細已伏宮中、一朝寇臨於外、奸發於內、其禍有不忍言。通國危疑、莫必其命、近且流言入 大內矣。賊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然耶。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豈復更有邪謀。而

無奈人心之疑不鮮也。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陛下爲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使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不誅如楨、直是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如崔文昇者、當先帝新喪、哀痛、凡有疾病、其證必虛。文昇故用泄藥、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斬。況於至尊乎。不卽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如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奉 旨、朕御極以來、官府協心、禁  
 庭安靜、外面如何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若  
 欲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當仰體朕心、何  
 必多言。李如楨已問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處、不  
 得牽扯生事。四月、覃恩、誥贈父母、本生父母奉政  
 該部知道。

大夫宜人。奉 旨、會議紅丸。

議得禮部尚書孫  
慎行論劾舊輔方

從哲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防閑千萬世君  
 臣之義、其功偉矣、然尚有未盡之蘊也。何者、從哲  
 之罪在無君、其無君也、在心有獨注而不知有君。  
 其獨注者、在交結鄭戚、表裏為奸。所謂為人臣子、  
 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首惡之誅是也。夫春秋  
 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獄歸趙盾、

盾爲政也。人臣卽無道、何忍輕加以弑逆之罪。况先帝至仁聖、何忍輕累以被弑之名。顧往昔之弑、雖隱而實著。今日之弑、雖著而實隱。若不透底說明、將使亂賊接踵。國家之禍、何可勝言。夫張差之挺美姝之獻、大黃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從哲處之恬然、若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爲調護、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從哲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君乎。諸人若無從哲、何所恃而敢於無天、無地、無人理至此極也。此從哲所以爲無君、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嗟嗟。從哲引用匪人、公行貨賄、將神祖末年朝政壞盡、是非滅盡、人才逐盡、人心失盡、遼將殺盡、遼民殺盡。一時不忠不義、銅疾光考、竟殞厥身、獨留



盡敗不可收拾之天下與我。皇上從哲無君之禍。皇上獨當之而人不知也。既經慎行拈出此一段公案、豈容抹殺。職以爲鄭戚與從哲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官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從哲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泄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從哲何獨力掩護、曾無一言。從哲處分、自有公議、非職敢言。鄭戚回籍已奉明旨、可遂弁髦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下藥、先於紅丸、可廢國典乎。皇上予道在此、大臣臣道在此。伏乞力請於皇上、將四事一時並了、則三綱一時再明、陽氣振則陰沴消、亂賊必有天誅、匪莸所思矣。職若有一字過求從哲、一念私黨、慎行。五月、陞太常寺少卿。天地鬼神立誅殛之。謹議。

上恭陳務學之要疏。畧云、臧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

明明后。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何也、人之心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乎理則明、動於氣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驚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也。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今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學一書、旣講於經筵、卽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皆不可不讀也。陛下盡心於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若何行政、若何



用人、若何理財、若何治兵、人臣若何爲正、若何爲邪、臣下之言若何爲是、若何爲非、若何爲似正而實邪、若何爲似是而實非、皆了然於聖心、而後爲明明德、而後爲明明后也。如近日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朝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父子。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於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銖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如戎政尚書黃克績論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



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若此類。在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嘗明自能辨之。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居輦轂下耶。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會 奏明白奉 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遵 明旨又來瀆奏。其遞侍觸犯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姑罰 講學於首善書院。書院爲鄒俸一年。該部知道。公南皋馮



公少墟鍾公龍源所初首揆葉公臺山爲之記。政事之暇同志講會於中。八月奉命

慶陵掩龍口祭告。

欽賞銀十兩。綵段二表裏。

論學揭。

云近者黃門朱五吉

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啓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啓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日爲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

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叅之者、吳嚴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叅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脉、率繇於此。此果



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冑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冑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覲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

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群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繇學乎。惟學可消門戶。以學爲立門戶者。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罷商稅揭云。伏見天津撫臺李懋明老先生疏內有復商稅一款。攀龍不覺顙足。嘆曰。何意斯言發於賢者。夫神祖朝。群臣敝舌禿頰。請罷稅而不可得。光考一朝罷之。海內歡呼。有若更生。光考一月仁



政千秋令名、此事最大。夫罷而歡呼、則復而怨咨。歡呼而誦、光考之仁聖、則怨咨而謂、皇上爲何如主耶。此一事耳。皇上子道所關、君道所關、今日與人之口、卽他年信史之筆。人臣縱不畏一身受譏護、獨不畏君父蒙譏議乎。此而不畏、則王安石之人言不足恤矣。今日定亂、以人心爲本。舉朝方惴惴、憂加派之失人心、而商稅之失人心、倍蓰於加派。加派之害以歲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以貴買、決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繇商算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繇鑛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湧貴、況稅復而寧知底極乎。兵興以來、言利者細無不舉、無一足恃、實非策也。鈔關當舖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奪民之

財、非生財之道也。生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試觀二祖開基、軍國浩費、曾有今日之諸款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過屯田鹽法、錢鈔等事行之得宜耳。卽宋仁宗用師西夏、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官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治朝生財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節之不能遽節。目前急著、在天下巡撫得人、使其隨地相撙、隨宜措置。每年務設處若干、以佐國用、豈遂不及復稅所得之數乎。以此俟屯田之成、流寇之滅、庾幾其可。商稅一專、言之痛心。萬望李老先生前念皇考、後念皇上、慎勿以復稅爲念。同朝諸老先生慎勿以復稅爲言也。謹揭。上感時成疾疏。鄒馮二公去位、公隨具疏。上痊。乞休奉旨著照舊供職。上痊。

可無期再懇 天恩疏。奉 旨、高攀龍既留心學問、正當竭忠盡職、不准辭。

十一月、陞太僕寺正卿、上驚聞新 命、三懇

天恩、乞 賜罷斥疏。奉 旨、高攀龍方有新 命、着卽到任供職、不准辭。時內

察屆期、大司馬董公誼臺曰、三疏不允、主恩渥矣、不宜再瀆。來春 以差歸、庶無獨居道學之

名也。除夕、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正月上、自陳不職疏。奉 旨、着照舊

供職。二月、奉 差江南 催馬價。與王東里給諫





書。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直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說。夫張差制挺、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熱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君上者輕。若爲隱諱、則粉飾門面者虛、壞亂法紀者實。况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卽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

皇



上 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  
臣子 君臣之美、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  
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  
行不悖、烏得以討賊者遂爲謗 君、遂爲誣 君、  
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害 先帝之義、使天下  
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誤入  
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未嘗知賈高之謀、而以  
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  
美姝、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  
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云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  
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侍御所以  
自悔爲人所誤也。大抵 臺下言孝經尊親、不言

春秋亂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不肖言出、臺下必以爲門戶之見。往諸公專以門戶錮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小東。凡有切宗社之憂者、輒目爲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爲門戶者如此、臺下尚忍循其口吻乎。國是所關、不敢委曲。中涉嫌怨、周易孔義成。舟次卒亦不暇避。伏惟高明垂察。業。公另著。有春秋孔義。四月抵家。焚黃。遵家禮、先一日告義、年月未詳。廟易銜、後一日墓祭。宣。八月、閉關水居。足瘡、謝客。詩云、碌碌風塵似馬牛、誓接煙水作眠鷗。勸君

莫設閒來往、驚得眠鷗不自繇。十二月、陞刑部右侍郎。

四年甲子六十三歲。

正月、疏辭新

命。

奉旨、高攀龍以才

望簡擢、着遵新命、前來供職、不准辭。

皇子誕生

覃恩加

贈祖

父、父本生父各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母母本

生母各淑人、廕一子。三月啓行、寓天香閣。

官勅未至、

暫寓 六月、至京。

同舟寄書

門人華公鳳超、名允誠、公

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 擬

請宥獻俘



仙藏

幼童之誅。

然。戲俘下法司。公見有幼童幼女爲之。惻然。擬具疏。請釋。念有堂翁在前。未可。

越次入。

告。時省中。

公心華監審。公特以書屬。

云。獻俘今日下法司。

毛帥以四幼童充作活俘。

以四幼女謬稱俘。

其粉飾一破綻也。此番獻。

俘。既屬可已。又將。

幼小驅詣。閉廷。不可醜。

耶。據律。男子年十。

以下。婦人則不論年。皆給功。

臣家爲僕。叛族且然。況於邊地村民。以。

皇上視。

之。皆赤子也。往年貴州之俘。刑一幼童。道路流涕。

行刑者亦流涕。殺一無罪。非仁也。況於九倪乎。會。

審既經。科院監臨。

合臺不可無言。須言此九倪。

者不當獻。蓋獻則必刑也。大疏須上於部。覆前方。

克有濟。月。

七月患瘡。註籍。

八月陞都察院掌院。

昧僭陳。



事左都御史。

總憲缺，衆論屬公。公聞之，懇辭。因正色謂諸賢曰：「今太宰趙公卽攀龍房

師也，師生可分掌部院乎？」且卽論本部尚書喬公

岳高、左侍郎饒公、銘皆賢者，又科先倖深，可越

次乎。太宰亦以爲然。公又勸太宰題揚公大洪署

印，總憲推馮公少墟疏入，傳旨推用。現任臺省，

一時四疏，謂此官只宜論品望，不宜論資俸。袁公

熙宇掌河南道，面責太宰曰：「此天下事，老先生可

引嫌乎？」太宰曰：「非。」是景逸推讓之美。袁公謂

此天下事，可聽高老先生推讓乎？」遂會推命下。

上辭免重任以安口

疏。

畧云：都御史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之事皆得

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真心爲國家，不真心修職業，悠

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托爲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升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爲是非、誤愛憎爲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通人之隔礙。至於御史箴筆、朝端公論之明晦、繇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爲之長者、聯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母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巡方之使、當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幾困窮四海、災荒子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卽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



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况英賢滿朝、伏乞聖明亟收新命、任臣舊職、別簡賢能、以當茲選。奉聖旨、卿忠涓雅亮、品望素孚、總憲重任、特茲簡昇。着遵命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榜禁書儀。

考察屆五城一

嚴禁曉諭

上糾劾貪污御史、以嚴

考察事疏。

畧云、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蓋諄

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姘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為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奉。旨內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談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



方、而監臣樊尚燝、按臣劉大受、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饋儀奉<sup>②</sup>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一國、又自負也。受一國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諱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皇上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奉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

崔呈秀着吏部從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疏已具重議處。該部知道。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不果。上。畧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守職奉法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



也。撫按則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皇上不以臣言爲謬謂可施行仍乞天語申飭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守縣令者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十月、頒曆陪祭。

款凡五十有五、全文見遺書。

### 疏請挺擊案三臣謚

疏云、昔張差挺擊一案、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忠膽、曲庇亂賊、止刑曹王之案、李倖、張庭陸大受等爲君公、送執法賈罪。幸之案、蘇寺臣而陪卿貳人心共。李倖等以淹滯抑鬱、賈志以歿。惜哉。今雖恩贈官、尚當賜以謚、庶以

旌其忠魂。然究竟無  
不可得也。奉 旨、

實用、卽欲追用其人而  
會 朝事大變、止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父喬公承詔疏薦王公紀、  
公元標、滿公朝薦徐公大

相、馮公從吾、李公以  
看。公復疏力薦之。

等 嚴旨切責、下部院叅  
會 朝局大變、止不行。

上愚臣失職循分

乞 賜罷斥疏。畧云、臣於  
本月初八

日奉 旨、會同吏部尚書看議御史陳九疇論新  
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  
疇互相 奏辨事、隨具疏 上聞、奉 嚴旨處分  
矣。夫應祥之推巡撫、出家臣真見、以爲他人遇缺  
干求、應祥恬靜自守、欲以此獎勸恬士、故與嘉遇  
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論僉同、已蒙 皇



上點用。不謂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誣  
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天  
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誤爲人使、以欺皇上、臣  
則何敢欺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  
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之旨、臣  
愧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聖心、報皇上  
知遇之恩、又傷煩言亂政、致重干聖怒、虧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  
顧伏而思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  
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  
何可更爲激瀆。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  
植黨之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  
亦繇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  
激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失職之臣。伏乞卽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奉旨：總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旣無欺看，又肯意內冲幼小，而何旣求罷黜，着准回籍。該部知道。十一月抵家。十二月送靜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歲。一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

閉關水居。

公自

此上老人不見一客。東友人

復書示三子曰：屈子之於江潭，袁生自囚土室，彼固各以其時。况我老矣病矣，荷朝廷不誅之恩。



守微臣引罪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

接客、何如不入山為便。若聞客至而歸、何如不出

門為安。兩者勢決、止客。三月、酌兌荒區糟米。公

至、惟汝輩誠懇謝、而已。追比荒區兌米、至斃杖下、

關水居、聞署印王、邑水災不過十之二三、勻

惻然為之設法、約、借完本年糟兌、各給票、以

派高鄉每畝不過、力任、低鄉免鞭打、全子女

來年代兌為償。公、誥命。崔呈秀修怨甚力、

者不可。四月、削職。會汪文言鞫問、密

勝數。理刑吳公祖洲素不識

囑問官、坐公重贓、面、極知公清苦、慨然曰、若高攀龍亦坐贓、何以服

天下、始得免。至是、游鳳翔、疏、五月、送別魏公廓園

案。叅、遂削奪要典坐

案。五月、送別魏公廓園



於高橋。魏公被逮，公之於嘉善。至是過錫，十復操舟送之於高橋。魏公有高橋別語。

月東林書院毀。時一入下書院，張訥叅東林，乃才剋剝東南脂膏所造。

良田峻宇，不下數金請。旨拆毀，估價入官。至是，撫按移文本書室盡行拆毀。公有和

葉參之廢院詩。辭地方人才之薦。時巡方者將報命，欲薦地方

人才，公書辭之云：「台臺以殊格待黨人，諸黨人惟銘之心，不敢出諸口。惟是地方人才萬不可齒及

諸黨人。非惟大傷老公祖，抑且深禍諸黨人。彼且以諸黨人圖死灰之然，爲齟齬局之本，借以大創，決

非小懲，又增朝廷一番過舉，傷宇宙一番元氣，何益之有哉。非獨愚計，實出輿情。俯賜採納，世道

所關也。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正月閉關水居。二月仲丁、

奉六先生從祀道南祠。

告楊龜山先生文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

衛道則闡王氏之

理學氣節、參和不偏。故在

宋室、既培養群哲、

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

一郡、涇陽顧子、涇

子、啟新錢子、玄臺薛子、我

素安子、本孺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

淑人於野、丹心矢坦。

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

先生南來千四百年

六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

教也。今日講壇既

八事涇、謹奉六子、配享

神靈、於以明天地一

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



估藏

高忠憲公年譜

卷下

心之不磨。尚饗。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書院既毀，朔望之會俱廢。且緹騎四

出，繆公昌期、周公宗建被逮。公自度不免，是晨謁

龜山先生，有文焚。歸，卽與兩門生一弟賞

花後園池畔。席間，周公順昌信至，舉家驚惶。

公意恬然，曰：「吾視死如歸久矣，原無生死，何得視

死生爲二？若臨時念，便墮落坑塹，不是立命

之學。晚復家庭，欬笑不異平日，亦無一言及

家事。止云：「吾有賸百畝，售之可了緹騎費。」蕭

然就道矣。隨就寢。女亦寢，云：「恐明日有事也。」

十七日子時，公拜自沉園池以終。先是，蕪郡

三守王不阿，與織造李賓構怨，遣巨朱童蒙與璫

朋比，共傾陷之。巡撫周公起元執法力持，具疏申



救、楊卒以削職去、童蒙亦不安其位。迨魏逆竊柄、童蒙以京堂起用、公削奪、新撫毛一鷺又與周公順昌有隙、朋謀以遂假李實之手誣叅周撫、公起元、因而羅織。同志者六人、公與焉。實疏謂公等干求請托、崔呈秀及童蒙主使之也。至是、矯旨逮問。官旂已、至吳門、有偵其事以告公者、夜半信復至。公整衣至書齋、謂子孫曰、吾稍欲料理出門計、汝輩退、作字三四紙鑲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歛。而出、兩孫趨侍、公取封固黃紙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旗及縣父母、勿先開。復命暫退。舉家齋外、良久不聞動靜、急推戶入、惟見燈火熒然、案寂寂、齋旁家廟中爐香拂拂耳。因發所封紙、則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

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  
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又別友人書云、僕得從  
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  
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  
道意、不能一一也。心得公、履不沾泥、冠不濕  
水、左手護心、右手對君、竟日無滴水。山初腹甚堅、午後口鼻中  
氣忽出、帶微暖。約漸微漸止、腹亦隨軟、面色  
清和潤澤。數日後、歟、顏色如生。是夕、家庭到  
處俱有異香、鄰人車馬及屋上瓦裂聲。天色  
陰慘、五更飛雪、山公之死、係於家國。天人、豈其微哉。越二年、  
毅宗烈皇帝改元戊辰、褒卹死事諸臣、公得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錫謚忠憲、廕一子。復蒙贈



特旨祀郡邑鄉賢

一部覆卹疏奉

聖旨高攀

龍等守正捐生貞

意子世儒詣闕謝恩

行用昭朕顯忠勵

攀龍奏謝知道了高攀龍

奉聖旨高世儒

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留

孤忠遠學秉節正

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留

覽續蒙

特恩加贈祖父父本生父俱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祖母母本生母俱夫人元配王氏封夫

人己巳奉巡撫曹

直指饒公京兵道吳公

時亮郡守石公萬

陳公其赤命建特祠於

惠山之麓後癸巳

職方王公永積爲之記

春秋二丁官祭廣

縣令馮公元應祀公於

文起祠邑紳太史部

奇爲之傳縣令陳公鼎

新祀公於名宦爲

林關主政陳公合

祀於西湖忠烈祠

先生爲之記本邑同學

人祀公於道南祠  
書院郡伯吳公兆

公彪佳祀公於崇正  
於毘陵龍城書院。

高忠憲公年譜

校記

①熱：當作「泄」，見《高子遺書》卷八下。

②儀：當作「遺」，見右引書卷七。



高忠憲公年譜

卷下



# 敬跋先公年譜後

嗚呼、此忠憲先公之年譜也。粵惟古大儒之有年譜  
尚矣、然其編纂之力、則往往出於傳心之弟子、與象  
賢之子孫。若先公忠憲、歿已三十有二年、寧猶視息  
人間、而自媿弗類、寔是非能譜先公者、故逡巡弗敢任。  
廼從弟彙旃、敦迫數四、寧于是悚然懼曰、日月逾邁、  
苟復不果、終成缺典矣。雖積譽之身、敢自弛乎。爰集



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  
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踰年始克告竣。寧竊  
念先公立朝大節、譜于國史。居鄉惠澤、譜于輿誦。  
家庭淳備之行、譜于中外之無間言。至遠宗孔孟之  
真傳、近守程朱之的派、則又先公之著述、一一自譜  
之、而又何俟。今之譜爲顧先公一言一行、皆從學問  
中來、卽晚遭璫禍、在他人視爲成仁取義之奇節、在

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恒事。乃知先公之所從事者、  
惟學焉耳。今欲流覽先公之言行事跡、則凡散見於  
文章語錄及四方人士之所以述公論公、謳吟思慕  
公者、無不可從而得公。若欲考先公學力之精勤、氣  
候之成熟、則非從其與年俱進之實錄、循序而徧觀  
之、不可得也。用是謹據歲月、詮次成書、聊竊附于編  
年紀載之義、亦以備尚論者之考衷云爾。安敢妄謂



能譜公平。寧又伏而思之。寧爲先公幼子。最所憐惜。顧惟暴棄。慙負生平。今年且老。弗克少有堅立。以副先公之望。自悔自責。誠無逃於天地罪人。然自有知識。以迄于見背之年。約二十寒暑。朝夕必侍。食息必俱。凡一舉一動。宛然在心目間者。大抵私居燕閒。罔非聲律身度。無一不可譜也。而或事屬纖瑣。則不暇及。若夫精神心術之微。蓋有語言文字之所不能及。

者、則又不勝譜、亦無容譜也。寧惟有一迴思、一飲泣、譜之于心、賁以歿身而已。

順治己亥季春、不孝男世寧泣血百拜敬跋。

#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明·馮奮庸 編撰  
清·張宏文 續編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琳 二審

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一卷，明馮奮庸編撰，清張宏文續編。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張信民（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字孚若，號抱初，晚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明澠池（今屬河南）人。孟化鯉門人。早爲諸生，年三十二登鄉貢，廷試天下第一。年四十四謁選，授隴西知縣，有政聲。被讒，左遷陝西按察司檢校。陞大同府懷仁知縣，政如隴西時。辭歸，遂不復出，講學里中，四方學者雲集，有名縉紳間。卒，年七十二。著有《理學彙粹》、《洗心錄》、《印正稿》等。

馮奮庸，字則中，壽安（今河南宜陽）人，信民門人。張宏文，信民六世孫。

是譜前有序、傳、碑記、像贊，譜後詳載祭文、祀典。年譜紀事詳贍，尤詳於修學、講學之事，然頗失於瑣碎，詩歌唱酬一一錄入，又時有無關宏旨之細事。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序

年之有譜所由紀其行實進退存亡與時消息人而達天者也。何昉乎。粵稽虞舜曰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黜陟方乃死。三十五十非以譜其年而徵庸在位陟方非以譜其行實與時消息大觀於進退存亡之道乎。則謂年之有譜師其意於虞廷可也。而行實之要不越執中之一言。中何名執何指。卽人心道心之攸別。遞傳而至孔子之成仁仁此中也。孟子之取義義此中也。周之無欲無欲此中也。程之主靜主靜





此中也。苟舍中以言道，是舍心以求道，一切皆旁蹊曲徑，斷港絕河矣。幸斯道在人心，不絕如綫。我抱初先生，生於聖學榛蕪之日，近闡濂洛，遠接虞廷，其於良知之旨，所謂見而知之者，嘗謂窮理而求之心，歸之反己，則良知之精明一徹俱徹。蓋良知卽吾性之本體，性清比之水，沾以土，則清者濁；性靜比之木，撼以風，則靜者搖。惟性正而情一，則道日著。何賢智之過而不肖，每不及百姓，又日用而不知，任其氣質之偏，有曠達見者，有任俠見者，有文史見者，以至陰陽



名法老墨得進而爭鳴於聖遠言湮之日猶朱紫之  
眩目莫辨其孰閒而孰正猶宮商之充耳莫辨其孰  
雅而孰淫獨不思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聖之道  
先後似殊若端拜而議故先生直指孩提之知愛知  
敬爲最初一念卽此薦取言前第一密機而經綸無  
倚之學皆由是出載考生平大烹渥矣而省覲惟亟  
先生之心乎孝德施普矣而簡書是勅先生之心乎  
忠誘乃士字乃民始而秦繼而晉先生之功業重過  
化而存神晚而德彌飭志彌勵四方士雲集而受成

灼然示以善利之的、如味五穀、而鼎鑪法珍弗腴於此。是以師門宗旨、至今不墜。及先生沒、兵戈海臻、存微言於散帙。昔人謂三不朽、德功與言、三而一有、可以永世。先生殆兼之。余小子未獲北面、猶幸與正一先生同授裕州、詳以年譜言行相稽。於時子夜一燈、辨香靜習、洞然思、杳然若覩。語有之、陶者尚型、冶者尚範。師心者無體、先生之典型、後學猶夫河漢與無極也。

皆

康熙元年壬寅仲冬之月長至前九月金陵後學裕  
州知州陸求可沐手拜識。



儒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序

# 理學張抱初先生傳

理學抱初張先生者，諱信民，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愛之，自號洗心居士。門人私楹登壇明學，開示奧蘊，環門牆觀聽者數千人。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惺所講會甘棠東，赴函關與予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鹽臺緝敬李公檄邑侯林公敦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憚俗尚侈靡，約同志爲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巡方畢過澠，造廬以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藩疏以脫粟澠池薦。



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古絳諸生辛復元寄詩有仰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學探天人秘傳接孔孟薪。何時登闕里指我渡迷津。自註三川指伊川西川月川三先生也。嗣是張太字李虛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字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會於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真率會建景運山堂以課多士。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衆正登朝先生名動京師按臺吳公

李公交辟請益。巡方畢，又請先生結雒社，會其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後安邑貢子曹先生起京左都，首疏先生爲成均主。先生未就，自是幸復元以母墓，慙先生表之。嗣後絕筆諸文家，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座而逝，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遠千里。門人思先生無已謀，詣闕請祀廟廷，未就。請謚先請祀瞽宗，用圖將來。以先生居名洗心，私謚洗心先生。享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日抄書一部、理學彙粹一部、剖疑一書，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

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印正稿洗心錄諸書。

呂子曰、不肖觀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至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錫繭類化行兩邑、歷歷見諸實事、非托之空言也。陸象山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貽臭。如先生者、諡洗心先生。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人業。於世廟末年生先生。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先生生而端穎不凡、四五





歲時出見群兒畫地圓內方外城爲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類凡兒七歲就外祖郭鳳池學真鄉之先輩曹先生爲學程作聖之志卽基之十五游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慨曹月川後聖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主盟興起陶鑄後學反復忘倦時大中丞吳公聘修程邵諸書由是選萬曆癸巳貢士廷試文冠多賢聲譽蜚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寘約王惺所分陝龍興寺大會學



者如歸。尋爲親捧檄北上謁銓。授關西隴西令。下車日、剔蠹綏時、撫摩噢咻、種種德政、民慶更生焉。隴西號爲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瀉羊河水入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爲之建學選師。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與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而士風丕變。不避權貴。強豪側目。其請西安藩司檢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商訂問學。日夜匪懈。及誣詆白。復拔晉懷仁令。下車卽爲民除大害。興大利。開墾土田至千七百頃。控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

樂業百廢俱舉。與昔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爲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改觀。乃以歸養。念切告休。數十上臺。得解組歸田。懷民扳轅卧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參鏡源撫晉復命。仍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抵山陰於外。艱旋一內艱。鬚髮一夜如銀。杖而後起。自是高卧東山。無復用世之想矣。當是時。秦晉汝潁睢陽之士。相繼而來。闢修堂。臨幾。不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掃除蹊徑。獨認本來質。直躬行。不求聞達。殆伊洛之嫡傳。繼起之月川歟。如請祀

孔廟以表先生是在後之君子。新安呂維祺撰。



儒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傳

理學張抱初先生傳

先生姓張諱信民字孚若晚年又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世澠池縣人宋忠臣清遠侯裔也侯諱玘子世雄捐資募兵禦敵人於白浪口九戰九捷從岳武穆北征屢建奇功殉於王事宋高宗勅贈玘清遠侯世雄武節大夫建廟海州又祀於鄉祧祖諱清者隱居澠池山後陽濟村濟難扶危咸稱長者清子福好善樂施開山鑿道感神饋食之異事載於石福先生高祖也生子九人其行四者諱振卽清吏公也



公以庠生充臬司吏。素行謙謹。臬司重之。夜以宦資托寄人無知者。臬司倏爾病亡。振一一付臬子。計數萬金。臬子感之。稱清吏而不名。鑄石紀事於司左。旋以廉讓擢朔州吏目。感飛鳥之祥而生。鈿類異非常。先生祖也。甫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隨領庚子鄉薦。世云陰德之報。歷任新城、沂水兩邑。士民迄今猶誦神君之政。今崇祀鄉賢。父諱泰者。喜延賓客。常以積德爲事。嘉靖辛丑十二月初九日。夢神人送玉麟而生。先生聰穎出類。五歲時。見群兒嬉戲。聚土爲城。內

圓外方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當內方外員識者知非凡品。七歲就學於外祖卽遵曹月川先生程範作聖之志始基之也。長游邑庠聞新安孟雲浦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時郭梅山黃性軒王惺所三先生與焉。先生慨月川後里人鮮知學者毅然以興斯道爲己任。陶鑄後學反復忘倦。豫撫吳公聘修程邵諸書題其門曰經明行脩登里選赴闕廷試文冠多賢遠邇宗之。及雲浦先生捐館服心喪三年。聯會於龍興寺從學者益衆。尋捧檄謁選隴西令剔奸緩



民種種德政。民慶來蘇。乃建社學。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選師敷教。文風蔚然丕變。比入觀。撫按交薦。治狀稱最。忌者詆謫。關中臬司檢校。先生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訂正問學。久之。詆誣昭明。復擢懷仁令。下車卽訪其爲民害者去之。利者興之。一一籌畫均平。開墾荒地一千五百餘頃。招撫流移一千八百餘家。四境樂業。百廢俱新。又刊四禮述八行詳說。士俗民風翕然改觀。懷仁前無科第。而一榜雙魁。自先生始。乃以二親年老。泣告歸養。士民攀卧。其建



生祠亦自先生始也。晉撫鏡源徐公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期大用也。尋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鬚髮一夜如銀、喪禮俱遵制典。自是隱居東山、築閣修堂、訓迪多士。而秦晉汝潁間學者雲集、乃創正學會所、環侍門牆、弟子數千。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王惺所先生會講於甘棠書院、東與呂豫石先生聯會於川上書院。侍御緝敬李公命邑侯林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靡侈、立脫粟會。李公過澠、造廬請見、嘆相遇之晚。卽索脫粟會語、刊行於世。



迨薦三省逸賢首列先生、又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絳州辛復元諱全寄詩云、我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蓋指伊川、月川、西川三夫子也。天啟改元、廬龍兵憲張公諱春、新安諸生孟君一誠暨光復同證疑難、副結真率會、復建景運堂、日課後學。迨講學禁厲、先生始杜門玩易。崇正御極、衆正登朝、都憲真予曹先生首起先生、理學名儒任國子監正。侍御吳公、李公相繼行檄、修復先生始祖清遠侯祠。尋選二生入學奉祀、仍請先生結社發致。

中和之義聞者莫不悅服。額曰：「維社稷儒。壽七十有二，端座而逝。時崇正六年五月念八日也。四方學者走哭其門，曰：『追慕無已。』」予自壬戌請纓，先生餞之于秋，灑淚而別。迄今二十八年，剿寇函谷，過訪先生已葬玉東山，從祀鄉賢矣。束芻致奠，揮勉學有年之淚，痛未與先生永訣爲恨耳。嗟嗟先生，嵩洛涵英，與程邵諸夫子精往神來，豈拘拘相求於死生聚散形迹間耶？按先生自幼至老，始終窮理盡性，明道淑人，固已見諸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平生著述有理學集



粹、剖疑及日抄諸書、尚未粹行。而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嘯錄、印正稿、洗心錄、諸書。誠伊洛之嫡傳、允後學之津梁者。澠之月川、今再見也。予與先生先後同志、從游日久、乃知先生之深、非予爲傳而誰歟。奚敢以武夫辭、而泯先生之生平操履行實哉。乃篝燈書於雒陽行館、寄先生仲君世兄貢元張慎動字正一者、以俟名賢名筆詳先生徽韻懿風於勿替云。

原任鎮守河南衛輝等處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關中後學門人郭光復頓首拜撰。

張抱初先生洗心祠碑記

昔曹月川先生崛起澠水以斯道爲己任倡學於永  
宜之間河洛之士翕然宗之而濂溪關閩之道復明  
距二百餘載而先生繼起以學之不講爲憂乃會甘  
棠會芝泉及洛城韶陽晉豫關隴之士雲擁而集而  
伊洛舜水之學並著其會講書院在澠邑者遭明季  
寇氛之餘僅存遺址箴輿蒞茲土乃敬構三楹以祀  
先生先生自號洗心居士因卽以洗心名其祠且釋  
先生洗心之義曰人心之初本然至誠至靜至正至



明與天地聖賢之心原無間隔。第爲物欲習染、憧憧往來、以致漸昏汙壞、而遂失其本然之體、而淪於禽獸若也。學者苟能洗滌此心、以復其初、則仍與天地聖賢之心相合、而後見於處事接物、發於文章功業、自有不同乎人矣。周子主誠、程子主靜、朱子主敬。中庸曰：慎獨。大禹謨曰：惟精惟一。是皆洗心之妙義也。固知先生之學、乃深得力於洗心者。卽月川先生正維道脉、而克欲澄源之工、亦豈外於洗心之義也哉。因著其說、以勉吾澠邑之士、俾儒生五世孫張鳳翽

奉祀。厥後世守者當思祖德相繼修葺。常使堂階整肅。卽可謂之賢子孫矣。雍正丙午仲秋寶應王箴輿拜手撰。





張先生像圖



理學張先生贊

古宜陽門人馮奮庸百拜謹贊。

盡性踐形、山輝澤媚、藏密洗心、睥面盎背、水定雲閒、金精玉粹、立言著書、開聾導瞶、浩乎無邊、孰窺其邃。又張先生像贊 晉垣曲門人王世封百拜謹贊。

泰山喬嶽望之儼然。春風和氣就之藹然。惟聽其言也、乃無聲無臭而寂然。嗚呼、教貴不發、道宜默識、故脫言詮、獨以象示。易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噫、言傳非淺、象示匪深、舉頭見日、是在會心。

會後學晚生李開先百拜謹贊。



儒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贊

講明正學萬行不虧。景行先哲佑啟後人。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壽安門人馮奮庸則中編輯

五世孫鳳

翺

攷正

六世孫宏文續次

先生張姓諱信民字孚若號抱初父泰春臯公母郭氏。

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初九日寅時生於澠

池。

附記生前夕春臯公夢神人以玉麟授之家察

池。

孺人亦夢瑞星入懷昧爽生先生先生生而洞

見五臟外祖郭鳳池驚且喜曰此子生類文清公可急抱之。



備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二歲。鳳池公口授幼經能朗誦。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三歲。鳳池公口授四書即能俛  
首端莊凝定不苟。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四歲。能楷書。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五歲。與群兒辨方圓理趨向即  
端。受業鳳池之門。前記先生一日問曰聖人何如  
道非古耳不聽淫聲只官讀書窮理便是人中之  
王。月川曹先生即其範也。先生悚然動必循禮作  
聖之志即基之矣。一日詣學肄業見群兒以方外  
圓內城爲戲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鳳  
池曰何謂也。先生曰天之體包乎地外天員地方  
方內員外無疑矣。鳳池歛衽久之有携妓訪鳳池



信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公者先生見之、即俛首不視。妓狎之日、藉子如我平。先生面赭、行不成步、妓竟不敢狎。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六歲。附記鳳池公見先生寫字楷正、遂出對曰、六歲能動

手。先生應曰、七十自從心。鳳池知先生有必為聖賢之志、喜甚。

二年戊辰、先生七歲、援筆成文。附記一日、鳳池公出童子見題、先生文內

有云、此一見也、必不謀之父兄、使其謀之父兄也、則必因父兄見、而不曰童子。必不假之吾徒、使其假之吾徒也、則必曰童子。因吾徒見、而不止曰童子。鳳池驚倒曰、女何以知父兄含互、吾徒含門人也。

三年己巳、先生八歲、應縣試。附記先生應縣試、邑尹與之置之坐隅、賜以雞

黍、遂以子路拱立、殺雞為黍、題命之破。先生應曰、敬人者、人恆敬之、賢者與隱士然也。尹喜甚、即又

出對云。孺子豈能作是觀。先生應曰。先生何爲出此言。復大奇之。

四年庚午。先生九歲。鳳池公授通鑑。

五年辛未。先生十歲。讀通鑑。兼讀性理。

六年壬申。先生十一歲。外祖郭鳳池卒。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十二。隨春臯公避難垣山。

〔附記〕先生王父龍山公捐館。春臯公孤幼。依鳳池公。及鳳池公卒。內外交訐。從兄五人。動欲擠之。春臯公携先生避患河北者一年。

二年甲戌。先生十三。隨春臯公徙王屋。十二月抵家。〔附記〕時龍山公年友任秦中者過。繩詢其動定。備知情由。召春臯公歸。先生始卒業。



三年乙亥、先生年十四。詣縣白父枉。附記：時有誣訟春臯公者、先生請縣白其狀。邑尹奇其器、故難之。曰：有父兄在、何事輕出？汝講大畏民志乎？先生曰：有父兄在、言凡事當稟命、不敢自專。今父兄在、言凡弟、子欲何為？所以急欲控訴者、正以聽訟得平、特來鳴冤。大畏民志、全要一味一志字。上與下相隔者、分也。而所通者、志。上果能顧畏民岩、視如承祭、就此聲色、不大中以志通。民亦以志應之、矣。影之內、如見肺肝、誰人敢欺？如竈底抽薪、不揚揚而湯自不沸也。訟端從此絕矣。正知本之學。及聽其事、果誣、遂罪其人而釋父。

四年丙子、先生年十五。補邑庠弟子員。

五年丁丑、先生年十六。聘月川六世孫營女曹氏為婚。



六年戊寅、先生年十七。補邑學生。

七年己卯、先生年十八。孺人曹氏于歸。附記氏有女

即燕閒獨處、相敬如承大賓。

秋八月、應試鄉貢、却長例。附記先生赴汴、一切長馬生日、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辭之、竟安。試歸、凡一應行李、尺帛寸紙、俱列父母之前、毫不私其妻子。八年庚辰、先生年十九。與庠友訂文會交。

九年辛巳、先生年二十。訂反切等韻法。

十年壬午、先生年二十一。五月初十日辰時、宗子毓元生。

十一年癸未先生年二十有二。立南征社。

十二年甲申先生年二十有三日新堂告成。附記時從學者

王晉川等同志立會講學每以初二十六爲期來學者日衆。

十三年乙酉先生年二十有四舅氏郭春芳來學尊母命教之。

十四年丙戌先生年二十有五負笈新安從學雲浦孟先生之門。

建洗心精舍。附記先生謂門弟子曰讀書不是着人做秀才遮掩差使授科第肥我身家也。孔子集群聖大成生民以來未有書中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何所不信欲人效法孔子故設庠序



備藏

而肖像於上、建明倫於後、正以勸學何爲、學孔子也。學孔子何爲、明倫也。他日做掀天事業、都從此出、明以道學治天下也。學者習而不察、將孔子也。當做會做文章的人、一授青紫、便放倒身、竟不知孔子是甚麼聖人。將德業、舉業、分爲二事、不知天下只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不修德業、且不要說將身放倒、卽做到極品、相業、壽、壽亦只是不聞道。女曹可會此意。又曰、欲要有成、須先變化氣質。欲變化氣質、先從視聽言動上克將去。又曰、今人動以講學爲假設、如出非禮、勿視、題敢做一句、非禮該視語麼。有一姣色過之、皆擲筆往看看了。回來做文、依舊還是非禮勿視。豈聖賢教人在文上用功、不在行上用功乎。何假之甚也。若此時眼裏要看看、強着不看、便是一時實體貼此句書了。故知而不行、還是知的未真、能行纔是真。知又曰、吾人爲學、須索把心時時收在腔子內、降伏得下、不令走作。始覺勉強漸漸純熟、便歸自然。先儒說作之不已、乃成君子、正是此意。

春抵分陝、與幼真王先生大會龍興寺、發明致知格  
物之義。

十五年丁亥、先生年二十有六、會契范世重敦請先  
生至馬嶺講學。

十六年戊子、先生年二十有七、祖母戴氏卒。附記氏  
壽八十

既卒、春臯公哀毀成病。先生同枕塊、寢苦、躬嘗湯  
藥、婉諫之日、禮云哀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大  
人哀毀若此、其如襄事何。春臯公始勉進一餐、乃  
訃告於雲浦先生、教以喪禮。先生教以一切鄙倍  
之儀、音樂之陋、必盡掃。叔季薄習、還前禮制、以聖  
賢孝事其親、爲閭里先。先生尊其教、卽革去沿習、  
一遵古制。有欲爲祖母延釋弟子懺悔者、先生謝  
之日、先祖母孀居四十年、母儀克嫻、內外毫無間



言何用懺悔。先輩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入。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居。冥如有知、吾祖母入天堂久矣。而必欲加以懺悔。是不以君子待其親、而以小人待其親矣。奚可哉。且大明律內一款、凡居喪、僧道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還俗、幽未邀福、明先蒙譴矣。言者愧服。春臯公以首肯焉。竟不用音樂、不作佛事。

建書舍於馬嶺讀書。

附記先生以行修舉及道試第一、文衡厚獎之。仍行檄尹以經

明行修  
表其廬。

十七年己丑、先生年二十有八。

附記先生暨幼真王

侍孟先生側。孟先生曰、先儒教人尋孔顏樂、所樂何事。幼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室曰、處一化齊。先生曰、天理。孟先生曰、天理二字甚是精確、簡而易曉。人爲私欲束縛、把此心勾引的不自在、便



長戚戚、怎的有樂。惟心心與理游、析、便覺此心天  
 空、海濶、鳶飛魚躍、那有不樂時候。所以心齊。先生  
 言、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可見人人有孔顏樂  
 處、但不能尋耳。離却天理、便不屬樂、然可深省。  
 雲浦孟先生於馬嶺觀學。附記孟先生聞先生大開

西矣。乃跨蹇詣馬嶺觀學。留宿數日、講語盈帙。

十八年庚寅、先生年二十有九。邑尹曹公造廬、遣二

子受業。附記時先生聲名洋溢、邑尹曹公下車、即  
親携二子從學先生

十九年辛卯、先生年三十。景行堂告成。附記約王晉  
川等立會講

學會語載  
 印正稿

二十年壬辰、先生年三十有一。都憲吳公專員賁幣

馳驛敦請先生至汴修程邵諸書。

附記先生應聘至汴纂修程邵

諸書解天根月窟三十六宮。

吳公禮貌尊優不敢

以士禮待。

隨檄邑尹表其廬曰聖賢嫡傳樹其戶

日橫渠道脉貽來遠。

伊洛淵源獨得真。

立族塾。

附記先生於景行堂方闢室二楹檢族之可造者館穀教之成就者從弟信古等。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年三十有二登選籍。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年三十有三廷試天下第一。

春三月入監太學。

附記時國學育天下名賢先生與焉。與休寧程氏兄弟安福劉學博

暨年友何清吾輩日夕

講討監師金鉉敬禮焉。

立栢林講會。

附記先生約程氏兄弟暨何清吾等以十五日大舉講學於栢林海內同志悉

舊往焉一時有  
雍雍濟濟景象。

汜水何中鳳來學。

附記即清吾子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年三十有四讀書太學十二月

抵家。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年三十有五。邑學生上官捷科

來學。

附記上官子號心嚴邑倜儻士也素負其才不能下一日求見先生先生講論精切心嚴

心折不覺起而謝曰半生狂迷一朝頓解非晤教

幾錯過日期。暫辭越月心嚴親捧素絹一端入戶

即跪曰小子積誠有如此絲即父兄亦不與謀願

留受業。先生喜其懇切北面教之。後左右追隨終

所發明。登辛丑進士。

所著有覺迷等編。



儒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年三十有六。秦布衣張三重來

學。

附記三重號本德、華州人、以織冠爲業。春舉公

命業冠於景行堂外、日不識丁。每遇會期、聞先生講論、輒停工、門外聽之、深爲心折。一日求入會、先生欣然許之。日夜講讀、遂精四書之義。援筆立言、不下數千語。每講口似懸河、好面謫人、過者友無不敬畏。先生常遠出、本德必躬御之、效古弟子御車之義。後歸秦、立會講學、先生甚愛重之。

議立月川先生奉祀。

附記邑尹王公諱之都、勦建祠

月川祠、瞻拜忽見一奴入祠盼望、不覺髮指叱之、使出、卽向王公白其狀。因言敢閉無人焚修、無人致匪人、得以竄入、遂擇其七世嫡孫曹繼統者爲護、可供祀事。王公達之、文衡隨糾妓以法、剗祠下土深三尺、候之。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年三十有七。六月二十七日、伯子慎思生。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年三十有八。宗子毓元補邑庠弟子員第一。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三十有九。毓元妻王氏于歸。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年四十。毓元卒、妻王氏守節。

附記春、臯公哀痛欲絕、先生諫之曰、哭子喪明、聖人深戒。今次子思、若天假以年、尚足以承宗祧、何慮爲。乃強和色笑、或取旁詞以解鬱、盤旋鼓舞、若不知有毓元之變者。每哭、不敢令父母知。元妻十七于歸、甫一年、元卒、氏卽不食、爲殉夫計。姑曹氏諭之曰、我有風病、又羸弱、息中饋、非女誰托。是姑



媳相寄。爲命。以身殉夫。必不抑女之節。女死。則我必繼之。氏感悟。始食。遂供饘粥。勉勸姑。食。堅意守節。內言不出。絕跡母家。鄉閭罕覩其面。而後諸叔起。卧飲食衣服皆出其手。成立。悉氏之力也。歷五十年如一日。上臺屢旌其節。載入憲綱。

九月十一日。仲子慎動生。

二十年壬寅。先生年四十有一。太孺人郭氏有疾。承親命。禳之。附記太孺人有疾。先生寢食俱廢。太孺人慰之曰。人誰不病。我有疾。未必不起。女何術復若。是吾食。女與共之。遂索食。與先生同飯。先生始食。有女巫向太孺人告。以能禳災者。太孺人難之曰。此或不足見禱乎。名而不言其狀。先生曰。善。卽開道場。隨巫起拜。願以身代。太孺人喜曰。吾兒可謂善事親矣。尋愈。



翰墨大全拾遺<sup>②</sup>

附記先生大父麓山公少負才名以選士中嘉靖庚子鄉試歷山東新沂

二縣尹。素嗜書。宜中所得不下數百種。藏於家。龍

山公卽世。春臯公方九歲。遺書散失十之八九。先

生偶檢舊篋。得翰墨二冊。內有熊去非公簡端一

序。覽之。遂領肺腑。緣是披閱數通。中間俱係程朱

呂三義范名賢所作。舉生平未嘗經目者。先生初

見焉。隨遍按所藏。再得其八。先生以斷簡殘編中

大父之志存焉。因更訂成

書。名曰翰墨大全拾遺。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年四十有二。納側室王氏。

附記孺人

曹氏向先生言曰。中饋事宜。惟王氏獨理。翁孀饑

飲。裳服若媳。以相兼。曷納側室。以佐之。先生不

應。且不行。太孺人亦再四說之。先生從母命。始納

焉。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四十有三。重修廬川郡土地

廟仙修鎮有碑文記。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四十有四。承親命如都謁銓以人材掇天下第一授秦隴西縣知縣。七月抵家。六月初八日叔子慎言生。側室王氏出。

冬十月奉親之任。

冬十二月先生蒞任。

立興利革弊二匾於儀門外。附記先生曰有規吾失者亦入革弊國

三十四年先生年四十有五疏濶羊河水入城。附記

古天水郡天雨聚水爲池人畜取資然遇旱卽涸民以爲艱先生訪郭外十里有濶羊河遂相其勢



引水入城為渠、甃以磚石、木植護之。十家共開一門、設木老以司啟閉、民咸賴以生活。

復社學社倉。〔附記〕有家絃戶誦景象。

訓蒙要纂成。〔附記〕先生纂訓蒙一書、凡四書五經、共完。著五倫詩、使樂時常歌咏。凡出入起居、語默飲食、衣服亦俱有規箴、為幼學式。刻布隴西。

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勿說謊、勿貪戾、勿任情、勿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我教女、全在是。女諦聽、勿輕棄。

又七言律詩 蘿芸宵夙疑窓坐、學問之功安在哉。總角肯消童子氣、從頭便作大人來。紛華世味容誰染、孝弟真心要爾開。聖賢分明非絕德、蒙莊那許處不材。

革火耗勾攝。

清保甲夫役。

旌節孝與士類。

朔望集紳士於先天書院講學。

附記先生講學先天書院或問中庸首章

有重性字、有重道字、教字者、畢竟如何。先生既謂中庸皆日用常行之理、人人可能、不必說玄說幻、使人不敢動手。全章只重一修字、後致字即修也。性是本體、率是情生、而修則工夫也。維皇賦予之理、這真種子自天子以至庶人、原是有、而性感情生、任其自然、毫不勉強、這便是道。然有氣稟之高下、清濁、必加整飭之。力使之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以人合天、這便是教。孔子天縱大聖、亦必從爲之不厭、好古、敏求、處得力、何嘗不從修來。曰、先生既言日用常行人人可能、胡聖人說民鮮能、唯



聖者能也。先生曰：此正是在修不修上看出耳。修如修路之修。聖人卽善修路者。高者抑之。卑者增之。多者去之。缺者補之。修的路者。平平坦坦。他人不肯修補。只管往高處走。行到險處。便下不去。只管往缺處走。行到斷處。便過不來。早加修補。何至有下不去。過不來之患。所以說民鮮能。唯聖者能也。人莫不飲食。中庸之理。人人不離。鮮能知味。唯聖者能之。味在飲食之中。但人不知咀耳。且說孝者。庸德。誰人不知親當孝。說他不孝。便不敢承。而孝者有幾。聖人承顏順志。把孝的道理盡了。孝果不能乎。何求之天下寥寥也。曰：請問不睹不聞。先生曰：先師有云：「睹明。睹暗。皆暗也。」何謂不睹。聞聲。聞寂。皆聞也。何謂不聞。此特言道體耳。蓋道無形。聲不可以睹。暗不可以聞。聞。戒慎恐懼。皆惺惺法耳。曰：然則何以爲未發已發。先生曰：未發不以時言。謂原不曾發。發而當理。則發猶未發。是不曾發一般。周子云：「中節之和者中也。」見道極爲分明。果無未發時候。曰：何以爲致中和。先生曰：平日如何看。



曰此皆實事、非聖人不能。先生曰此信唯聖人能之。吾儕今日講學、未必皆聖人、便皆不能了。此學合上下而一之、何故獨讓聖人。在昔看舉業、亦說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只歸之天子。不知天子有天子之中、和位育、諸侯卿大夫有諸侯卿大夫之中、和位育、士庶人有士庶人之中、和位育。曾聞有講學者至一書室、見案上書籍筆硯散亂無紀、則云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了。言甚痛快。如適間一人担水、既知桶漏、宜預先補塞。惟不能用此工夫、所以致此濕漏、有多少不停當處、尚得言位育乎。衆皆欣然解頤。

刊洛西三先生要言。

〔附記〕三先生謂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也。

訂月川曹先生年譜。

〔附記〕舊先生門人謝琚輯、稍涉冗煩。同幼真王先生訂証梓之。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四十有六。被讒左遷陝西按



察司檢校。附記先生歸占知足吟、其詞曰、世路多  
 私喜。堂上有雙親、年剛六、表爾此歸正及時怡愉  
 承甘旨。妻妾兩和諧、四男如山峙。或讀或能行、寒  
 裳共笑烹。況有屋數椽、可能成基址。又有田數畝、  
 可能供耘耔。同視服官日、奔馳無寧輒。少間拂愛  
 憎、平地風波起。今幸脫樊籠、閉戶翻經史。誰謂賤  
 且貧、吾亦足於此。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十有七。赴按察司檢校任。  
 八行圖說成、刻布隴西。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四十有八。講學關中書院。

附記先生與馮少墟講學關中書院、究身心性命  
 之理、剖人禽善利群鄙之分、析析如鑑。少墟遵其  
 說、爲圖  
 付梓。

善 利 圖

聖在分足處  
善念是吾在  
若要中間立  
終為跬路人

中間無路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在此處

此圖乃王陽明先生所創，其意謂人欲成聖，必須在分足處立善念，若欲在中間立，則終為跬路人。此圖乃王陽明先生所創，其意謂人欲成聖，必須在分足處立善念，若欲在中間立，則終為跬路人。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四十有九。分陝都憲薦先生

於朝。

附記薦略云學有淵源才堪經濟抱內聖外王之略具開天闢地之手云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五十陞山西大同府懷仁縣

知縣。

建不俗居。

附記先生慮僕隸交通於宅門右開一書室畫數莖墨竹於壁因名不俗居詳載洗

心錄。

招撫流移。

附記懷仁邊鄙衝疲民不堪命先生見十堡九竄十田九荒乃進父老而喻之曰有

可興革者直言無隱民以爲塗當衝要本縣西安堡名地兩路供應過使日不服給富者貧而貧者逃是以土地荒蕪錢糧有負先生大張榜示令民復業乃爲四言歌沿鄉貼之荒糧不賠馬頭不當

凡我小民、急早廻鄉。卽詣各臺言其狀、皆從其請、民復業者日以百計、至千八百戶。云云

勸開墾荒地。附記時流移復業如市、先生悉令開墾。四年間、開墾至千八百頃云。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五十有一。諭各里立塾。附記先

既樂業、禮義可與諭、各里立塾、揀教讀各一人、訓各里俊秀子弟、悉館穀之。

文昌閣告成、記載洗心錄。附記邑士子欲請先生重

餘年未售一人、有終身不知孝廉爲何物者。當日科第未絕、及是閣廢、而人文弛矣。先生曰、吾爲女成之。然所以與文運者、果在文昌乎。逮閣成、先生祀酒於閣、進士子而謂之曰、文昌閣成矣。諸生將安設乎。惟曰、孜孜在諸生、極力致之矣。隨作文昌閣告成記、勗之、拔邑庠士子王家旦、王爾額等三

十餘人定以書程。

集懷邑紳士於內省堂講冠婚禮。

禁喪禮作音樂佛事。

〔附記〕懷邑喪家輒用音樂及浮屠儀悔者先生一切禁革。

四禮述成刻布士民。

秋七月海水復舊。

〔附記〕邑治有海子村周約三十餘里魚蟹出沒滋息無窮村人利焉

每年鮮魚稅二百兩餘後遂竭澤其地剛鹵難耕而稅供猶故民咸苦之經六十餘年矣是歲七月海水忽從地湧分爲數孔水出洶急土人以竹數竿入孔探之竹出水孔直至半天而墜故址隨有魚蟹更繁於昔邑民無復供稅之苦名曰德湧泉意以先生德政所感遂易其名。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五十有二建明善書院。〔附記〕先生



藏

蒞懷三載士咸知學。但每月講學、借地梵宇。因另  
闢講院、建大門、儀門、正堂、各五楹、齋房、東西各三  
楹、扁曰明善書院。

觀物亭告成。附記云：盈天地間者，惟萬物。而莫非吾  
謂物於物，能觀則我即物，物即我，是謂不物於物。  
不物於物，是謂與物一體。與物一體，然後謂之大  
觀。而物我兩忘矣。然所謂觀者，非觀之以目，而觀  
之以心也。不必目與物遇，而神與物融，得之心而  
寓之乎物也。故於草木觀生意，於魚鳥觀自得，於  
雲觀閒，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以迨蛸蠕動之  
微，靡不具。有至理，則亦靡不用。吾之觀，不寧惟是  
極之，而人亦物也。天地亦物也。萬物與遊，造化在  
心。觀至此，觀止矣。物至此，物化矣。方且不知胡爲  
物，胡爲觀，而胡有乎是亭也。懷仁內省堂，最後有  
園。余於退食之暇，每臨眺焉。見平原爽塏，林木陰  
森，井泉清冽，禽鳥親人，殆山幽寂靜，城市而山林。

者也。第其上子焉一亭、類乎就廢、而其地且多鞠爲草莽。余不覺撫然曰：何所見而興、何所見而廢、有其地、無其人、地且獻笑、今卽執掌簿書、何妨吏隱乎？隨命工修葺之、爲游息之所。園丁種菜蔬、家僮蒔花卉、盆魚泳游、庭草交翠、不數日而景象聿新。余據胡床、縱觀其間、不識宇宙間何物可以易此也。又時奉二親徘徊樽俎、課三子咿唔芸編、神情悅愉、庶幾可以觀物矣乎。於是扁曰觀物亭、而榜其戶曰雲樹閒中趣。鳶魚靜裏機。蓋得其機趣、始可言觀。隨在皆物、則隨在皆觀、乃不負名亭之意。是爲記。

太原布衣蔡繼商學。

〔附記〕繼無號、遂以無號號之、爲余鏡源先生高弟。聞先生開書

院講學、徒步謂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五十有三。晉上臺交薦先生



備藏



於朝。〔附記〕薦略云、睿度超群、小心涉世。又曰、民喜之、污萊盡闢。

六月初八日午時、季子慎修生。

十月、總制涂公巡懷、登明善書院、命先生開講、發明性善之旨。〔附記〕鏡源涂公聞先生開講院、因巡歷過懷、與先生講明善誠身之旨、優禮破格、不以屬禮待。且見先生德政翔洽、喜曰、正以觀實學之效。乃大書院壁云、疲邑竭力調停、勞民殫心撫字。愷悌君子、清苦正操、移宿始行。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十有四。秋八月、門人王家旦、王爾醵並登鄉舉。〔附記〕懷邑六十餘年未舉一人、忽一榜雙魁、皆先生造就。

之力也。

〔附記〕時有司宅戶者張天受感先生德教遂私讀於司戶室踰年未之覺也。後春臯公知之試以破通甚復試以文又通甚。春臯公愈喜向先生言狀令免其役。天受不肯去曰此正偷閑地也。出必廢業。嗣是春臯公時時伺之每讀書夜分始寐。後試入邑庠以敦謹稱。

冬十月春臯公有疾先生乞歸養不果。〔附記〕春臯公

生憂形於色。延醫無瘳見卑方以猪膽能通者先生親削竹筒傾入殿內以手撥溺器強春臯公遺底座春臯公坐前側首至膝下視其動定。春臯公呻吟先生亦呻吟隨之反復切視若不知氣之穢者。既而矢遺先生喜甚。隨撥矢看色又撥溺器滌之。待春臯公飯始進一食必復元而容始和。遂閉門不理政志切休養。文數上未允而鄉貴士庶亦懇留焉先生始出理事。



附記先生有妹二人、長同胞、次庶母。任氏出。春臯公愛次女、辟甚、太孺人愛己女、益甚。先生善揣父母意、知各欲私其女、而難顯言、遂取俸金、私獻於父、隨私獻於母。父母兩不之知。乃曰：吾父母用之、便宜、幸無相告。又私謂孺人曹氏曰：吾父母各有些須、當恣其用、慎無問其所爲。每晨至父母寢所、問安、問饌。晚又至睡所、按床、堰、摩、被、褥、厚、軟、薄、硬。俟寢、親爲塞蓋、始行。問有微恙、便覺額盤桓不去。轉堂時、必侍父母側、卽告以今晨所幹何事。晚亦如之。春臯公聞祈禱便戚然不樂、必厲色戒焉。先生仰體親心、數日不刑一人。先生一日語孺人曰：吾行步少艱、復落一齒、意者老將至乎。太孺人潛聽憂形於色。先生覺之、乃揚步騰前、踞橋、踴躍、以表強健。張口向母視齒、曰：齒俱堅、強無虞也。嬉笑依依。隨取幼時嬉戲事、一一述之、必冀親悅而後已。先生每著一新衣、必先父母。又穿父母之前、請母看針線如何、寬窄如何、恍若嬰兒之省戀其孝、秉天成有如此者。春臯公性疎宕、先生至

亦必正容其身。  
感親又如此。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五十有五。春正月復乞歸養。  
不果。附記先生志堅歸養親詣各臺備言親老思歸狀不覺失聲上臺見孝思懇至亦惻然出涕鄉貴士庶赴上保留幾空憲臺又諄切慰之先生不得已歸治士民隨之至有蹣跚欲絕者告休  
文載洗心錄。

春二月先生謁武安王印綬暴長。附記勅贈武安王尊伏魔大帝者先生謁之甫拜且印綬忽暴長大浮於升其縷堅硬如鐵拂之愈勁移時如故先生異之曰物貴安常反常則妖乃急詣上臺置印而去歸卽爲佞裝計及交代士民日日喧嚷鳴鼓求見俱以疾辭無已出囑其耆老而告曰吾親老思歸心緒頓亂留亦無益方欲入內士民引裾泣之裾裂。



儲藏

春三月十九日、先生掛冠歸里、父老板轅、祖錢於郊。  
附記先生歸治宅外、常有哭泣聲、竟夜不絕。春臯  
公使人止之、父老曰、吾失父母、如天殞身、吾哭吾  
儕之失依、哀切愈甚。春臯公謂先生曰、適來民懷  
女德、哀痛倍至。雖是民情、無已、思來似爲不祥。聞  
女昨在關帝廟印綬、暴長女秘之、不言。此天亡我  
之兆也、可速作歸計。先生卽於是日啟行。是日、日  
甫升、卽出公所。士庶僉舉乘至、頂扳卧、不能舍。婦  
女咸携抱出門、倚牆而哭、皆欲觀其德輝。譚曰、吾  
見吾父母止此矣、何不令我一面。各執香火、泣不  
絕聲。群推先生欲遣執愛。先生止之曰、吾固知百姓  
又群抱先生、欲遣執惡。套心竊厭之。僉曰、吾思父母  
情出於天、但遺執惡套、心竊厭之。僉曰、吾思父母  
而不見、見靴如見父母、套奚顯乎。言未已、而靴墮  
其手。方入乘、而哭者又蔽其前。及出郭、天色已暮  
尚聞悲天愴地之聲。漏下三鼓、宿曹家庄、則邑東  
十五里也。



過桑乾、春臯公病劇。附記春臯公見士民悲泣、心常  
 病然猶談笑自若也。過桑乾河、單騎涉水、抵山陰、  
 劇甚。先生惶懼、不知所爲、呼天長號、投以劑、不應、  
 痛哭曰、吾父奈何、以他鄉訣乎。春臯公曰、女何必  
 驚張。人生自古皆有死、今吾年踰七十、不爲不壽。  
 夫婦父子祖孫俱聚一堂、雖他鄉、卽吾家也。古有  
 生諸馮而卒鳴條、生岐周而卒畢郢、何必以此爲  
 憾。女居常見我染恙、便啼泣不食。今吾已矣、女曾  
 記哀不勝哀、乃比於不慈不孝乎。況女母視女之  
 哀喜爲生死、我死、女母不勝哀悲、又慮女不勝憂  
 憊、萬一與我偕亡、女欲恃之而未能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愈於無益之戚乎。我一  
 生不敢爲惡、似無大過。但無功德於人、亦不必求  
 祀鄉賢、妄干大典、梓不必取材於廟宇墳墓、死後  
 無葬舊塋。先生據地痛哭、春臯公厲言戒之。先生  
 卽掩面不言、淚輒如雨。

二十四日寅時春臯公卒。附記先生離任時鬚髮俱

鬚髮一夜如銀飲食不食杖不能起太孺人見先生哀毀亦不食累日先生憂懼無措強太孺人食太孺人曰吾方欲食女須共之先生不得已始食每哭泣爲太孺人所制不敢發聲苦塊常沾淚痕。

都憲郭公使人賫奠資夫馬助喪。

附記郭公諱顯忠素重先生聞春臯

公卒於山陰遂使役賫奠儀人夫兼程而至先生接扎西面稽顙惜贖不能答但復名扎納其奠儀夫馬。

懷邑士庶赴奠。

附記懷邑士庶聞春

赴奠哭盡哀

市星馳赴奠哭盡哀

五日成服扶櫬而歸。

附記

時二十九日也山陰劉守

弔且周旋其舍殮之

需棺槨之具五日畢舉乃扶

觀東歸懷邑弔者必欲送喪先生稽顙辭焉乃自



仙藏

揀其強壯者送柩三程而後返。每夕遇宿主人止  
柩於外。先生乞入店正房。火外另具金若干。作妥  
靈之資。由山陰至家。先柩未嘗露處一宵。皆先生  
善爲處置也。

生祠告成。

附記懷邑思先生不已立祠肖像爲他日  
名宦地刻德政於兩廊扁曰民之父母懷

邑建祠自

先生始

夏四月先生扶柩抵家。

秋七月二十七日太孺人郭氏卒。

附記氏壽六十有九

附記太孺人有疾先生哀痛不勝太孺人謂之曰  
女父告終女四日不食肝腸欲裂我恃女如泰山  
而女猶倔强如是我死女復蹈前轍直死不瞑目  
矣女曾記女父居喪女諫之言乎無貽我泉下之  
憂可也既卒之日先生哀毀幾絕舅氏永吾述姊  
暨姊丈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愈於無益之悲與視



如泰山之言慰之。永吾斯夜伴先生於柩前，飮之食。先生囚天始進一餐。

求田栢爲春臯公柳百金購之。〔附記〕先生需栢爲春於神廟墳墓者，俱不應，遵先訓也。北召史姓田中有栢，先生命僕人張韓求之。伊勒其值，先生不吝百金購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五十有六。二月，葬春臯公於東郭三里小東山之北。〔附記〕先生讀書其上，人以小東山表之。尊春臯公遺命卜地於東郭三里邢家磨新塋。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五十有七。七月，服闋，伯子愼思補邑庠弟子員第一。



修家禮致祭祠堂。

附記每季仲月戊至期齋居昧爽具酒餚延贊禮者行三獻禮致祭

高會以下至春

公神龕則啼泣失聲率以為常

先生居家甚肅犬率以曹月川先生輯略為程

嚴內外別嫌疑婦女無故不出中堂男子無事不

入內閫嫂叔不同問兄妹不同席廝僕傳事止於

中門非奉呼喚不敢擅入率以為常著修齊十要

以易弟子。

修齊十要語。

附記

務耕讀以立家。

勵勤儉以成家。

守清白以傳家。

崇寬仁以主家。

持明斷以理家。

重平威以閑家。

循禮義以保家。

敦孝弟以宜家。

嚴內外以刑家。

謹晨昏以守家。

能是數者而修齊之事備矣。凡我子弟尚其

勉諸。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五十有八。春正月、辭鄉飲賓筵。附記邑尹敦請先生鄉飲大賓、先生辭曰、吾雖未及期、奚敢違例、况涼德不克副乎。堅辭。邑尹復造其廬、先生終不敢就。

春三月、會契鄭國光等懇先生登景行堂講壇、每月仍以朔二十六爲期。附記會契鄭國光等懇先生登景行堂講席、立會約以范益謙座右銘主之。置鐘磬、各依東西。舉會副一人、會糾二人、會史二人。會副總一會之事、糾察一會之人。有糾僻苟言笑者、會糾鳴磬止之。舉出告會史。又置紀善、糾過簿各一。會史書之於紀過簿。會糾、會史則會副伺之。不舉不書者、責在會副。會糾於會期外察會友之善否、至期必一道之。各紀其行善則拜之、過則戒之、改則紀過。簿註一更字、卽於紀善錄之。至期先於三先生一揖、四拜、各分



班一揖兩拜畢、揀會友聲朗者一人至講案前面  
上一揖高誦會約。引曰、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萬世講  
學之法程也。吾黨每月兩會、可謂知講學矣。試時  
一返觀、不善果盡改乎、聞義果即徙乎、德果修乎。  
如是而講、方謂真講。如是而學、方謂真學。如是而  
會、方謂真會。將親戚鄉黨善之、非惟可以成己、亦  
可以成物。若徒陽務會講之名、而陰實悖之、梗中  
餘外、事奕蓐鶻、甚者誘利崇爭、無異市販之機穽、  
不但負却佳會、亦且取強戚黨、已不免爲小人、而  
又阻人向善之心矣。豈得謂之可乎。自今各務真  
修、飭躬勵行、遇相規而德相勸、心相下而情相親、  
會不可虛、亦不可間。庶幾仰體孔子之憂、而講會  
亦尚有益哉。吾黨勉之。誦畢、即取四書、從大學講  
起、每會一章。隨鳴鐘一聲、曰、肅靜、聽講。講畢、散時、  
取會簿置桌上、各於字下註一到字、向上三揖、擊  
磬三聲而退。或遇會期不到者、命會糾察之。除父  
母或官事羈縻則已、否者紀過一次。

宜陽馮奮庸來學。

附記庸號則中、聞先生倡道澠池、心竊慕焉、因携妻子、家於澠池、就

弟子禮事先生。

會語載印正稿。

秦華州孫繩祖商學。

附記繩祖號浴白、布衣也。親死、廬墓三年。會語載印正稿。

秦華陰石之岱商學。

附記庠生、親死、廬墓三年。會語載印正稿。

閻修堂告成。

附記先生以來往商學者、私謂無定址、遂於宅後旋闢三小楹、題曰閻修、外榜

曰、矮乎斗室、襲几種花香、疑是邵窩陶徑。小也、盆

池、映一簾秀色、期同周草程魚。內榜曰、道在立誠、

誠本閻、性教中和、實地學、惟尚綢繆斯章、位育參

贊、真功。南修假山、山西闢一小戶、戶內闢一小室、

壁砌以石、參差而出、名曰友石居。東折石砌而上、

有茅屋數椽、題曰小隱、洞天、榜曰、山靜雲爲幕、亭

虛人在壺中、有石幾、環以石坐。又東折、西向、一小

室、爲小隱別業。卽於別業北、又闢一門、內有小室



南向爲睡軒。軒東又闢一楹，爲洗心室。室院植蓮菊、梅、竹之屬，以供清玩。先生每日讀書其中，講論迎賓，則於閤修堂內。閤修堂有記，睡軒有記，假山有行。行曰：癖性耽山水，貴領山水趣。山水趣云何？所領惟適慮。我自雲中還，築石以爲山。偃仰在山隈，聊借怡吾顏。山中有怪石，何必礪與瑩。得自南澗濱，望之亦辟劣。山上有茂樹，栢、榆、桃、榴聚。鬱鬱復蒼蒼，觸目皆佳趣。山前有奇花，無用異名葩。叢菊黃間紅，燦爛侶雲霞。山下有冽水，不必天上來。井深汲甕沿，雲影任徘徊。得趣不在狹，與澗勸君視我莫我嫌。但得其中興，味長不覺脩。脩發浩歌君不見，安樂窩裏冷蕭然。空中樓閣迄今傳，卜居此區小又小，適己之適玄更玄。俱用明韻石，几銘曰：爲體也。頑爲砥，則平爲器也。小爲用，則宏是故可以調鼎鉉，供清玩。資絃誦，群友生。不事彫琢而就不假粉飾而成。羨者見以爲美質，擯者笑以爲瓦礫。周子曰：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庶幾

撰杏田平君引水永利記。載碑記。

洛陽張見室先生商學。

附記先生同門契也。與先生講論數夕、贈以詩、有云天然

几上茶爲酒、斗大窓前菊當梅之句。任廣東鹽運使。

秦同州張太宇先生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五十有九。正學會所告成。

附記商學者日衆、景行堂不能容、乃擇地於宅東北、建會所五楹、題曰正學。大門五楹、儀門一楹、正學堂五楹。內闢東西二室、爲進德修業二齋。東西厦房各三楹、爲明善誠身二齋。堂後又創正堂三楹、前堂扁曰正學。堂外柱榜曰學以正爲宗、遠超寂滅虛無之教。道以中爲至、近在飲食日用之常。又內簷柱榜曰學在敦倫、必講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理、方無愧於斯地。人須盡道、必嫌



信藏

美乎義、農、養、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始無忝於所  
生。內、榜曰、有大綱維、其其切切、盡性達天爲要領。  
無多徑路、坦坦平平、誠身明善是工夫。後三楹扁  
曰、景行堂、祀曹、尤、孟三先生於其內。榜曰、道脉常  
存、世作法、世作則、弘開後學。斯文有在、見於藝見  
於牆、仰止前修。儀門扁曰、道義之門。榜曰、履是路、  
由是門、有加悚惕。周中規、折中矩、無敢怠荒。先生  
日與會友講習其中。

冬十月二十九日、伯孫邁生。日後之子。

分陝王幼直先生商學。附記先生同門契也。與先生  
偕闢道奧、月餘始歸。任晉渠

叅議。

秦張太宇先生過澠商學。附記時太宇監軍、過見先  
生、商學於正學會所。

伯子慎思補學生。



仲子慎動補邑庠弟子員。

晉夏縣姜弼王昱商學。

關中馮少墟先生商學。

晉垣曲魯樂尹暨侄廷試賈孝經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李多聞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劉鐸長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王世封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絳州辛全通札商學。附記號天齋方總角卽志於學。聞先生得伊洛嫡傳心甚

慕焉。專人通札商學。自稱後學小子。隨以詩箋獻。有云、仰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

並麟嶠。學探天人秘傳。接孔孟薪。創日登闕里。指我渡迷津。

晉垣曲程君愛來學。

附記布衣也。以孝稱。上臺扁其門曰孝子之門。

晉垣曲石抱晶來學。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六十。禁伐月川祠墓栢樹。

附記月川祠墓栢樹。族人議伐。鬻者。先生聞之。不覺髮指。乃率會友。鳴於邑。父母出禁示。付奉祀。生以杜將來。

撰碩儒琴臺張公墓誌銘。

二年壬戌。先生年六十有一。正月。御鄉飲賓筵。

附記先生

一日病瘧。諸藥不效。有善禳者。諸子延之。禳者以紙爲人形。令諸子避。遂提筆至榻。私語先生曰。醫



瘡須替身乞書於紙。先生曰：吾生平不敢幹一毫  
虧心事，忍令何人替之。曰：試擇其不協者。先生曰：  
平生不敢罪一人，又豈敢仇一人乎。余孽余自當  
之，不敢累他人也。其人終不能強，尋愈。

春三月詣利津祭祖塋。

〔附記〕遊常家溝詩

尋芳覽勝步巖從，四望襟懷眼界空。萬木參差崖  
半遮，群峰環合徑微通。數聲砧杵風塵外，幾個人  
家烟霧中。借問鹿豕休妬我，結茅從此作山翁。  
遊丈八佛寺約同志於此會講而後行。故云  
匹馬度春城，禪林訂舊盟。和風撲面軟，細雨點衣  
輕。野鳥峰前語，晨鐘殿後聲。莫嫌石凳迥，圓覺一  
時傾。

遊趙家溝詩

山上青峰山下泉，稜層鳥道摩蒼烟。避秦却向桃  
園去，應未尋幽到此邊。  
遊王家溝詩

愛石尋幽壑、探奇步遠瀆。道人無俗慮、雲水樂閑身。

# 北遊記。

天啟壬戌朱明之辰、因伯子慎思、仲子慎勳、食廩採

芹、詣利津古渡致祭先塋。附記先生謂同行者曰、吾儕不可無此遊、亦不

可忽此遊。何也。吾邑北多各勝、古人迂道求佳山、

水、奈何當吾世而失之。且凡遊行非徒也、一種山

水、佳趣觸發吾心。見山之壁立、即吾喬岳之度也。

見水之流行、即吾變動之機也。見草木之蒼鬱、交

映、即吾日新之德、富有之業也。有此意趣、方爲真

遊。同行者唯唯。日晡抵龍門、兩山對峙、渾如一門、

名小龍門。跡其形勢、廣狹雖不同、然視龍門不甚

相遠也。有族人從黃冠者、名和巖、邀入觀中、至其

師松山道人舊址、茶罷、登老君閣、自叢薄下、石梯

累累、宛轉而上、十數仞、陟其巔。於懸崖高絕處、鑿



石爲洞、覆以丹堊、陸離、老聃塑像、在焉。憇良久、不覺愴然。曰、松山、道人所創、嘗欲得吾言、紀其事、竟未獲酬。今二十餘年矣、風雨飄搖、未有繼而更新者。因爲四絕。

其一

兩山並峙、一門開、勝跡原從造化裁。同伴偕遊聊此憇、好風時向座中來。

其二

半空虛閣、依雲開、傑構天成別樣裁。一自赤松修劫後、不聞繼響有人來。

其三

山勢逶迤、環萬境、開無邊、美景試心裁。會須識取山靈趣、肯到名山空手來。

其四

慢說遊行、無所開、狂狷獨在個中裁。此時此景樂無際、不減春風沂水來。

詰朝早發、至迴龍廟、憶大禹之跡、瞻拜塔下。甫出、而河北垣邑同志相與、艤舟以待。誼不忍行、遂



同登一舟東渡而下。同志諸契延之邸舍各拜畢  
叙坐。時贅者聞明心與焉。樂尹曰。生等無知俱贅  
者。所賴開贖贖者其老師乎。先生曰。昔陽明先生  
講學江西。泰和楊茂侯見其人。聾啞以字問。先生  
以字答。大抵謂你口雖不如人耳。雖不如人。你心  
知是知非。還與人一般。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  
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弟。於鄉黨宗族但盡你心  
的謙和恭順。但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  
便亦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不消口裏說。不  
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謝。今明心心志同於  
茂。且又能言能聽。果依陽明之訓。身體力行。亦不  
消眼裏見道在是矣。明心首肯。樂尹曰。客冬有約  
道駕何遲至此。先生曰。偶以恙阻。夫子云。無適也。  
無莫也。可見一有專主之心。機便不活。約便不能  
必踐。然則大人不必信。不必果。而比於義有旨也。  
夫。次日祭先塋回。是晚魯樂尹立子行。戀戀不舍。  
留宿。先生謂之曰。貴邑科第不乏。諸君正宜奮志  
舉業。聞不甚留心。殆於不可。樂尹曰。爲舉業而得

失之念未忘、有妨德業、奈何。先生曰、爲舉業而得失之念未忘、還是爲德業之心未真也。蓋天下止有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能留心德業、則見理日明、舉業益精。然亦不過發明所得、其得其失、方將付之倘來者、則舉業卽德業也。而謂未忘、何也。况觀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貴爲天子、若固有之。是何等胸次。天子不以動心、矧其他乎。樂尹曰、年來爲舉業、有妨德業、欲去舉業、一意德業。今聞教始知二業合一、不復萌棄去心矣。先生曰、天下有性分、隨有職分。如士農工商、誰無職業。士業讀農業耕、工商業活計。故士必讀、始爲士、不則曠士職。農必耕、始爲農、不則曠農職。工商必活計營生、始爲工商、不則遊手遊食而曠工商職。虧職分、不爲虧性分乎。且學回大行、行不加窮、居不損然、亦須得位、方能望道之大行。道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與其行一方、何若行一國。與其行一國、何若行天下。非得位爲榮也、必行之天下而後四海蒙福也。四海蒙福而後老安少懷之心始遂、不然



猶隘而未弘也。諸君幸值文運與隆之會，應運而與，荷千百年名世之業，乃吾學中正經事，肯汝汝終耶。雖天命難必，而人享當盡，欲去舉業可乎，不可乎。樂尹曰：爲德業而工夫不免斷續，又奈何。先生曰：昔人有求心之法，每呼曰：主人翁在室否。蓋日提醒此心，然耳。能提醒則常惺，何虞斷不續也。樂尹曰：主人翁在室，恐是異端語。先生曰：吾儒之異於異端，豈必在語言文字之間哉。如異端說虛，吾儒先說虛受；異端說無，吾儒先說無知；異端說寂，吾儒先說寂然；異端說滅，吾儒先說滅明。字字從吾儒來，何故反將好處推之異端，使吾儒忌避不敢開口乎。但異端虛而虛，吾儒虛而實；異端無而無，吾儒無而有；異端寂而寂，吾儒寂而感；異端滅而滅，吾儒滅而生。在人用功何如，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樂尹曰：會記有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心可求歟。先生曰：不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乎。蓋求心而以爲迷者，只恐把持此心如告子之強制耳。若有事而勿忘，勿助以爲求，則是求也。



謂之緝熙光明可也。謂之至誠無息可也。故彼所謂求是把持之求。求之求也。吾所謂求是有事之求。不求之求也。毫釐千里之間。曷明辨諸。倘曰放心當求。心不當求。則渾然在中者。心也。何事求爲而必求之求之云也。反覆辨論。漏下三鼓。明日南旋。

三年癸亥先生年六十有二。詣新安謁雲浦孟先生祠。大會於川上書院。

遊王喬洞。因疑古詩七日千年之語。遂吟四絕。

其一

天無一日理昭然。世上那應別有年。千古燦柯成往蹟。訛人傳訛豈真傳。

其二

幽明兩界判陰陽。一氣周旋歲月長。人鬼仙凡岐徑路。此間消息是真常。

其三

寓意王喬醒世巔、不堪塵態逐薌壇。山中試味着棋局、忙是凡人閒是仙。

其四

身閑還不是真閑、到的心閑方是閑。一到心閑座事了、山林朝市總無牽。

附記時先生謁雲浦孟先生祠、見祠祀尤先生、配以黃性軒、而郭梅山闕焉。先生曰、郭先生幼使酒、任氣、及從西川先生學、遂黜酒不入口、則其勇於改過、何如也。安貧樂道、至老彌篤、上臺以隱居、好學、旌之。將終時、有醫以藥用酒爲引者、先生曰、吾酒戒數十年、未嘗沾唇、豈敢偷片時之生、頓易生平所守。苟得正而斃、快也。何等識見、何等操守。正宜配享、爲改過不吝之券。今獨於先生有闕、得勿以前半口實乎。論品者、亦定評於後來而已。明日告豫石呂先生、遂置主人焉。隨訪梅山孫于郭西、敵客把其手曰、何困憊若此也。饒布一疋、銀三兩、酒淚而別。



十二月先生誕齋哭於承先祠。附記先生每至誕辰視者填門。先生曰。生日聚樂。所以報父母也。今吾實未忍。不敢矯也。言畢。淚如雨注。終日未見欣容。至期。伯仲子未稟命。設筵延賓。招黎園爲先生壽。先生召二子而數之。坐承先祠泣竟日。二子徬徨無措。

秦長安孝廉李昌齡商學。

陝州趙良棟商學家於澠。附記號仰隆。字德隆。惺所於澠朝夕講論。多所發明。先生見其孫敦謹。遂以孫女妻之。後賊陷城。父子俱罵賊死。澠陝並祀鄉賢祠。

秦渭南史義伯先生過澠。徒步造廬商學。



第位來學。

附記號居體資性樸謹幼孤祖母撫摩成立孝不違志祖母死哀毀骨立廬於墓所

三年乳燕巢於寢塊時或披肩盤遶全不避人。人以為孝感名曰馴燕。

秦總憲張過澠欲認宗歸族先生不受。

附記陝西總戎張姓知先

生為一代之宗心切嚮之至澠求納之族末先生以無所考信不敢妄承婉詞報之。

綠野堂告成。

附記先生於邑東十五里馬嶺村祖塋夏秋收穫居之闢綠野堂三楹訓其子

婿榜曰課子。農車馬無喧清晝永栽花種竹林泉有與道情長。馮則中偕之農事畢族人習先生

遂居之則中亦携妻子來居於綠野堂後會友雲集。

同樂堂告成。

附記會友商學者衆綠野堂隘乃於村西稻園樹繁水列處建同樂堂三楹以

安會友。又建一涼亭榜曰濃陰。社醅暑晴露送微涼。又日霽月光風竊比濠溪夫子。傷花隨柳期同

明道先生記  
載洗心錄。

四年甲子先生年六十有三。醴臺李緝敬先生行檄  
林尹敦請先生主韶陽會大發致知之旨。

韶陽會約序。  
載洗心錄。

醴臺李緝敬先生巡方事後過潭。造先生廬。振相見  
之晚。

講學吟成。  
附記先生主韶陽會人文濟濟喜甚乃作  
講學吟四絕。諸大老聞之欽喜交集乃更  
迭次韻和之。

其一

輝煌吾道日中天。無奈塵氛障大全。此日重明昭  
宇宙。結盟千載真傳。

其二  
從來至道待人行。盡道方無愧所生。若欲道成須  
講習。飽經吃緊鳥嚶聲。

其三  
人鬼關頭識未數。轉迷只在覺迷間。詩蘇軾氏傳  
心印。著察工夫是啟關。

其四  
人人有道莫他求。己道還宜己自修。六代惜陰師  
大禹。大家齊步到尼邱。  
緝敬李先生和

其一  
大道原如日麗天。不分賢聖見偏全。皎然袖裏珠  
常在。何用沿門乞火傳。

其二  
一從孝弟証堯行。吾愛子與樂則生。但聽梁頭春  
燕子。泥來泥去自聲聲。

其三  
下手方知罷手艱。不容些子間其間。常於終食不



達驗直透伏羲七日關。

其四

便除此外復何求。識破其中沒下修。試看雞鳴而起後。誰人不自可尼邱。

惺所王先生和

其一

談天終日不知天。率性而來天自全。會得鳶飛魚躍意。天機到此可言傳。

其二

好古必須照樣行。却憐無酒又愁生。道人日用隨緣度。每到春來聽鳥聲。

其三

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掀天地。合下先須透此關。

其四

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比邱。

介孺呂先生和

其一

都將雲霧當青天、管裏偏能見豹全。放却自家真種子、終年持鉢問人傳。

其二

吾曹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若向口頭敷衍去、寧知天載本無聲。

其三

下手何愁認取艱、分明利與善之間。其中倘得真扇鑰、夜夜柴門不必關。

其四

此道何須向外求。原來率性即真修。試於倦卧飯後看、大笑從前問索邱。

秦華州郭光復來馬嶺商學。附記號振寰、馮少墟先生高弟。

秦咸陽張紹光來學。附記號顯吾、橫渠先生裔也。

晉夏邑姜棧王昱徒步商學。





五年乙丑先生年六十有四。新安豫石呂先生詣澠、講學於正學會所。

資會友鄭明寰喪。附記明寰病革先生問之乃知後事無備即取綠緞一疋棺資五兩

饋之明寰泣謝。

五月瑞蓮生於盆池。附記先生畜蓮於盆是月花開一莖兩頭色艷襲人門人頌德

先生遙謝。

有友携山水圖乞題者先生額以八言律云、曾聞山水歸仁智仁智潭忘山水因方寸虛員成浩蕩襟懷磊落自嶙峋勝遊閒客皆同調夾岸烟林總是春流俗直須高着眼塵氛得惹定中身從來圖書虎頭懸那個良工得妙傳突兀樓臺拔地上巍峩巒嶂挂雲錦遊人掩映雲中樹漁父蒼茫浪裏天極目幾何成勝賞盡襟一洗意悠然。

和介孺呂先生傲學詩十律。

爆然深省猛然思。百歲光陰瞬息時。伯玉知非深  
用媿。武公進德豈嫌遲。功夫須索窮精髓。學問得  
無在玉皮。從古聖賢超自異。所爭只是這些兒。  
作聖由來本在心。漫從枝葉廢搜尋。存誠總是立  
身地。知耻的爲當頂針。無意寶山方得寶。忘情金  
窟始求金。聞修滋味應須會。毋使斯文嘆陸沉。  
躬行須要先講明。不講終須夢裏行。在昔楊生亦  
泣路。從來孔子不求名。春山有雨花應發。秋月無  
塵鏡自成。試把中庸提一句。緊關擇執是思誠。  
紛紛世態是懸疣。帶水拖泥未肯休。翻覆雨雲難  
著眼。滄茫江海任垂鈎。惜陰但令移陶甕。粧假莫  
教沐楚猴。氣味一真渾未染。無他剩語不須勾。  
視躬雅不患睽孤。自信如何是丈夫。吾道纔歸一  
貫也。聖學豈在多能乎。春來花鳥開青眼。寒後松  
筠老白顚。好於此中尋意趣。勿勞更向外邊圖。  
學道不分富與貧。一朝聞道是完人。堦生百體爲



空質、海內一家乃大身。與物胞民皆爲己、盡心知性、總成人。自從秦越分途後、倏爾不如作見真。平地誰知卽泰山、無些蹊徑詎難攀。只從倦卧飢食內、便是層巒疊嶽間。最緊要開煩惱障、第一先打利名關。胸中到此尋常別、勿用驕除自覺閑。知能良處是孩提、各具無庸罪降才。美玉含輝堪重也、明珠投暗却何哉。休令濁霧從中蔽、自爾清芬向外開。此事對人說不醒、無妨聒入耳邊來。世間驚羨聖與神、同是吾儕一樣人。彼抵及泉由惕勵、我憂中道爲因循。初終岐路只爲假、心口合符始筭真。能向此中勘的透、不必更說渡迷津。道體廓然無際邊、果於何處覓其全。能知色色莫非己、始信蒼蒼不是天。規矩百般俱可授、機關一點向誰傳。指南試問真消息、方寸空中自有圈。

李緝敬先生疏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薦先生脫菜澚池。

立脫粟會。

〔附記〕先生慨俗尚侈靡，又立脫粟會。會語載印正稿。

跋李緝敬先生兩河會語。

〔附記〕政云：離臺李公按部三省，車轍所至，卽有講會。

會卽有語錄。茲兩河事竣而會語成，銓部呂介孺會丈開卷讀之，剖抉奧突，言言理窟，洵學鵠哉。因念愚自萬曆己丑歲，獲從雲浦孟先生遊，妄意此學有年，竟以他事未得廁諸君子後。待離臺公祖一印正之也。雖然，披閱會語，其學脉劃然兩無牴牾，固有真正印正在也。誦銓部簡端一序，則離臺之學之識業娓娓言之矣。居恆銓部最慎許可，存主設施，爲孟老師後一人。若所闡發已深切而著明也者，胡埃愚之喋喋無以請得而言。離臺公祖之心，夫聖人之學，萬物一體之學也。世多以名位柴樞，以人我爲韃靼，以衆寡爲封豕，俾疴癢相關之倫，有素越肥瘠之跡，何也不曙於體之一故也。貴莫過於虞帝，而善與人同；位莫過於阿衡，而內溝是耻。大聖大賢，莫過於孔孟，而教學並行。聖賢



之大於此益見。今離臺公祖撤去藩籬隨處新節講學光前修而啟來嗣處心積慮間卽虞之同也尹之任也皇皇汲汲之隱衷也非有得於萬物一體之學曷克臻是萬物一體者仁也孔門只是求仁求仁而學舉之矣然則斯言也斯語也皆仁之所不容已也其有得於道不旣深乎愚不斐特臆言政之亦以見印正之意云爾。

邑學生陳載陽偕弟啟陽來學。

楊時應蔡京召辨。附記後儒動稱楊龜山應蔡京召

出處不明若此何以爲龜山攷之通鑑則曰召楊時爲秘書郎從蔡京之薦也。會路允迪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然後知龜山之出處未嘗不明也。夫蔡京雖當權未嘗不由朝命私自召賢之理。旣由朝命則時之應召應朝命也非應蔡京也。何不可之有。且注法亦何常哉。孔子見行



可而仕際可公養而亦仕。當徽宗時朝政勢錯從京之薦而有是命似有見可之機矣何爲而不仕。京卽惡相然猶知時之賢而薦用之非名用之也。未必非悔心之萌也。乘此機會一轉移焉爲力則易胡爲不往。昔者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京之薦時亦爲相用人之常。縱有私心自私之耳何累於時。若謂不當應召則將如平日之妨賢而可乎。不知何時可以應召也。士君子伏處衡茅不當事任雖具義膽忠肝何以自效。故必乘時而起而後朝政闕失得以匡救。倘堅執不仕則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肥瘠了不介意亦忍矣。國家復何賴於人賢爲。使當應召後有一毫附京之意誠爲失身。乃觀其累累章疏皆忠君愛國之忱而薦主如京且陳其蠹國害民幾危社稷則時之不附京也不彰明較著哉。烏得不致辨云。

黃卷來學。附記。邑布衣也。素行原慤。親死。廬墓三年。

新安孟宇鍵先生商學。附記諱一誠雲浦先生子也。

冬十月奉旨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

六年丙寅先生年六十有五詣新安大會於呂先生

芝泉書院。附記呂先生書院告成先生策蹇詣之與呂先生講月窟天根三十六宮之隱

詳洗心錄。

晉垣曲加真儒商學。

七年丁卯先生年六十有六詣張茅真幼真王先生

墓。文載洗心錄。

張金榜來學。附記邑布衣也。親死廬墓三年。

九月二十二日仲孫遵生。附記日復之子。

景運堂告成。附記先生於小東山巔建堂讀書。題曰景運堂。邑尹丁公扁曰山高水長。有記。

載洗心錄。

晉安邑曹真予先生通札商學。附記曹先生都憲人

臺光霽然。聞高風有年。近讀所著講學佳語。如記如詩。如解等。開蒙發蒙。大教優渥。能不感乎。

晉垣曲劉澄遠携妻子於澗。附記時垣曲輟會離群。

日用飲食。然何可須臾離哉。乃携妻子於澗。領先生教。時有匿書於書院壁者。會友見欲糾之。先生曰。將誰糾乎。此正策勵吾儕耳。正當自反。吾果盜跖乎。則彼言是也。果非盜跖乎。則彼言誕也。是則不爽於口。誕則無愧於心。何必在他人口頭上討好字耶。尤先生曰。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示我以





險阻、人言皆我師也。惟自家背地打點自己功過，便是何病人言。遂作物物吟：

物去原無定，物來自有時。來去總爲物，何足障太虛。太虛無一物，萬物備於茲。有物難無物，無物任化機。物有物無內，倏分路岐了。彼無與彼有，吾以任吾適。

崇正元年戊辰，先生年六十有七。衆正登朝，先生名震京師。

代巡李緝敬先生賫幣，聘先生登洛社講席。附記先生復按

河洛至厚禮，早聘敦請先生詣洛講學。先生率則中暨二子，慎思慎動往焉。至則登講壇，推先生首座，大發致中致和之義。同社仰如山斗，觀聽者萬計。逾月始旋，行檄邑尹表其廬曰洛社真儒。

都憲范公諱景文賫幣候學，表其廬曰正學真儒。



備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分守使劉公諱仲賁幣候學表其廬曰盛世名儒。

督學潘公諱曾紘賁幣候學表其廬曰名理淵源。

雌臺姜公諱思睿賁幣候學表其廬曰淵源伊洛。

秦渭南高仁甫先生過澠商學。附記高先生諱位起淮南府任過澠求見

講論逾日出日今之程朱也。

懷司李康賁幣請益檄邑尹求先生行實記。

都左曹直予先生薦先生於朝。附記曹先生起京左都首薦先生及周海

門二位。且曰龍飛九五正君子茹進之時臣先舉

二人爲高矢。澠池原任知縣張信民道宗洙泗學

衍濂洛如程頤之御經筵方得展其驥足乞

皇上先試之國學以觀其用云云

秋八月、旨下都憲、聘先生待詔京師。先生不就。

二年己巳、先生年六十有八。代巡吳鹿友先生賫幣

候學、表其廬曰昭代儒宗。後位至東閣大學士。

春正月、都撫捧部咨、聘先生如京。先生復不就。

冬十月、御鄉飲賓筵。

秦長安孝廉張宵商學。

二月初八日、叔孫遴生。日虞之子。

仲子慎動補邑學生。

河東薛公選徒步商學。附記文清公八世孫也。

靈寶許憬然商學。〔附記〕號松麓許文簡公裔也。

資三族蕎種。〔附記〕時伏終不雨、豆禾無望、人皆皇皇、

石盡資三族、不問其值、不望其償。收穫、存活者甚衆。

序辛復元樂天集。載洗心錄。

〔附記〕復元同札云、樂天拙集、仰業老師、立晏夏間、托劉生致謝、至今未奉德音。昨新安呂豫石師有字相召、欲全過河、一商証緣。家母病、俟稍愈、得登龍求老師一發覆也。

又寄復元便面

卓哉辛叔子、蚤歲契天深。絕意鉛華徑、究心立聖林。六經歸肺腑、萬理羅胸襟。何日盟壇裏、相將一鼓琴。

立帝廟碑記。



記曰吾邑良隅二十里許天壇觀其來舊矣觀在層巒疊嶂間爲韶峰左輔古柏成林蒼蒼鬱鬱稱名勝云其中廟貌鱗集類弘厥壯麗修創不同時各有碑記猷立帝雖經有廟然湫隘不足供祀事道人張雲松名演良者募化有年廟宇神像胥拓大而更新之亦旣翹煥可觀矣綠餘廿載前讀書登眺其上禿而句爲文余曰崇祀邀神非儒者之道胡文爲道人跪而泣曰黃道八十餘旦暮若風燭然願得公言垂不朽卽切身無憾余嘉其志無以請言立帝所爲立帝以解世惑可乎按立帝經爭樂國王太子得元君授道修行顯化白日登天此其說之妄皆後世好事者爲之不足深辨攷之易曰帝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然則立帝者水帝也於方爲北於行爲水水之色立服用黑故以爲號水主歸藏亦主發散故披髮跣足皆發散之意而所踏脰蛇神龜俱以水族點綴義可概觀且水內陽外陰左右男女侍立明其體陰而用陽也世以周公桃夭女附會之



資錫李修業庄田。

耐記修業先生生長妹子也。時艱於家計，先生遂以金易天壇庄田一

誕矣。蓋天一生水，實為至尊。萬物得潤，澤之氣以有歸，而生意一出，相見潔齊，油然而不窮。非水則木疑於潤，而不得滋；火疑於燥，而不得濟；金疑於寒，而不得說；是故必水。五行始相為用耳。此水之所以為為可尊也。竊意人身亦有真水焉。天有水，人得之為智。水發萬物，智幹萬事。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又曰：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明聖之由於智也，無智則仁流於兼愛，義流於為我，禮流於奢靡，而為忠信之薄，信流於膠執，而為刻舟之固。惟有智以為其幾，則仁義禮信各得其當，而萬事不歸於理者否矣。觀天則知人，觀人則知天。盡人合天，余於是乎益信。知此則知所為玄帝，而老氏家表而出之，或亦以其有功於民故也。秦世人或於怪誕之說，不如察耳。彼良之修廟，因立功垂後，一念所激發，未可深責也。特為記之，以告夫後之崇正學而尊正言者，一取信焉。

分與之  
以供母。

三年庚午先生年六十有九。理學彙粹成。附記先生誦諸儒語

錄拔其尤者由宋至明  
彙爲一書親手錄成。

四書庭訓成。附記先生三子俱庭訓每講書必隨寫  
主意一條示之數年始成共二十冊

四年辛未先生年七十。割疑日抄成。附記先生獨座  
洗心室掀翻性

理皇極經世等書及天堦日月山川風雨之屬深  
加剖辨註析甚明親手錄成。

撰辛復元母墓表。附記先生嗣是絕筆

五年壬申先生年七十有一。立宗子毓元祀。

前代巡吳過澗造廬請益。

洗心錄成。

附記門人之錄成

人則中輩平日先生片語隻字貯洗心集一部約十本欲壽諸梓。先

生以其浩繁乃擇其要者梓之。

印正稿成。

附記門先生刪之

人又呈先生正學脫粟會語欲梓改會語為印正。

六年癸酉先生年七十有二。

附記時先生行步少艱而兩目炯炯常於燈下

小書略無倦態。每乘興歌詩

其吟曰倦來曲肱飢來藜羹清風滿庭綠竹飄英。俯仰林泉何慮何營造物與遊以樂吾生。

又成七言律云

解組歸來樂意賒小亭兀坐寂無譁。閑來移築山前石靜裏栽培庭畔花。蒲架雲編消歲月一犁春雨潤桑麻。更借朋伴涉園趣共看沙鷗渡水涯。

別業即事

山深處處長薜蘿石堦發層上玉珂。更有一般無限趣洞門喬木鳥聲和。





季子慎修補邑庠弟子員。

夏四月先生疾病。附記則中至榻前候之先生曰吾

原無盡期。孔子七十止云不踰矩。若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亦不可靠定師友。吾望則中甚切。正當孜孜黽勉。吾一生未嘗幹一虧心事。所可貽子孫者惟此而已。

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先生卒於正寢。附記時先生病革坐榻上口占

一吟曰歲月之不假兮迅駛相催。學問之途賒兮心志安所。敢衾視予手足兮全乎否哉。果得免於毀傷兮視死何矣。吟罷復索紙筆書古爲學如登萬仞山一首又書爲學如撐上水舟一首又書鋤禾日當午之詩並昨日到城郭二首後書某年月日張某書用圖書於名左付則中兒輩收以識其義無忘。正衣冠端坐而逝。

馮則中徒跣喪次、三日不食。附記時諸子躄踴欲絕、則中狼狽失聲、徒跣喪

側、寢苦枕塊、三日不食。

會友周希孟等百餘人哭先生宿於喪次。附記會友

訃、竭蹶而至。有僕毀其面者、哀震天地。門外皆罷市巷哭、里閭婦人小子悉悲切失聲、四方赴弔者無虛日。

冬十月十二日殯先生於東郭三里小東山之北新塋。附記是日、送喪者約三千餘人、由郭內達塋左、哀聲震天。悉罷市往送、邑空。

秦張三重匍匐赴弔、廬於墓所一月、以母喪歸。

京憲曹直予先生誄文。名理淵源、得人如昌。先生挺出、直下承當。躬行實踐、力砥



瀾狂著書立言入室升堂斯文宗主吾道領綱

南司馬呂介孺誄文

學非不講之爲憂惟此躬行之爲貴先生既闡發之無餘復實

踐之不愧伊洛兮淵源漚澗兮統滙允昭代之哲人誠斯文之表最

辛復元先生誄文

於維老師金資玉質力開聖道皎如出日開來繼往規矩繩尺言爲

世法行爲世則秦晉燕鄒悉賴培栽一代真儒百世模楷哲人其萎吾道之厄

五馬魯樂尹誄文

躬承先生誨教諄諄約我以禮博我以文發揮道奧繭絲牛毛有教

無類物與民胞叩厥道宗惟循天理自幼至耄持之不變洵生民之先覺先知正斯文之乃根乃概

鹽舉張見室先生誄文

嗟先生於道岸兮早歲誕登嗟予學之不逮兮悉借陶鑄

建學主盟今導瞶聞聾因人指點今左右原逢如時雨之化育兮萬彙成龍

續史邢舜立先生誄文。講學之人夥矣、無如先生之

先生之躬行。動容兮中禮、周旋兮從容。即聖人之復起、可俟百世、誰不景山、高水長之嶽風。

孟宇鍵先生誄文。於維先生、性秉天成。吾儒山斗、師門閔會。澗瀝嫡派、曹孟真宗。聲名

洋溢、直達帝廷。待詔指日、道可大行。胡為云云

總副郭振寰誄文。嗟予幼之失怙兮、非父母無以生。嗟予壯之失教兮、非先生無以成。

三月兮春風、三尺兮立程。方欲終仰之、如泰山、何慮乎頽崩。

馮則中哭先生誄文。嗟庸甫冠、流離困苦。躬逢老師、不啻父母。解衣敷恩、推食吐哺。

育庸成立、膠庠叨補。左携幼提、開塾導瞽。立言著書、發覆千古。四海歸宗、豈曰小補。

臨縣紳衿公呈請入先生於鄉賢。附記呈為真儒宜崇、乞天轉申、以光



正道以勵後學事。竊惟立德立言誠太上之偉業。重道尊賢實朝廷之盛典。惟其德可薦馨香斯其人。有光俎豆。今有理學鄉宦張信民者。幼秉天成。蚤歲識方圓之理。蒙端聖基。冲齡稟賢聖之趨。用則行義以宜民。藏則登壇以明道。若洗心若印正。闢元聖之真傳。如秦晉如燕鄒。宗哲人之心印。薦剡甫達於帝座。聲名已溢乎中國。誠一代之真儒。斯文之宗主者也。懇乞仁明老父師俯准與情。亟請鄉祀。早升明禋之席。用伸大儒之報云。

本縣申文叅語。（附記）邑尹羅公諱世濟。看得理學張真宗遠紹伊洛之統。教明

正派。近廣曹孟之傳。鮮載烹而清芾。召陰錦游畫而綠紆裴野。著述闡聖賢之心印。端方永俊義之典型。允視於鄉。以光大典。

本府申文叅語。（附記）府尹王公諱家賢。看得理學張先生學有真傳。仕弘實政。思敷兩邑。

千秋共祝庚桑。道繼前修，多士仰如山斗。鄉評推重，視典宜崇。

督學批入鄉賢叅語。

（附記）文衡胡公諱獬，看得理學張先生政，嬖夷周傳接孔孟，彈

琴敷治，化洽兩地甘棠。明道淑人，春藹一壇文杏。允矣愷悌君子，洵哉開繼重儒。急入賢宗，俟祀孔廟。

明崇正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邑侯羅公置主送祠。

門人馮奮庸等建先生專祠。

（附記）門人馮則中等，思先生不已，乃於家

南卜地三楹，率會友百餘人，建先生祠宇，正堂三楹，享堂三楹，耳房各三楹。丙立神龕，肖先生像。建於七年正月十二日，成於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後孝院表修。

八年春正月，闔學公詳院表先生專祠。

（附記）奮有門人馮奮庸等



共建專祠、未經上文、終屬私典。懇乞詳建院臺、試一表正、庶先賢可與公典、而後得以景從矣。邑尹羅卽詳請批允。

春三月、院允移文表先生祠。附記批原詳云、理學張

達。帝座本院仰止久矣。既門人建有專祠、不必另創。內著本院官銜、顯以某年月日創立、有未周者、該縣宜加修葺、以見本院崇重之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四月、邑尹金公旌表先生講

學處。附記公諱奇王。旌表先生講學處馬嶺村同樂堂、扁曰學紹橫渠、聯曰析理決疑、透關鍵於程朱功垂俎豆。立言了義、亘光華於河洛、氣貫星文。

雍正三年乙巳夏六月、府尹張公作印正稿序。冬十

二月、置主送入書院。

雍正四年春三月、邑侯王公建木坊於五里河先生講學處。

王公修飭先生祠址、土內瑞牌出現。（附記）公命五

張鳳翽修理先生祠址、忽於基內掘出一小石牌、上書附鳳二字、其白若玉、四面雲邊、寬約三指、長約四寸、人食以爲非凡器也。卽此徵物、遂以驗與朝之符瑞出現、遠以見長政之德、政所感、故動天地而生嘉祥。孰謂鳳儀麟見之休、不於崇儒重道之世而徵其兆乎。士君子咸謂不可褻視也、因而記之。

夏四月、按臺張公閱先生遺書、移文學院。（附記）張公批云、執心



儒藏



先生前代醇儒旌揚允當。學院王公諱國棟批云、  
洗心先生理學淵源既已光榮前代、自應重顯  
與朝。

雍正五年丁未、邑侯王公重建先生專祠。（附記）先生  
王公用捐水俸重建於舊址。正宇三楹、大門一楹、  
並周圍牆垣。二月二十五日立木、七月二十七日  
告竣。八月初五日、置主入祠。門人馮奮庸、趙  
良棟配享、勒石於祠左、懸額於大門、扁曰洗心祠。  
聯曰、立言著書洗心振興繩木。講學會傳脫彙繼  
起月川。



余小子翻幼讀儒書、閱覽祖訓、原欲上進、光顯  
前人。無如未學鮮修、家貧實甚、惟躬耕隴畝、以  
爲糊口之資。中心耿耿、抱慚良多矣。幸逢我

賢侯王父師

諱

箴與

號

孟亭、係江南省揚州府寶應

縣民籍。來蒞渑邑、禮士愛民、種種德政、莫能盡  
述。其念我高祖祠宇傾圯、卽慨然以爲己任、捐  
貲募工、葺新之。事竣、書板散失、復出百金、授之  
梓人、以廣其傳。俾祠旣頽而重新、書將泯而復  
存、非其重道之意誠懇、賢賢之心殷勤、胡以數

年來從未有人過而問之者。今一旦振興乃爾乎。余小子感其深恩、沐其厚澤、卽終身莫報萬一也。因而置一木牌、上書 邑賢侯王父師長生祿位、與高祖並祀於祠內、朝夕拜跪、春秋焚香、以祝其悠久。惟願我 賢侯長享隆祿於無窮也。庶少伸報恩之微衷焉耳。爰記其事、續載於高祖遺書之中、俾海內九州文人傑士、共聞共知、令典弘猷、垂我後昆、得以世世不忘。

皆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春王正月、

五世嫡孫奉祀生張鳳翽謹跋。



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雍正六年夏四月，郡守張公親書對聯送先生祠。

**附記**

公諱漢字暨存，號月槎，雲南石屏人。以翰苑起家。前作印正稿書序，置先生木主，親送入

文中書院享祀。至是，又書聯送先生專祠。

○聯曰

講學有三張，嗣橫渠、南軒而後，洗心猶二水，在月川、雲浦之間。

贊歎宗人漢書。

雍正九年秋八月、邑侯陸公和正學書院詩、親書二

幅送先生祠。

**附記**

公薛方炳、係江南華亭人。由歲貢生出身、拜謁先

生禮儀懇切、和詩親送、於祠、贊歎華亭陸方炳拜稿。

○正學書院  
茅簷岩邑家、草徑山城路。講院傾狂飈、誘接無時雨。  
風流猶未泯、後生切懷慕。仰惟先生幼、方爾介謬  
誤。稍長師月川、學殖奉程度。傳薪子與氏、大道開  
朝暮。龍興梵剎中、環瞻羣奔赴。作宰赤望區、郡屋  
漂膏露。導水民湮溺、刊書士陶鑄。瘠土闢而耕、哀  
鴻招而聚。白雲望飛揚、掛冠不遲屨。良綬骨徒立、  
髻髮成素。遵制節餘哀、禮樂毋荒歟。討論志益  
勤、生徒若蟻附。綿構講堂開、晨夕起沉錮。東西通  
郭車、提携輒指數。鄧陽主席久、脫粟會學數。跪表  
額高懸、正學動瞻顧。卓哉先生出、荷道乃清條。



備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千載微言絕。隻身大聲呼。改字今無存。遺址誰復護。幸逢

聖主時。朝旭散昏霧。營建啟頤養。鹿洞應遙溯。

○正學書院次韻

二五之精。命有天體。能包用道。原全。請求性始無虧蔽。古聖如將一貫傳。

致知離物。詫躬行寂滅。岐禪誤此生。問學工夫原突緊。須求同氣應同聲。

仁守艱如知及艱也。虎鹿澤隱微間。指明誠正港

修的、非老非禪脫鬼關。

卓立之前勉強求欲從只在自純修。提撕涵養能  
無間、霽月光風樂一邱。





乾隆四年己未 邑侯諸公捐貲塑先生真像於祠。

**附記**

公諱齊賢字午橋號循齋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聖賢先生世裔雍正庚戌科進士。

署理於滄邑政方各杜民訟父母學本周程士仰  
廉洛淮任下車之初即訪先賢先儒故跡崇儒重  
道之誠拜謁我高祖抱初之祠隨捐米俸命工塑  
像絲毫費用俱出已囊建牌坊於祠前上書明理  
學洗心張夫子祠內匾曰道重洛西列聯曰  
學溯三川立德立言之樂化行兩邑有猷有守之  
儒六月十三日工既告竣優禮致祭庶品精潔誠  
意懋至。○祭文云  
龍山巍巍滙水清清天生偉人吾道斯宣。溯先  
生之誕降乃五臟之晶晶因挺生之靈異我長老  
之咸驚謂文清之同類隨頭角之崢嶸以請寧爲  
已任振龍耳而復開盲闡良知之絕學析雲浦之精  
英嗚呼。盈天地間皆道也而道必待人而後行傳



道者不絕於古今也。有其實者斯有其名。先生  
 接月川之墜緒。為斯道之主盟。至今思脫粟之一  
 會。炙人已之兼成。讀印正之一編。若警歎之如生。  
 以先生之明體達用。不難弘濟乎一世。寧止兩  
 邑之賢聲。雖然。先生之位不顯。先生之道常  
 明。寒暑自有代謝。山川雲有變更。豈若洗心之學。  
 為能愈遠而愈精。齊賢仰儒先之芳躅。借前轍以  
 為程。愧工夫之絕續。我清夜之忤忤。望先生之  
 默謗。毋虛後學之來誠。謹告。

三月二十日諸公移文學博查明祀典。

**附記**

原文云竊維青川先生道傳鄒魯學繼周程洵理學之真傳實儒宗之正脉。張洗心

先生明體達用微言載印正幾緡翼等經統業

著賡栗一會此二先生著並宜烜豆千秋昭垂

百世胡乃祀典關如餽羊罔供蔽署縣雖代祀之

無幾實景仰之維殷爲此合縣貴學六請煩查照牒

文內事理希卽查明二先生從前曾否載入祀

典其子孫有無祭典世守專祠致祭之典於何年

廢弛現在應作何致祭一一查明議覆以憑酌定

尊崇先哲正所以興起後人追溯芳徽乃所以維

持風俗同官茲土諒有同心事關

大典且秋丁在邇幸勿遲延云云

學博張先生廻詳。

**附記**

先生諱其居字好素號伯二係懷慶府孟縣

人以拔貢出身司潯澤邑德業深沉陶淑士風啟

延情殷原詳云准登照曹張二夫子爲何缺祀

有無祭田云云是徵老父臺崇儒重道愛慕先

賢以啟廻後人之至意也卑學准此隨查明曹

張二夫子一程前派理宜配享光崇祀

典不知從前何以未經奉

上旨列祀廟庑與如誠屬憾事訪之兩家子姓唯

唯莫應並無一知二知泣任以來每逢戊祭躬到

二祠伏拜仰後聊申企慕之情而已且聞月川祠

有餘年一幸不知何時後又何時移入文中

書院並文中子蘇轍續漢二先生並曹張二神主

享供祭卑學空抱憾心無力更正祭儀率畧悵悵

久之幸逢老父臺感先賢之慕起肖真之像既

以爲聯復訪來歷一經初久缺果爾設牲添醴

豈非光崇祀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備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上憲俾得從祀興一時之盛典隆千載之永祀不惟  
兩祠生光二姓子孫感佩無窮屬在吾徒志同  
道合共將拊膺稱快鼓舞歌頌靡已矣擬合具文  
回覆爲此脩函牒呈伏乞照驗施行。

八月初四日戊祭諸公捐俸設牲添醴猪一羊一潔  
菜豐盛致祭於先生之祠。

附記

○祭文云

於維先生自號洗心天機日湛義理時尋闡明  
理學著作如林脫粟一會名昭古今印正一編死  
然四箴燕秦鄒魯雲霓笑森森化行兩邑無恆影  
先生之品璞玉渾金先生之學山高水深時有  
遠近道無升沉有書傳世有像端臨厥維後學何

以嗣音。賢來署篆，仰止心欽。茲當秋祭，聊脩牲餼。  
伏望先生來格，來獻上告。



校記

①尊：當作「遵」。按，本譜「遵」字多作「尊」，此後不一出校。

②「翰墨」上疑當有「訂」字。

③幾：當作「几」。

④齊：當作「齋」。

⑤桃園：當作「桃源」。

⑥「位」下當脫一「爲」字。

⑦餘：當作「余」。

⑧天：疑誤。

跋

昔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此語信然。余小子常悼先業之淪湮、傷遺澤之將絕、書版散失、祠宇傾頽。幸逢我

王父師諱、歲興思捐米俸、振衰起廢、裡祀久缺、真容幾敝、又蒙我

諸父師諱、齊賢特思捐貲、肖像於祠。余輩爲後商賈、庸陋不肖、既不克顯揚祖宗之德於不隲、志把憾無窮。復不能圖報。二公之思於萬一、罪愈難





宮。因設二木牌。

一書邑賢侯王公長生祿位、  
一書邑賢侯諸公長生祿位。

並祀於高祖之祠。焚香拜祝。爵祿無疆。庶乎諷  
誦遺書而生感。瞻拜先容而興思。祖宗書像音  
容常在。二公恩德永遠弗替。前後適逢其人。  
美盛自相爲繼。立功垂訓。流芳百世。續載於祖  
書之中。光顯於千秋奕禩。五世嫡孫奉祀。生張  
鳳翽。感佩謹誌。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冬月中浣之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3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54

页数=854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5

SS号=12365590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648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3. 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